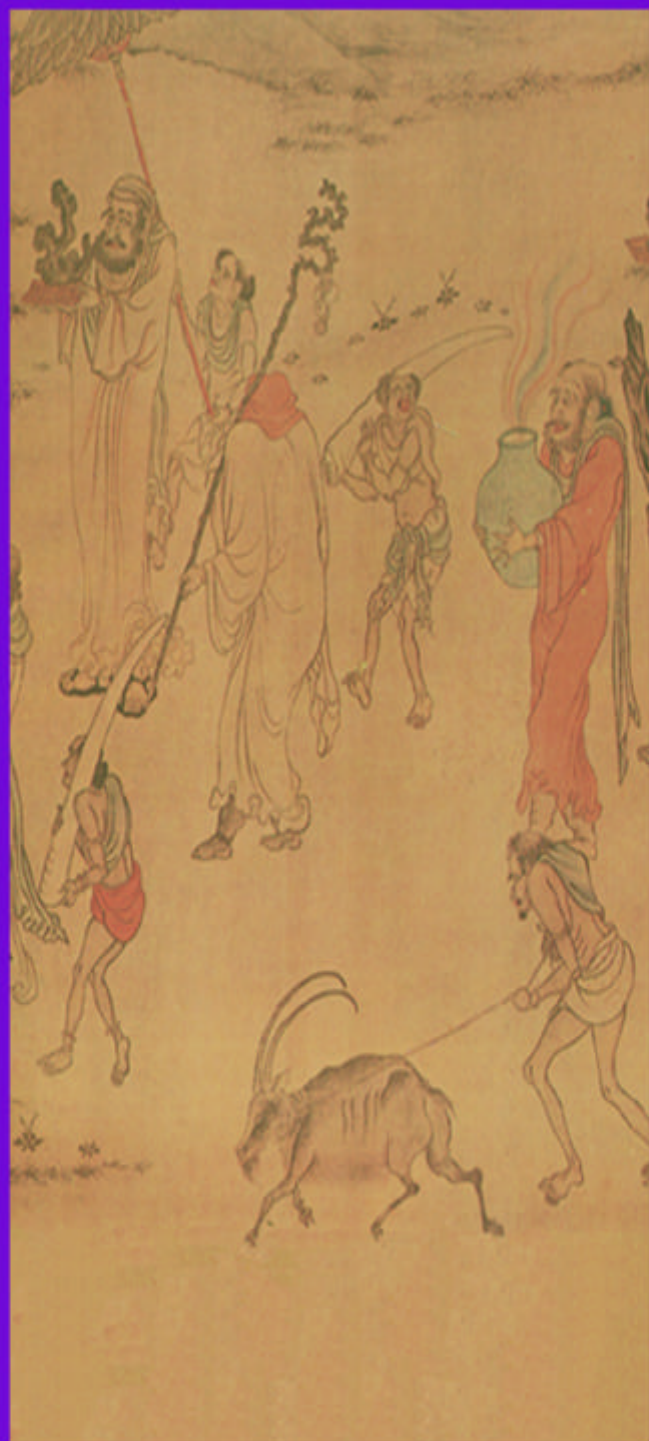


绿野仙踪 下



清·李百川

中华古典精华文库

绿野仙踪

下

（清）李百川 著

目 录

第七十回	听危言断绝红尘念 寻旧梦永结道中缘·····	001
第七十一回	买衣米冷遇不平事 拔胡须辱挫作恶儿·····	011
第七十二回	访妖仙逞逢狐大姐 传道术收认女门生·····	022
第七十三回	温如玉游山逢蟒妇 朱文炜催战失金都·····	033
第七十四回	寄私书一纸通倭寇 冒军功数语杀张经·····	047
第七十五回	结婚姻郎舅图奸党 损兵将主仆被贼欺·····	061
第七十六回	议参本一朝膺宠命 举贤才两镇各勤王·····	071
第七十七回	读谕单文华心恐惧 问贼情大猷出奇谋·····	082
第七十八回	剿倭寇三帅成伟绩 斩文华四海庆升平·····	092
第七十九回	叶体仁席间荐内弟 周小官窗下戏娇娘·····	105
第八十回	买书房义儿认义母	

	谢礼物干妹拜干哥·····	115
第八十一回	跳墙头男女欣欢会 角醋口夫妇怒分居·····	125
第八十二回	阻佳期奸奴学骗马 题姻好巧妇鼓簧唇·····	136
第八十三回	捉奸情贼母教淫女 论亲事悍妇打迂夫·····	148
第八十四回	避吵闹贡生投妹丈 趁空隙周琰娶蕙娘·····	158
第八十五回	老腐儒论文招众怨 二侍女夺水起争端·····	169
第八十六回	赵瞎子骗钱愚何氏 齐蕙娘杯酒杀同人·····	178
第八十七回	何其仁丧心卖死女 齐蕙娘避鬼失周琰·····	190
第八十八回	读圣经贡生逐邪气 斗幻术法官避妖媛·····	200
第八十九回	骂妖妇庞氏遭毒打 盗仙衣不邪运神雷·····	208
第九十回	诛鳌鱼姑丈回书字 遵仙柬盟弟拜新师·····	218
第九十一回	避春雨巧逢袁太监 走内线参倒严世蕃·····	227
第九十二回	草弹章林润参逆党 改口供徐阶诛群凶·····	238
第九十三回	守仙炉六友烧丹药 入幻境四子走傍门·····	247

第九十四回	冷于冰逃生死杖下 温如玉失散遇张华·····	256
第九十五回	做媒人苗秃贪私贿 娶孀妇如玉受官刑·····	265
第九十六回	救家属城壁偷财物 落大海不换失明珠·····	275
第九十七回	淫羽士翠黛遭鞭笞 战魔王四友失丹炉·····	286
第九十八回	审幻情男女皆责饬 分丹药诸子问前程·····	297
第九十九回	冷于冰骑鸾朝帝阙 袁不邪舞剑醉山峰·····	309
第一百回	八景宫师徒参教主 鸣鹤洞歌舞宴群仙·····	317

第七十回

听危言断绝红尘念 寻旧梦永结道中缘

词曰：

园亭破碎潦倒，好梦儿去了。追往惜来，无那柔肠搅。
回思事实幻杳，一会面人皆先觉。寻访原迹，回头惟愿早。

右调《伤情怨》

话说温如玉在那破花园门外睹景徘徊，回想他的功名首尾，并夫妻恩爱，子孙缠绵，三十余年出将入相事业，不过半日功夫，统归乌有，依旧是个落魄子弟，子影孤形。又回头看那日光，已是将落的时候，一片红霞，掩映在山头左近。那些寒鸦野鸟，或零乱沙滩，或娇啼树杪，心上好生伤感。于是复回旧路，走一步，懒于一步。瞧见那蒙茸细草，都变成满目凄迷，听见那碧水潺湲，竟仿佛人声哽咽。再看那些红桃绿柳，宝马香车，无一不是助他的咨嗟，伤他的怀抱。及至入了城，到人烟众多之地，又想起他的八抬大轿，后拥前呼，那一个敢

不潜身回避？此刻和这些南来北往之人，挨肩擦臂，尊卑不分，成个甚么体统？心上越发不堪。一边行走，一边思想，已到了朱文炜门前。

张华正在那里眺望，看见如玉走来，连忙迎着问道：“大爷往那里去了一天？”如玉听得，越发心上明白是做梦了。也不回答他，走入文炜大门内。因是初交，不好直入，只得和管门人说声。管门人一边让如玉进去，一边先去通报。

此时于冰众人，正在那里说笑如玉梦中的事业，大家都意料他是该回来的时候。听得管门人说：“温公子来了！”于冰同文炜等接将出来。刚下了厅阶，如玉早到。金不换举手道：“驸马好快活！将我们一干穷朋友丢的冷冷落落，到此刻才肯回来，未免太寡情些了！”如玉听罢，就和人劈心上打了一拳的一般，大为惊异。走到庭中，各揖让就坐。朱文炜道：“弟做着个京官，我这几间房子，真是蜗居斗室，甚褻驸马的尊驾。”如玉道：“生员一入门来，众位俱以驸马长短相呼，这是何说？”于冰道：“那华胥国也是一国之主，他女儿与公侯将相的女儿又自不同。你既与他做了女婿，非驸马而何？”如玉听罢，呆了一会，又问道：“众位如何知道？”于冰笑道：“你这三十余年的起结，我天天和看着一般。你若不信，我与你详细说说。”便将如何见华胥国王，如何公主出题考试，如何配姻缘，做了大官，生了二子，结了亲家某某等，如何用火攻破了马如龙，如何封侯拜相，在甘棠镇享荣华数十年，如何新主疑忌，夺了兵权地土，如何步登高背叛，如何被铁里模糊拿住，斩首在金钱镇城头……你才醒过来，复回此处，可是不是？如玉听了，惊的瞠目咋舌，被众人大笑了几面，不由的又羞又气，变了面色，说道：“先生今日也以富贵许我，明日也以富贵许我，我温如玉命中若有富贵既是知己，便当玉成；若是我命中

没有，何妨直说！为什么纯用邪术耍我？你既然耍了我，我到要和你耍个真富贵哩！”

于冰鼓掌大笑道：“普天下痴想富贵的人，到你也可谓再无以复加！你听我明白告诉你：你以督抚门第，巨万家私，被你一场叛案官司弄去了大半，你一该回头；你与尤魁贩货江南，弄得人离财散，着令堂含怨抱恨而死，你二该回头；你既卖祖房，又入嫖局，弄的盆干瓮涸，孤身无倚，一个金钟儿也为你横死惨亡，你三该回头。你原是落花流水，不堪的穷命，你却想的是出将入相，无比的荣华。我前已苦劝你两次，不意你痴迷不悟，今又入都中寻我。因此我略施小术，着你身为驸马，位至公卿，子孙荣贵，富可敌国，享极乐境遇三十余年，才坏于铁里模糊之手。你再想想：人生世上，那有个不散的筵席？富贵者如此，贫贱者亦如此。一日如此，虽百年也不过如此。好结局老死床被，坏结局身丧沟渠。铁

里模糊刀头一落，正是与你做棒头大喝耳！你还算好机缘，遇着我，送你一场好梦儿做做。若是第二个人落魄到这步田地，求做这样一个好梦儿，亦不可得。你如今毫无猛省，还要向我要真实富贵。你从头至尾再加细想，还有像你梦中的富贵儿？

“如玉听了这一篇言语，不由的惊心动魄，夹背汗流，扒倒在地连连顿首道：“我温如玉今日回头了！人生在世，无非一梦；寿长为长梦，寿短者为短梦。可知穷通寿夭，妻子子孙，以及贪痴恶欲，名利奔波，无非一梦也。此后虽真有极富极贵吾不愿得之矣！”连城璧掀着胡子大笑道：“这个朋友，此刻才吃了橄榄了。”冷于冰用手扶起，笑问道：“你可是真回头，还是假回头？”如玉道：“既知回头，何论真假？”于冰道：“你回头要怎么？”如玉道：“愿随老师修行，虽海枯石烂，此志亦不改移。成败死生，任凭天命。”于冰道：“你既愿修

行，且让你再静养一夜，明早再做定归。只是你将我的符并二帖扯碎，叫着我的名字大动怒，未免处置我太过些。”如玉也不敢回答。

家人们拿入酒来，如玉定要与于冰等同坐，朱文炜又不肯依。如玉道：“我如今是修行的人，岂有还同朱老爷吃荤菜之理？”于冰笑道：“就是要修行，也不在这一顿饭上。今日朱先生与你收拾酒席接风，你须领他的厚意。”如玉方与朱文炜坐了一桌，城璧、不换与于冰是一桌。吃酒中间，文炜又问起如玉梦中话来，如玉此时也不回避了，遂从头至尾细细的陈说，比于冰说的更周全数倍。城璧等俱各说奇道异，称妙不已。把一个朱文炜欣美的了不得，若不是有家室牵连，也就跟于冰出家了。

到了定更后，仍是照常安歇。夜至二更，于冰等正在东房里打坐，听得西房里有人哭泣起来。城璧道：“这必是温如玉后悔出家了，再不就是他想起梦中荣华，在那里哭啼。”不换道：“我去听他一听。”待了好一会，不换入来，城璧道：“可是我说的这话么？”不换道：“你一句也没说着。他如今是绝意出家，身边还带着三四百银子，都赏了张华，着他逢时节，与他祖、父坟前上个祭。那张华跪在地下，哭着劝他还家，说了许多哀苦话。我听了，到有些替他感伤。”城璧道：“到明日看他何如？”

次日天一明，如玉便过东房来坐下。于冰道：“我们此刻就要别了东家起身，你还是回家，或是在都中另寻事业，还是和我们同走？”如玉道：“昨日于老师前已禀明下悃，定随老师出家。都中还有何事业可寻？”于冰道：“张华可舍你去么？”如玉道：“我昨晚与他说的斩钢截铁，他焉能留我？”于冰道：“我们出家人，都过的是人不能堪的日月，你随我们一

年半载，反悔起来，岂不两误？”如玉听了，又跪下道：“弟子之心，可贯金石。今后虽赴汤蹈火，亦无所怨！”说罢，又连连顿首。于冰扶起道：“老弟不必如此称呼，通以弟兄呼唤可也。”少刻，文炜出来，于冰等告别，并嘱林公子出场后，烦为道及。文炜道：“小侄亦深知老伯不能久留，况此别又不知何日得见，再请住一月，以慰小侄敬仰之心。”于冰笑道：“不但一月，即一日亦不能如命。”正说着，张华走来，跪在文炜面前，将晚间如玉话，并自己劝的话，哭诉又一遍，求文炜替他阻留。文炜问如玉道：“老世台主意若何？”如玉道：“生员心如死灰，无复人世之想。虽斩头断臂，亦不可改移我出家之志。”又向张华道：“你此刻可将银子拿去起身。我昨晚亦曾说过，你只与我先人年年多拜扫几次，就是报答我了。”张华还跪着苦求，文炜道：“你主人志愿已决，岂我一言半语所能挽回？”张华无奈，只得含泪退去。

于冰道：“我们就此告别罢。连日搅扰之至！”朱文炜又苦留再住十日，于冰也不回答，笑着往外就走。朱文炜连忙拉住衣袖道：“请老伯暂留一天，房下还有话禀，就是小侄，也还问终身的归结，并生子的年头。”于冰道：“你今年秋天，恐有美中不足，然亦不过一二年，便都是顺境了。生子的话，就在下月，定产麟儿。”原来姜氏已早有身孕，四月内就该是产期。文炜听了，钦服之至，拉住于冰，总是不肯放去。于冰无奈，只得坐下。文炜又问终身事，于冰笑而不答。少刻，姜氏要见于冰，请朱文炜说话。文炜出了厅屋，向家人们道：“你们可轮班在大门内守候，若放冷太爷走了，定必处死。我到里边去去就来。”家人们守候去了。

于冰见庭内无人，向城壁等道：“我们此刻可以去矣。”城壁道：“只恐他家人们不肯放行。”于冰用手向厅屋内西墙

一指，道：“我们从此处走。”城壁等三人齐看，见那西墙已变为一座极大的城门。于冰领三人出了城门，一看已在南西门外。往来行人，出入不绝。朱文炜家已无踪影矣。金不换乐的满地乱跳，温如玉目瞪口呆，连城壁掀髯大笑道：“这一走，走的神妙不测，且省了无数的脚步。”又笑问于冰道：“此可与我们在温贤弟家从大磁罐内走，是一样法术么？”于冰道：“那是遮掩小术，算得甚么？此系金光那移大转运，又兼缩地法，岂遮掩儿戏事也？”

四人向西同走，约有六七里，于冰远远的用手指向温如玉道：“那座花园，可是你做梦的地方么？”如玉道：“正是此地。”于冰道：“你日前是做梦，我今领你去寻梦，还你个清清楚楚，你可一心学道，永解狐疑。”如玉大喜道：“怎么，这梦还可以寻得么？我到要明白明白。”四人说着，入了那座园门。那种菜的人，见三四人同一道士入来，忙问道：“做什么？”于冰道：“我们闲看看就去。”于冰指着那木牌坊，问如玉道：“你昨日做梦时，可见一座牌坊么？”如玉道：“我梦中果见有一座牌坊，却比这牌坊高大华美数百倍，并不是这样不堪的形象。”于冰笑道：“不独这牌坊，率皆如此。此即华胥国界，即是你睡觉入梦之地也。你看，上面还有‘大觉园’三字。大觉，乃知觉之谓，莫认作睡觉之觉也。不但你在梦中，即今日你亦未省‘大觉’二字耳。”又走了几步，见东南一带土冈，有一丈四五尺长，二尺半高下，斜横在西北。于冰道：“此土冈，即你用火攻计烧马如龙军兵地也。”如玉道：“我梦中在此岭扎营，曾问众将，伊等言此岭长二十五里，宽二三里四五里不等。今止数尺，何大相悬绝如此？”于冰笑道：“此即梦中所见牌坊之类，不过藉名色形像点缀而已。你若必如梦中长大宽阔，你看这园子能有几亩？”过了土冈，见前面

有几株甘棠树，于冰道：“此即你荣封甘棠侯、大丞相、享荣华之地也。”金不换道：“温贤弟，你何不高叫几声，看你所配的兰牙公主，并你两个儿子延誉、延寿，他们有点响应没有？”如玉面红耳赤的道：“岂有此理！此皆莫须有的鬼话！”于冰道：“你梦中的华胥国王，以及海中鲸、黄河清、步登高、铁里模糊，并你妻子、家奴，这皆是你梦中所遇之人，原无指证，谓之鬼话，未为不可。难道你梦中所到的地方，并此刻我指与你的地方，都与你梦所经历者相合，也还算做鬼话不成么？”如玉道：“梦中境像，皆真山真水；城池树木，宫殿楼台，是何等阔大，何等规模，那里是这样弹丸之地，便将几千百里包括？”于冰道：“我适才言，不过藉此地所有名色形像，点缀梦景而已，怎么你还拘执如此？我再说与你魂之所游，即你心之所欲，所欲焉能如意？因此与你符箓一道，始能成就你心之所欲也。因此把眼前所到之极小境界，皆比为无极之大境界。假如你无我的符，焉能做的了此梦也？”说罢，又指着那几十堆大小石头道：“你看这些石头，高高下下，堆成假山，此即你梦中之太湖山，遣白、赤二将埋伏之地也。”又指着浇畦水渠道：“此渠系灌菜之水道，春夏用他时多，至科则无用矣。此即你梦中之神水沟也。”往东南走了几步，见一无水池子，于冰道：“此即你梦中之所争之荷花池界，公主之汤沐邑也。”从东南回来四五步内，有一小土坡，细草蒙茸，于冰道：“此即你梦中之倩女坡，即老弟被擒之地也。”相隔一两步远，有几株金钱花，于冰道：“此即你梦中之金钱镇，铁里模糊斩你于此，醒梦之地也。”如玉长叹了一口气。

于冰说罢，笑着回来。如玉道：“今所指诸地，皆与我所梦相符，可见我之魂魄总不出这园外。只是华胥、槐阴、邯郸等国，在此园中何处？”于冰道：“你既是秀才，难道连四大

梦的书，并本人自立的传文，还有后人做的传文，而邯郸、槐阴二梦，且有戏文，历来扮演，怎么你就都没见过么？华胥国系黄帝梦游之所，醒后至数年，果游此国，其山川、宫室、花卉、草木，无一不与前梦相合。邯郸系直隶地界，吕纯阳授枕于卢生，梦享富贵五十余年，醒后黄粱尚未做熟，故又谓之黄粱梦。槐阴梦，是淳于棼梦入大槐安国，其大概与卢生相同，由大丞相降职知府，治理南柯郡，醒后在一大槐树下，旁有蚁穴，南柯即槐树南一小枝也，又名之为南柯梦。二子皆因仙人点化入梦，后来俱成仙道。我今着你做甘棠梦，醒后归吾教下，或者将来得如卢生等有成，亦未敢定。以上华胥、槐阴、邯郸三国，不过于你梦中，借其名一用耳。就如你梦中之游魂关，是言你魂魄游行了。佳梦关，是言你做好梦也。驻玉关，你名如玉，言玉驻于此关，不得再入槐阴国征讨也。倩女坡，借倩女离魂之名，言你之魂离也。这些名色，你梦中也该一想。今你着我指与你各国各关下落，要和园中所有之甘棠岭、太湖山、荷花池等处一般，都要看在眼内，我该从何处着你看起？”连城璧道：“今日大哥领你来寻梦，是怕你思念梦中荣华富贵，妻子情牵，弄的修道心志不坚，所以才件件桩桩，或实或虚，都说明白，教你今后再不可胡思乱想，你当和你闲散心来么？”如玉道：“二哥指教的甚是。”

四人走了园子来。又来了二三里，到一无人之地。于冰道：“温贤弟，你听我说。我们的洞有两处，一处是在湖广衡山，名玉屋洞，这是紫阳真人炼丹之所，我们不过借住几年；一处就是你山东泰山，名琼岩洞，现有超尘、逐电两个在那里修炼。我们如今要回玉屋洞去，若将你也带在那里，朝夕与我们相伴，未免分你的志。亦且修行的人，必须先受些苦难，扩充起胆量来，方能入道；若留你在人世庵观寺院居住几年，先淡薄你的

脾胃，又恐你为外物摇动，坏了身心。我们这三个人，谁肯在烟火场中伴你？我思算至再，意欲送你到泰安琼岩洞，同超尘、逐电等修炼数年后，再做商酌。你意如何？”如玉道：“任凭吩咐，不但琼岩洞还有人在那边，即无一人，即已出家，也就拣择不得了。我就到琼岩洞中去。只求三位六驾，时常看看我，我就感戴不尽。但不知超尘、逐电是些什么人？”

于冰笑道：“你到那里便知。”随向城璧道：“你可送他到琼岩洞，传与他凝神御气之法。待他呼吸顺妥，你再回玉屋洞中。”城璧道：“温贤弟人必聪明，凝神御气，看来不用费力。只是他一身血肉未去一分，云断驾不起；若步行同去，琼岩洞道路有许多危险地方，和他走两个月，还定不住怎么。”于冰大笑道：“他若驾不起云，仙骨也不值钱了，我还渡他怎么”你刻下试试瞧！”城璧将如玉左臂扶住，着他闭住眼，口中念念有词，顷刻云雾缭绕，喝声：“起！”同如玉俱入太虚。金不换连声喝彩道：“亏他！亏他！一日未曾修炼，起去时毫不费力，竟与我们一般，果然这仙骨不可不长几段在身上。将来到怕他要走到我们头前。”于冰道：“他若心上将世情永绝，必先你二人成就几十年。你此刻可仍回京中，弄几两银子，与温贤弟买些皮夹棉衣、暖鞋、暖帽，为御寒之具，皮衣分外多些才好。他纯是血肉之躯，非你二人可比。再买办几十石米，吩咐超尘等，着他两个轮流砍柴做饭，早晚要殷勤扶侍他。他是豪奢子弟出身，焉能受得艰苦？过三五年后，再着他自己食用。若他两个少有怠忽，我定行逐出洞去，说与他们知道。我今去骊珠洞，教化修文院雪山二女，以报他指引《天罡总枢》之情。”说罢，驾云赴虎牙山去了。

不换在地下，挝了一把土，向坎位上一洒，口中秘诵法语，喝道：“那物不至，更待何时？”须臾，袍袖内丁当有声，倒

出五六十两银子来。将头上毡帽取下，把银子装在里面，揣在怀中。又从怀中将道冠取出，戴在头上，口中鬼念道：“万一朱御史差人向南西门寻找，遇着时，我只将脸儿用袍袖一遮，他们见是道士，便不理论了。”于是复回旧路。

再说朱文炜从内院走出，请于冰与姜氏说话，不意遍寻无踪，心知去了。张华着急之至，哭请文炜示下，文炜劝他回山东，还赏了二两盘费，又留他住了一天，方才回去。正是：

斩断情缘无挂碍，分开欲海免疑猜。
他年再世成仙道，皆是甘棠梦里来。

第七十一回

买衣米冷遇不平事 拔胡须辱挫作恶儿

词曰：

再赴京畿，冷遇不平奇事。热肝肠，反复问冤抑，成全片刻时。

阎年添晦气，须髭尽拔之。迁怒抢亲辈，何其痴。

右调《女冠子》

话说金不换用搬运法，弄了几十两银子，复回旧路。走了一里多路，见后面来了数十人，簇拥着一顶四人喜轿。又听得轿内妇人大哭大叫，从身傍过去。不换笑道：“做女孩儿的，好容易盼着这一日，怎么到如此哭喊起来？”低了头，向前走。少刻，见一后生赶着骡车一辆，后面跟着个少年秀才，一边跑，一边口里乱喊：“青天白日，抢夺良人家妇女！”看那秀才，头脸上带有血迹，像个挨了打的样子，又见他一腔气愤，纯是以死相拚的光景。不换将那秀才拉住，问道：“你有何冤苦？”

快对我说，我自有道理！”秀才将不换一看，是个瘦小道人，用手推开道：“谁要你管我？”如飞的跟着车子跑去了。

原来这秀才是山西太原府人，姓王，名福昌，家中有数十亩田地，也还勉强过得。娶了本府城内开鞋铺的钱元女儿为妻，他这妻子，虽出身小户，却生得有八九分人才。王秀才与他夫妻间，甚是和好。只因钱元开鞋铺，折了本钱，便人都寻做生意。遇着几个同乡，念他为人忠厚，借与他些资本，在樱桃斜街开了个油盐店，又收糶米粮。不一二年，生意甚是茂盛。又在顺成门大街，开了一座杂货铺，却租的是严中堂总管阎年的房子。此后大发财源，铺子后面有十来间房儿，也是阎年的，一总租来，将家眷也搬来同住。钱元老婆因思念女儿，想算着女婿王福昌也闲在家中，因与钱元相商，着他夫妻同来，就管理银钱账，到底比众伙计心实些。因此寄字，又捎去五十两盘费，着他夫妻上京。依王秀才，要在家读书下科场，怎当得他妻子钱氏日夜絮话。这秀才无奈，便买了一头好骡子，弄下一辆车儿，令家仆王二小赶着，一同到京，住在钱元家。

才两日，边值阎年家人来取房钱。素常逢取房钱时，即将阎年家人让人内院酒饭，也是加意欠敬的见识。不意他女儿在院中取东西，与阎年家人相遇，一时回避不及，被这家人看在眼里。酒饭间，问明端的，回家便告诉阎年，说：“钱元的女儿，是仙女出世。”阎年说他素无眼力，还不深信。这家人又不服此话。阎年次日，即着四五个眼界高的妇人，去钱元家闲游，得与王秀才妻子相见。众妇人回来，一口同音，说：“钱元的妇儿，是世间没有的人物。”这阎年便害起相思。他房中侍妾，也和他少主人严世蕃差不多，共有二十六七个，出色的也有两三个，到被世蕃打听出头一个最出色的，硬要去。他心上正要寻个顶好的补缺。今众妇人话皆相同，他安肯放得过去

？思量着钱元的女儿是有夫之妇，又是个秀才的妻室，断难以银钱买他，惟有依强恃势，抢来成就好事。量一秀才，他会怎的？于是选了几个能干家人，拿了些绸缎钗环，硬到钱元家送定礼，要娶他女儿做妾。钱元是个生意人，早吓的发昏。王秀才大骂大吵。众家人将定物丢在铺中，一齐去了。钱元与众伙计相商，亲自拿了定物，到阎年家交割，又被众家人打出，反说钱元收定礼在前，擅敢反悔，做目无王法不要脑袋的事。

钱元觉得此事大难解脱，又不敢去衙门中告他，深悔着他夫妻来的不是。晚间，约同众伙计相商，打发他夫妻连夜回家，留下自己，任凭阎年处置。又怕阎年抄抢银钱账目并值钱的货物，俱星夜雇车，搬移在众伙计家内。又商量着，不敢走向山西去的正紧门头，便想到走这南西门，绕道奔山西大路，使阎年家揣摸不着，追赶无地。五更鼓，就打发他女儿女婿奔南西门，待到天明即出城去。却好阎年竟是这日差许多人来抢亲，天色正在将明的时候，一齐打开铺房门，直入内室各房搜寻，并无他女儿踪影，连王秀才也不见，情知是打发走了，再不然即在亲戚家藏躲，将钱元并他家中做饭挑水的人一齐乱打。钱元身带重伤，死不肯说。他家做饭的人，吃打不过，便以实告。众人恐被欺谎，捏了这做饭的，一同赶出南西门去。只十来里，便被赶着，做饭人指点与众人，将钱氏从车内抬出来，放在喜轿内，又将轿门儿从外捆了。王秀才舍命相争，到挨了一顿好打，他也没有别的高见，只想着碰死在阎年门首，做个完局。孰意造物另有安排，偏偏的就遇着金不换。

此时不换问王秀才，他那里有心肠告诉？只顾得喊叫飞跪。金不换已明白了八九，但不知抢亲的是谁，也飞跑的赶来，复将秀才拉住。王秀才跑不脱，便和金不换下命，以头碰来。不换笑道：“你莫碰，听我说。适才那顶轿子里面，必是你的

亲眷，被人抢去，你可向我说明，那怕他走出一千里去，只用我嘴唇皮一动，便与你夺回。量你一人赶上他们，会做什么？

“王秀才不得脱身，又见不换是个道士，说话有些古怪，只得急急的说道：“我是山西太原府秀才，叫王福昌。轿内是我的妻房，被严宰相家人，阎年抢去了！”金不换笑道：“这是豆大点事，还不肯早说！”王秀才道：“早说你会怎么？”不换道：“前面站着车儿，可是你的么？”秀才道：“是我的。”不换道：“我与你坐了，同赶去。”秀才道：“车子慢，到是跑快，轿子早已不见了。”不换道：“我不信四条腿的，还不如他们两条腿的快？我和你坐上，你看何如！”秀才道：“快去坐，我看你坐上怎么？”不换道：“忙甚的？只用半杯茶时，管保你令夫人还坐在这车上。”说着，同到车前。不换道：“你和赶车的都坐在车内，车外沿让我坐，我有作用。”王秀才急忙上车。不换向赶车的道：“你呆甚么？此刻不上去，你就得跑个半死！”赶车的也坐在车内。不换跨上车沿，手掐剑诀，在骡子尾上画了几下，用手一拍道：“敕！”只见那骡儿得了这个“敕”字，顷刻四足生风，和云飞电逝的一般走去。王秀才心知怪异，也不敢言。

没有数句话的功夫，便看见喜轿同抢亲人在头前急走。只听得不换说道：“住！”那骡儿便站住，半步不移。秀才大嚷道：“先生满口许我将贱内夺回，怎么看见轿子，到反站住？”不换道：“你好性急呀！我着他们回来，岂非两便？”说罢，又见不换口中念诵了几句，伸出右手，向抬轿轿夫并抢亲诸人连招几招，道：“来！”那些人和得了将军令一般，个个扭转身躯，随着轿子，飞奔到不换面前。不换又用手一指。道：“住！”那些人又和木雕泥塑的一般，站住不动。秀才主仆喜欢的惊神见鬼，在车内叩头不已，乱叫“真神仙”不绝！不换道：

“王兄不必多礼，快下去将令夫人请出轿来，你夫妻一同坐车，我好打发你们走路。”说罢，自己下车。秀才同他家人王二小，也连忙跳下车儿，走至轿前，将轿门上绳子解去，开放轿门，将钱氏扶出轿外。秀才着与不换拜谢，钱氏不知原故，只眼上眼下的看不换。秀才又催着他拜谢。不换道：“罢！罢！快上车儿！”秀才扶钱氏上了车，又到不换面前，扒倒地下，连连叩头。

不换一边扶，一边说道：“多礼！多礼！”于是又走到车前，在那骡儿尾上又画了几下，口中念诵了几句，向赶车的王二小说道：“此刻已交午时，到点灯时候，还可走二百五六十里。阎年虽有势有力，量他也赶你们不回。到明日早，便可按程缓行，但你们只能任他走，不能着他住。王兄可伸手来！”秀才将手递与不换，不换在他手心内也画了一道符，又写了个“住”字，嘱咐道：“今日到日落时，看有安歇处，可用此手在骡尾骨上一拍，口中说个‘住’字，他就站住了。他站住，便一步不能动移。你速用净水一碗，将你的手并骡的尾骨一洗，则吾法自解矣。”又向王二小道：“此车仗我法力，虽过极窄的桥，极深的河，你通不用下来，只稳坐在上面，任他走。假若你离车两三步，再休想赶得上。切记！切记！”秀才又跪在地下，求不换名姓。不换道：“我一个山野道士，有什么名姓？你看往来行走的人，都看我们，你三人快坐车走罢！转刻抢亲诸人醒过来，你要着急！”秀才听了此话，才同王二小上车。不换用手将骡儿一招，那骡儿便扭回身躯。不换道：“走！”那骡儿拉了车子，比风还快，一瞬眼就不见了。

不换看众人时，一个个呆站在一处，心里想道：“还是放他们去，还是着他们再站些时？”又想道：“阎年这奴才，常听得大哥说他作恶，我从未见过他。我今日何不假装个钱氏，

与他顽顽？他将来还少抢人家几个妇女！”想罢，走至轿前，把帘儿掀起，坐在轿内，用手将四个轿夫一招道：“来！”四个轿夫一齐站在轿前。不换又道：“抬！”四个轿夫将不换抬起。不换又道：“走！”四个轿夫直奔都门。不换将帘儿放下，心里说道：“我生平不但四人轿，连个二人轿也没坐过，不意到的不如架云受用。”轿子入了南西门，不换在轿内用手向原路一指，这里将诀咒一煞，放那些抢亲的人，一个个颠颠倒倒，和梦醒一般。大家见神见鬼的嚷闹，嚷闹了一会，都一齐回来。

再说金不换被四个轿夫抬了飞走，阎年又差人跟寻打探，看见是自己轿夫，各欢喜问道：“得了么？他们怎么不来？”四个轿夫回答不出，只抬着飞走。众家人跟随在轿后，跑的乱喘。将到阎年门前，已有人眺望，见轿子来了，都没命的跑去报喜。阎年这日在相府给了假，同几个趋时附势的官儿，并家中门客等，在书房中笑谈，听候喜音。听得报说喜轿到了，心下大喜，吩咐着内院众位姨娘们迎接，一边又着催办喜酒。

轿夫将轿子抬入厅院，不换在轿内说道：“落。”四个轿夫将落下。内院早走出五六十妇女，俱站在阶前，等候新妇入轿。大小家人以及庸工等众，老老少少，俱在两傍看新妇人才。须臾，走来两个妇人，打扮的花花簇簇，到轿前，将帘儿掀起一看，见里面坐着个穿蓝布袍的道人，睁着圆滴溜溜两只眼睛，将两妇人一看，吓的两妇人大惊失色，往回里急走。众男妇各低头向轿内窥探，只见轿内走出个瘦小道人来，满面都是笑容。众男女大哄了一声。又见那道人出了轿，便摇摇摆摆，直向众妇人走去，众妇人连忙退避。那些看的家人，赶来十数个，要捉拿不换。不换回头道：“啐！”被这一口，唾的各呆站在一边。随后又来了好些人，俱被不换禁住，动移不得。不换急往内走，见众妇人已到内院台阶。不换见台阶上是过庭，

庭内有椅儿，不换走入，将一把椅儿安放在正中坐下。用手将众妇女一招，道：“入！”众妇女俱入过庭内。不换向众妇女分东西指了两指，众妇女便分立在不换左右。不换左顾右盼，见众妇女粉白黛绿，锦衣翠裙，不禁失笑道：“此皆我自出娘胎胞，意外之奇逢也。”忽见外面又跑来七八个家人，到门外张望，却没一个敢入来。不换笑道：“众位管家，烦你们到外边，将阎年那奴才叫来，我有好物件送他。快去！快去！”

正言间，猛见院外走来一人，高视阔步，后面跟随着几个小厮，口中说奇道怪，头脸上大不安分。但见：

存心傲物，立意欺人。一笑细眼眯缝，端的似晒干虾米；片言訾开大嘴，真个像跌破阴门。肚阔七围，胀胀膨膨，那里管尊卑上下；面宽八寸，疙疙瘩瘩，全不晓眉目高低。连鬓胡，黄而且短；秤锤鼻，扁而偏肥。头戴软翅乌巾，恍若转轮司抱簿书吏；身穿重丝缎氅，依稀东岳庙捧印崔官。真是傀儡场中无双鬼，权奸靴下第一奴。

不换看罢，就知他是阎年了。

阎年走到院中，看见不换坐在过庭正中椅上，他家大小妇女会议立两傍，不由的气冲胸膈，急急走来，大声喝道：“好妖道，你敢在我府中放肆，你不怕凌迟么？”不换笑道：“阎年，你莫动气，你听我说。我原是个游方道士，今早从南西门过，见你家人率众抢良人家妇女。我路见不平，将他夫妻放走，又怕你无人陪伴，因此我替他来。”阎年那里还忍得，喝令：“小厮们，将贼道拿下！”众小厮强来动手，被金不换将手一挥，道：“去！”众小厮都跑去了，止留下阎年一个。急的阎年咆哮如雷，挽起双袖走来擒拿。不换笑嘻嘻的，用手指道：

“跪！”阎年心里明白，只是那两条腿不由自主，便跪在了地下。急的他通体汗流，不但两腿，连自己两手也不能动作。

不換道：“阎年，你听我教训你：你是个宰相的堂官，休说百姓，就是小些的文武官，也没个不刮目待你的，你也该存个堂官的体统。怎么光天化日之下，抢夺良人家的妇女？这些事都是市井无赖行为，有志气的强盗，也不做他！”又看着两边妇女们道：“像这些堂客，只怕大半都是你抢夺来的。妇女尚敢抢夺，人家的房地、金珠，越法不用说了。奴才！你怎不想一想，你能有多大点福？一个人敢消受这许多妇女？还心上不足！奴才！岂不该下油锅渣酥，装入大磨眼中磨你！今后要改过方可，若再如此，我早晚间定以飞剑斩你脑袋！”阎年耳中听得明白，口中却说不出一句，直气的他双睛叠暴，怒形于色，恨不得将不換碎尸万段。

不換看出他的意思，向众妇人道：“我这样金子般好话教训于他，你们看他这头脸气相，凶的还有个收煞？这非动刑不可！”说罢，用手在阎年脸上一指道：“打！”阎年伸开自己右手，就在自己脸上打了五六个嘴巴，直打的面红耳赤，眼中冒火。众妇人也有惊怕的，也有微笑的，只是不能说话。不換又向众妇人道：“你们看阎年这两只贼眼睛，圆标标的，胡子都乱窄起来，这是他心上恨我。”随拣了两个少年俊俏些的妇人，指着阎年胡子说道：“这奴才满脸封毛，其可恶处正在此！你两个可下去！”两妇人立即走下来，不換用手指着阎年的胡子道：“拔！”两妇人走至阎年前，一个抱住头，一个双手捉住胡子，用力硬拔，拔的一丝一缕，纷纷落地。好一会，将左边胡子拔尽，疼的阎年通体汗流，每疼到极处，惟有一哼而已。不換见鲜血从肉皮内透出，说道：“右边的胡子，我与你留下罢。只是上嘴唇胡子，也饶不得！”两个妇人又拔起来。

拔了一会，不但嘴唇上，连项下的胡子，也拔尽了。

此时门外有许多男女，看得亲切切，那一个敢入来替阎年顶缸？不换站起来，笑向两个妇人道：“你两个该着实感念我，阎年今晚若与你二人同床，这半个没胡子的后生，须知是我作成的！”又向阎年举手道：“得罪之至！改日再领教罢。

“于是摇摆出来，通没一人敢再拗。大家目送不换去了。家人们跪来搀扶阎年，那两条腿和长在地下的一般，那里搀扶的起？众妇女也是一样，没一个能动移者。只待得金不换走出前门，把诀咒开放，众男妇方能动履。一家内外，反乱的惊天动地。

阎年吃此大亏，愤无可泄，将抢亲诸人个个痛行责处，为他们将道士抬来。又差人去钱元家铺中乱打了一番，打坏了许多的东西物件。钱元也不敢在京中做生意，连夜变卖资本，逃回太原。阎年没了胡子，怕主人究问，推病在家。只一两天，早传的相府知道，严世蕃大笑不已。严嵩将阎年叫去，痛行骂。此时正于相府西边，买了几十间民房，修盖花园，罚阎年一万银子助工，为家人不守本分之戒。相府的人都说是钱元的女儿作成他，孰不知都是金不换用一个字作成他！阎年耻于见人，暗中托本京文武官，查拿穿蓝的瘦小道人报仇。自己将右边胡子，索性也剃了个干净。反成了一无胡子的少年，闻者见者无不痛快！

再说金不换先到东猪市口儿故衣铺内，买了几件皮夹棉衣，又从摊子上买了棉鞋袜等类，几件打包在一处，扛在肩头。又到米铺内买下几十石米。当时就把银子付与，吩咐将米另放在一空房内。包了一斤多米，带在身边，出了都城，架云直赴泰山。

起更时分到洞外，叫开门，逐电接了衣服等物。不换入去，见城璧、如玉俱在石堂内坐着。城璧道：“怎么这时候才来？”

大哥衡山去了么？”金不换笑着，走到石堂东北角下，将带来的米包儿打开，心想都中那坐米铺，口中念念有词，随手倒去，只见米从包儿内直流，好半晌方才流完，地下已堆有三十仓石来米。如玉欣羡不已。不换方才坐在一处，向城璧道：“二哥同温贤弟起身后，大哥去虎牙山寻天狐的两个女儿，传他们道术去了，是为酬他送书的情义。”又向超尘、逐电道：“法师着我吩咐你两个，天天做饭打柴，服伺温贤弟饮食，少有怠忽，定行逐出洞外。”二鬼笑了。不换道：“这实是法师临行的话，你当我和你顽么？”城璧道：“温贤弟已饿了一天，你两个快去做饭。”二鬼即忙收拾。

不换又说道：“二哥说我来迟，这却有个缘故在内。”遂将山西王秀才和阎年的事，详详细细说起。说到拔了半边胡子处，连城璧哈哈大笑道：“你处置的甚好！我没你这想头，惟有立行打死而已！”金不换说完，城璧又大笑：“当年我和大哥在严嵩家请仙女，打了他们个落花流水，又将严世蕃老婆们都闹出来，我看的处置到尽头处。你今日这拔胡子，更凶数倍。拔了一半边，又与他留下一半边，不消说，那半边也存不住了。”说罢，捧着大肚又大笑起来。笑罢，又说道：“猿不邪传我们拘神遣将，那移搬运诸法，我看也都罢了，只是这呆对法和这指挥法，最便宜适用。要教他怎么，他就得怎么。”温如玉道：“人家若用此法禁我们，该如何？”城璧道：“也有个解法。若是没解法，便和阎年一般，什么亏也吃了。”说着，又不由的大笑起来。不换道：“大哥去虎牙山，我想那两个女朋友，若见了大哥，未免要想起二哥来。”城璧笑道：“我到不劳他错爱。”如玉问虎牙山的话，不换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又道：“贤弟，休怪我说。你是个风流人儿，将来于这‘色’之一字，到要立定脚跟，庶不妄用功夫，为外道所摇。”城璧道：

“他醒着遇的是金钟儿，做梦遇的是兰芽公主。这两个想来都是绝色，差不多的也上不了他的眼。”如玉道：“小弟今日梦醒之后，直觉心如死灰，便是天上许飞琼、董双成，我总以枯骨相待。”不唤道：“若是金钟儿不死，来到此地，你又要勾起旧情。”如玉道：“就是他重生，我也视同无物。”不唤道：“这话我就信不过。”三人都笑了。

少刻，超尘送上一大碗饭，一碗白水煮的野菜。连、金二人，此时颇能服气，也是断绝了烟火食水，常吃些草根、药苗等类，桃李、榛杏、核桃、枣子，便是无上珍品，又不和如玉同食。如玉虽年来穷苦，酒肉却日日少不得，到此地步，他偏要大口嚼咽，怕二人疑他向道不坚。城壁留神，见他吃的勉强，笑向如玉道：“我当日做强盗时，吃的东西，只怕比你做公子时饮食还精美些。后来随大哥出了家，觉得冷暖跋涉都是容易事，只这饭食甚是艰苦。到二年以后，也就习以为常。贤弟从此还得瘦一半，必须过三年后，方能复原。这都是我经验过的。但要念念存个饱着比饿着好，活着比死了好，便吃得下去了。”如玉道：“谨遵训示。”到二鼓后，城壁便传如玉出纳气息、吞精咽液之法。次日午刻，不唤回玉屋洞去了。正是：

胡长髯短心多险，况是严嵩大总管。
今日抢将道士来，吁嗟总管不成脸。

第七十二回

访妖仙误逢狐大姐 传道术收认女门生

词曰：

往事可重，停云古洞。狭路逢仇。数言提训。放去狐女如飞，任他归。

相传口诀无人见，二妖欣羨，泥首于堂殿。须臾剑佩隐无迹，凝眸皎日长空碧。

右调《月照梨花》

前回言不换别了城璧、如玉，回衡山玉屋洞去。再说冷于冰与温如玉寻梦后，驾云光早到虎牙山，在骊珠洞外落下，用手一指，门锁尽落，重门顿开，一步步走了入去。见对面一座石桥，桥西松柏影中，一带石墙；桥东有一条石砌的阔路，花木参差，掩映左右。正中间两扇石门，已大开在那里，门内立着一架石屏风。转过屏风，见院落阔大，房屋颇多。院内有许多妇女，穿红挂绿，行坐不一。众妇女看见于冰，一个个大惊

失色，都围了来问讯。于冰道：“你家主人可在么？”众妇女道：“这是我家翠黛二公主的府第。我家公主与我家锦屏大公主，俱在后洞下棋，你问着要怎么？”于冰道：“你可速将你两个公主请来，就说我是衡山玉屋洞的冷于冰相访。”众妖妇久知冷于冰名姓，听了这三个字，无不惊魂动魄。大家呼哨了一声，都没命的跑入后洞去了。于冰走至正殿门内，见摆设的古玩字画，桌椅床帐，件件精良，不禁点头叹息道：“一个披毛带尾的小妖，便享受人世不易得的服饰珍玩，真是罪过。你看他们闻我的名头去了，少不得还要转来，我不如在此坐候。”

再说两个妖狐正在后洞下棋顽耍，猛听得侍女们报说冷于冰如何长短，直入我们洞内。二妖闻知，大是惊慌。少刻，侍女们又报道：“那冷于冰坐在我们前殿了。”两妖私相计议道：“我们先时会拿住他道友连城璧，他今日寻上门来，定是立意晦气。到只怕要大动干戈，我们也无可回避，只索与他见个高低。”商量了一会，各带了防身宝物，准备着与于冰赌斗。于冰在前殿，早知其意；心内不禁失笑。

须臾，听得殿外语声喧哗，从殿阶下走上两个妇人来，打扮的甚是艳丽，面貌无异天仙，腰间各带着双股宝剑，后面跟着百十个妇女。于冰念在天狐分上，不好以畜类相待，欠身举手道：“二位公主请了！”那两个妖妇将于冰上下一看，见于冰头戴九莲束发铜冠，身穿天青火浣布道服，腰系芙蓉根丝绦，足踏墨青桃丝靴，背负宝剑一口，面若寒玉凝脂，目同朗星焕彩，唇红齿白，须发如漆，俊俏儒雅之中，却眉梢间带点杀气，看之令人生畏。二妖看罢，心里说道：“这冷于冰果然名不虚传！”随即也回了个万福。

于冰道：“贫道忝系世好，到贵洞即系佳客，坐位少不得

要僭了。”说罢，在正中坐下。二妖见于冰举动虽有些自大，却语言温和，面色上无怒气，心上略放宽些。随口应道：“先生请便。”两妖在下面椅上，分左右坐了。问道：“先生可法号于冰么？”于冰道：“正是。”二女妖道：“久仰先生大名，轰雷贯耳。今承下顾，茅屋生辉。方才先生言‘世好’二字，敢求明示？”于冰道：“系从令尊雪山推来。”二妖喜道：“先生是几时会过家父？”于冰不好题连城璧事，改说道：“贫道去年在江西九华山，与令尊相遇，极承关爱，送我《天罡总枢》一部。这‘世好’二字，系从此出。”二女妖起初闻于冰名姓，动拚命相杀之心；继见于冰言貌温和，动猜疑防备之心；今听到受他父亲《天罡总枢》一部，又动同道一气之心。不由的满面生春，笑问：“家父经岁忙冗，不知怎么有余暇，得与先生相晤？”于冰道：“令尊名登天府，充上界修文院总领之职。九华山一晤，适偶然耳。”二女妖见于冰说得名号职分俱对，深信无杀害之心。两个一齐起身，从新万福。于冰亦作揖相还。

二女妖等得于冰坐下，方才就坐，说道：“心慕尊名，时存畏惧。不意先生与家父有通融书籍之好，平辈不敢妄攀。然家父年齿，必多於先生几岁，今后以世叔相称可也。”于冰大笑道：“世叔称呼，断不敢当，只以道兄相呼足也。”二女妖又低嘱众侍女，速备极好的酒果。一语方出，诸物顷刻即至。众妇女揩抹春台。于冰道：“到不劳费心！贫道断绝烟火有年矣。”二女妖笑道：“世叔乃清高之士，安敢以尘世俗物相敬？敝洞颇有野杏山桃，少将点孝顺之心。”于冰推辞间，已摆满一桌，约有二十余种奇葩异果，竟是中国海外珍品杂陈。二女妖让于冰正坐，亲自将椅儿移至桌子两傍相陪。侍女们斟上酒来，二女妖起身相奉。于冰道：“既承雅谊，我多领几个果

子罢，酒不敢领。”二女妖亦不敢再强，拣精美之物，布送过口。于冰也不作客，随意食用。

二女妖道：“家父赠《天罡总枢》，未知书内所载何术？”

“于冰道：“此书泄天地终始造化，详日月出没元机。大罗金仙读此书者，百无一二。书虽出自令尊所授，令酤却一字未读。

“二女妖道：“这是何说？”于冰就将他父亲盗老君书起，直说到诛九江、追广信、戳目钉钉死白龙夫人，并雷火焚烧老鯢鱼，将此书熟读后，到赤霞山，交火龙真人，转送八景宫等语。众女妖听了，俱吓的目瞪口呆。惟翠黛女妖心下有些疑信相半，看于冰是以大言唬吓他们，随伸纤纤细手，将盘中松子仁儿拈了一大把，递在锦屏女妖手内，自己又拈了一把，紧紧握住，向于冰道：“世叔既具如许神通，定知我两人手内松子仁数目，恳求慧力，试猜一猜！”于冰笑道：“此眼下些小伎俩也，算得甚么？但你两个手中，并没一个松子仁，教我从何处猜起？”

“二女妖皆大笑道：“世叔真以小儿待我们，松仁现都在我们手内，怎说一个没有？”于冰道：“你两个可将手展开一看，便知有无？”二女妖一齐将手开看，果然一个没有，众女妖皆大为惊异。翠黛向锦屏道：“你我明明握在手内，怎么一开手就全没了？端的归于何处？”于冰笑道：“却都在我手中。”随将两手一开，每一只手内各有松仁一把。众妖妇皆大笑。二女妖道：“即此一斑，可知全豹。安得不教人诚信悦服？”又问道：“世叔今日惠顾，还是闲游叙好，还是别有话？”于冰道：“我是奉令尊谆托而来，非闲游也。”二女妖道：“不知家父所托何事？”

于冰正欲说明来意，只见一个侍女报道：“安仁县舍利寺的梅大姑娘来了！”锦屏女妖道：“你可说家有尊客，且请到我那边坐。”于冰道：“这小妮子怀恨我，非一年矣。他今日

来得正好，我到要见见他”二女妖道：“二十年前，舍利寺雷霹赛飞琼，可是世叔么？”于冰道：“正是我。”二女妖道：“既如此，此女断与世叔相会不得。”于冰笑道：“你们还怕我见不过他么？”二女妖道：“他的道行与萤火相似，岂有个天心皓月，反见不过他？只恐世叔心存旧隙，不肯轻饶，我们做主人的不安。”于冰大笑道：“断无此理！只管教他入来！”二女妖不好过却，吩咐侍女们道：“你们不必说冷老爷在此，可照常请人来。”

少刻，见那小狐精戴着满头花朵，从屏见外袅袅娜娜的进来。但见：

身高四尺，腰粗五围。窄窄金莲，横量足有三寸，纤纤玉手，秤来几及一斤。雕嘴、猴唇、兔形，尚未全变；狗鼻、猫耳、鼠态，必竟犹存。绿蝶裙，红鸳氅，偏是他穿衣讨厌；白珠钗，黄金坠，顿教人见面生嫌。貌向鱼而鱼沉，真个有沉鱼之貌；容对燕而燕落，果然有落燕之容。

只见那小狐精儿斜眉溜眼，带着许多鬼气妖风，前行行，后退退，走将入来，二女妖也接将出去。谦谦让让，到了殿中。看见了于冰，妆做出许多妖羞模样，用一把描金扇儿，将面孔半遮半露，用极嫩声音问道：“这位先生是谁？”二女妖便夸张道：“这是我们嫡亲正派世叔，今日才来看望我们。”那小狐精又吐娇声问道：“不知是那座名山古洞的真人？请说名姓，奴家也好见礼。”二女妖道：“我这世叔，我们到不便向你说。说起来，你也知道，他姓冷，法号于冰。”那小狐精儿听了，大惊失色，也顾不得用扇儿遮他的面孔，忙问道：“他叫什么？”旁边一个嘴快的侍女道：“他叫冷于冰。”那小狐

精儿听了，心惊胆碎，扭回头便跑，不意被台阶滑倒，跌在殿外，将花冠坠地，云髻蓬松。于冰不禁大笑。众侍女将他扶起，他又没命的跑去。还未跑了数步，于冰用手一招道：“回来！”那小狐精儿又跑了回来，站在殿内。二女妖道：“你不必害怕，有我两人在此。”向侍女们道：“与梅大姑娘拿椅儿来，吃杯酒压压惊罢。”于冰道：“我面前没他坐处！且他走不动，如何会坐？”锦屏女妖道：“我试试他。”拉了一会，分毫不动。五六个侍女一齐推他，他两腿比铁还硬，休想移动一分，侍女们个个吐舌。

翠黛女妖道：“走不动罢了，怎么连话也不说一句。”于是笑问于冰。于冰用手将小狐精一指，向翠黛道：“你问他，他就会说了。”翠黛笑问道：“大姑娘，你是怎么？”小狐精儿泪流满面道：“我被他法术制住了。我和他是不共戴天之仇，今日断无生理，还求二位公主救我！”于冰道：“你为母报仇，怀之二十余年，这正是你的孝处。今准你见我，也是取你异类有点人心。但是你将主见立错！当日你母亲已修道千年，再加精进，便可至天狐地位；他却不肯安分，屡次吸入精髓，滋补自己元阳，死在他手内人，也不知有多少！又半夜三更，到舍利寺戏弄我。我当年总不击死他，他如此行为，必不为天地所容！人贵自反，勿徒怨人。你今服神炼气，也有二百余年，从此立志苦修，积久岁月，可望有成，若必逆理反常，学你母亲的事业，吾立见其速死耳！良言尽此，你须慎之，毋再遭吾手！去罢！”那小狐精儿得了这个“去”字，两腿便能动移，那里还顾得与二妖作别，便如飞的跑去了。

要知于冰这几句话，虽是劝戒小狐精，却也是藉他劝戒二女妖的意思。二女妖见小狐精跑去，笑向于冰道：“这娃子几乎被世叔吓死！”于冰道：“他的结果我已预知，将来与他母

亲是一样结果。”翠黛：“约在何时？”于冰道：“二百一十年后，必为雷火所诛。”二女妖道：“适才被这娃子来打断话头。世叔说是为家父谆托而来，愿闻其详。”于冰道：“二位若不怪我愚直，我就据实相告。”二女妖道：“但见吩咐，无不敬遵。”

于冰道：“我去年与令尊相会时，令尊道：‘我一生止有二女，钟爱最甚。我如今授职上界，无暇教诲他们。奈他们行为不合道理处甚多，诚恐获罪于天，徒伤性命。’再三着我到贵洞一行，传二位修炼真诀，异时升令尊职位。”二女妖喜道：“我等苦无高明指授，倘世叔不吝奇法妙术，传与我等，我等有生之年，尽皆戴德之日。”于冰道：“我今日此来，所欲传者，乃性命之学，非法术之学也。盖法术之学，得之止不过应急一时；性命之学，得之便可与天同寿。”二女妖道：“敢问何为性命之学？”于冰道：“本乎天者，谓之命；率乎己者，谓之性。然‘性命’二字，儒释道三教，各有不同。儒家以尽性立命为宗，释家以养性听命为宗，道家以炼性寿命为宗。其要领在于以神为性，以气为命。神不内守，则性为心意所摇；气不内固，则命为声色所夺。此吾道所以要性命兼修也。”二女妖道：“敢问守神固气之道，修为若何？”于冰道：“神与气乃一身上品妙药，其妙重在不亡精。故修道者炼精成气，炼气化神，炼神合道。此即七返九还之妙药也。”

二女妖道：“敢问七返九还之药何如？”于冰道：“已去而复回，谓之返；已得而又转，谓之还。其回转之法，端在采药。然采药有时节，制药有法度，入药有造化，炼药有火候。修道者於未采药之前，先寻药之本源。西南有乡土，名曰‘黄庭’，恍惚有物，杳冥有精。先仙曰：‘分明一味水中金，可于华车仔细寻。’此即寻药之本源也。垂帘塞兑，窒欲调息，

离形去智，几于坐忘。先仙曰：‘劝君终日默如愚，炼成一棵如意珠。’此采药之时节也。天地之先，浑然一气。人生之初，与天地同。天以道化生万物，人以心肆应百端。先仙曰：‘大道不离方寸地，功夫细密要行持。’此制药之法度也。心中无心，念中无念。注意规中，一气还祖。先仙曰：‘息息绵绵无间断，行行坐坐转分明。’此入药之造化也。清净药材，密意为先。十二时中，火煎气炼。先仙曰：‘金鼎常教汤用暖，王炉不使火微寒。’此炼药之火候也。”

二女妖道：“敢问采药、炼药、火候等说，条要何如？”于冰道：“采时谓之药，药中有火焉；炼时谓之火，火中有药焉。能知药而收火，则定里丹成。先仙曰：‘药物阳内阴，火候阴内阳。会得阴阳理，火药一处详。’此其义也。修道者，必以神御气，以气定息。呼息出入，任其自然。转气致柔，舍光默默。行住坐卧，不离这个。功夫纯粹，打成一片，如妇人之怀孕，如小龙之养珠。渐采渐深，渐炼渐凝。动静之间，更宜消息。念不可起，起则火炎；意不可散，散则火冷。炼之一日，一日之周天；炼之一刻，一刻之周天也。无子午卯酉之法，无晦朔弦望之期。圣人传药不传火之旨，尽于此矣。何条要之有？”

二女妖道：“敢问龙虎如何调法，方为至善？”于冰道：“调龙虎之道有三：上等以身为铅，以心为汞，以定为水，以慧为火，在片刻之间，可以凝结成胎；中等以气为铅，以神为汞，以子为水，以午为火，在百日之间，可以混合成象；下等以精为铅，以血为汞，以肾为水，以心为火，在一年之间可以融结为功。先仙曰：‘调息要调真息息，炼神须炼不神神。’则龙降虎伏矣。”

二女妖道：“敢问婴儿姹女产育之道若何？”于冰道：“

精从下流，气从上散，水火相背，不得凝结成胎，则婴儿姁女，从何孕育？人苟爱念不生，此精必不下流，忿念不生，此气必不上炎。一念不生，则万虑澄澈，水火自然交媾，产之育之，有何难也？”

二女妖道：“修持大成日，有五气朝元，三化聚顶，敢问若何？”于冰道：“眼不视而魂在肝，耳不听而精在肾，舌不声而神在心，鼻不香而魄在肺，四肢不动而意在脾，是为五气朝元。精化为气，气化为神，神化为虚，是为三化聚顶。”

二女妖道：“敢问入手功夫，以何为先？”于冰道：“心者神之舍，心忘念虑，即超欲界；心忘缘境，即超色界；心不着空，即超无为界。故入手功夫，总以清心为第一。”

二女妖道：“功夫既纯之后，若少有间断，亦能坏道否？”于冰道：“坏道必先于坏念，念头一坏，收拾最难；回光反照，亦收拾念头之一法耳。”

二女妖道：“某等修持，各一千六七百年。道虽小同，其实大异，人畜之别，即此以定贵贱。今承提命，德同天地，我父若能闻此修为，一天狐安能限其造就？然某等还有冒昧，妄请指教者，若采男子之真阳，滋下元之肾水，于丹道补益，功郊何如？”于冰大笑道：“盗人之精，而益己之精；吸人之髓，而补己之髓，忠恕先失。抑且装神变鬼，明去夜来，甚至淫声艳语，献丑百端，究之补益，亦属有限。况舍己身之皮肉，为人之皮肉点污戏弄，恐有志成仙者，不肯如此下贱也。”……二女妖满面通红，羞愧无地，说道：“从此斩断情丝，割绝欲海，再不敢没廉耻矣！”说罢，一齐倒身下拜，求认于冰为师。于冰扶起道：“这断断使不得！我承你令尊一书见惠，始得有今日道果，何敢忘青出于蓝？昔吾师火龙真人曾传我呼吸出纳口诀，其法至简至易，较你们导引炼气，其功迅速百倍，亦可

见冷某是一不忘本人。”二女妖大喜，将众侍女赶出。于冰暗传了口诀，二女妖喜欢的无地自容，一齐说道：“弟子等得此，三十年内，便可脱尽皮毛，永成不没人体，不复与禽兽伍矣。此恩此德，天地何殊？”一定要请于冰正坐，拜为师尊。于冰推阻至再，说道：“但愿二位从此正心诚意的修炼，我对你令尊方为有光。何必在拜从门下？但还有一节要紧之至：适所传口诀，系得之吾师火龙真人，戒令毋传同道。同道尚不许传，今传与二位，我实担血海干系。此诀只可自知，若从此再传你们同类，我何面再见吾师？”二女妖道：“不但我们同类，即我父欲学，非禀明师尊可否？亦不敢妄传。”说罢，又定请于冰正坐拜从。于冰那里肯依？且要立行辞去。

二女妖见于冰坚意不允，又说道：“师尊不肯收认我们，为是披毛带尾异类。只求看我父面上，少鄙薄一二，就是大恩。“于冰听了这几句话，诚恐将来天狐知道，脸上过不去，于是也不再说什么，吩咐众侍女将椅儿放正坐了。二女妖知是依允，心上大喜，拜了于冰四拜，分立两傍。于冰道：“我当年收一猿不邪，即被吾师大加罪责。今你二人既列吾教下，须要守我法度，杜门潜修，不可片念涉邪，弄出事来，干连于我不便。我今后到添许多不放心矣。”二女妖道：“谨遵师尊严训，一步不敢胡行。”于冰道：“每到三年后，定来考验你们得失。令尊我已预知，后日必来看望于你，可代我多多致意。我去了。”说罢，将袍袖一摆，满殿通是金光。众妖眼睛一瞬间，再看已不知于冰去向。一齐跑出殿外，仰面观望，见一朵红云，离洞起有二百余丈高下，如飞的向东南去了。众侍女无不咬指吐舌。

二女妖又喜又惧：一喜得此神通广大师尊，为同类所钦羨；一惧有犯戒律，知他事事前知，恐遭雷火之诛。自此断绝尘念，

一洗繁华。每到三年后，于冰果来考证，指示得失。至第三日，天狐来看望二女，知拜从在于冰门下，又传道术口诀，大喜过望。到三十年后，二女妖脱尽皮毛，永成人体；一百六七十年后，各人仙班，比他父雪山高出百倍，皆于冰口诀之力也。正是：

为送《天罡》那段情，始行收认女门生。
须知此会非常会，他日瑶池俱有名。

第七十三回

温如玉游山逢蟒妇 朱文炜催战失金都

词曰：

深山腰袅多歧路，高岑石畔来蛇妇。如玉被拘囚，血从鼻孔流。

神针飞入户，人如故。平寇用文华，与蛇差不差。

右调《菩萨蛮》

且说温如玉在琼崖洞，得连城璧传与出纳气息功夫。城璧去后，便与二鬼修持。日食野菜、药苗、桃李、榛杏之类，从此便日夜泄泻起来，约六七个月方止。浑身上下，瘦同削竹，却精神日觉强壮。三年后，又从新胖起来。起先胆气最小，从不敢独自出洞。四五年后，于出纳气息之暇，便同二鬼闲游。每走百十里，不过两三个时辰，即可往回，心甚是得意。此后胆气一日大似一日，竟独自一个于一二百里之外，随意游览，领略那山水中趣味。

一日，独自闲行，离洞约有七八十里，见一处山势极其高峻，奇花异草颇多。心里说道：“回洞时，说与超尘、逐电，着他们到此采办，便是我无穷口福。”于是绕着山径，穿林拨草，摘取果食。走上北山岭头，见周围万山环抱，四面八方湾湾曲曲，通有缺口。心里又说道：“这些缺口，必各有道路相通。一处定有一处的山形水势，景致不同。我闲时来此，将这些缺口都游遍，也是修行人散闷适情一乐。”

正欲下岭，猛听得对面南山背后，唧唧咕咕叫唤了几声，其音虽细，却高亮到绝顶。如玉笑道：“此声断非鸾凤，必系一异鸟也。听他这声音，到只怕有一两丈大小。”语未毕，又听得叫了几声，较前切近了许多。再看对山，相离也不过七八十步，只是看他不见。四下一望，猛见各山缺口，俱有大蟒蛇走来：有缸口粗细，长数丈者；有水桶粗细，长四五丈者；次后两三丈，一二丈，以及七八尺，三四尺，大小不等，真不知有几千百许，各扬头掀尾，急驰而来。吓的如玉惊魂千里！见有几株大桃树，枝叶颇繁，急急的扒了上去，藏躲在那树枝中。四下偷看，见众蟒蛇青红白绿，千奇百怪，颜色不等。满山谷内，大小石缝之中，都是此物行走。如玉心胆俱碎，自己鬼念道：“我若被那大蟒大蛇不拘那一条看见，决无生理！”喜得那些蟒蛇，无分大小，俱向对面南山下直奔。又见极大者在前，中等者在后，再次者更在后，纷纷攘攘，堆积的和几万条锦绳相似。

少刻，又听得叫了几声，其音较前更为切近。再看众蟒蛇，无一敢摇动者，皆静伏谷中。陡见对面山顶上，走过一蟒头妇人来：身着青衣白裙，头红似火，顶心中有杏黄肉角一个，约长尺许，看来不过一钱粗细。又见那些大小蟒蛇，皆扬起脑袋，乱点不已，若叩首之状。自己又叹息道：“我今日若得侥幸不

死，生还洞中，真是见千古未见之奇货。”只见蟒头妇人将众蟒蛇普行一看，又在四面山上山下一看，又叫了几声。叫罢，将如玉藏躲的树，用手连指了几指。那些大小蟒蛇，俱各回头，向北山看视。只这几指，把个如玉指的神魂若醉，双手握着树枝，在上面乱抖。又见那蟒头妇人，将手向东西分摆，那些大小蟒蛇各纷纷摇动，让出一条道路来。那蟒头妇人便如飞的从对面山跑来，向树前直奔。如玉道：“我活不成了！”语未毕，那蟒头妇人已早到树下，用两手将树根抱住一摇，如玉便从树上掉下，被蟒头妇人，用双手接住，抱在怀中，复回旧路，一边跑，一边看视如玉，连叫不已，大要是个喜欢不尽之意。如玉此时昏昏沉沉，也不知魂魄归于何地。少刻，觉得浑身如绳子捆住一般，又觉得鼻孔中有几条锥子乱刺，痛入心髓。猛然睁眼一看，见身在一大石堂内，那蟒头妇人已将身躯化为蛇，仍是红头杏黄角，黑身子，遍身都是雪白的碎点，约一丈余长，碗口粗细。从自己两背，缠到两腿，头在下，尾反在上，即用尾在鼻孔中乱刺，鲜血直流。他却将脑袋倒立起，张着大口，吃滴下去的血。如玉看罢，将双睛紧闭听死。

正在极危迫之际，觉得眼皮外金光一闪，又听得“唧”的一声，自己的身子便起倒了几下。急睁眼看时，那蟒头妇已长拖着身子，在石堂中分毫不动。身上若去了万斤重负，惟鼻孔中疼痛如前，仍是血流不止。乍见连城璧走来，将两个小丸子，先急急向鼻孔中一塞；次将一大些的丸子，填入口中。须臾，觉得两鼻孔疼痛立止，血亦不流；那大丸子从喉中滚下，腹内雷鸣，大小便一齐直出。又见城璧将他提出石堂，立即起一阵烟云，已身在半空中飘荡，片刻在琼崖洞前。

城璧扶他入洞，二鬼迎着问道：“怎么是这样个形像？”如玉放声大哭，诉说今日游走情事。二鬼听了，俱各吐舌。又

问城璧道：“二哥何以知我有此大难相救？”城璧道：“我那里晓得？今日已时左近，大哥在后洞坐功，猛然将我急急叫去，说道：‘不好了！温贤弟被一蟒头妇人拿去，在泰山烟谷洞石堂内，性命只在此刻。你可拿我戳目针，了绝此怪。’又与了我大小三丸药，吩咐用法，着我‘快去！快去！’我一路催云，如掣电般急走。及至找寻到古石堂前，不意老弟已被他缠绕住，刺鼻血咀嚼；若再迟片刻，老弟休矣。塞入鼻中者，系止血定痛之丹；塞入口中者，系追逐毒气之丹。”如玉道：“我此刻觉得平复如旧，皆大哥、二哥天地厚恩。但我身上不洁净之至，等我去后洞更换底衣，再来叩谢。”说罢，也不用人扶，人后洞去了。

城璧向二鬼道：“着他经经也好，还少胡行乱跑些。一点道术没有的人，他也要游游山水，且敢去人迹不到之地，岂不可笑！他今日所遇是一蛇王，每一行动，必有数千蛇蟒相随。凡他所过地界，寸草不生，土黑如墨。今已身子变成人形，头尚未能变过。再将头一变换，必大行作祸人间矣。”须臾，如玉出来叩拜，并烦嘱咐于冰。城璧道：“贤弟此后宜以炼气为主，不可出洞闲游。你今日为蟒头妇人所困，皆因不会架云故耳。我此刻即传你起落催停之法。”

如玉大喜。城璧将架云传与，再四叮嘱而去。

再说林润得于冰改抹文字，三场并未费半点思索，高高的中了第十三名进士；殿试又在一甲第二名，做了榜眼，传胪之后，明世宗见人才英发，帝心甚喜，将林润授为翰林院编修之职。求亲者知林润尚无妻室，京中大小诸官，俱烦朱文炜作合。文炜恐得罪下人，又推在林岱身上。本月文炜又生了儿子，心上甚是快乐，益信于冰之言有验。这话不表。

一日，明帝设朝。辰牌时分，接到浙江巡抚王忬的本章，

言奸民汪直、徐海、陈东、麻叶四人，浮海投入日本国为谋主，教引倭寇夷目妙美劫州掠县，残破数十处城郭，官军不能御敌。告急文书屡咨兵部，三四月来总不回覆，又不发兵救应。明帝看了大怒，问兵部堂官道：“你们为何不行奏闻？”兵部堂官奏道：“小丑跳梁，地方官自可平定。因事小，恐烦圣虑，因此未行奏闻。”明帝越发怒道：“现今贼势已炽，而尚言‘小丑’二字耶？兵部堂官俱着交部议罪。”孰不知皆是严嵩阻挠，总要说天下治平，像这些兵戈水旱的话，他最是厌见厌闻。严嵩此时怕兵部堂官分辩，急急奏道：“浙江既有倭患，巡抚王忬何不先行奏闻？军机大事，安可以文书咨部卸责？今倭寇深入内地，劫掠浙江，皆王忬疏防纵贼之所致也。”明帝道：“王忬身为巡抚，此等关系事件？不行奏闻，其意何居？”随下旨：将王忬革职，浙江巡抚着布政司张经补授讨贼。那知王忬为此事，本奏四次，俱被严嵩说与赵文华搁起，真是无可辨的冤枉！严嵩又奏道：“张经才识，还恐办理不来。工部侍郎赵文华文武兼全，名望素著，江浙人望他无异云霓。再胡宗宪虽平师尚诏无功，不过一时识见偶差，究系大有才能之人，祈圣上赦其前罪。录用两人，指日定奏奇功。”明帝便下旨：赵文华升授兵部尚书，督师征讨。又想起朱文炜深有权谋，加升都察院左佥都御史，胡宗宪授右佥都御史，一同参赞军务。于河南、山东二省拣选人马，星赴浙江。其江浙水陆诸军，任凭文华调用。旨意一下，兵部即刻行文四省。

朱文炜得了此旨，向姜氏道：“赵文华、胡宗宪，岂是可同事之人？此行看来，凶多吉少。前哥哥寄字来，言家中房产、地土俱皆赎回，不如你同嫂嫂速刻回家。这处房子，上林贤侄住，岂非两便？”姜氏道：“你的主见甚是。但愿你早早成功，慰我们悬计。”文炜即着人将林润请入，说明意见。林润道：

“叔父既执意如此，小侄亦不敢强留，自应遵谕办理。但赵文华倚仗严嵩之势，出去必不安静，弄起大是非来，干连不便，叔父还要着实留意。”

正言间，家人报道：“赵大人来拜。”文炜道：“我理合先去见他为是，不意他到先来。”忙同林润出来。文炜冠戴着，大开中门等候。少刻，喝道声近，一顶大轿入来。赵文华头戴乌纱，身穿大红仙鹤补袍，腰系玉带，跟随着黑压压许多人。文炜接将出去。文华一见，大笑道：“朱老先生，你我着实疏阔的狠！今日奉有圣旨，一同公干，我看你又如何疏阔我？”文炜道：“大人职司部务，乃天子之唯舌；晚生名位悬绝，不敢时相亲近。”文华拉着文炜的手儿，又大笑道：“这话该罚你才是！御史乃国家清要之职，与我有何名位悬绝处？是你嫌厌我辈老而且拙，不肯轻易措爱耳。”说罢，又大笑起来。两人同入大厅，行礼坐下。文华道：“老先生今日荣膺恩宠，领袖谏垣；又命主持军务，圣眷可谓极隆。第一则来拜贺，二则请候起身吉期。”文炜道：“晚生正欲趋阶下，用伸贺悃，不意反邀大人先施，殊深惶恐之至！至于起身吉日，容晚生到大人处听候钧谕。”

文华道：“倭寇跳梁，王巡抚隐匿不奏，致令攻城夺郡，遗害群黎。弟又问得一秘信：温州、崇明、镇海、象山、奉化、兴昌、慈溪、余姚等地，俱被蹂躏。杭州省城，此时想已不保。老先生平师尚诏时，出无数奇谋，这几个倭寇，自然心中已有定算。倘蒙不弃，可将机密好话儿先告诉我，庶可大家商同办理。”说罢，又嘻嘻哈哈的笑起来。文炜道：“用兵之道，必须目睹贼人强弱情形，临期制胜，安可预为县拟？即平师尚诏时，晚生亦不过谈兵偶中，究之心无打算，到要请大人奇策指示后辈！”文华掀着胡子大笑道：“我来请教你，你到问起我

来了？依我的主见，圣上灭寇心急，你我断不可在京中久延，今晚即收拾行李，明午便行起身。我已嘱兵部，连夜行文山东、河南二省，着两处各拣选劲卒各一万，先在王家营屯扎等候。我们出了京门，不妨慢慢缓行。走到了王家营，再行文江南文武，着他们拣选水师，少了不中用，须得数万，汇齐在扬子江岸旁等候。我们再缓缓由水路去，到那时另看风色。”朱文炜道：“浙省百姓日受倒悬之苦，如此耽延，圣上见罪若何？”文华道：“倭寇之祸，起于该地方文武不早防闲。目今休说失了数处州郡，便将浙江全失，圣上也怪不到我们身上。若说用兵迟延，我们都推在河南、山东、江南三省各文武身上，只说他们视同膜外，不早应付人马，兼之船只甲冑诸项不备。你我同胡大人三个书生，如何杀的了数万亡命哩？”文炜道：“倘若倭贼残破浙江，趁势长驱江南，岂非我们养疥成疮之过。”文华大笑道：“你好过虑呀！浙江全省地方，水陆现有多少人马？巡抚、镇副等官，安肯一矢不发，一刀不折，便容容易易放他到江南来？等他到江南时，我们大兵已全积在扬子江边。以数十万养精蓄锐之劲卒，破那些日夜力战之疲贼，与催枯拉朽何殊？此知彼知己，百战百胜之道也。”说罢，又嘻嘻哈哈的笑起来。文炜道：“大人高见，与晚生不同，统俟到江南再行计议。”文华听了，低下头，用手拈着胡子，自己鬼念道：“不同，不同。”又复抬头，将文炜一看，笑道：“先生适才说‘到江南再行计议’。也罢，我别过罢。”即便起身。文炜送到轿前，文华举着手儿说道：“请回！请回！容日领教。”随即喝着道子去了。

文炜回到书房，正要告知林润适才问答的话。林润道：“赵大人所言，小侄在屏后俱听过了，他如此居心，以朝廷家事为儿戏，只怕将来要遗累叔父。”文炜蹙着眉头道：“我本一

介青巾，承圣恩高厚，冷老伯栽培，得至今日，惟有尽忠竭力，报效国家。我既职司参赞，我亦可以分领人马，率众杀贼。至于胜败，仗圣上洪福罢了。”林润道：“依小侄主见：到江南省他二人举动，若所行合道，与他共奏肤功；若事务掣肘，便当先行参奏，亦不肯与伊等分受老师费饷、失陷城郭之罪。”文炜道：“凡参奏权奸，求其济事。文华与严嵩乃异姓父子，圣上又惟严嵩之言是听。年来文武大臣，被其残害杀伤者，不知多少！量我一个金都御史，弹劾他到哪里？我此刻到赵大人、胡大人处走走。”随即吩咐，写了个晚生帖与文华，一个门生帖与胡宗宪，是为他曾做河南军门，在营中献策得官故也。原来宗宪白罢职后，便欲回乡，严嵩许下他遇便保奏，因此他住在京师。

文炜先到文华府第，见车马纷纷，拜贺的真不知有多少。帖子投入，门上人回覆：“去严府未回。”又到胡宗宪门上，拜喜的也甚多，大要多不相会。帖子投入，胡宗宪看了冷笑道：“这小畜生，又与我称呼起门生来了！当年在圣驾前，几乎被他害死！既认我做老师，这几年为何不早来见我？”本意不见，又想了想：“他如今的爵位与我一般，况同要平倭寇，少不得要会面的。”书呆子心性，最爱这“门生”二字，随吩咐家人：“开中门相请。”文炜既与他门生帖子，便不好走他的中门，从转自傍边入来，直到二门前，方见宗宪缓步从厅内接出来。文炜请宗宪上坐叩拜，宗宪不肯，斜着身子以半礼相还。

礼毕，文炜要依师生坐次，宗宪心上甚喜，定以宾主礼。相让坐了，却自将椅儿放在上一步，仍是师生的坐法。文炜道：“自从归德拜违，只拟老师大人文旌旋里，以故许久未曾叩谒。昨圣上命下，始知养静都中。疏阔之罪，仰祈鉴宥！”宗宪道：“老夫自遭逐弃，便欲星驰归里，视尘世富贵，无异浮萍。无

奈舍亲严太师百法款留，坚不可却。老夫又恐重违其意，只得鼠伏都门；又兼时抱嗽疾，应酬尽废。年来不但同寅，即至好交情？亦未尝顾盼老夫。孟浩然诗云：‘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正老夫之谓也。”文炜道：“八荒九极，伫望甘霖久矣。将来纶扉重地，严太师外，舍老师其谁属？今果枫宸特眷，加意老臣。指顾殄歼倭寇，门生得日亲几杖，钦聆教主，荣幸奚似！”宗宪道：“老寅长，‘门生’二字，无乃过谦！”文炜道：“归德之役，端赖老师培植，是牛溲马渤，当年既备笼中，而土簋陶匏，宁敢忘今日宰匠耶？”宗宪道：“昔时殿最奏功，皆邦辅曹公之力，老夫何与焉？师生称呼，老夫断不敢当！”文炜道：“天下委土固多，而高山正自不少。曹大人吹嘘于后，实老师齿芬于前之力也。安见曹大人可为老师，而大人不可为老师乎？”宗宪听了，心上快活起来，不禁摇着头，闭着目，仰面大笑道：“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文炜作揖起谢，宗宪还了半个揖，依就坐下。宗宪道：“贤契固执若此，老夫亦无可如何！”文炜道：“适承赵大人枉顾，言在明午起身，未知老师酌在何时？”宗宪道：“今日之事，君事也。他既拟在明午，即明午起身可耳。”文炜道：“闻倭寇声势甚大，愿闻老师御敌之策。”宗宪道：“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又何必计其声势为哉？”文炜心里说道：“许多年不见他，不意比先越发迂腐了。”随即打一恭告别，宗宪止送在台阶下，就不送了。

文炜回家，也有许多贺客，只得略为应酬，连夜收拾行李，派了随从的人役。次日早，又到赵文华家，却好胡宗宪亦在，文华留吃了早饭，一同到严府中请示下。严嵩说了几句审时度势用兵的常套话儿，一同出来，议定本日午时出京。

文炜回家，嘱托林润择日打发家眷回河南，随与宗宪先行，

赵文华第二次走，约在山东泰安州会齐。早有兵部火牌，传知各路伺候夫马。到了泰安，阖城文武都来请候，支应两人一切。等了八九天，还不见赵文华到来。

不想文华回拜了贺客各官，严世蕃又通知九卿与他送行，酒筵直摆至芦沟桥。凡所过地方，文武官，俱出城迎接二十里。次日起身，还要送出郊界外。公馆定须县灯结彩，陈设古玩。他住的房，用白绫作顶棚，缎子裱墙壁。跟随的人，也要间间房内铺设整齐。就是马棚，亦须粉饰干净。内外院都用锦纹、五色毡毡铺地。他每住一宿，连跟随人，大约得十一二处公馆方足用。上下酒席、诸品珍物，无不精洁。每食须二十余桌，还要嫌长道短，打碗摔盘，也有翻了桌子的时候。少不如意，家丁们便将地方官辱骂，参革、发遣的话，个个口中炼的透熟，比几十只老虎还凶。至于驿站，更难支应，不是嫌马匹老瘦，就是嫌数目不足，殴打衙役，锁拿长随，再不然回了赵文华，就不走了。地方官两三天家支应，耗费不可数计，虽说出在地方官，究之无一不出在百姓。有那灵动知窍的官儿，孝敬赵文华若干，与跟随的人若干；按地方大小馈送，争多较少，讲论的和做买卖一般。银钱使用到了，你便与他主仆豆腐、白菜吃，他还说清淡的有味；文华还要传入去，赐坐留茶，许保举话。各地方官知他这风声，谁不乐得省事？就是极平常的州县，也须那移送他。他又不走正路，只拒有州县处绕着路儿走，二三十里也住，五六十里也住。由京至山东泰安，不过十数天路，他到走了三四十天。人都知道他是严嵩的干儿子，谁敢道个“不”字？

及至到了泰安，朱文炜问他来迟之故，他便直言，是王公大臣与他送行，情面上却不过，因此来迟。文炜将河南、山东领兵各将官投递职名禀帖，并两处巡抚起兵的文移，军门的知

会，着他看视。他见两省军兵已等候了数天，日日坐耗无限粮草，只得择吉日起身。到了王家营，又装做起病来，也不过黄河，也不行文通知江、浙两省，连胡、朱二人面也不见了。浙江告急文书，雪片般飞来，他又以河、东两省人马未齐咨覆。文炜看的大不成事，常到文华处听候，催他进兵。

文华被催不过，方行文江南文武，要於各路调集水师八万，大小战船三千只，在镇江府停泊，听候征进。江南大小文武，那一个敢违他意旨？只得连夜修造战船，并调集各路人马。幸喜文书上没有限定日月，尚得从容办理。又过了月余，通省水师俱到镇江聚齐，文武大员俱在府城等候，各差官到王家营迎请钦差验兵。文华方发了火牌，示谕起程日期。又饰知淮安府，备极大船一千只，由淮河进发。到了扬州，彼时扬州盐院是鄢懋卿，与文华同是严嵩门下。懋卿将三个钦差请入城中，日日调集梨园子弟看戏。文炜恐军民议论，亲自催促文华动身。文华因各商与他凑送金银未齐，着文炜同宗宪领河、东人马先行，约在三日后即到镇江。文炜无奈，只得率众先行。督抚等官俱问文华不来原故，文炜只得说他患病在扬州。究之各官，早知他在盐政衙门顽闹，又知鄢懋卿派令各商摊凑金银相送，不过背间叹息而已。

又等了数天，文华方才到来。看见兵，说兵不好；看见船，说船不好。把失误军机参革斩首的话，在嘴里直流。着江南文武各官，另与他拣选兵将，更改战船。那些大小文武官员，也都知道他的意思，或按营头，或按地方，暗将金银馈送，方才将兵、将船只闹罢。他又耍水陆分兵，着江南文武与他调战马五千匹，限半个月汇齐。那些督抚、提镇又知他心上的毛病，总办来，他不是嫌老，就是嫌瘦；于是各派属员，每马一匹捐银若干，各按州县所管庄村堡镇，着百姓或按户、或按地交送

本地方官，星夜解送军营；又暗中与文华馈献。此时浙江虽遭倭寇涂炭，还是一处有，一处没有。自赵文华到江南，通省百姓，没一家不受其害。究竟他所得，不过十分之四；那六分，被承办官，以及书吏、衙役、地方乡保人等分肥。他要了这几个钱不打紧，被衙门中书役人等，逼的穷百姓卖儿女、弃房产、刎颈跳河、服毒自缢而死者，不知几千百人。那一个不欲生食其肉，咒骂又何足道耶！

朱文炜见风声甚是不妥，打算着据实参奏。严嵩在内，这参本断断到不了朝廷眼中，只有个设法劝止他为妥。于是亲见文华，说道：“浙江屡次报警，近又失绍兴等地，与杭州止一江之隔；倘省城不保，非仅张经一人之罪也！且外边谣言，都说我们刻索官民，鲸吞船马银两，老师糜费，流害江南。况自出京以来，两月有余，尚未抵浙江边境，拥兵数万，行旅为之不通。倘朝廷查知，大人自有回天之力，晚生辈职司军务，实经当不起！祈大人速行起兵，上慰宸衷，下救灾黎，真万代公侯之事也！”赵文华听了，佯为吃惊道：“我们品端行洁，不意外边竟作此等议论，深令人可怒，可恨！”说罢，两只眼看着文炜，大笑道：“先生请放开怀抱，你我谁非忧国忧民之人？两日后，弟定有谋画请教。”

文炜辞了出来，到胡宗宪处，将适才向赵文华的话详细说了一遍。宗宪大惊道：“贤契差矣！这话得罪他之至。这还得我替你挽回！赵大人他有金山般靠依。我辈当此时，只合饮醇酒，谈诗赋，任他所为。怎么将外边议论话都说了？”说罢，闭住眼，只是摇头。文炜道：“门生着赵大人见罪，总死犹生；若将来着圣上见罪，虽生犹不如死也！”于是辞出回寓。

且说赵文华听了文炜这几句话，心中大怒！又想着胡宗宪当日，也是朱文炜在圣驾前参奏坏的，若不早些下手，被他参

奏在前，虽说是严太师庇护，未免又费唇舌。思索了半晌，便将伺候的人退去，提笔写道：

兵部尚书赵文华、右佥都御史胡宗宪一本，为参奏事。前浙江抚臣王忬，纵寇养奸，废弛军政，致令倭贼攻陷浙省府县等地，始行奏报。蒙圣恩高厚，免死革职；命臣总督军马，协同佥都御史臣朱文炜、胡宗宪，殄灭丑类。臣奉命之日，夙夜冰兢，惟恐有负重寄，于五月日星驰王家营地界，守候一月余，河、东两省人马陆续方至。臣知倭贼势重，非一旅之师所能尽歼，旋行文江南文武，调集水军，分两路进剿，臣在镇江暂行等候。又念浙民日受屠荼，若俟前军齐集，恐倭贼为患益深；因思朱文炜平师尚诏时，颇著谋猷，令其先统河、东两省人马，与浙抚张经会同御寇；臣所调江南水军一到，即行策应。奈文炜恃平师尚诏微功，不肖听臣指使，臣胡宗宪亦屡促不行，羈延二十余日，使抚臣张经全师败没；又将绍兴一带地方，为贼抢劫，杀害官民无算。目今贼去杭州止一江之隔，倘杭州一失，而苏、常二州势必震动。是张经丧师辱国之由，皆文炜不遵约束所致也。军机重务，安可用此桀骜不驯之员？理合题参，请旨速行正法，为文武各员台忽者戒。仰祈圣上乾断施行。谨奏。

赵文华写毕，差人将胡宗宪请来，向袖内取出参文炜的弹章，递与宗宪看。宗宪看罢，惊问道：“大人为何有此举动，且列贱名。”文华冷笑道：“朱文炜这厮，少年不达时务，一味家多管闲事。方今倭寇正炽，弟意浙抚张经必不敢坐视，自日夜遣兵争斗；为保守各府县计，就如两虎相搏，势必小死大伤；待其伤而击之，则权自我矣。无如文炜这蠢才，不识元机，刻刻以急救浙江聒噪人耳。诚恐他胡乱渎奏起来，我辈反落他

后。当日大人被他几句话，将一个军门轻轻丢去，即明验也。今请大人来一商，你我同在严太师门下，自无不气味相投。弟将尊讳已开列在本内，未知大人肯俯存否？”宗宪道：“承大人不弃，深感厚爱。只是这朱文炜是小弟门生，请将本内‘正法’二字，改为‘严处’何如？”文华大笑道：“胡大人真是长者，仕途中是一点忠厚用不得！只想他当年奏对师尚诏话，那时师生情面何在？”宗宪道：“宁教天下人负我罢了。”文华又大笑道：“大人书气过深，弟到不好违拗，坏你重师生而轻仇怨之意，就将‘正法’二字，改为‘革职’罢。只是太便宜他了！”宗宪即忙起身叩谢。文华道：“机不可泄，大人务要谨密！”宗宪道：“谨遵台命！”又问起本日期，文华道：“定于明早拜发。”宗宪告别。正是：

大难临头非偶然，此逢蟒妇彼逢奸。贼臣妖物皆同类，毒害杀人总一般。

第七十四回

寄私书一纸通倭寇 冒军功数语杀张经

词曰：

贼兵不退愁偏重，打叠金银聊相送。倭寇依计钓奸雄，算
烟尘不动。

冒功邀赏，又将同人拈弄。封疆大吏丧刀头，恨入阳台梦。

右调《阳台梦》

且说赵文华参本，系军前遣发，不过四五日，即到了都中。严嵩同众阁臣看后，即行票拟送入廷内。明天子看罢，心中大是疑惑，随传阁臣到偏殿内，说道：“赵文华参奏朱文炜不肯率河、东人马接应张经，本内大有空漏。朱文炜非武职可比，不过在军中参赞军务；今绍兴失守，岂可专罪他一人？不但张经，即文华亦不能辞罪！况赵文华身为总帅，既要接应张经，彼时在王家营子，就该令一武职大员，统率现在人马，先赴浙江救应；何必等候河、东人马处处到齐，又调集江南水师，羈

延两月之久，方行遣发？这事赵文华不得辞其责！且从五月起身，至今还在镇江停留，宁不耗费国帑？这本大有情弊！诸卿票拟失误军机立斩等说，这是何意见？”

众阁臣无一敢言者，严嵩奏道：“河南、山东、江南三省水陆人马，原非一半月所能聚齐。赵文华在镇江停留，必是船只器械不备之故。着朱文炜领河、东人马先去接应张经，是为文炜素有谋略，藉其指示军将，并非着他亲冒矢石杀贼。今文炜骄抗，致失绍兴，赵文华身为总帅，法令不行，将来何以驭众收功？依臣愚见。将文炜免其斩首，立行罢斥，庶军中文武，各知惊惧！”明帝道：“朱文炜非无谋画者，着他在军中戴罪立功何如？”严嵩道：“圣上既以平寇大权付文华，而必容一梗令人在左右，恐非文华竭忠报效之意也！”天子准奏，随下旨将朱文炜革职。

不几日，旨意到了。朱文炜闻知，大喜道：“但愿如此！真是圣上洪恩，从此身家性命可保全矣。此皆赵文华作成之力也！”随即脱去官服，到文华公馆告别，文华以抱病不见；又到胡宗宪寓所辞行，宗宪请会，脸上甚是没趣。叙说参本内话，将“立斩”二字，着文华改为“议处”圣上方肯从轻发落。文炜起身叩谢。宗宪道：“圣上明同日月，贤契不过暂屈骥足，不久定当起复大用。”文炜道：“门生本一介寒士，四五年内，即隶身金者，自知宠荣过甚。今如此了局，实属万幸！此刻拜别老师大人，就行起程。”宗宪心上甚是作难，一定要留文炜在自己公馆住几天。文炜固辞，方肯依允。素日止送在厅屋廊下，这番到送在大门内，拉着文炜的手儿，低说道：“你到去了，我将来不知怎么散场？”文炜见他一片真意，又念他是个腐儒，也低低的说道：“老师宜急思退步！赵大人行为，非可共事之人。总侥幸一时，将来必为所累！”宗宪蹙着眉头道：

“我也看得不好。只是行军之际，退一步便要算规避，奈何，奈何？”文炜道：“老师年已高大，过日推病，何患无辞？”宗宪连连点头道：“你说的极是！”文炜话别后，急回寓所。那些各营中将官，以及江南大小文武，听得说文炜革职，没一个不嗟叹抱屈，俱来看望。文炜概辞不见，本日即回河南去了。

文炜既去，赵文华益无忌惮。只等各营将马价银折齐，随把一路所得的金银古玩，分为两大分：一分自己收存，又交那一大分分为两小分，一分送严嵩父子，一分送京中权要，并严府同门下人。

又过了几日，浙江惊报到来：“倭寇已至杭州！”文华此时方有些着急，令宗宪领人马从旱路起身，自己领水军由水路起行，都约在苏州聚会。文华一路见老少男女逃生赶食者何止数万人，问属下官，方知是浙江百姓，心内也有点惊慌道：“不意浙江亦至于此！”便动了个归罪张经，为自己塞责的念头。兵至无锡，探子来报：杭州省城为贼所破，杀害官民无数，仓库抢劫一空。巡抚张经领败兵俱屯在乎望驻扎，等候大兵。苏州巡抚亦遣官告急，恐倭寇入境。赵文华听了这个信息，心上和有七八十个吊桶一般，上下不定。欲要停兵不进，断断不可；欲要进兵，又怕敌不过倭寇。一路狐疑，到了苏州，各文武都出城远接。文华问了番倭寇的动静，将人马船只俱安插在城外，和宗宪一同入了城，回拜各官。他两人都不肯在城外安歇，惟恐倭寇冒冒失失的跑来，劫他们的营寨，到了不得！晚间在公馆内，与宗宪商量的半夜，将人马船只拨一半去乌镇，守候倭寇；留一半分水旱两路，保护苏州。他又不和巡抚司道、武职大员计议，恐怕失了自己的身分，日日在城内与几个心腹家人相商。商议了几天，通无识见。不得已，又将宗宪请来计议。到是宗宪想出个法子来。他打听得贼中谋主，俱是中国人，

内中一个谋主和宗宪是同乡，叫做汪直。宗宪意思，要写字与他，许他归降，将来保他做大官，若肯同心杀贼，算他是平寇第一元勋；再不然，劝倭寇回国，也算他的大功。欲差人去试一试，只是无人可差。赵文华大喜道：“此话大人在扬州时，就该早说！天下事，只怕没门路！倭寇之所欲者，不过子女、金帛而已，地方非他所欲！我们只用多费几两银子，就买的他回去了，难道他乐的和我们舍命相杀么？只要他约会战期，着他们佯输诈败，成就了我们的大功就是了！到是这银子数目，和交战的地方，必预先定归，我们也好准备。”宗宪道：“假若不肯依允，该怎么？”文华道：“再想别法。”宗宪道：“他们劫州掠县，也不知得过多少金帛。少了他断断看不起，多了那里去弄？”文华大笑道：“若大的个苏州城，怕弄不出几百万银子来么？大人快回去写字，别的事都交在我身上办理。”宗宪回去了。文华与众人公议去投字的人。众家人都不肯去，文华宣起两万银子重赏，众家人你我相挤，挤出两个人来：一个叫丁全，一个叫吴自兴。文华授以主见。

午后，宗宪亲送字来，内中与汪直叙乡亲大义，并安慰陈东、麻叶、徐海三人，若肯里应外合，共谋杀贼，便将杀贼之策详细写明；功成之日，定保奏四人为平寇第一元勋，爵以大官；若不愿回中国，只用劝日本主帅约会战地，须佯输诈败，退回海隅，要银若干，与差去人定归数目，我这边架船解送，亦须约定地方交割，彼此不得失信。如必执意不允，刻下现有二十万控弦之士，皆系与浙江男妇报仇雪恨之人”等语。

文华看了道：“也不过是这样个写法。”随即将丁全、吴自兴又详细嘱咐了许多话，与了令箭一枝，架船起身。到了平望，被巡抚的军士盘诘，他两人以探听倭寇军情回覆。军士们见有兵部尚书令箭、印信，只得放他过去。到了塘西，便被倭

寇巡风人拿住。他两个说是寻汪直说话。巡风倭寇，将他二人送至汪直处。汪直亦久有归中国这心，看了胡宗宪书字，吩咐打发二人酒饭，又问了备细。到晚间，将陈东、麻叶、徐海请来，把书字教三人看。三人见封筒上面俱有信印，知非假书。三人看后，问汪直道：“你的意思要怎么？”汪直久知三人无归故乡之心，说道：“我的主见，我们既归日本，便是日本人，里应外合的事不做！他多要几两银子，暂且退归，过一二年后，再来，何如？月前张经前后还杀我们五千多人，刻下赵文华、胡宗宪统领三省人马二十余万，只怕取胜不易。”四个人彼此议论了一番，商酌停妥，拿了书字，同到日本主帅夷目妙美公所，又将副头目辛五郎请来，着他两个看书字。他两个一字认不得，汪直说了原故。夷目妙美问汪直道：“你们的主意要怎么？”四人道：“我们的主意，和他多要几两银子，回国且养息兵力，过一二年来。”夷目妙美道：“果然我们的人连战数月，着实劳苦了。就依你四人主意，且回去歇息，明年再来亦可。但不知他与我们多少银子？”辛五郎道：“这使不得！我们如今现得了杭州，浙江全省都在我们手中。今弃了回本国，使他那边又把守起来，日后再来时，还要费无穷的力气，今姓胡的写书字，必是害怕到极处。为头的怕了，小的儿们越发害怕。依我的主见，可许了他，还和他要银子；银子拿来，我们于水路旱路都埋伏了，杀他个不防备，就势抢乌镇、平望，直趋苏州！若攻破苏州，银子、金珠，不知得多少；再下去攻镇江、常州，再攻南京，这是天赐我们的富贵！量他那银子，能与我们多少？”

汪直道：“头目所见，止知其利，未知其害！我们由本国起手，先攻了崇明，从此直入内地。州县地方，没我们的对手，今又得了浙江省城。其所以取胜之道，皆因督抚、提镇平素不

整理营伍，并防守要紧海口。刻下胡宗宪、赵文华两人，统领着三省人马，有二三十万，驻扎在苏州。就算上他领兵的怕我们，他手下有几百个武官，难道个个都怕我们么？况浙江人恨我们深入骨髓，我们常胜罢了；万一败了，浙江通省的百姓，到那里都成了兵将，个个都要杀我们！我们既深入内地，他着人将各处海口守把了，四面八方都是中国人，到那时想回本国一个，只怕不能！”

徐海道：“汪大兄所言，深明利害，二位头目要听他！今胡宗宪写书字来，自然是和他家主帅赵文华商量明白的。今他两人现统着水际二三十万人马，还要出上银子，买我们诈败，让他成功，可知这两个人都是没用的材料！然他手下兵将，岂尽都是无用的？我们万一败了，便无生路。依我看来，朝廷用这等人做主帅，便是我们久远大福。可许他在钱塘江中一战，就依他佯输诈败，大家都回到崇明，子女、金帛也都存在崇明。我们且日日行乐顽耍，将所得中国地方，一处也不要他。他见我们退了，两人定居战胜的大功，欺谎朝廷，他晓得防后患是个什么？自然将三省人马立刻散回。沿海的口子，总添兵把守，也必不多。朝廷若留他两人镇守，更妙不可言！即或换个明白人来，残破之后，他才安抚百姓，使之归业，那里顾得练兵选将？我们到明年秋间，兵力已经养足，分路进攻，使他个措手不及！浙江没大油水了，只要破江南几处大府分，便又是大富贵，大快活！中国的兵将硬，我们避他回崇明；中国的兵将弱，我们胜一处便抢一处。此数十年不尽之利也！”

夷目妙美跳起来，拍手大笑道：“你两个真好算计！依你！依你！他不拘与多少银子，我们且走避他这二十多万兵，到明年秋间再来！”辛五郎道：“我们都住在崇明一县，子女、金帛又不远回本国，万一他们统大兵到崇明，我们若敌他不过，

那时只顾得架船奔回，这子女、金帛又不与他们留下了？”徐海、汪直皆大笑：“我们如今现在他内地，他还不来；崇明在海中，他到敢来么？这是做梦也不用打算的！此刻可将姓胡的家人叫来，大头目问问他，先和他要二百万两银子，看他许多少，再和他定归别的话！”随即着人将丁全、吴自兴叫来，跪在下面。

夷目妙美问话，他两人一句也听不出。陈东道：“我们元帅问你；可是胡元帅差来的么？”丁全道：“是。”又问道：“你来时，赵元帅可知道么？”丁全道：“知道来的。”陈东点头道：“这是实话了。”又道：“我们元帅不依，定要和你元帅见上高下，这却怎处？”吴自兴道：“我们元帅差来，是为两国军士惜福，并非怕战；若绝意不依，也只索见高下了！”陈东用日本话向夷目妙美、辛五郎告知。又问道：“你们元帅与多少银子，着我们诈败归悔，让他居天大的功？”吴自兴道：“那边也未定数目，着小人来相商。”陈东道：“这事非二百万不可！”丁全道：“事在朝廷家，虽四百万敢容易；今出在我们主人，就是十万也极费力！”陈东道：“我们破一县，比此数还多几倍，这话是你来胡闹了？”丁全道：“着我们主人备二十万罢，此外断断不能！”陈东又向夷目妙美、辛五郎告知，两个头目一齐摇头。陈东、徐海与丁全等争论了半晌，讲定四十万两，两个头目方各点头依允。

陈东道：“你这银子何日交割？在于何地？”吴自兴道：“就在今月十八日，交割于塘西地方，此处可差人收取。只看船上有五彩凤旗，便是银船。交战的日子在二十二日罢。”陈东道：“今日是八月初十日，我们将各路兵调回，也得半月功夫。二十二日会战赶不及，可定在今月二十五日，钱塘江会战。”丁全问：“有回书没有？”汪直道：“我本该写回书，况胡

大人是我乡亲；但我写回书不难，巡抚张经现在平望，倘被他看见，于胡大人大有不便！”丁全道：“小人们替主人办事，也要个万全。诚恐这边元帅失了信义，临会战时更变起来，小人们经当不起！”汪直道：“你这话也虑的深远。待我与你说说。”汪直用日本话，向两个头目说了送银并交战日期，又说丁全怕有失信反悔事。夷目妙美向汪直说了几句，又拿起他国的一枝令箭来，折为两段，着人递与丁全。汪直道：“我们元帅说了大誓：若是欺谎你家元帅，不诈败归海，和这折断的箭是一般！你二人回去，替我问候胡大人，我着人护送你两个过塘西。”丁全、吴自兴叩谢了，拿上那折断的令箭，同差人过了塘西。沿路虽有张经巡兵盘问，他二人仗有赵文华令箭，直致苏州。

见了赵文华，细说汪直等，并夷目妙美诸人问答的话，居了天字号的大功。文华看那折断的令箭，两半截合在一处，不过有一尺多长，上面也有些字画，却一个也认不得。文华知事已做妥，心中甚喜，将两人大加奖誉，又将宗宪请来，告知原委。宗宪听了，喜道：“若果如此，似无遁辞。只是这四十万银子，十天内从何处凑办？”文华笑道：“大人不必心忧，我自有地道措处。”宗宪辞去。

文华将巡抚、司道、首府、首县等官，俱着请来。没多时，诸官俱到。文华道：“现今倭寇已破杭州，苏州在所必取。弟奉命统水陆军兵数万，实为保守苏州而来。刻下诸军，正在用命之时，必须大加犒赏，方能鼓励众心。又不便动支国帑，弟意欲烦众位，向本城绅衿、士庶，以及各行生意铺户人等，暂借银六十万两；平寇之日，定行奏闻清还。这也是替圣上权变一时之意，不知院台大人和众位先生，肯与圣上分忧，向本城士民一说否？”先是巡抚吴鹏道：“大人此举，真是护国祐民

之至意！苏州素系富庶之乡，这六十万银子，看来措办还不难。

“随向司道等官道：‘诸位大老爷以为何如？’司道见巡抚如此说，一齐应道：‘此事极易办。然亲民之官，莫过于知府、知县，必须他们用点力方好。’知府、知县等见司道如此说，各起身禀道：‘苏州士庶人等，若肯急公，休说六十万，便是一百万，亦可凑出；但恐绅衿恃势，富户梗法；设有不遵分派者，还求钦差大人与各位宪台大人，与卑府卑职等作主，卑职等亦好按户上捐。’巡抚笑道：‘此事有赵大人作主，就是圣上知道也不妨，只要府县认真办理。’文华道：‘正是！正是！也不必拘定六十万，越多越好！’府县各回禀道：‘这件事都交在卑职们身上，大人放心！’文华听了大悦，指着府县官向巡抚吴鹏道：‘我一入境界，就闻得苏州首府、首县俱是才能出众之员，今遇国家大事，你看他们是何等肝胆，何等识见！将来平寇之日，院台大人若行保举，务将弟列名！’吴鹏道：‘还求大人特奏。’文华大笑道：‘这何消说！’知府、知县，如飞的先向文华叩谢，次向巡抚、司道叩谢，知县等又向知府也叩谢，然后告别起身。文华向府、县道：‘军情至重，还求众位年兄在五日内，交送本部院行寓方妥。’府、县一齐禀道：‘定在三日内完结。’文华连连举手道：‘伫望！伫望！’众官都辞了出来。

首县又同到首府衙门，大家会商了一遍，分了城内城外地方。各回私署，令房书按户打算，某家、某人产业若干，硬派捐银若干两；某绅士、某商民，捐银若干两；做了几句助国犒军、保障人民地方的文字。自巡抚至司、知县，俱有名帖，挨门逐户的投送。所派银两，定限在第二日午时交齐；有不肯捐输、或以一半交送者，无论绅衿、士庶、铺户，或拿本人，或拿家属，百般追呼，必至交了银子方才住手。虽欲欠一两五钱

者亦不能，比钱粮更紧二三十倍。其中书役藉端私收，或仗地方官势，余外索诈。倭寇还在杭州，苏州到早被劫掠，弄的城里城外人人恨怨，户户悲啼！投河跳井、刎颈自缢者，不下二三十人！赶办至第二日午时，即起结了八十余万两，还不肯罢休。司道们私相计议，怕将地方激变，各轮流着亲去府县衙门查点数目，见已多出二十余万两，立令停止。那府县书役人等，城中不敢催讨，皆散走各乡索诈。直至司道查拿重处，星夜在各乡镇帖了告示，书役人等方才罢手。至第三日早，司道率同府县，到巡抚前商议：与赵文华交六十五万，下余十五万余两存作公项，也是防备赵文华再行多要之意。

文华除与倭寇外，还净落了二十五万两，快活到绝顶！赏了丁全、吴自兴各一万两。又计算日期，预派山东随营参将一员，监押十只战船，带兵去塘西交割银两；密嘱成事之后，保举他做副将；若他属下兵丁敢泄露一字者，立即斩首！又每船都有家人一名看守，丁全、吴自兴是交割之人。船上都插了五彩凤旗，外又加大旗一面，写“巡哨”二大字，饰人眼目。一边行文浙抚张经，使他知道差参将某人巡哨，免其心疑。又言明定于某日，兵至平湖，一同征进。张经见了文书，立即点验人马船只，好同钦差征讨。赵文华银船到塘西，早有倭寇接应，收查银数。次日丁全等俱回，详言交割银两，并无异辞。定於二十五日钱塘江一战归数。次日丁全等俱回，详言交割银两，并无异辞。定於二十五日钱塘江一战归海。文华深喜。

至二十日，水陆大军起行，张经亲来迎候。二十三日，兵至塘西。探子报说：“夷目妙美于昨晚将城内外抢压的子女、金帛，尽行打发远去；今日辰刻时分，率众都入钱塘江中停泊，城内一贼俱无。不知是何意见？”文华听了，心中暗喜，急催军前进。张经道：“倭贼空城而去，必有诡谋，大人还要缓行，

再差人打听动静。”宗宪亦以为然。文华道：“兵以气胜，一犹豫间，军气惰矣。此等见解，非二公所能知也。”水陆军到杭州，果然城内并无一贼。问百姓们，都说贼船尽停泊在钱塘江内。文华传令水军尽停城外，命张经总理；自己带兵入城，以防不虞。住宿了一夜。次日五鼓，发令箭晓谕各船将士，天一明，俱着聚齐在候潮、草桥、螺蛳三门，随他杀贼。他又恐怕张经多事，万一追杀倭寇过急，弄的失了和气，认真战起来，还不得！于是将张经、胡宗宪，俱着和他在一枝大战船上。他手执令旗，命中军船上起鼓。

须臾，各船鼓声如雷，众水军在江中约走有四五里水面，远见贼船，俱雁翅般排列。文华将号旗一指，各船俱杀上前去。忽听得倭寇船中一声大炮，各将船头掉转，如飞的向海口去了。众军将见倭寇退去，各放乌统大炮追赶，约赶有二里水面，文华便叫鸣金。少刻，金声乱响，各船军将把船拨回，听候将令。张经道：“贼一矢不发，便行退兵，必系诱敌，大人收军极是。”赵文华勃然变色道：“你尚以倭贼为诱敌耶？此皆托天子洪福，诸将箭无虚发。乃能成此大功！鸣金收军，正是穷寇勿追之意。你看江水尽赤，还要杀贼到什么地位？”张经忍不住大笑起来。文华见张经大笑，不由的耳红面赤，也大笑了。于是大声传令，着各船奏乐，齐唱凯歌回城。

回到城中，文华直至巡抚衙门，让胡宗宪同坐大堂，宗宪再三不肯正坐，文华一人正坐了，并未让张经一句。张经此时也自知得罪下他，让宗宪在左，自己在右坐了。文华满面笑容，用许多大功大捷的话奖誉诸将，诸将皆出意料之外。吩咐水师仍在城外，陆路军将分一半入城值宿。也不言及被害百姓如何赈恤，残破府县如何整顿，各海口如何防守，一免后患。约宗宪入后堂饮食，巡抚张经到得另寻地方居住。文华连夜修本报

捷，并参巡抚张经。上写道：

兵部尚书臣赵文华，一本为报功罚罪事。臣于六月十四日抵镇江，调集水师；至八月初旬，船只器械尚未完备。彼时贼首夷目妙美，正率众攻击杭州，臣随星夜行文，知会巡抚张经，励其固守五日，臣定率众解围。又虑张经懦弱性成，恐误国事，水陆各先遣兵二万，在杭城十五里外屯扎，遥为声势。不意张经于初八日夜間，领众弃城，出北关门，至平望地界，致令倭寇尽劫仓库，屠戮官民，伤心惨目，莫可名状。惊闻传至，臣与贼誓不两立矣！于是日晚进兵，十九日午抵塘西。探知倭贼闻大兵至，已尽数移入钱塘江内，列阵以待我兵。臣即率诸将先入江口，飭令胡宗宪为后援，张经亦押船继进。遥望贼船蜂屯蚁聚，战舰何止数千余只！斯时臣率前军鸣鼓，直搏贼众，炮尽而继之以乌统，乌统尽而继之以弓矢，弓矢尽而兵刃相接，臣船被贼围数匝，刀中臣盔立破，幸宗宪军至，各拚命相持。历午未申酉四时，贼始大败，江水尽赤。是役也，斩倭寇三万七千有奇，夺海船五百余只。此皆仰赖圣上洪福，诸军将血战之效也。臣念穷寇毋追之戒，追逐至海口始还。凯旋后，查问张经，伊于未战之前已先归城内，藉言以巡邏未尽倭寇为辞。似此丧师误国之流，断难片刻姑容！浙省被陷郡县，无一非张经委靡退缩所致。伏祈宸刚独断，将张经速正典刑，为大臣不用命者戒！至招抚老幼，赈济灾黎，已属宗宪办理。臣又分水陆遣将，于倭贼存留地界搜拿，其诸海口，臣自妥行布置，无虞圣虑。所有得功将士，俟各路收功后，再行录呈。臣文华无任欢欣舞蹈之至。谨奏。

捷闻进京，严嵩甚是畅快，以为荐举得人。天子览奏大悦，

加文华太子太保，颁赐玉带蟒衣，荫一子为锦衣千户，胡宗宪加升兵部侍郎，即署浙江巡抚；诸将俟平定后，交部叙功。知浙省帑空虚，令苏州巡抚于藩司库内拨银三万两，赏战胜士卒，又下旨：将张经于杭州城内，即行正法。

旨意一到，文华率众谢恩，将张经拿付法场。张经沿街大叫道：“我张经于未署巡抚之日，前巡抚王忬已失陷数郡。这时兵微将寡，日盼赵文华救应。赵文华在苏、扬二府，大索金帛，拥三省人马不来救应。我与倭寇前后大战两次，杀贼五千余人。虽杭州失陷，实系我力不能支，非张经怕死之过也！我近日才知：赵文华着苏州地方官，向本城绅衿、士庶捐犒赏军银八十余万两，遣家人与倭寇夷目妙美暗中交通，以查访贼情名，拨战船十只，送银六十万两，买得倭寇退归海岛。随征兵将，一矢未折，一贼未伤，假冒军功，今日反参奏杀我，我死后，必为厉鬼报仇！众位若不信我话，苏州与浙江，相隔能有多远？到苏州问这八十多万银子，绅衿、士庶、并铺户商人，是那一家没有出过？那一家不是受害之人？”从绑拿后，即吆喝此话，一直到法场。皆因他是本地巡抚，又被赵文华参的冤枉，因此由他缓缓行走，在街道上任意吆喝。军兵百姓这日看者，何止数万人，无不痛惜！看《明史》并张经本传，所载极详。闻其死，有“天下冤之”一语。“六十万两银子买退倭寇”话，无不家传户议。只两三天，江南通省皆知。苏州人被赵文华同各衙门书办、衙役刮去了一百一十多万银子，如今听知是买退倭寇，又假冒军功，屈杀了张经巡抚。这匿名帖子，从江南起，直贴到赵文华寓处。词曲对联都有，有做的极精工的，还有骂的极痛快的。赵文华见了，又羞又气，深悔当时不该参张经；又怕风声传到京师，心中添了无数的愁虑。孰不知此等音信最快，只十数天早传到都中。言官闻之，皆惧怕严嵩，无

一敢参奏其事者。当赵文华参张经本章到了朝中，明帝大怒，彼时给事中李用敏、御史阎望云，各上本保奏张经，将二人俱革职，廷杖六十。正是：

奸臣伎俩惟营私，卖国欺君无不为。
可惜张经刀下死，教人千古叹明时。

第七十五回

结婚姻郎舅图奸党 损兵将主仆被贼欺

词曰：

鸾笙宝瑟声声奏，且歇目前愁。冤仇报复，时候自有，姑记心头。

贼臣败走，曳兵弃甲，潜伏扬州。修书严府，营求话计，愧惧无休！

右调《人月圆》

话说赵文华虚冒军功，杀了巡抚张经，声名越发不堪。过了几天，沿海破陷府县俱各禀报：倭寇尽归海洋，百姓渐次复业。文华甚是得意，以为这四十万银子用到地方上。将诸路军马调回，又上了一本：某营某将如何杀贼，某营某兵如何用力。虽是他自己张大其功，到便宜了许多将士，升的升，赏的赏。兵部里为他到忙了好几日。严嵩又在明帝前，极口赞扬赵文华文武全才，算得国家柱石之臣。明帝又颁赐了许多珍物，赏文

华功劳，散回河南、山东、江南三省人马。文华入都覆旨，胡宗宪恐倭寇再来，于沿海郡县也安了些人马。

这时明帝喜尚青词，日日着近御大臣并翰林院进献，又着人于名山采药，重用方士，一任严嵩作恶。内中恼坏了个林润。他心切报父之仇，日夜痛恨，只是因严嵩势力甚大，一个新进翰林敢做甚么？自从朱文炜起身，三日后，他便打发姜氏同上下男妇还乡；自己又差了林岱署中跟他来的两个极老练家人，送姜氏到虞城县，就近去河阳送家书。问自己婚姻话。姜氏起身后，林岱差人与林润寄到盘费银一千两，着在京寻房居住；又与朱文炜书字，并许多礼物。书字中言及林润的婚姻，烦文炜与他择配，不拘官职大小，只要清正之人。林润见文炜已去，也就将此事搁起。过了两月后，见赵文华将朱文炜参倒，把一个林润几乎气死；便动结亲仕宦，做自己的帮手，好参严嵩父子，为父报仇。从此留心试看，见上科状元邹应龙新升福建道监察御史，为人颇有些刚直，同在翰林院内两三月，从未见他奔走权门；又访得他有个妹子年已二十一岁，尚未字人，旋托同寅道达。谁想邹应龙与林润是一个意思，也要藉他妹子，寻一个肝胆丈夫，做他参严嵩父子的帮手。今见林润托人与他妹子执柯，他心里笑道：“一个十八九岁的娃子，侥幸得了个榜眼，量他有什么胆气，做惊天动地的事业！”因向那作合的人辞道：“舍妹多病，不能主中馈，请林榜眼另选名门盛族罢。”

“林润知他不允，心上甚是气恼。

不想邹应龙还有母亲在堂，家人们将林润求亲的话，向王老夫人如何长短，都一一说了。王夫人听知，便将应龙叫人内里，大嚷道：“我女儿与你何仇，你逢人将‘多病’二字咒他？况他年已二十一岁，摺梅之期已过，你必着他老死家中，是何意见？我闻林榜眼人物秀雅，亦且年纪和你妹子差不多；况

他祖公公现做怀庆提督总兵官，他叔叔又做南阳总兵官，以门第论，也比我们高大些。这头亲事不允，你着我女儿将来嫁什么人？”应龙道：“不是我不允他，只因他少年人胆气未定，做不得个帮手。再若是营求权贵，须被他干连。”王夫人大怒道：“你这话，真是天昏地暗，亏你还中过个状元！我且问你，这仕路途中，那个品行端正的人要帮手？你开口没胆气，闭口没胆气，你要有胆气的人做帮手，想是要在大明门前放响马么？至于钻营权贵，你日后只保住你就罢了，你还要替别人操心？总之林榜眼这头亲事，成了便罢；若是不成，我不吊死，定行碰死！我到要试试你的胆气！”骂的应龙，那里还敢分辨一字？连忙出来，拜烦那原作合的人，从新道达。谁想林润以官小家贫，不敢高攀相辞。应龙的家人，又将此话传与王夫人。王夫人所知，连饭也不吃了，日日埋头睡觉。应龙着慌，又请原作合人，一同相烦林润本房会试老师张起凤作合，始将婚姻议定，本月择吉成亲。王夫人方欢喜，收拾妆奁。

过门之后，林润见新妇雅韵多姿，性复聪慧，心中甚喜。九朝后，即同到王夫人前拜见，与邹应龙叙郎舅亲情，彼此甚相投合。过了几月，林润将他父亲董传策如何被严嵩谋害，自己在清风镇得连城璧如何救解，邹应龙听罢，拍案大叫道：“不意你就是董公子嫡子，真可谓忠良有后矣！只可惜冷于冰这样一个空前绝后以理兼术的人，无缘会面，殊恨寡缘！”林润又说起为父报仇，参劾严嵩父子的话。应龙道：“我身列谏垣，目睹豺狼当道，与权奸存势不两立之心久矣！只是圣上于他父子宠眷方深，必须候时窥隙，方可动作；若冒昧一试，昔日继盛杨老先生与尊公老伯大人，皆前鉴也。止知杀身成名，不能除国家大害。你既有心，我们大家留神，再候一二年，看是如何？”两人既是己亲，自此更是己亲中知己，日夕互相打听记

录严嵩父子的过恶。

一日，两人闲话间，长班报道：“户部主事海老爷今早下就，只怕性命有些难保！”应龙惊问道：“却是为何？”长班道：“海老爷本稿，小的抄得在此。”应龙接来，与林润同看，上写道：

户部主事臣海瑞一本，为敬陈忠愍，仰祈睿悟事。圣上即位初年，敬一箴心，冠履分辨，天下欣然望治。未几而妄念牵之，谬谓长生可得，一意修元。二十余年，不理朝政，法纪弛矣；数行捐纳，名器滥矣！二王不相见，人以为薄于父子；以猜嫌诽谤，黜辱臣下，人以为薄于君臣；乐西苑而不返，人以为薄于夫妇。兼复日宠严嵩父子，任其专权纳贿，毒国害民，致令吏贪官横，人不聊生，水旱无时，盗贼滋炽。圣上诚思今日天下为何如乎？古者人君有过，赖臣工匡弼。今乃修斋建醮，相率进香；仙桃天药，同词表贺；建宫筑室，则匠作竭力经营；购香市宝，则度支差求四出。圣上误举之，而诸臣误顺之，无一人肯为圣上言者，谀之甚也！自古圣贤垂训，未闻有所谓长生之说。圣上师事陶仲文，仲文则既死矣。彼不长生，而圣上何独求之？诚一旦翻然悔悟，日御正朝，标诸贤臣，讲求天下利病，速拿严嵩父子并其党羽赵文华等，急付典刑；洗数十年之积误，使诸臣亦得自洗数十年阿君之耻，天下何忧不治！此在圣上，一振作间而已。臣海瑞无任冒死待命之至。谨奏。

按海瑞本传，明帝读谏本讫，极愤怒，有“毋令逃去”之语。一内官奏言：“闻瑞于两日前，备棺十数口，为全家死地计，决非逃走人也。”帝气阻，急令系狱，缘此病甚。诸王大臣候安宫门，诏人，出瑞本示之。帝曰：“古今冒辱君上，有

如此人者乎？”诸臣请即正法，帝不语。后新君即位始释。

再说应龙同林润看罢，向长班道：“我知道了。你可再去打听海老爷下落禀我。”长班出去。应龙向林润道：“此公胆气，可谓今古无双！只是语语干犯君上，而做君上者情何以堪！若论人品，真是好男子，烈丈夫！”说罢，又拍膝长叹道：“可惜此公下这般身分，却无济于事，而奸党亦不能除。”林润道：“我意欲舍命保奏他，大哥以为何如？”应龙道：“你自料可以救得下他么？若保奏不准，将你与海公同罪，又当如何？”林润道：“亦惟与海公同死而已，后世自有公论！”应龙道：“此等识见，只可谓之愚忠！当日尊公老伯，也只如此，究竟算不得与国家除奸斩恶、计出万全的勾当！当今元恶，无有出严嵩父子右者。我们做事，总要把他放倒为第一。你看搏牛之虻，不破虬虱，盖志在大不在小也！嗣后你要看我行事，好歹有等着老贼的日子。”自此林润安心静候。

再说赵文华一生功名富贵，都是从谄事严嵩父子起取得，因此将这屈膝跪拜，作日夕寻常事；到要紧时，连磕头亦不惜。自假冒军功回京后，做了宫保尚书，与严嵩只差一阶，自己觉得位尊了，待严嵩父子渐不如初，辞色间虽还照常承顺，却带出些勉强情况。严嵩看在眼里，便恼在心里。一日，文华造了一种百花酒，进与明帝，面奏此酒益寿延年。明帝还示深信，文华便奏说：“臣师严嵩之寿，皆此酒力。”后过了几天，明帝问及严嵩。严嵩久已恼他，又深恨不先达知，独自敢进酒取宠，随奏道：“臣间尝也有些须吃几杯南酒，却不知百花酒为何物！也不知赵文华从何处得来？诚恐里面热药过多，有伤圣体。”明帝听了，以文华为期诳，立刻将酒发还。

文华打听出是严嵩作弄，连忙到严嵩家斡旋。严嵩和骂家奴的一般，大加耻辱，立誓不和文华来往。文华百般跪恳，严

嵩总不喜悦。又寻着世蕃跪恳，求替他作合。世蕃道：“你当年放个屁，也要请教我们！自做了官保尚书，眼内便看不起我们来，忘了我家的恩典。既做了百花酒，不先送我们一尝，敢独自进上！我也不会与人作合，将来走着看罢！”说罢，一直入内院去了。”文华怕极，日夜登门，严嵩父子通不见面。文华竟没法。

过半月后，便是严嵩寿日，诸王有差人与他送礼的，公侯世胄、九卿科道自不消说。这日，文华亲自带了各色珍品、古玩，也去祝寿。严嵩对着阖朝文武，着家人们立将文华推出，不准他在酒席上坐。文华也顾不得自己是个官保尚书，便直辍辍跪在院外，诸官皆讲情不下。亏得吏部尚书徐阶、户部尚书李本，两人皆系明帝宠信大臣，严嵩方准了情面，才许文华入席。京师哄传，以为奇谈！过了寿日，依旧不准文华入门。文华昼夜虑祸不测，大用金帛，买通内外上下。严嵩妻欧阳氏，将文华藏在卧房内；晚间和严嵩闲谈，欧阳氏将文华叫出，跪在地下，痛哭流涕，自己呼名咒骂，愧悔乞怜，无所不至！严嵩见他屡次自屈，方喜欢了，遂为父子如初。从文华进酒起，凡严嵩父子叱辱，祝寿被逐，对众文武跪院，欧阳氏容留卧室讨情，事事皆入赵文华本传。读者必以为小说未免形容过甚，要知小说不过文理粗俗，作者于文华有何仇恨也！

时光易过，瞬息已到次年秋间。江南总督陆凤仪奏称：“倭贼由镇海、宁波等处，分道入寇，请旨发兵救援。”明帝见本大怒，问严嵩道：“赵文华去年既将倭寇平定，如何今岁又来？怎么江南总督陆凤仪到奏报，胡宗宪现做浙江巡抚，倭寇分道入寇，他竟一言不题，这是何说？”严嵩道：“倭贼情性，与犬羊无异，忽去忽来，原无厌足，必须杀尽，方绝后患。前赵文华、胡宗宪血战成功，止将倭寇赶入海内，未曾入海追逐。

祈圣上再命文华、宗宪征讨，臣管保大奏功！”明帝怒说道：“此番若再经理不善，朕只和你说话！”随下旨：“差赵文华再调集河南、山东、江南人马，星夜进兵。”

文华领了这道旨意，心下甚是着慌，连忙到严府中计议。严嵩道：“圣上着实大怒，若不是我巧为回护，你与宗宪皆大有可虞！这次不比前次，你须处处收敛，银钱、古玩断断要不得了！可速调河、东人马起身，一边行文江、浙督抚，预备水师战船，限二十日完备，仍于镇江聚齐。再与宗宪一字，着他将事务交与两司，也来镇江等候，你两个商酌的办理。只用将倭寇再诱归海内，各添重兵严守海口，他们无门可入，岂不是你永远大功？”文华道：“倭贼所爱的是金银。去年从江南弄了几两银子，到送了他一大半。恩父方才吩咐不许要银钱，那些倭寇岂肯空手回去？看来此番，非六十万不可！若说与倭贼认真相杀，万一不胜，圣上见罪不便。”严嵩道：“你也虑的是！昨日圣上辞色不像平日，连我也怪了一两句儿。我如今有个权变之法：你自己打凑二十万，我帮你十万；着你大兄弟世蕃，向我们相好的人，出个知单，以军营犒赏为名，大家帮你。我的脸面，谅他们不敢不依，少了他们也不敢拿出来，也不愁三十万两。只要你用钱用的妥当，不可着倭贼骗了！”文华道：“京官还可三五天内措办，外省官恐非一月不能。”严嵩道：“外官我量道路远近，即与他们写字去，着他各差人星夜到你公馆交割。”文华道：“如此，深感恩父作成！”严嵩道：“你明日就起身罢，也不用再来辞我。可在河间府等候，我着罗龙文与你送银子去。”文华叩谢回家，私自带了三十万，也顾不得向各官告辞，从兵部发了四道火牌，限日行五百里。调河东人马，二十日内齐到镇江。一边又行文浙江文武，预备军马战船。自己率领家丁，在河间府等候。

过了几天，都中各官，凡严嵩门下，通有帮助；连严嵩的，共送来二十余万两。文华一路遄行，只二十五六天，便到了镇江，胡宗宪早在城内等候。文华问他倭寇的情形，宗宪说了一番，言声势比前更大。文华惧怕之至。查江南水师共八万，河、东两省人马三万，惟浙江一卒一官未到，止有告急文书，伸说原故。总督陆凤仪，在江宁日夜拨兵，堵御各处海口，并州县要紧地方，也无暇与文华相会。过几天，外省各官也将银两陆续赍送，亦不下二十来万，远处还有未到者。浙江告急文书，每一天不下四五角。文华因外官银两还有许多地方未送来，意思再候几天。苏州告急文书又到，言：浙江府县失陷者甚多，杭州又被攻破，倭寇前军已入苏州界内，势甚猖獗，催文华速来救应，有刻不可缓之语。文华看了，只是心跳。因奉严旨，那里还敢像昨岁模棱？只得点验人马船只，忙乱了三天、率领水陆人马起行。走至常州地方，探子报说：“苏州已被倭寇攻破，军民及文武各官被害者甚多，仓库钱粮通为贼有。”赵文华听了，呆了半晌，也别无退敌之策。又着胡宗宪与汪直写了书字，仍差丁全、吴自兴前去商议。又复回到镇江，听候好音，那里还敢在常州驻扎？常州通府人民，见文华将大兵退回，城里城外，男女老少，分四下远避。文武官禁止不住，也各寻了赵文华来，将库银俱运至镇江城内。

过了几日，丁全、吴自兴回来，言夷目妙美定要五十万两，又与了折断令箭一枝，仍照去年行事，约在本月二十七日，在扬子江中一战，诈败佯输，尽归海岛。止许带一两万水师，带多了恐中国人失信，或认真厮杀，或奋力穷追，那里失了和气，虽与他一千万银子，也不肯住手了。银子约在五日内，与他送过常州地界，他自有人接应。送银子的船，还教插五彩凤旗。他们此时，还在苏州停泊。文华问了回苏州光景，又问了倭贼

兵势，大料着没有什么虚假，心中甚喜，笑说道：“我岂是失信之人！”到了第五日，着丁全等仍照上年行事，交割清楚。夷目妙美赏了众人酒饭，然后打发回来。文华又细细问了一番，始将怀抱放宽。

至二十六日，探子来报：“倭寇船只俱停泊在江中，离此不过四五十里。”文华暗喜。次日五鼓下令，自带水军二万先行。他也恐怕倭贼有变，着胡宗宪带水军三万在后跟随，前后两军止许相隔十里水面，以备不虞。

文华走有二十里江面，猛听得江声大震。须臾，望见倭船，只桅杆便与麻林相似，也不鸣锣击鼓，各趁风使船，飞奔前来。文华望见形势与前次大不相同，早已明白了十分，心上跳的有一丈高，两腿苏软起来。口里说了声：“快放箭！”不知不觉，就倒在了船内。几个家丁，一边扶掖，一边鸣起金来，喝令水军快快回船。此时官军见各处贼船渐近，都一齐施放炮箭。两下正在争胜间，猛见军中船上那杆大帅字旗飘飘荡荡，往回退走，前后围护船只尽皆回头。倭寇看见官军退走，更勇气百倍，炮箭急同骤雨。各船军将知主帅已去，谁还肯舍命迎敌？都将船头拨转，如飞的乱奔。倭寇大众，泰山般压来，官军着伤沉水者不可数计。胡宗宪听得前面喊声渐近，知是两军对敌，早吓的神魂无主，浑身寒战起来。少刻，见官军乱败，他晓得什么催军救应？口中只说：“快回！快回！”本船水军听了，如逢了大赦一般，急忙掉船回走。孰意败军船只，反将宗宪各船乱碰。后面倭寇，刀枪齐至，喊杀如雷，官军死亡者甚多。

文华败至镇江，也顾不得上岸入城，率领水军尽赴扬州，跑入城中，将各门紧闭，防备倭贼寻来。镇江岸上屯扎人马，见官军败回，不顾而去，各营将士谁肯与倭贼拚命？也有入镇江城的，也有向扬州来的。倭寇追至镇江，也不赶杀文华。一

声大炮，招动号旗，各奋勇登岸，攻打镇江。河南、山东人马，陆续皆奔至扬州，还有二万四五千，余俱入镇江城内。赵文华查点军兵阵亡并逃散者，有四千余人。听得说河南、山东人马俱到城外，心上又放宽了些，随传令河、东人马尽数入城；江南水军，仍出城外停泊。再不时着探子远听镇江下落，倭寇若有来扬州之意，火速传报。又吩咐水军：“倭贼若来，可各弃船入城，保守城池，卫护本部院要紧。”河、东人马，在城中日夜酗酒赌钱，奸淫贼盗，无所不为。阖城士庶，无不恨怨。胡宗宪原本木偶，赵文华又漫无约束，即或有人首告兵丁不法等事，文华恐冷将士之心，反将首告人立行责处，因此益无忌惮。止知道后悔他那五十万银子用在空处，急急的写了密书，差人连夜驰送，求严嵩替他设法。正是：

鼠辈有何知？欺人人亦欺。
丧师长江日，无计慰愁思。

第七十六回

议参本一朝膺宠命 举贤才两镇各勤王

词曰：

激浊扬清后，恩波自九天。离合升降有奇缘，相会在军前。
二竖埋头日，英雄奋志年。无分晓夜赴南川，指顾靖风烟。

右调《巫山一段云》

话说赵文华兵败镇江，在扬州闭门自守，写字字求严嵩与他设法。江南总督陆凤仪，本不敢将文华兵败事奏闻，怕得罪严嵩；只因失了苏州，并各处郡县，现今倭贼围困镇江，日日分兵在各县抢劫，去江宁省城不远，赵、胡两人老钻在扬州，水陆军兵还有十一万人马，凤仪遣官行文三四次，求他留一半后扬州，发一半兵来江宁，一则保守省城，二则分救各州县；再不然，统领水际人马救镇江之急，内外夹攻，未尝不是胜算。谁想他文书也不回，差官也不见，一个兵也不分与。陆凤仪怕祸连及己，不得已将赵文华兵败后奏。

此时文华的书字早到严府严嵩看了，着急之至，与世蕃相商，意欲保举河南军门曹邦辅替回赵文华，好卸这重担子。世蕃又怕邦辅不徇情面，将文华在江南诸款参奏，到是大不方便；着别人去，又恐怕不能胜任。父子正在作难之际，陆凤仪的本章也到了内阁，严嵩越发着急，惟恐送入内庭，圣怒不测，将凤仪的本暗行袖起。

此等兵败事，传闻最速，不知怎么，都中纷纷扬扬，乱讲起来。林润听知，与邹应龙相商，要藉此事下手严嵩。应龙道：“这事真假未定，岂可因人传言，便冒昧举行？”林润道：“我今日去吏部尚书徐老师处探听探听，或者他那里有确见，也未可知。”应龙道：“只怕他与我们一样，也未必有什么确见。”

原来这尚书徐阶是林润会试的大座师，为人极有才智，也是个善会钻营的人，明帝甚是喜欢他。他心里想做个宰相，只是怕严嵩忌才。林润是他最爱的门生，听见来，就请相会。林润请安叙礼毕，坐在下面。徐阶道：“数天也不见你来走走，我正要着人约你去。圣上留意青词，近日嫌阁臣做的无佳句，你们是翰林衙门，设或圣上考试起来，定须早为练习才是。我日前拟了几个题目，你可拿去做做我看。”随吩咐家人取至，林润看了，打一躬道：“承老师大人关爱，门生照题做完呈览。”

又道：“日前圣上遣兵部赵大人督师平寇，未知近日收功否？”徐阶笑道：“贼势已成，赵大人恐无济于事。然系严中堂保荐，即不收功，亦无可虑。”林润道：“门生闻得许多传言，说赵大人有阵前失机的话，想来也未必真？”徐阶道：“这话是何人告诉你的？”林润道：“刻下街谈巷议，已遍传都中。因老师大人日在内庭，定知其详，故敢渎问。”徐阶道：

“你是我的门生，非外人可比，就与你说说也不妨。昨与华盖殿大学士张壁闲谈，他说江南总督陆凤仪五日前有一本，说苏州、常州及各县，从此为倭寇残破，镇江府现今被攻。赵、胡两人领败兵退守扬州。陆凤仪请旨发兵救援。严中堂将此本拿回家去，迄今四日，尚未奏闻。这是张中堂与我的私话，你少年人须要谨密！”林润道：“如此说，这赵文华兵败失机是实了！严嵩将此等本章隐匿不奏，老师大人何不即行参劾？”

徐阶将林润上下看了一眼，说道：“你平日人极聪慧，怎今日如此说？你可知近日海瑞下狱么？你可知当年杨继盛、沈练、郑晓么？”林润道：“门生尽皆知道。”徐阶道：“以上四公，我都不敢学，你敢学他四人么？”林润道：“门生虽年少愚蠢，讲到‘胆气’二字，颇有！赵文华系严嵩力保之人，今赵文华兵败，门生就敢参奏他！”徐阶冷笑道：“我且问你：你要参他们些甚么款见？”林润道：“门生参严嵩权倾中外，藐法串奸；赵文华丧师辱国，假冒军功，屈杀张经等语。”徐阶道：“你是才动这念头，还是决意要做？”林润道：“门生存心久矣！今既有隙可趁，这事是决意要做的！”徐阶听了，复将林润上下看了两眼道：“我到看不出你！”又道：“赵文华兵败实而又实，你这本几时入奏？”林润道：“今晚起稿，明早定行进呈！”徐阶站起来说道：“好！难为你少年有这志气！”说罢，拉林润并坐。林润道：“门生怎敢与老师并坐？”徐阶道：“你只管坐下，我有话说。”林润只得斜着身子，坐在徐阶肩下。

徐阶道：“你今志愿既决，听我说与你做法。严嵩圣眷未衰，前人多少志节之士，都弄他不倒；你一个少年新进，如何弄的倒他？你只可参奏赵文华一人，须如此如此，方能有济于事。是你不参严嵩，而严嵩已在参中矣！”说罢，拍手大笑道：

“你以为何如？”林润起谢道：“承老师大人指教，门生顿开茅塞！只是一件：若圣上问及本内赵文华在江南不法等事，门生亦难以‘风闻’二字回奏，必须有个指证方妥。”徐阶笑道：“这有何难？圣上所重者，在近日兵败，失陷苏、常地方；今兵败属实，总所参赵文华句句皆虚，圣上亦必以为实矣！你明白了？”林润又道：“圣上若再问起：江南总督既有本入都，怎么朕到未见，你从何处知道？”徐阶道：“你到那时，就说是我和你说的，我临期自有回奏。”林润道：“老师肯这样作成，真是天地父母！此一举荣辱祸福，听命于天可也！门生话已禀明，就此告别。”

徐阶道：“你且住着，我还有话说。上本不必拘定明日、后日，可将本稿先拿来我看看，再上不迟。”林润道：“今晚起更后呈阅，明早还求老师设法代门生送入，不由通政司、内阁两处方好。”徐阶道：“我与你亲送宫门，自无泄漏之患。但还有一说，假若圣上准了你的本章，将胡、赵两人革除，若问你平倭寇何人可用，你也须预备个回答。”林润想了想道：“门生有人了。”徐阶道：“你快说，我斟酌可否？”林润道：“已革金都御史朱文炜、门生叔父林岱，二人何如？”徐阶连连点头道：“好！好！你参倒赵文华，我就保举他二人立功！”说罢，林润辞回，急急的到邹应龙家，将前后徐阶问答的话，与应龙说知。

应龙瞑目凝神，想了一会，大笑道：“此本一奏，赵文华休矣！只怕严嵩也有些不方便！”林润道：“不知大哥有何明见？”应龙道：“文华兵败，全在陆凤仪本有本无；此本你原未见过，今徐大人既肯慨然承应是他和你说的，你总参虚，也是因他一言而起，你还怕什么？就是徐大人敢于承当，也是要往中堂张大人身上安放，话是从张中堂起的；总虚了，徐大人

也不落不是。然徐阶是大有权术人，在圣驾前必有妙作用，只照他所嘱的话做起本来，十分中便有八九分稳妥。这件功让你先做，留下严嵩父子，我与他作对！”林润道：“必须大哥巨笔代弟一挥，自可使权奸立败，小弟磨墨效劳。”应龙也不推让，提笔写道：

翰林院编修臣林润一本，为权奸丧师误国，仰祈即行正法事。去岁春三月，海边疏防，倭寇深入，残破温州、崇明、镇海、宁波、象山、奉化、新昌、余姚数郡。圣上命尚书赵文华总督河南、山东人马，并江南水师，殄灭群丑，安靖灾黎；命佥都御史朱文炜、胡宗宪参赞军机。文华理合竭忠报效，仰副圣上委任至意。无如文华贪黷性成，惟利是欲，恐朱文炜不便己私，于未出都之前，遣文炜先赴泰安，饬河、东两省人马尽集王家营，守候月余，耗帑不可胜计。文华由直隶至山东，日缓行二三十里、四五十里不等，所至勒索地方官金帛，约四、五万两。至王家营，始文移江省，调集水师。又月余，在扬各商摊凑金珠、古玩相送，盐课为之亏折。未几，杭州失守，前巡抚张经屡催进兵，朱文炜备极苦谏；文华委靡退缩，无异妇女，反将文炜妄行参革。至苏，又藉饷军为名，搜剥绅士商民一百余万两。斯时倭寇所获，何止数千百万，竟席卷各郡脂膏归海。文华探知倭寇远颺，方督兵钱塘江，一巡而反，旋以大捷奏闻。张经苦战三越月，斩贼五千余人，此天下所共知者，而文华又以养寇纵敌，参劾正法。倭寇既退之后，若能于沿边要地，严行警备，亦可以无今日之虞。奈文华儿女情殷，视国家事如膜外，预行遄归，将善后重力付一庸懦无识之胡宗宪经理，致令倭寇重来，攻陷浙江数郡外，复波及苏、常二府。文华拥水路大兵数万，扬子江一败之后，退守扬州，为自固计。

刻下镇江被围，江南总督陆凤仪恐江宁、淮、扬有失，遣官赍本于前六日至内阁，迄今未邀圣鉴，臣闻之无任骇异！以故不避斧钺，冒死渎陈，伏冀速遴智勇，尽歼穷贼！治文华欺君误国之罪，非仅江浙民幸，亦社稷之幸也！谨奏。

写完，林润看了，极为誉扬，亲送徐阶看视过，然后录写端正，烦徐阶替他由宫门送入。

午后，明帝见了此本，大为惊异，随即御偏殿，传内阁九卿并林润见驾。须臾，文武齐集，分班侍立。见天子满面怒容，着近侍官将林润本章宣读了一遍，把一个严嵩吓的面目失色。正欲上前巧辨粉饰，只听得明帝说：“着传林润来！”林润跪在下面。明帝问道：“你是京官，倭寇攻陷浙江，并苏、常二府，赵文华兵败退回扬州，镇江目下受困，这话你从何处得来？”林润道：“赵文华兵败逃奔扬州，满京城街谈巷议，人所共知，非仅臣一人知道。”明帝又道：“你本内说江南总督陆凤仪有告急本章，于前六日已到内阁，怎么腾就没有？见这话又是何人向你说的？”林润道：“这是吏部尚书徐阶向臣说的。”明帝问道：“徐阶在么？”徐阶连忙出班，跪奏道：“臣亦未见此本，是日前大学士张璧向臣说，江南总督陆凤仪有本，言苏、常二府被倭寇攻破，肆行杀掠，赵文华退守扬州，目下镇江被围，江宁一带地方只恐难保。圣上问张璧自明。”严嵩目视张璧，张璧也不敢说无此本，只得替严嵩回护道：“此本原是前日午间到内阁的，大学士严嵩正票拟本章，误将墨汁泼在此本上面，他原说带回家中收拾干净，方敢进呈是实。”明帝大怒道：“此系何等事件，严嵩敢带回私第，不行奏闻，是何意见？”严嵩吓的心惊胆战，免冠顿首，奏道：“臣该万死！”明帝道：“如今本在何处？”严嵩顿首道：“还在臣家，

未曾收拾干净。”明帝大笑道：“军机重务，迟早由你送阅，你在内阁，也可谓有权！”严嵩俯伏，不敢仰视。明帝亦怒目不言。

待了好半晌，明帝方说道：“你回家取来！”严嵩退下，满面汗流，正欲差人去取，不想内客官早已从严嵩家取至，严嵩跪呈御览。明帝看了看，还是干干净净，并没什么墨汁在上面，心里想道：“这必是严嵩收拾干净了。”展开细看，上写着：“去秋倭寇退归崇明，浙江抚臣失于防范，致令今秋又复分道入寇。浙江数郡，复受屠毒；苏、常二府，尽遭残破，仓库、人民，劫杀特甚！本朝自开国以来，倭寇之患，未有如此之甚者也！尚书赵文华、巡抚胡宗宪，于本月二十七日战于扬子江中，为贼所败；水军八万，并河南、山东人马二万五千余，俱随文华赴扬州。刻下，镇江被围甚急，贼又分道掠劫各州县，臣标下军马，于一月前被文华调去十分之七，余军保守江宁，尚且不足，安能解镇江之围，并傍救各州县也？仰冀圣上，速命智勇贤员，星驰救应”等语。

明帝看罢，拍案大骂道：“赵文华误国庸才！败逃扬州，尚有水陆大军十万余人，拥兵远避，惟恐为贼所伤！若将人马分拨各郡县，御堵倭贼，城郭、百姓何至受害如此！今与胡宗宪死守扬州，陆凤仪兵微将寡，刻下不但镇江，只怕江宁也要坏于二匹夫之手，真万刚不足以尽其罪也！”随下旨；着锦衣卫堂官，速差提骑，将赵文华、胡宗宪锁拿人都，交刑部照林润参本内严刑审讯。所有财产，着都察院即行抄没，并详查有无寄顿，再将两家男妇老幼毋得轻纵一人，一总拿交刑部监禁。俟申明赵文华各款情弊，胡宗宪有无合同知情与否，再行具奏。又向严嵩道：“你将陆凤仪本章隐匿，不过为赵文华是你保举之人。此等伎俩，与山鬼何异？”严嵩又免冠顿首道：“臣保

荐匪人，理合与赵文华同罪。但臣叨承覆育四十余年，仰报知遇之心，可对天地！今圣上疑臣与赵文华隐匿，臣存心至此，尚何以为人？尚何以偷生人世耶？”说罢，顿首痛哭，触地有声。明帝信任他多年，见这般分说，心上早软了大半，降旨：严嵩着交部议处。又向林润道：“你小小年纪，到有此胆量，敢与国家除奸，自是上达之士，即日授为翰林院侍讲学士。”又向众大臣道：“倭寇作乱内地，一刻不可容留，腾欲再遣大臣督师，尔众臣可举才勇兼全者，朕便委用。”

徐阶奏道：“臣所知才勇兼全之将，无有过南阳总兵官林岱、真定总兵官俞大猷。”明帝喜动颜色，道：“林岱人去得。”徐阶又奏道：“二总兵固勇冠三军，然出谋制胜，有昨岁被赵文华参革之朱文炜，实堪胜提调军马之任。昔年平师尚诏，多建立奇功，仰恳圣上开恩复用。”明帝道：“非卿言，朕几忘之矣。人为赵文华所参，则其人不言可知，年来朱语文炜大抱屈抑矣。赵文华以经拿问，其兵部尚书着兵部左侍郎沈良材补授；朱文炜即着补授兵部左侍郎，总督河南、山东、江南三省人马，与二总兵一同进剿。着吏、兵二部火速行文，知会该员等，驰驿速赴军前。”又道：“林润本内言：前巡抚张经苦战三月有余，杀倭贼五千余人，想非虚语，可惜被赵文华参革正法！张经着追封原官，荫一子锦衣千户。还有给事中李用敏、御史阎望云，系保奏张经革职之员，俱着复用。”徐阶、林润，各谢恩归班。

这几道旨意一下，朝野称庆。京中大小文武，没有一个不服林润少年有胆有智。惟有严嵩自入阁以来，从未受明帝半句言语，今日招此大辱，心上、脸上都过意不去，恨林润、徐阶入骨。忙忙的老着脸皮，向刑部堂官替赵文华嘱托，说了许多感情不尽的话。若是素日，就硬行吩咐如何办理了。吏、兵二部，

各发文书，调朱文炜、林岱、俞大猷星夜驰赴军营。

再说文炜自被参之后，回到虞城县柏叶村，不但不与外人交往，连本地父母官也不一面，止是到祖茔上拜扫，逐日家养花、吃酒、看书，顽耍他的儿子；家中事务，总付他哥嫂和段诚料理，自享清闲自在之福。一日，正与文魁闲话，家人们跑来，说道：“京报到，老爷升了兵部左侍郎。”文炜听了，向文魁道：“这又是何说？莫非有人保荐么？”文魁乐的手舞足蹈，笑说道：“将来人叫人一问便知。”文炜令家人唤入。那几个京报人叩贺毕，将报单呈阅。文炜问道：“你这信从何处得来？”京报道：“小的们是吏部听差人役。如今兵部尚书赵大人同浙江巡抚胡大人，已奉旨锁拿入都，交刑部严刑审讯。大人是吏部尚书徐大人保荐。”文炜惊问道：“为什么拿问他二人？”京报道：“小的等恐怕大人猜疑，已从吏部将林老爷参奏全稿并圣旨，尽行抄来。”说罢，从怀中取出送上。文炜通行看完，大喜道，“我不意料林润贤侄小小年纪，能做这般大事业，真令我辈愧死！”

京报人又将严嵩隐匿陆总督本章，圣上如何动怒，京中哄传林润老爷少年有胆智，说了一遍。文炜大喜不尽，令家人们打发酒饭。京报人辞出，文炜将前后情由，细细与文魁说知。文魁道：“如此真是天大喜事！只是你早晚又得起身到军前去。”文炜道：“出力报效，乃臣子分所应为。兄弟到不喜超升这一官，喜得是林贤侄有此奇胆，又喜此行得与林大哥相聚，真是快事！只是这徐大人，我不过在公所地方一揖之外，再无别言，又从无半点交往，怎么他保荐起我来？实出人意料之外。我想军机事件，刻不可缓，早晚必有部文知会。行李今日就收拾，以便闻信起身。”至午后，虞城县知县亲拿部文，到文炜家请安贺喜禀见。文炜着文魁留酒席，并赏发京报人去后。

第二日上间，接到林岱羽檄，传来书字一封，内贺升兵部，并想念情节。又言：“真定府镇台，有飞扎约会。倭寇残破两省郡县，官民望救甚切。天子日深悬计。若带领本属下人马一同起身，未免耽延时日。已吩咐参游等官，押人马后来，约同驰驿先到淮安府，商议破敌之策。扬州现有赵文华所统水陆军兵，即可挑选应用。并着扎商贤弟，愚兄已于某日起身，伫候星夜赴淮安”等语。文炜看罢，向文魁嘱咐了些家事，发谕帖晓示沿途驿站，伺候夫马。第三日，即带领家人起身。不过八九日，与林岱先后俱到淮安。两人相见大喜。言及林润参赵文华事，互相嗟叹。

又过了几日，俞大猷亦到，先差人与文炜投递手本。缘明朝不但一侍郎，便是兵部一司员，武官那里敢轻慢他？即至会面，文炜见大猷志节忠诚，语言慷慨，甚相投合。次日，即约同林岱，三人结为生死弟兄，大猷甚喜。序齿以大猷为长，林岱为二，文炜为三。私际让大猷中坐，官场办公，文炜中坐。传问淮安文武各官，知倭寇已攻破镇江，目下大众俱攻围南京省城。陆凤仪鼓励大小文武、绅衿士庶并藩王府，各出丁壮守城，以待救兵。又问明赵、胡两人，在扬州拥水陆军兵尚有十一万众。众官退去，林岱道：“水陆军至十万余，何须等候我们属下人马？只用拣选精壮者十分之六七，破贼足矣！”文炜道：“赵文华拥兵扬州，全是为保全自己身体，等候严中堂与他想开解妙法，那里知道林贤侄已将他纱帽打破？只是这提骑还未到扬州，不解何故。”

俞大猷道：“你与林二弟一日夜行四百里，我从真定一日夜驰行五百里。提骑至快，一日夜走二百里，便是极大程头，我打算也只在五六天内可到。”又向林岱道：“扬州水陆军兵既足应用，我们理合先解江宁之围，以保全省城为重。”文炜

道：“大哥所见极是！此刻就与扬州文官并水陆军将，发谕单各一张，内言；我们系于本月某日，奉旨驰驿到江南，提调河南、山东并本省水陆人马，剿除倭寇。定于某日到扬州，文官修理船只，武官整齐人马，伺候讨贼，违者定按军法斩首！赵文华的话，一字不题。所发谕单，限明日巳时到扬州。我们即于明日早间起身可也。”至次日，三人一同赴扬州。正是：

受命悬牌日，此身属国家。
征夫宜竭力，不必赋《皇华》。

第七十七回

读谕单文华心恐惧 问贼情大猷出奇谋

词曰：

钦差促至，兵权扫地。靦颜问个中情事，恐惧，恐惧。老花面无策躲避。

细询贼情，度时量力。预行定埋伏奇计，知趣，知趣。大元戎威扬异域。

右调《鸳鸯结》

且说文炜发了谕单，淮安至扬州，不过三百余里，驿站传递军情事件，五六个时辰即到。赵文华所统军将，并地方文武官，见了谕文内话，一个个互相私议，将谕单送入赵文华公馆。文华看了第一行“钦命总督河南、山东、江南三省水陆军马兵部左侍郎朱”。看了这几个字，觉得耳朵里响了一声，心下乱跳起来。连忙又往下看，第二行是“河南南阳总镇左都督林”，第三行是“直隶真定总镇都督同知俞，为晓谕事”。再往下看，

是他三人奉旨统兵平倭寇的话说，也不知把自己安放何地，不由的神魂沮丧。心中想道：“难道我的书字没寄到太师府中？兵败江中的话，圣上知道了么？就是江南有人启奏，这严太师在内阁是做什么的？也该设法存留，与我想解脱妙法才是，怎么任凭人家作弄？这不是故意儿闹我？”又想道：“我们本兵部，侍郎内没个姓朱的。这若是朱文炜，就了不得了！”又笑道：“他是参革之人，总有保举，也不过与他个御史，连劾都也想不上，怎能到兵部侍郎？”急急的将中军传人，询问原委。

中军道：“此谕单是昨晚戌时从淮安发的，上面系如此等语，中军也不晓得是什么原故。刻下满城文武，并合营大小水陆将官，俱准备衣甲战船，迎接钦差，听候命令。中军还要在大人前禀知，好去远接。大要今晚不到，明早亦准到。”文华道：“南阳总兵官，自然是林岱；真定总兵官，我记得是俞大猷；这兵部左侍郎朱，到的是那个？”中军道：“谕单上只有姓，没填着名讳。沿途探马传说，都说是昨年同大人领兵讳文炜的朱大人。早晚来了，大人一见就明白。”文华道：“你快去查明，禀我知道。”中军去了。

文华捫耳挠腮，甚是恐惧，在地下来回乱走。忽见家人报道：“胡大人来了！”文华迎将入来。胡宗宪道：“我与大人的事，有些可虑。目今各营将士、文武官员，俱支应新钦差，公馆看在天宁寺，还定不住他们在城里城外住。细问一路塘站，都说是提调水陆军马总帅是朱文炜，喜得还是我们的旧人；副帅是林岱，也是我的旧人。惟俞大猷，我认不得他。如今他们来了，我们的旨意还未定吉凶。有严太师，也错不到那里去，不过是调回交部议处，总降级调用，将来还可斡旋。”文华瞑目摇头道：“你我这事，不破则已，破则不可救药！”宗宪大惊失色道：“不可救药便怎么？”文华道：“身家性命俱尽，

岂止降级调用已也？”宗宪听了，也着急起来，和文华商解脱之法。议论了半晌，也没个摆布。宗宪辞回。

少刻，家人禀道：“淮安又发了令箭来，吩咐各营水陆诸官，一个不许去迎接。又听得河、东人马在城内驻扎，大不是朱大人的意思，此刻都用令箭，押出城外安营；擅入城者，照违军令治罪。又吩咐我们的中军，拣拨一百名精细小卒，去镇江、江宁，探听倭寇动静。发来三四十款条要，违令斩杀的话极多，声势甚是威严！刻下公馆外，只有几个千把和佐杂官，副、参、府、道，大些的一个也不见。怎么他们该这样势利？就是不教老爷领兵，到京里还是个兵部尚书，这也该晓谕他们一番；一次宽过他，他便日日放肆起来！”赵文华合着眼，摇了摇头道：“不是争这些的时候了。你们须要处处收敛，设或事有不测，徒着人家笑话。我想朱文炜去岁被我参倒，他自怀恨在心。今他领兵平寇，若是败了，与我一样；假如胜了，我的事件都在他肚里装着，被他列款参劾起来，真是活不成！须想个妙策，奉承的话，喜欢了忘却前仇，才好！”想了一回道：“也罢，你们可写我一年家眷寅教弟帖，与朱大人配二十四色礼物，须价值三千两方好，务必跪恳他全收才好。此事必须丁全一行。再写年家眷侍生两帖，与二总兵。”又教了丁全许多话，方押礼物迎接去了。

到三鼓时分，丁全回来禀说道：“小的拿老爷名帖并礼物，亲见了朱大人。朱大人颜色甚是和气，也结计老爷的事体。小的看光景，不但不怨恨，且还有些感激。”文华道：“信口胡说！都是遇见鬼的勾当！”丁全道：“小的在老爷前，敢欺半字？看朱大人口气，不过是难说出来。其意思间，若不是老爷去年参了他，到今年也和老爷一样了。”文华听了，点了点头儿道：“这话还有一二分，我也不求他和我喜欢，只求他将来

放过我去，就是大情分了！”又问道：“礼物收了几样？”丁全道：“礼虽一样没收，话说的甚好，向小的道：‘一则有两个总兵同寓，二则行军之际，耳目众多，将礼单收下，诸物烦老爷代为收存，回京时定行亲领。’着老爷不必挂怀！”文华心上甚喜，又问道：“你也该探探我的下落！”丁全道：“小的亦曾问过，朱大人说：‘我是在虞城县接得部文，星夜到此，连我升兵部侍郎原由，尚且不知，那知你大人的话？’大要一到，就来见老爷。两个总兵，俱有手本请安。”文华听了这一番话，又放心了一头。正言间，只听得大炮震响，人声鼎沸，丁全道：“小的是迎到邵伯见朱大人，此时入天宁寺了。”

再说文炜等三人，在天宁寺住了一夜。次早林岱道：“赵、胡两人和盐院鄢懋卿，俱差人远接。府道处不去罢，这三处也须走走。”俞大猷道：“赵文华、胡宗宪都做过兵部尚书，谁耐烦与他投手本，走角门？况在行军之际，人马、船只俱要查点，是极有推托的，差人去一说罢了。”林岱道：“三个人没一个人去，到的不好看。”文炜道：“我去走遭罢。”

随即三人吃罢早饭，文炜打轿先到赵文华公馆。文华老着面皮，迎将出来。到庭上叙礼，文华先跪下顿首道：“去岁小弟误听谗人之言，一时冒昧，实罪在不赦，数月来愧悔欲死。本拟平定倭寇，替大人再行奏请，少赎弟愆；不意才庸行拙，又致丧败。今天子圣明，复以军政大权委任，固是公道自在，却亦大快弟心。”说罢，又连连顿首。朱文炜亦顿首相还道：“弟樗栌散材，久当废弃；蒙圣恩高厚，隶身言官。去岁承大人保全回籍，正可以苟延岁月；今复叨委任，无异居炉火上也。”说罢，两人方起来就坐。文华道：“大人率同二总兵督师，小弟与胡大人事，亦可想而知矣。但不知已问何罪？乞开诚实告，毋记前嫌！”说着，又连连作了几个揖。文炜道：“昨承

大人遣尊纪慰劳，已详告一切，嘱令代陈。小弟得升兵部，尚在梦中。大人与胡大人旨意，委实一字未闻。”文华道：“二总兵必有密信，大人不可相瞒，万望实告！”文炜道：“伊等接兵部火牌日，即束装起身，日夜遄行四五百里不等，连本部人马一个未暇带来，他们越发不知首尾。”文华蹙着眉头道：“胡大人还可望保全；小弟若死于此地，自是朝廷国法。设有一线生机，”说着，又跪了下去。文炜亦跪下扶起。文华道：“小弟在苏、扬二府事件，还望格外汪涵。”文炜道：“大人在苏、扬二府，光明正大，有何不可对人处？即小事偶失拣点，小弟自应留心。”叙谈了一会，文炜告辞，文华亲至送到轿前，看的上了轿，方才回去。

文炜又到胡宗宪公馆。宗宪连忙请入，接到大厅阶下。文炜行礼请候毕，各就坐。宗宪道：“去秋一别，时刻想念。今贤契又叨蒙圣眷，越格特升，指顾与林、俞二总兵大建勋绩。我与赵大人将来竟不知作何究竟，旨意也不知怎么下着？你须向我据实说，开我怀抱。”文炜道：“适赵大人问之至再，门生不好直说。今老师大人下问，理合直言无隐，老师好作趋避。”遂将林润如何参奏文华，圣上如何大怒，辱及严中堂，徐阶如何保奏，详详细细说了一遍。宗宪道：“我与赵大人，可俱革职么？”文炜道：“革职焉能了局？已着锦衣卫遣緹骑矣。大要早晚即到，老师可早些打照一切！”宗宪听了，只吓的浑身乱抖，面目失色，好半晌，方才说出话来。向文炜道：“贤契去岁临别，着我告病速退，我彼时深以为然。后来赵大人报捷，将我也叙在里面，又补授浙江巡抚。一时贪恋爵禄，又爱西湖景致，处处皆是诗料，将身子牵绊住，致有今日。这皆是我年老昏庸，不查时势之过。”

说着，放声大哭起来。文炜道：“林润所重参者，赵大人

一人；老师不过一半句稍带而已，必无大罪。况老师原系科甲出身，军旅之事未谙，即圣上亦所深悉，将来不过革职罢了。即或别有处分，但愿门生托圣上威福，速平倭寇，奏捷之时，只用与老师开解几句，自万无一失矣。”宗宪拭泪，与文炜作揖道：“但愿贤契速刻成功，救我于水深火热，便是我万分侥幸。只是指顾拿交刑部，赵大人要了银钱，把我乱动无情夹棍，我这老骨头如何经的起？你须大大的教我个主见方好。”文炜道：“只用将赵大人在苏、扬种种贪贿，剥索商民，又复屈杀张巡抚，假冒军功，都替他和盘托出，老师自可从轻问拟。”宗宪道：“若审官问起，你当日为何不参奏？”文炜道：“老师只说日日苦劝不从，又惧他威势，不敢参奏是实。”宗宪道：“我又怕得罪下严太师。”文炜道：“老师要从井救人，门生再无别策。今午还要点查军马船只，就此拜别罢。适才的话，可吩咐众家人，一字向赵大人露不得！”宗宪点头道：“我知道。你有公事，我也不敢强留。”说罢，送至二门内，复低低说道：“你生救我！师生之义，即父子之情也。”文炜点头别去。又会了盐院，然后回寓。林岱道：“今日有许多重务要办，怎么去了这时候才来？”文炜道：“被赵、胡两人牵绊住，如何得早回？”随将他二人问答的话说了一遍，俞大猷和林岱都笑了。

少刻，文华等陆续回拜，俱皆辞回。于是林、俞二总兵下教场拣选水陆人马，文炜在运河一带看战船、衣甲、火炮之类。本日，即在营盘内宿歇。林、俞二人，在教场直到四鼓方回，共挑了陆路人马一万九千余，八万水军止挑了五万余；其余老弱，分派在各郡县守城。俞大猷问文炜：“所看战船，共有多少？”文炜道：“衣甲、旗帜不齐备些，尚在其次；战船不坚固，误人性命非浅。我从二千八百余只内，止挑了一千二百余

只，虽大小不等，看来还可用得。总缘赵文华无一处不把钱吃到，地方文武官那里还有坚固船只与他？此时实赶办不及！我恐不足用，又谕令补修三百只，着连夜措办，大要明日一天亦可以完工。”俞大猷道：“此共是一千五百余只，足用矣。”

至五更时，三人吃罢饭，吩咐中军起鼓，传水路各营副、参、游、守等官问话。须臾，众将入军参见毕，文炜各令坐了，说道：“本部院同二位镇台大人，奉旨平寇。闻命之日，即驰驿到此。二位镇台，连本部人马一个未曾带来，恐误国家大事，致令倭贼多杀害郡县官民。今验看得水陆军兵内，多老弱疾病；又兼船只损坏，年久不堪架用者甚多；因此各裁去十分之四，勉强应敌罢了。刻下倭寇围困江宁，救应刻不可缓，尔众将可将倭寇近日情形、兵势，详细陈说，我们也好斟酌进兵。”内有水军都司陈明远，躬身禀道：“倭寇今年分道入寇，皆因胡大人做了浙江巡抚，于各海只共添了五百多兵镇守。”文炜道：“五百多兵济得甚事？且又分散在众海口，无怪乎倭贼去来如入无人之境也。”林岱大笑道：“这正是胡大人的调度，做巡抚的功德。”明远又道：“胡大人探得贼势甚大，将杭州交付两司，去江宁与总督陆大人商议退敌之策。陆大人具奏入都，朝廷差赵大人复来领兵。胡大人连夜到镇江，与赵大人一同起兵。行至常州左近，闻倭寇将苏州攻破，急调水陆军马退回镇江。”文炜笑道：“这是为常州与苏州又近些，万一倭寇杀来，便须交战，因此退回镇江。倭寇到镇江，他又退回扬州。假如倭寇到扬州，他定必退回淮安，倭寇若到了淮安，他定没命的过黄河矣！”说罢，大笑。众将亦各含笑不言。

明远又道：“至九月二十七日五鼓，赵大人与胡大人带水师五万，在大江中与倭寇相遇。两军未交，赵大人便拨船回走，众将亦各退避，被倭贼炮箭齐发，伤了我们无数军士，遂一齐

败将下来。彼时镇江城外，驻扎河、东两省人马，城内亦有军兵。赵、胡两大人若督兵回战，也还胜败未定。不意二位大人领兵直奔扬州，河、东两省人马亦各陆续跟来，此常州、镇江两府之所由失也。倭贼料赵大人不敢再来争战，又见不遣兵救援各郡县，因此率贼众由溧水、句容取路，攻围江宁。陆大人也不出城交战，日夜同兵民互守，屡次向赵大人求兵相助，赵大人一卒不发。今倭寇攻打江宁已及一月，尚未攻破。近闻夷目妙美大是气恨，将各路贼众数万，俱行调集江宁城下，并力合攻已四昼夜矣。若过几日，只怕陆大人支持不来，乞众位大人早定良谋！”林岱拍案长叹道：“江浙两省数十万生灵，皆死于赵大人一人之手，言之痛心！”俞大猷道：“前在淮安发谕单，示知中军，差精细军卒百人，打听倭寇动静。前日昨晚，伊等陆续俱回，探得倭寇大众尽数屯集在江宁城下。今陈明远所言，与探子相合。刻下江宁危在旦夕，虽一日亦不可缓。诸位将军，谁非朝廷臣子？可各按营头，即将衣甲、器械、船只、火炮整备完妥，我们只在早晚进兵。设有不齐、苟且塞责者，一经查觉，朝廷自有军法，我三人不敢容情也。”众将答应退去。

大猷又道：“我有一条拙计，与二位老弟相商举行。”文炜、林岱喜道：“愿闻大哥妙谋。”大猷道：“倭寇举动，与苗蛮情性大概相同：胜则舍命争逐，败则彼此不顾；惟利是趋，不顾后患；人数虽多，总算乌合之众，难称纪律之师。今群贼尽积江宁，他为是省城地方，金帛、子女百倍于他郡。虽是他贪得无厌，也是天意该他丧在一处，若是散处各州县，我们分路剿杀，一则没这些军兵，二则那里杀得尽？闻贼营中，有一陈东、汪直，极有谋略，两个都是我们中国人，凡劫州掠府，都是此二人指挥。他见赵文华委靡退缩，看得朝廷家所用大臣

不过如此，因此于要害些方，他毫不防备，将贼众尽聚江宁。虽是赵文华拥兵不动之故，实为我等一战成功之地也。兵书云：‘出其不意，攻其无备。’正在此时，林二弟武勇绝伦，名扬天下。今河、东人马，我们已拣选一万九千余人，可用大战船一百五十只，梢工、水手，必须南方人善于架船者，老弟率领河、东众军将官至千总以上者，方准带马，余外再拨渡马船二十只，于今晚灯后，架船直赴南京。仰赖圣上洪福，夜间若得顺风，更属稳便。次日天明，舍舟登岸，先与贼人会战。贼众虽多，以老弟视之，无异犬羊，胜贼十有八九。陆大人在城上看见交兵，亦必开门接应。此辈一败，必不敢散走各州县，沿江内定有倭寇船只，渡他们逃命，为归海计。再于沿江一带，遗参、游、守、备等十人，各带兵一千，在各要路埋伏截杀，逼他奔焦山这条路入海。老弟切不可赶杀过急，若过急，伊等必舍命回战，诚恐多伤我士卒，只管遥为赶杀，使他有上船功夫。朱三弟带水军二万，在江面截杀。我在焦山海口，带水军三万，截其归路。这四阵，倭贼总不尽死，所存亦无多矣！一面严防各海口，使余贼无路可归；一面提兵，直捣崇明。总有逃奔在各州县地方者，百姓谁不欲食倭贼之肉。任凭他走到那里，自有人拿他杀他，无庸遣将发兵，百姓皆兵将也。愚见如此，二位老弟以为何如？”林岱、文炜大喜道：“大哥妙算，可谓风寸不测，倭贼尽在掌中矣！”大猷道：“还有一节，只可惜我们兵少，未免悬心。”文炜道：“大哥还有何地要用？”大猷道：“我想江宁城下，贼大众俱集，总五十数万，七八万是必有的。林二弟止带河、东兵一万九千来人，胜则我们大功必成，万一众寡不敌，我们多少打算，皆成虚设矣！而水路所用诸军，又皆在不可减少；设或陆总督畏惧，不敢开城发兵接应，此胜败之大机，关系于此，不无忧耳！”林岱听了，大

笑道：“倭寇至多不过数万，他便在百万，我何惧哉！我固知恃一人之勇，能杀他多少人？然兵以气胜，我一人所向无敌，斩其元首，余众势必惊避，则我随带之一万九千余人，个个皆林岱也。陆总督接应不接应，原不在弟打算中，大哥只管放心！”大猷道：“全仗老弟神勇，吾无忧矣！”三人议妥，林岱道：“兵贵神速。此刻即传令，示知河、东人马官将，整備一切。朱贤弟可速挑选坚固大船一百五十只，外挑载马船二十只，更须点查久走江路水手为妙。此时已交辰时，弟定在未时下船。”说罢，忙发令箭，示知河、东人马去江宁起身时刻。文炜亲去挑选战船去了。

到未时，林岱领兵上船，望江宁进发。文炜同大猷送林岱起身后，即晓谕水军，准备战船、器械，听候令箭征进。两人回公馆，即传人将备十人，每人带兵一千，示与各处埋伏地方，俟日落时，各暗行动身。本日五鼓，大猷带水军三万赴焦山，天大明时，文炜带水军二万，于沿江等候倭寇。正是：

未至交锋日，奇谋已预行。
岂同胡、赵辈，庸懦误军情。

第七十八回

剿倭寇三帅成伟绩 斩文华四海庆升平

词曰：

随军旅，满目干戈飞血雨。船海崇明城去，斩获知几许！
天子闻捷嘉予，赏功罚罪溥。佞臣相对愁无语，身首皆异处。

右调《归国遥》

且说夷目妙美和辛五郎，听陈东等相引，复行残破杭州，又破了苏州、常州，并各郡县地方，杀败了赵文华、破了镇江。见文华统数万兵卒，退守扬州，无一军一将，敢与他作对，把中国人视同无物，因此攻打江宁省城。打算着得了此处，其子女、金帛必多于别郡县百倍。攻了月余，攻打不破。夷目妙美恼了，将各路诸贼尽数调来，在他看着，至多不过用二天功夫，再无不破之理。亏得陆凤仪遍帖示谕，详言城破之害，并倭贼杀戮之惨，凡现任大小官员，并城内绅衿以彼商贾士庶，无分

贵贱，俱要一体保护，自全性命，并非全为国家仓库城池打算。藩王府中，亦尽出丁壮相助，人人皆存死守之心。缘此倭贼虽众，竟不能得手，陈东、汪直也防备有救兵来，时时差人打探，见赵文华拥大兵死守扬州，知道他是神魂吓坏之人，总有百万人众，量着他也不敢再来。又见朝廷不发兵救应，他两个也就心胆大了，隔数天才差人打探一次。

那日，正与夷目妙美、辛五郎商破城之法，贼党报道：“中国有兵从江中来，此时已上岸了。”夷目妙美道：“约有多少人马？”贼党道：“远望也不过二万来人。”陈东道：“怎么来得这样快？想是连夜走的。”辛五郎道：“恐怕还是扬州人马，赵文华遣来救应。”夷目妙美道：“管他是那个差来的，着众头目分兵一半围城，使城中不能救应；我带一去迎敌，必须杀他个尽绝才好。”徐海道：“说得是！我们大家去来。”于是传下令去，众贼分了一半，跟夷目妙美迎来。林岱上了岸，骑马率兵遥望贼众，不下五六万人，却没队伍，一个个手执利刃，喊天震地，直奔我军。林岱顾众将大叫道：“我们止万余人，他到有五六万人；若容他与我兵杀在一处，未免军士心内各存多寡之见。你们看：众贼中间有一杆红旗，甚是长大，与贼众别的旗号大不相同。我想贼首必在此旗下。你们可将人马排开，列阵莫动；待他临近，我先入贼中，斩其主帅，倒他那枝大旗。贼帅被杀，余贼自胆落矣！”

少刻，贼大众齐至，势如山岳般压来。林岱高叫道：“有胆力的汉子，先随本镇立功去来！”语未毕，有百十余兵丁，还有三四个将备，暴雷也似的一声答应，各飞马随林岱冲去，步兵在后跟随。只见林岱当先提戟直入贼阵，百余人随后跟来。马头到处，贼众如婆开浪裂一般，颠颠倒倒，往两边乱闪。夷目妙美正在大旗下，同汪直、徐海并众头领催军迎敌。猛见众

党类纷纷退躲，心下大怒。忽见一金甲大汉，跨马舞戟，后面有百十人马相随，急同风火，瞬息间已到了面前。夷目妙美大为惊骇，正欲上前，林岱的戟已到身边，急忙用刀隔架，无如林岱力大戟重，那里隔架的过！响一声，已透心窝，倒撞在地。徐海率众贼举刀乱砍，被林岱用戟一搅，打倒十二三个。百余将士齐上，早将徐海、汪直杀死。那枝大旗，便丢在了地下。众贼不见了大旗，又望见中军摇动，俱知主将有失，心上都慌乱起来。我军看见大旗一倒，知是林岱成功，一个个勇气百倍，大呼陷阵，无不以一当十。贼众见中国军士和猛虎一般，枪刀过处，迎刃即倒，遂各没命的乱跑。

辛五郎在城下，见党类败回，招动号旗，贼众放起炮来。围城倭寇，俱解围赶来对敌。辛五郎率众直迎林岱，被林岱一戟刺倒。众头目拚命执仇，林岱戟刺鞭打，纷纷倒地。我军呐喊攻击，贼众胆怯，又失了主帅，一个个向江上奔逃，寻他们的船只。陆总督同众文武军民，在城上早看得明白，见一金甲大将，所到之处无不披靡。本欲开门遣兵接应，见贼势甚大，未敢迎敌；今见群贼乱奔，陆凤仪率众杀出。两处人马合击，只杀的尸横遍野，平地血流。林岱见城内人马分四面杀出，便领兵沿西北江岸追杀下来。

少刻，陆凤仪人马亦追杀而至。林岱忙差人知会，着凤仪架船，在江内追杀。凤仪向差人道：“贼船尽在江内停泊，此时追杀，使他无暇上船；少为宽纵，便皆逃去矣。你可上覆林大人，我且顾不得会面，也惜不得兵力，乐得杀一个，与江浙百姓报一个仇恨！”说罢，打马催兵，向倭寇多处追杀去了。众贼沿江岸跑了许多路，眼睁睁看得本国船只跟随下来，要救他们，只是被官军追赶的连一线余暇没有。林岱到记得俞大猷穷寇莫追的话，只因陆凤仪不肯住手，也只得随着下来。众倭

寇亡命乱奔，猛听得一声大炮，人马雁翅排开，拦住众贼去路。众贼到此田地，各喊杀拼命战斗。

正战间，凤仪人马赶至，两下合击，前后约斩杀三万余贼众，人马践踏死的无算。林岱随后亦到，一面传令前军放众贼一条生路，一面着人留住陆总督。彼此下马相见，凤仪大喜。林岱传令三处人马，就在此地扎营，歇息造饭。凤仪道：“着兵将歇息甚好，只怕倭贼归海，放他去了，他将来还要害人！”林岱笑道：“旱路凡通海口处，俱有兵将埋伏；沿江水路，亦有重兵等候杀贼。文炜朱大人、镇台俞大猷，专司其事，他走到那里去？”凤仪拍手大笑道：“怪不得镇台大人着架船从江中追赶，原来水旱两路俱有埋伏，我若早知，也要爱惜兵力，不像这样追赶了。”又道：“林大人真神勇也！我在城头，从一交战时，就看见大人带百十人，匹马直入贼阵。自那杆大旗倒后，贼众即乱矣。”

正言间，众军已先将中军营盘立起，两人同入坐定。凤仪问赵、胡两人在扬州举动，并起兵来南原委。林岱将凤仪本章入都，严嵩隐匿说起，直说到他三人领兵，今日杀贼方上。陆凤仪听了，乐得拍手大笑，叫快不绝。问林岱道：“令侄系新科榜眼，我们俱知其名，但不知年纪多少？”林岱道：“他今年二十二岁了。”凤仪大惊道：“小小年纪，敢做此天大事业，将来定是柱国名臣！我告急本章，若非令侄老先生参奏，此时还怕圣上未必知道。”又回头指着江宁说道：“这座城池，也只在早晚为贼所得了。我当年做御史时，也曾参过严嵩，几乎丢了性命。”两人话谈了半夜，甚是投机。次日，又各率领人马，追寻下去。

再说倭寇被官军杀的七断八续，又跑了五六里，见追兵渐远，一个个寻至江边，止有二十多只海船，众贼争渡，自相残

杀。人多船少，通船俱皆站满，连撑船扯棚空隙俱无。众贼还扳拉不放，掌船人即以刀砍断其手臂者甚多。嚎哭之声，惊天动地。上不了船的，还在江岸奔走。即至将船开去，人多船重，又沉了几只。内中也有善水的，又扒上岸来奔命。少刻，日本船又沿江下来三四十只，将众贼前后渡去。奈天意该绝此辈，偏遇顶风，只得折橈行走。又坏了几只船，伤了多少贼众。岸上跑的贼，有未及上船者，无一不力倦神疲，腹中饥馁，沿路倒毙，或不能行动者，尽被官军斩绝，何止四五千！天一明，追兵又至，四处搜拿。即投降，亦必杀戮。皆因此辈屠毒江浙官民过甚，为天道人心两不相容也。

船内的贼众正走间，忽听得江声震撼，一声大炮，满江都是战船；火炮、火箭，雨点般乱打。倭寇中箭炮者，覆损几尽，翻在江中者，又去了数只。前后倭船，凡到文炜等候处，十丧八九。即有逃去船只，到焦山地界，又被大猷火炮连船打的粉碎。倭寇善没者，俱身带重伤，在水中也不过随波逐流，多延半刻性命而已。水路中端的未走脱一船，生全一人。各处海口，大猷俱有埋伏，斩杀逃贼亦极多。即有逃匿隐藏者，官军去后，又无船可渡，被百姓看见，那个肯饶放他，其死更苦，端的没走脱一人。倭贼的四军师，亦俱为官军所杀。文炜收功后，又分拨战船，遣将各带水军，沿江上去，巡查倭寇并船只下落；贼虽未得，到得了许多倭船。日落时，大猷架船收功回来，与文炜同到镇江。水陆诸将，各陆续报功。

至次日午，林岱同凤仪人马俱至，大家会合在一处。凤仪盛称大猷之谋，大猷亦谦退与再。凤仪又言：“林岱斩贼帅夷目妙美、辛五郎于数万强寇之中，功冠诸军；文炜尽灭丑类，使无遗种，从此江浙永无倭寇之患，皆三位大人盛德也！”文炜道：“弟等上赖圣上洪福，诸将军用命，侥幸成功，何敢当

大人过奖？”又道：“倭寇虽说杀尽，穷之未尽者尚多。弟文臣不谙武事，今与众位大人相商：日本远在大洋之外，剿灭须大费经营，重耗国帑；崇明原是内地，今为倭寇来往潜聚之所，若不斩绝余党，克复国家版图，数年后，贼众定必复来。朱某欲请二位镇台大人，攻夺崇明；我与陆大人，分路搜杀逃亡贼寇，于各沿海要地，安军将永行镇守。再烦二位镇台，速发谕帖，差人止住直隶、河南人马，各回本镇。一面查点军士，一面上本奏捷，其有功将士，统俟崇明收功后，再行奏闻。未知众位大人，以为是否？”凤仪道：“朱大人分派极是！我辈俱遵议行。但奏捷本章不必公上，我定要另上一本，细表三位大人之功。”俞大猷道：“我们所率水师，今日是以逸待劳，又无伤损。既去崇明，便一日不可迟缓。查沿江所得倭船，不下二千余只，可拣大而坚固者，挑选一半，我同林大人连夜入海，想贼众还未必知道信息。”林岱道：“俞大人所见极是，理合即刻起兵。”朱文炜道：“小弟还有一拙见：沿江死亡倭寇极多，可遣人剥其衣甲，尽着我军穿戴；再于路拾其旗帜，插于船上。崇明贼众自必认为自己党类，不行防备，可率众直入，不劳而定也！二位镇台，明日午时起兵何如？”陆凤仪拍手大笑道：“此计妙不可言！我军可省无穷气力，管保一矢不发，入崇明城矣。”随请文炜发令箭，遣军士星夜办理，定限明日辰巳两时到齐。文炜因各军交战劳苦，命中军官于城内外未出征军士，点五千名，速星夜于沿江一带，剥取倭寇衣甲、头盔，旗帜不过百余杆足矣。限明日辰巳二时到齐，违误者斩。中军领令去了。

四人饭罢，至二鼓时，于副、参、游、守水陆两营内，四人公同拣阅精壮勇悍者一百余员；于总督陆凤仪带来将官内，也挑了二十余员。又吩咐所挑人员，于水军内，各行拣选

少壮勇悍兵丁二万六千，于陆营内，挑选四千，将倭贼战般搭配分用，定于明午起行赴崇明。众将各归营办理去了。次日差去兵丁于辰巳二时，将剥来倭寇衣甲、旗帜俱在辕门交纳。文炜发出，令随行兵将穿戴。到午时，林俞二人带兵下船，赴崇明去了。

文炜同凤仪一面修本奏捷，一面行文江浙文武等官，晓谕战胜倭寇原由，飭令搜杀逃散余贼。又于沿海地方加兵把守，俟崇明收功后，再行安排。陆凤仪去苏州，朱文炜去浙江，分头安抚被害州县。捷音到了扬州，赵文华吓的心胆俱碎，向众家人道：“怎么他们成功如此之速？岂非天意！”胡宗宪到喜欢起来，喜文炜成功，可以救己也。又隔了一日，缙骑到来，将两人俱锁拿入都。扬州人恨文华纵兵殃民，日日在地方追索各项公用，今见拿去，阖城商民焚香庆幸。

再说林、俞二人，领兵趁顺风，两日夜便到崇明。却好众倭寇将去岁今秋两次所得子女、金帛，俱收贮在崇明，此番若打破江宁，便心满意足，一总运归日本。不意他没福享受中国之物。俞、林二人领兵到来，这日众头目与中国妇女并清俊子弟，饮酒作乐。众巡视的倭寇，望见有海船数百只，趁风扬帆，如飞而至，大是惊惧！即到近界，才看明是自己船只，并本国旗号，连忙报入去，俱一齐跳跃欢喜，出城迎接。此时我军早已上岸，杀将起来。众贼做梦也想不起有这一日，林岱、俞大猷率兵先抢入城来，众贼四下惊走。林岱等一边动手，一边令军士分门把守，到者即杀；又差人谕令未入城军兵，将城围住，不许放走一贼。崇明百姓，见本国军兵入城，各持棍棒刀斧帮杀；又领官军于大街小巷、庵观寺院，处处搜寻。本国还有落后船只，皆陆续俱到。从辰时杀起，至午初时分，将群贼洗净。又分遣诸将，率兵于各乡镇搜杀。地方百姓听知大军到来，那

一个还肯饶放？家家户户，到处搜查，可怜众贼，一个未得生全，即有逃至海边者，船只俱被我军所守，除非跳入海中。四处搜杀了两日夜，诸将交令。

林、俞两人，出示晓谕安抚百姓，委官查点倭贼掳掠的江浙男女约三千余人，俱着问明地方姓名，开写册籍，将男女分为两处养育。俟大军回后，再差官押船来，搬取他们还乡。又将抢掠的江浙金银、珠玉并各色货物，以及古玩、珍宝，不下十余库，各堆积如山。林、俞二人相商：歇兵六日，议定将金银、珠玉、珍宝、古玩，他二人领水师五千，做第一起押解起行；各色货物、绸缎、铜锡等类，委参、副将带水师五千，做第二次起行；其余物，委游击都司等，做第三起押解，亦带水军五千起行。又每一库，委大小武官十员，公同点验，各封记号数；按所分三项，以次搬运在一处，以便上船。查点仓粮，共三十余万石。起出十万石，分赈本县人民；余俟补授新官到日收管。又分派了镇守大小官员。诸项完妥，然后大排贺功筵席，以酬诸将勤劳。又从库中颁发银两，赏随行军士。

歇兵至第四日三更时分，陡起大风，刮的海水吼声如雷。须臾，天地昏暗，一军皆惊；通城士庶，无不悚惧，皆言自来未有之大风也。至五鼓风息，依就清明如故。到第五日，开库搬运上船，谁想一物无存。连忙报与林、俞二人，大为惊异。将各库打开，库库皆然。诸军众将，神色俱失，言妖魔神鬼盗去者，议论不一。俞大猷向众将道：“此昨晚三鼓大风所由来也，其中有天意。中国与倭寇俱不能得耳！言之何益？定于明日亦同起身罢了。”原来是冷于冰知道林岱、俞大猷收功崇明，有此项财物，因此弄神通取归洞府，为普天下穷民济急之用。

到第六日，林、俞二人留官镇守，率众将祭神，放炮开船。约走到未牌时分，陡然起一阵大风，将前前后后各船，俱刮拢

在一处，在水面上旋转起来，诸军众将叫喊不绝。正在危迫间，忽然换转风头，卷定诸船，向西北飞走，少刻，大雾弥漫，看不见东南西北，耳边但闻风声、水声，相为吼应。林、俞二人，虽然有胆气，到此亦惟有虔心默祷，许愿叩头而已。估计有八九个时辰，渐次天清月朗，众军将各拭目观望，前面隐隐似有城池。船行切近，细看乃杭州东门也，也不知从那一个海口入来。此亦是冷于冰之作用。知林、俞二人起行日子不好，到申时要起飓风，飓风与别的风大不相同，一起则东西南北四面，乱乱无定，舟船遭遇，无不坏者。于冰恐伤中国军士，因此命连城璧来救应，送军将至杭州。只是他送的太勇猛些，致令大众担无限惊险。

再说杭州城外百姓，同城上巡罗军士，瞧见数百只海船，都以为倭寇又至。此时文炜正在杭州安顿一切，住居在巡抚衙门内。听得传报说倭寇大至，连忙从被中扒起，发令箭晓谕阖城军民官吏，都着上城防守，顷刻哄动了一城。林岱遣人到城下叫喊，城下不是放炮，就是放箭，不能前进。俞大猷道：“这怪不得他，爽利等到天明罢，有什么要紧？”文炜在城上坐守了半夜，到天大明，方知是林、俞二人带兵回来，心下大喜，率各官到城外船内相见。林俞二人先言今日海风之险，几乎不得相见，诸军众将都和做梦一般，不知怎么便到杭州城下。此天意着与老弟速会也。又详说崇明杀贼，并一切事。

问文炜是几时到杭州？文炜道：“自二位老哥起兵后，我与陆大人亦各分开。他回江宁，派遣文武各官，办理江南被寇地方事务。昨日有字来，他已在苏州。我到杭州，查办被寇郡县地方事务，屈指仅十一日。不意二位老哥已收功，航海归国，真是天大喜事！可一同入城，安息几日。军士疲劳，也该令其休息。我此刻即遣官驰驿，传报陆大人。”林岱道：“我们的

船只人数，还不知有伤损否？俟查明入城。”文炜道：“只用委官三四员，便可立办，何用亲查？”说罢，一同上岸，骑马入城，同到巡抚衙门。文炜大设酒筵，请崇明得胜大小官员贺功。三日后，将各路水师俱打发回镇，倭船留在杭州，备搬运抢去男妇使用。

过了几天，诸文武俱皆销差。已查明通省被害郡县，兵火之后，仓库空虚。文炜只得从未被害郡县，提取银米，遣官按户挨查男妇人数，分别赈济，将来与陆凤仪会奏罢了。浙民甚是感戴。

诸事安顿俱毕，三人坐船赴苏州。凤仪率文武迎接，入城贺功，叙说各办事务，同具一公本奏捷。凤仪又另上一本，表奏三人之功。文炜于奏捷本内，又添一本，特奏赵文华、鄢懋卿贪婪不法等事，并前假冒军功。

且说明帝见了朱文炜等头一次报捷本章，帝心大悦，立即传齐九卿。天子道：“朱文炜、林岱、俞大猷到扬州，止点兵三日，第四日即各分水陆两路进兵。不意赵文华拥水军八万，河、东人马三万，死守扬州。他的意思，朕亦深知：并非为保守扬州，不过为保守自己，怕倭寇来杀他耳！江浙两省之失，生灵受害，皆坏于赵文华一人，言之痛恨！前严嵩奏称，江浙人望赵文华甚殷，朕不解江浙人望此屠伯何意？”严嵩听了，心若芒刺。又问众臣道：“赵文华拿到否？”刑部堂官奏道：“计程缙骑应回，想只在早晚必到。”明帝又道：“朱文炜等，于文华所统水军八万，止用了五万，河、东人马三万，止用了一万九千。两总兵本部人马一人未用，仍是赵文华所统之兵。一日夜，水陆杀贼数万，使无遗类，屈指成功，究系一朝。嗣后选将，不可不慎也！且更有可喜者，破倭寇之谋，虽出于俞大猷和文炜，而林岱于江宁城下，领百余人，首先驰入贼阵，

于数万人中斩其贼帅夷目妙美；夺大旗后，复杀贼副帅亲五郎，此非有拨山扛鼎之力，不能奏此奇功也！贼首既去，群贼自瓦解矣。陆凤仪开城接应，昼夜驰追，文臣能如此，足见勇敢。保全江宁，月余不破，凤仪之功，可与朱文炜、俞大猷相同。刻下林岱、俞大猷，已去崇明，收功想亦在指顾。徐阶保荐得人，足见忠诚为国。统俟捷音再至，朕另降谕旨。”诸臣顿首辞出，商酌上表庆贺。只有严嵩，虽对众强为色笑，却心上难过的了不得。本日晚，即将文华、宗宪解到，交送刑部。严嵩立即托尚书夏邦谟，向刑部堂官代讨情分；又差人入监，安慰二人去了。

不四五日，又接到崇明收功，并陆凤仪、朱文炜安插抚恤两省被寇郡县本章。随下旨：陆凤仪保守江宁，深费心力，加太子太傅，赐蟒衣玉带，荫一子入监读书。林岱着升授提督，充补江南通省军门，统辖各镇，驻扎镇江，防御诸处海口。朱文炜即补授浙江巡抚，挂通省军门衔，统辖各镇，防御诸处海口。俞大猷着升授提督，驻扎山西大同府，挂通省军门衔，统辖各镇。尚书徐阶，着充经筵讲官，加太子太保。并赐徐阶、朱文炜、林岱、俞大猷各蟒衣玉带一袭。其余水陆有功诸官，俟陆凤仪、朱文炜奏到日，再降谕旨升补。看第二本是朱文炜参奏赵文华于去岁奉旨督兵，在直隶沿途索诈地方官金帛、古玩，复于扬州、苏州二府种种贪贿，敛积商民银两，折收船马价值，兼复假冒军功；并参鄢懋卿在盐院任中，骄侈不法等款，又替赵文华派敛诸商金珠、古玩，侵吞盐课等事。

明帝览奏，越发大怒，敕下：江南总督陆凤仪，锁拿鄢懋卿入都，抄没本乡并任中两处家私，兼详查寄顿地方，监禁老少男妇，毋得轻纵一人。与赵文华一同付刑部，严刑审讯，定罪奏闻。又看到胡宗宪，文炜替他极力开脱，说他原本书生，

未娴武略；其赵文华贪贿诸事，委不知情。明帝看后，也就不深究了。又想起林润曾参奏赵文华在前，竟是个少年有胆识的官儿，随下旨：升林润兵科给事中，巡按江南通省地方事务。

旨意一下，徐阶、林润、邹应龙各大喜，只有个严嵩父子是畏惧。满朝文武，谁不知赵文华、鄢懋卿是严嵩得力门下？今前后两个俱倒，如去了他左右手一般。刑部堂官见明帝甚怒，也不敢尽依严嵩脸面，将索诈苏、扬二府衿商士庶银两问实，假冒军功问虚。又过了几日，将鄢懋卿解到，审出欺隐盐课四十余万两；又拉出巡盐御史袁淳，协同纳贿。胡宗宪刑部照文炜参本，也替他以“不知情”三字开脱，具奏入去。明帝大怒，将赵文华解赴苏州斩决；其子赵恹思同妻女俱发烟瘴地方，永远充军。鄢懋卿解赴扬州斩决，其子发边地永远充军，妻女卖与人为奴。袁淳解赴扬州立绞，亦令抄没家私。胡宗宪于刑部未审之前，他不知从何地弄了白龟两个、白鹿一只进献。刑部拟他为革职，也奉旨依议。赵文华自入刑部后，日夜愁惧，肚上起了一疮。京差解至常州，其疮凶肿异常，哀呼了一夜，将肚腹崩裂，五脏皆出而死。江南人听得将他解付苏州斩决，家家焚香称庆；还有许多人等他斩决时，大家要零割其肉，盼望他来。已后听得他死在常州，未蒙显戮，百姓又都不快活起来。总督陆凤仪恼他在江南百般索诈商民，拥兵自固，致失陷苏、常、镇江等府，旨意原五号令之说，凤仪竟把他斩尸，传首号令，苏州人心才略为舒服。

朱文炜将倭贼抢去男妇，从浙遣官于崇明运回，江南人押交陆凤仪，浙江人着亲属具结认领。又于未被兵火之府县，题请转运仓粮，赈济被兵火地方，兼请恩免累年拖欠钱粮，并恩赏张经战胜并阵亡军将。三事俱蒙天子恩准，浙民感激切骨。怀庆总兵林桂芳，见林岱爵尊功大，便告老乞休。明帝知是林

岱之父，下许多温旨，赏及服物，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衔，准其致仕，真武职中未有之际遇也。林岱、林润此时同在江南，各差人迎请到镇江衙门养老，天天非游玩山水，即宾客满座看戏。朱文炜每年定请去游西湖，住一月两月不等。这老翁大是快局。

再说冷于冰一日向连城璧等道：“刻下江浙倭寇已平，百姓流离冻饿者十有八九，朝廷虽有恩典，焉能使一夫不失其所？我前在崇明掇来财物，理合赈济穷乏。我此刻即入后洞，你们不得惊动。我过百日后，方许你们见我，我好办理此事。”说罢，入后洞趺坐入定，用分身法化为数千道人，施散银物等类，不但江浙被寇地方赈济无遗，即普天下穷困无倚赖之人，也有许多沾了恩惠，全活不下百万生命，约费三个来月日方完。不邪等止见财物日，直自一无所存，方见于冰出定。问起来，方知是用分身法，立此大功德，各心悦诚服。于冰又吩咐猿不邪道：“与你柬帖一联，书字一封，可速去江西广信府万年县城外拆看。办完事体后，回洞缴吾法旨。”不邪领命，架云去了。

一阵成功倭寇平，捷音报到帝心宁。
文华腹裂悬头日，百万灾黎颂圣明。

第七十九回

叶体仁席间荐内弟 周小官窗下戏娇娘

词曰：

彤云散尽江涛小，风浪于今息了。倩他吹嘘聊自保，私惠知多少。

郎才女貌皆娇好，眉眼传情袅袅。隔窗嫌伊归去早，想念何时了？

右调《桃园忆故人》

话说沈襄自从金不换于运河内救了他的性命，又在德州店中送了他百十多两银子和驴儿一头，一路感念金不换不尽。晓行夜宿，那日到了江西万年县地界，先寻旅店安歇。

次日，便问本县儒学叶体仁下落。早有人说与他，在县东文庙内西首，一个黑大门便是。沈襄找到学门前，见两个门斗坐着说话。沈襄道：“烦二位通禀一声，就说是叶师爷的至亲，从北直隶来相访。”门斗道：“先生贵姓？”沈襄道：“你不

必问我名姓，你只如此说去，就是了。”那门斗必要问明，方肯传说。

正言间，早见体仁一老家人朱清，从里边走出，看见沈襄，大惊道：“舅爷从何处来？”沈襄使了个眼色，朱清会意，将沈襄领入客房内，急入内院，向体仁夫妇说知。沈小姐听得他兄弟到了，又惊又喜。叶体仁是个极小胆的人，沈练问成叛逆正法，他久已知道；又现奉部文，到处缉拿沈襄，听了这句话，不由的面上改了颜色，心上添了惊怕，口里说不出话来。沈小姐早明白他丈夫的意思，说道：“你不用狐疑，我兄弟是你至亲，你便不收留他，他出外被人拿住，也会扳拉你，不怕你不成个叛党！到那时，人也做不成，鬼到要变哩！”体仁无可如何，问朱清道：“可有人看见舅爷没有？”朱清道：“只有两个门斗在外边问舅爷名姓，舅爷不肯说，还是小人将舅爷领入来，现在书房内。”体仁道：“此后有人问及，就说是我的从堂兄弟。你去请人来罢！”

少刻，沈襄入来，看见他姐姐早哭的雨泪千行，先与体仁叩拜，次与沈小姐叩拜。沈小姐拉住，大哭起来。慌的体仁乱嚷道：“哭不得，哭不得！休要与我哭出乱儿来，不是顽的！”拉沈襄到房内坐下，姐弟二人揩拭了泪痕。沈小姐问他父亲沈练被害原由，沈襄细细诉说。说到伤心处，两人又大哭起来。急的体仁这边一拉，那边一推，恨不得将二人口唇割下，直闹乱的不哭了方休。次后说到金不换救命赠银话，沈小姐道：“天下原有慷慨义气、不避祸患、救人的好男子！若是你投河时遇着你姐夫，十个定淹死九个了！”体仁道：“我是为大家保全身家计，但愿不弄破为妙。据你这样说，我不是嫌厌令弟来么？”一边着收拾饭，一边走至外面，将门斗并新买的一个小厮，和厨房做饭、挑水的二人都叫来，特特的表白了一番，说：

“适才来的是一从堂兄弟，并不是亲戚，你们都要明白。”说罢，入内室，又叮嘱沈襄改姓为叶，着叫他大哥，叫沈小姐嫂子。见两人都应允，方才略放宽了些怀抱。

沈小姐为兄弟初到，未免日日要买点肉吃。体仁最是俭省，一年四季，只有祭丁后方见肉；非初一、十五，若买了豆腐也要生气。沈襄一连住了五天，到吃了二斤半肉，白菜、豆腐又搭了好几斤。体仁嘴里虽不好说，心上着实受不得，日夜砣皱着眉头，和家中死下人的一般。想算个安顿沈襄的地方，又不知他有何才能，且恐怕到人家露出马脚，于己不便。又想及沈襄曾教过学，便欣喜道：“日前本地绅衿周通，托我与他留心一学问渊博先生，教读他儿子周琰。那周通六七十万两家私，且是个候补郎中。沈襄有了破露，他的身家甚重，只用他出钱料理，连我也无事了。”

想到此处，急急入来，问沈襄道：“你日前说教过学，可教的是大学生、小学生？”沈襄道：“大小学生都教过。”体仁道：“想来你的八股是好的了？”沈襄道：“也胡乱做几句，只是不通妥。”体仁道：“我此刻与你出个题目，你做一篇。”沈襄道：“若必定着我出丑，我就做。”体仁见不推辞，甚喜，口中便念出“浩浩其天”一句来。不意沈襄腹内融经贯史，又是极大才情，此等题素常都是打照过的，随要过纸笔来，没有一顿饭时，即写真送体仁过目。体仁是中过乡试第三名经魁的人，于八股二字奇正相生，大小无不合拍；只因他屡下会场，荐而不中，又兼家贫，才就了教职。自知命里没进士，因此连会场也不下，恐费盘缠。他到是江西通省有数的名士，今见沈襄下笔敏捷，又打算着此题难做；将沈襄的文字接在手中，口中不言，心内说道：“这小子完得这般快，不知胡说些什么在内。”只看了个破承起讲，便道好不绝，再看到后面，不住的

点头晃脑，大为赞扬。将通篇看完，笑说道：“昌明博大，盛世元音也。当日岳丈的文字，我见过许多，理路是正的，不及你当行多矣。只可惜你在患难中，只索将解地二元让人家罢了。”又怕沈襄于此等题目，素日做过，又随口念出一题道：“虽不得鱼”着沈襄做。沈小姐道：“做了一篇，好就罢了，怎么又出题考起来？”体仁道：“你莫管。”沈襄做此等题，越发不用费力，顷刻即就。体仁看了，喜欢的手舞足蹈，向沈小姐道：“令弟大事成矣！”沈小姐道：“什么大事可成？”

体仁便将周通日前所托详说，又道：“只是他儿子的文字，素常都是我看，每年总有五六两送我，还有衣服、靴帽之类。我若将令弟荐去，他就不用我了。为自己亲戚，也说不得。”沈小姐道：“此举极好！只怕他已请了人，便把机会失去。”体仁道：“目今他儿子的文章，还都是我看，那里便请了人？就请人，也要请教我看个好歹。”沈襄道：“这周通佩服姊丈，想来他也是个大有学问人。”体仁笑道：“他有什么学问？不过以耳作目罢了。刻下他儿子不过完篇而已，每做文字，还是遇一次有点明机，一次便胡说起来。人物到生的清俊不过，若认真读书，不愁不是科甲中人。只要请好先生教他。”沈小姐道：“既然他父子都不通，还认得什么好丑？你为何两三番考我兄弟？”体仁道：“他父子虽不通，他家中来往的门客却有通的。诚恐令弟笔下欠妥，着他们搬驳出来，将令弟辞回，连我的脸也完了。”沈小姐道：“事不宜迟，你此刻就去。”体仁道：“今日天色还早，我就去遭罢。”随即到周通家去。

至日落时，还不见回来。沈小姐甚是悬结，只怕事体不成。只等到定更后，体仁半醉回来。一入门，先向沈襄举手道：“恭喜了！”沈小姐道：“有成么？”体仁道：“我一到他家，便留我吃便饭，却是极丰盛的酒席。席间，我将令弟学问赞扬

的有一无两，怕他不成么？已面订在下月初二日上馆，学金每年一百六十两，外送两季衣服。今日就先与了五十两，作添补零用之费。”说着，将银从怀中掏出，放在桌上。又向沈襄道：“你到他家，吃穿俱足，要这些修金何用？不如都支出来，让穷姐夫买点米吃吃，岂不是好？”沈襄道：“我原是苟延岁月人，只不饥不寒，得有安身处足矣！要那修金何用？我身边还有金恩公送我的几十两银子，也一总与姐夫留下罢。”叶体仁听了，喜欢的心花俱开，随即出去说与朱清：“此后日日加六两肉与舅爷吃；若剩有未吃尽的肉，只用添买四两亦可。像此等调度，全要你留心。”嘱咐罢，入来向沈襄道：“还有一句要紧话，休要到临期忘记了。我已向你东家说过，你是我从堂兄弟，名字叫做向仁，你须切记在心！”沈襄唯唯。

次日，沈襄从行李内，将不换送的银子，取出六十四两，送了体仁，把骑来的那驴儿，也送了他。体仁大喜收受，说道：“你今日将驴儿送我，就是我的了。我说也不妨：几天草料，吃的了我心上甚慌！我实用他不着，早晚卖了，得几两驴价，贴补贴补也好。”沈襄笑了。沈小姐道：“亏你是个读书人，怎爱钱到这步田地？”又道：“周家是个大富翁，我兄弟到他家，衣服、被褥平常了，他便要小看我兄弟。方才送你这六十两银子，你收不得，与我兄弟治买了衣服、被褥罢！”体仁乱嚷道：“不成话了！谁家寒士，还讲究衣服、被褥？越穷人越敬重。”夫妻两个为这六十两银子，嚷了两天，终被沈小姐作主，着朱清拿办买一切，又叫了两个裁缝做妥。将体仁几乎疼死，饶还是沈襄的银子。

到了初一日，周通家先下了两副请帖，初二日亲来拜请体仁送沈襄入馆。周通领儿子周琰拜从，设盛席相待。体仁至灯后回家。自此沈襄便教读周琰，一家上下通称沈襄为叶师爷。

万年县虽是个小县分，此时风气却不甚贵重富户，重的是科甲人家；每题起周通，便说他是臭铜郎中。止是见了周通，和奉承科甲人一般。周通听在耳中，心上甚恨这“臭铜郎中”四字；因见他儿子周琏生得聪慧俊雅，便打算他是科甲翰院中人，想他中会，出这“臭铜郎中”之气。虽一年出一千两银子请先生，他也愿意，只怕把他儿子教不通。先时请了个举人，叫张四库，到也是个有学问的人。教读周琏，只教读了一年多，学院到广信，周琏彼时才十八岁，不知怎么便进了学，张四库到得了四五百两谢仪。周通得意到极处。谁想张四库便中了进士，做翰林。周通大失所望。他久知儒学叶体仁是个名士，因此连先生也不请，恐怕教坏他儿子。只教体仁看文字。今请了沈襄，打算着体仁所荐，必不错；又问明是个秀才，心上有些信不过起来，诚恐学问浅薄，教坏了儿子，须藉众人考验。随烦朋友们牵引本县生童，起了个文会，每一月会文六次，轮流管饭，家道贫寒的，或四五人管一会，七八人管一会不等；惟周通家不轮流，每月独管三会。会文也不拘地方，虽庵观寺院，亦去做文字。会了两三次，通是沈襄评阅。人见沈襄批抹讲解甚是通妥，况又是本学叶师爷兄弟，越发入会的人多了。

这日该本城文昌阁西老贡生齐其家管会。他家道也还有饭吃，只因他一生止知读书，不知营运，将个家道渐次不足起来；却为人方正，不但非礼之事不行，即非礼之言亦从不出口。生了两个儿子，大儿子叫齐可大，为人心地糊涂，年已二十四岁，尚未进学；次子才八九岁，叫齐可久，他还有个女儿，名唤蕙娘，年已二十岁，尚我夫家，生的风流俊俏，其人才还不止十分全美，竟于十分之外要加出几分，亦且甚是聪明，眼里都会说话。这齐可大也在会中，诸生童一早都到齐家庭上。齐其家出了两个题目，大家各分桌就坐，一个个提笔磨墨，吟哦起来。

这齐其家庭房前后都有院子，前后俱有窗榻。庭房前面的窗榻俱皆高吊，庭房后面的窗榻都关闭着，为其通内院也。周琏这日辞过沈襄入会，在后面窗榻内西北角下，面朝着窗榻做文字。

齐贡生家闺女蕙娘，听得诸生童俱到，便动了个射屏窥醉的念头。趁老贡生在外周旋，他母亲庞氏厨下收拾饭菜，便悄悄的走出内院。到庭房北窗外，先去中间用指尖挖破窗纸，放眼一觑：见七大八小，到有五六十个，虽然少年人多，却眉目口鼻都安顿的不是步位。即有几个面皮白净的，骨格都不俊俏，且头脸上毛病极多。又走到东北角窗外，也挖破窗纸，看了看，总是一般，心上委决不下。回身到西北角窗外，也挖开窗纸一觑：这一眼，便觑在周琏脸上，不由的目荡神移，心上乱跳起来。那里还肯罢休？从新把窗纸挖了个大窟窿。用左右眼轮流着细看。周琏正握着笔，凝着眸，想算文理，猛然回过眼来，见窗外一个雪白的面孔，闪了一下，就不见了。心里想道：“这必定是齐贡生内眷偷看我们。”也就丢开了。怎当那蕙娘不忍割舍，又来偷视。谁想周琏两只眼睛，也注意在那窟窿上，四目一照，那蕙娘又缩了回去。周琏想算道：“他尽着看我，难道不许我看看他？”将身子站起，隔着桌子，往窗外一觑：见一不肥不瘦、不高不低、如花似玉的个大闺女，站在半面窗外。再看香裙下面，偏又配着周围正正、瘦瘦小小、追魂夺命一对小金莲，真是洛神临凡，西施出世。周琏不看则已，一看之后，只觉得耳朵内响了一声，心眼儿上都是麻痒；手里那枝笔，不知怎么吊在桌上。

正在出神之际，一个童生走来，在肩上一拍道：“看什么？”周琏即忙回头，笑应道：“我看他这后面还有几进院？”童生道：“《易经》上有‘拔茅连茹’，‘茹’字怎么写？”周琏道：“草头下着一如字便是。”那童生去了，周琏急忙向

窗外一看，寂然无人。坐在椅上，将桌子一拍道：“这个一万年进不了学的奴才，把人害死！”正在怨恨间，那窗外的一双俊眼又来了，周琰也便以眼相迎。只见那白面孔一闪，忽见纤纤二指伸入，将窗纸扯去一大片，把那俊俏脸儿，端端正正放在窗空前，两个人四只眼，互相狠看。

正在出神意会，彼此忘形之际，只听得有人叫道：“周大兄！周大兄！”周琰即忙掉头一看，见第三桌子前，与他同案进学的王曰绪，笑问道：“头篇完了么？我看看！”周琰道：“才完了两个题比，也看不得！”又见王曰绪笑说道：“你必有妙意精句，不肯赐教。我偏要看看！”说着，从人丛中挤了过来。周琰此时，恨入切骨！只见他走来，将周琰文稿拿起，一边看，一边点头晃脑，口中吟咏声唤不绝。看罢，说道：“你笔下总灵透，我也是这意思，无如字句不甚光洁。”说着，从袖中掏出来，着周琰看。周琰只得接过来，见一篇已完了，那里有心肠看？他大概瞧了瞧，连句头也没看清楚，便满口誉扬：“真是绝妙的文字！好极，好极！”王曰绪又指着后股道：“这几句，我看来不好，意思要改换他。”周琰随口应道：“改换好。”王曰绪道：“待我改换了，你再看。”说罢，又挨肩擦臂的走出去了。

周琰急急的往窗外四下一看，那俊俏女娘不知那里去了。把身躯往椅子上一倒，口里骂道：“这厌物奴才杀了我！这是一生再难得的机会，被他惊开，实堪痛恨！”急忙又向窗外一看，那里有？还有什么心肠做文字？不由的胡思乱想道：“此人不是齐贡生的闺女，便是他的妹子。怎么那样一个书呆子，他家里有这样要人命的活天仙？岂非大奇事！”想算着，又站起来向窗外再看，连个人影儿也无。复行坐下，鬼嚼道：“难道竟不出来了？”又想到：“自己房下也还算妇人中好些的，

若和这个女儿比较，他便成了活鬼了！”又想到：“我父母止生我一个，家中现有几十万资财，我便舍上十万两银子，也不愁这女儿不到我手！”

正胡想算着，见窗外一影，却待站起来看视，那女娘面孔又到。两个互看间，忽见那女娘眉舒柳叶，唇绽樱桃，微微的一笑。这一笑，把周琰笑的神魂俱失。却待将手带的金镯，要隔窗儿送与，只听得后窗外一小娃子叫道：“姐姐，妈一地里寻你，不想你在这里！”那女娘急将俏庞儿收去。周连连忙站起，将两只眼着在窗空内看去，只见那女娘莲步如飞，那里是人，竟像一朵带露鲜花，被风吹入内院去了。周琰在庭房内，总看的是此女前面，此刻才看见后面，正合了《洛神赋》四句：“肩若削成，腰若约素；罗袜生尘，凌波微步。”正此女之谓也。

周琰看罢，复坐到椅上，有气无力的说道：“我从今后，活不成了！”定醒了一会，看自己的文字止有了少半篇；再看众人，已有将第二题写真半篇多了，不由的心下着急起来，也无暇思索，只合就题敷衍。一边做着文字，一边又向窗外偷看，只怕耽误了。猛听得老贡生高说道：“午饭停妥，诸位用过饭再做罢。”众生童俱各站起，拉开桌椅板凳，坐了八九桌。饭毕，又做起来。周琰此时真正忙坏，又要做文字，又要照管那窗榻上窟窿。只到日落时，总不见那女儿再来。原来前半日，蕙娘的母亲庞氏只顾与各生童收拾茶饭，蕙娘便可偷空出来；午饭后他母亲无事，他那里还敢乱跑？况老贡生家教最严，外面两个雇工人，是足迹不许入内院的。蕙娘和他儿媳，是足迹不许出外院的。此刻把个蕙娘急的要死，惟有盼下次管会而已。

周琰苟且完了两篇，已点灯时分，大家各散回家。素常与他妻子最是和美，今晚归来一看，觉得头脸脚手都不好起来，

便一句话也不说。何氏问他，也不回答，还当他与会中人闹了口角，由他睡去。那知周琰一夜不曾合眼，翻来覆去，想算道路。正是：

人各有情丝，喜他无所系；
所系有其人，此丝无断际。

第八十回

买书房义儿认义母 谢礼物干妹拜干哥

词曰：

情如连环终不坏，甲颜且把干妈拜。学堂移近东墙外，无聊赖。

非亲认亲相看待，暂将秋波买卖。一揖退去人何在？须宁耐，终久还了鸳鸯债。

右调《渔家傲》

话说周琰思想蕙娘，一夜不曾合眼。这边是如此。那边的蕙娘，到定更以后，见家中雇的老婆子收拾盘碗已毕，他哥嫂在下房安歇，他父母在正房外间居住，他和小兄弟齐可久同小女厮在内间歇卧。早存下心，要盘问他兄弟话，预备下些果饼之类，好问那庭西北角内做文字的人。谁想那可久原是个小娃子，那里等到定更时？一点灯，便睡熟了。蕙娘直等的他父母俱都安寝，外房无有声息，方将他兄弟推醒，与他果子吃。那

娃子见与他果子吃，心下就欢乐起来，一边揉眉擦眼，一边往口内乱塞，说道：“姐姐，这果子个个好吃。”蕙娘道：“你爱吃，只管任你吃饱，我还有一盘子在这里。”那娃子起先还是睡着吃，听了这话便坐起来。蕙娘怕他父母听见，说道：“你只睡着吃罢，休着爹妈听见了骂你我，我还有话问你。”娃子道：“你问我什么？”

蕙眼道：“今日来咱家做文章的相公们，你都认得么？”那娃子道：“我怎么认不得？”蕙娘听了大喜，忙问道：“你认得几个？”那娃子道：“我认得我哥哥。”蕙娘道：“这是自己家中人，你自然认得。我问得是人家的人？”那娃子道：“人家的我也认得。”蕙娘又喜道：“你可认得那庭房西北角上做文章的相公？他头戴公子巾，外罩黑水獭皮帽套，身穿宝蓝缎子银鼠皮袍，腰系沉香色丝绦，二十内外年纪，俊俏白净面皮，手上套着赤金镯子，指头上套着一个赤金戒指，一个红玉石戒指，唇红齿白，满脸秀气。那个人儿，你认得他么？”那娃子道：“我怎么认不得？”蕙娘听了，又不禁大喜。忙问道：“他姓甚么？他在城内住，城外住？他叫什么名字？他是谁家的儿子？”那娃子道：“我不知道他住处，他又从不和我顽耍。”蕙娘道：“你不知住处罢了。你可知他姓甚么？是谁家的儿子？”那娃子道：“他是他妈的儿子。”蕙娘拂然道：“这样说，是你认不得他！你为何口口声声认得？”那娃子道：“我怎么不认得他？他是来做文章的相公。”蕙娘听了，气恼起来，在那娃子头上打了一掌，骂道：“死不中用的糊涂东西！”那娃子便硬睁着眼嚷道：“你打我怎么？果子是你与我吃的，又不是偷吃你的？”蕙娘一肚皮深心，被这娃子弄了个冰冷，伸手将果子夺来，盘内还有几个，一总拿去，放在地下桌子上。那娃子见将果子尽数夺去，不由的着急起来，大嚷

道：“你打我怎么？我为什么教你白打？”说着，就啼哭起来。

庞氏听见，骂道：“你们这时候还不睡觉，嚷闹甚么？”蕙娘怕他嚼念出来，连忙将盘中的果子尽数倒在他面前。那娃子见了果子，便立刻不嚷不哭了。虽然不嚷了，他也骤然不好吃那果子；见蕙娘上床换鞋脚，那娃子拿起一个果子来，笑着向蕙娘道：“你还吃一个儿？”蕙娘也不理他，歪倒身子便睡。那娃子见蕙娘不理他，悄悄的将果子吃尽就睡着了。蕙娘前思后想，在这边思想周琏；周琏在那边思想蕙娘，想来想去，还是周琏想出个道路来。

次早，到书房完了功课，带了两个得用的家人，一个叫吴同，一个叫周永发，一齐到齐贡生门前。详细一看，见他房子左右俱有人家，左边的房子甚破碎，右边房还整齐些。问跟随的人道：“这右边房子，是谁人住着？你们可认得么？”吴同道：“小的都知道。这中间是齐贡生家，左边是张银匠住，右边是鍾秀才弟兄两人住。大爷问他怎么？”周琏道：“家中读书，男女出入甚不方便；我看这右边的房子，到好做一处书房。这里的街道又僻静，但不知卖不卖？”吴同道：“容小的问他。”周琏道：“价钱不拘多少，只要他卖就好。这件事，就交与你办理。”吴同听了价银不拘多少，满心欢喜道：“小的就与大爷办理。”周琏道：“限你两天回我话。还有一说：若右边不成，就买那银匠的房子也罢。”吴同道：“只要出上价钱，不怕他不卖。”周琏道：“你不用跟随，就此刻问他去。”吩咐毕，回家去了。

真是钱能通神。到午间，吴同便来回话道：“那鍾秀才的房子问过了。起先他兄弟两个为是祖居，都不肯卖；小的费无限唇舌，哥哥肯了，兄弟又不肯，讲说到此时，方停妥。这房子两进院：外层院正房三间，东西房各三间，北庭房三间，门

楼一座；正房东边还有一间房，西边小门楼一座，通着内院。内院也是正房三间，东边一个小院和，与齐贡生家止隔一墙；院内有小正房一间，西边和东边一样，又与王菜店止隔一墙。东西下各有房三间，北面无房，便是前院的后墙。合算共房二十六间。木石要算中等，价银一千二百两。”周璉听了内东小院与齐家止隔一墙，便满心难喜，向吴同道：“一千二百两太多，与他一千两罢。”吴同道：“这锤秀才弟兄两个，都是有钱的人，少一分也不卖。”周璉情心过重，还论什么价钱多少，随口说道：“就与他一千二百两。说与管帐的，就与他兑了罢。老爷问起来，只说是五百两买的。”吴同大喜，不想卖主止要八百，他到有四百两落头。周璉道：“几时搬房？”吴同道：“搬房大要得半个月后。”周璉道：“如此说，我不买了。定在三日内搬清方可。他图价钱，我为剪绝。”吴同连忙答应出去。

原来买齐贡生家左右房子，也是周璉费一夜心力想出来的。他素知齐贡生为人固执，不但说将他女儿做妾，就是娶做正室，他还要拘齐大非偶的议论；除了偷奸，再无别法。到了未牌时分，吴同和管帐伙计来回覆道：“房价一千二百两兑了，立的卖房契已取来，定在后日一早搬去。”周璉听了，又看了契，大喜。随即到他父亲周通面前，说明已意，嫌家中人多，耳目中不得清静，要同叶先生去新买锤秀才房子内读书。他父亲见是极正大事，心上颇喜，也不问房子价钱多少，止说道：“城里城外，家中有许多多少房子，拣上一，处就是了，何必又买？”

到第三日午后，打听得锤秀才搬去，亲自到那边看了房儿，吩咐雇各行匠役，连夜兴工修理。先生在前院正房居住，三间北庭会客；内院正房，也做会客之所。西小院房，贮放吃食，

西厦房三间，做厨房；东厦房三间，家人们住。前院亦然。自己单拣了东小院房居住。家人们领了话，立刻连夜兴工修理停妥。将那东小院房，上下普行修盖，裱糊的和雪洞一般。摆设起琴棋书画、骨董珍玩，安设了床帐、桌椅，铺放下锦绣、花茵。大家图小主人欢喜，于是同沈襄搬了过来。

齐贡生知叶先生搬入隔壁，心上甚喜，早晚可以讲论文章，率领了两个儿子来拜贺。周璉接见齐贡生，比在会中又加敬十倍，留可大、可久同饮食，顽笑到灯后，方放回家。次日备了极厚的八色礼物，同沈襄回拜。贡生留茶，一物不肯收受。周璉没法，谈了一会诗文，送了出来。从此时常来往。可大、可久不时到周璉处，来了定留吃饭，走时必要送些物事，从没个教他弟兄空手回去的。把一个齐贡生老婆庞氏喜欢的无地缝可入，日日嚷闹着教贡生设席请周璉。齐贡生是个一介不与、一介不取的人，听见他儿子们常收周璉的东西，深以为耻。无如庞氏挡在前头，弄的这贡生也没法。他女儿蕙娘，止知周璉是个大富家子弟，搬来隔壁读书，却不晓得就是庭房西北角与他眉眼传情的人。

过了二十余天，周璉要和齐可大结拜个弟兄。可大先和他母亲说知，庞氏喜出意外，随即告知贡生。贡生道：“汉时张耳、陈余，岂不是结拜的弟兄？后来成了仇敌，比陌路人更甚几倍！”庞氏道：“我不管你张家的耳朵，陈家的鱼儿，弟兄总要拜哩。他一个满城大财主的儿子，先人又做过极大的官，他肯与我们交往，我们就沾光不浅。人家到要下顾，你反穷臭起来？”贡生道：“你这沾光下顾的话，再休对我说！孟子曰：‘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畏彼哉？’”庞氏道：“你敢和他家比人比脚么？比人，家中上下止有九口，他家男女无数，奴仆成行；比脚，他父子们不穿缎鞋，便

穿缎靴，你看你的脚，穿的是什么？”贡生咬牙大恨道：“你看他胡嚼么？我说的仁，是仁义的仁，我说的爵是爵禄的爵；你不知乱谈到那里去？真是可恨！可厌！”庞氏道：“恨也罢，厌也罢，总之结拜弟兄，定在明日！到其间，你若说半个不字，我与你这老怪结斗大的疙瘩，誓不两立！休说周相公要和我儿子结拜弟兄，就和你结拜个弟兄，你也该知高识低，做个不负抬举的人才是！我再问你：你见谁家遇着财神，拿棍打来？”老贡生听罢，用两手掩耳，急急的走出去。又知此事势在必行，次日一早，便往城外访友去了。

周琰于是日，先着人送贡生和庞氏缎衣各两套，外随羊酒等物，与可大、可久缎衣各一套。连日以问明可久，蕙娘二十岁了，比自己小一岁，他是在庭房窗眼中看见过的，想算着身材长短，令裁缝做了两套上色缎子裙氅，配了八样新金珠宝首饰送蕙娘，都拿到庞氏面前。庞氏爱的屁股上都是笑，全行收下，只等老贡生回来，商酌几件东西做回礼。%

少刻，周琰盛选衣帽过来，拜见干妈，庞氏着请入内房相见。蕙娘在窗内偷看，心下大为惊喜，才知西北角下做文字的书生，就是周琰。心中鬼念道：“这人才算的有情人！像他这买间壁房子，和我哥哥兄弟结拜，屡次在我家送极厚的礼物，毫不惜费，他不是为我，却为着那个？”又心里叹道：“你到有一片深心，只是我无门报你！”急急的掀起布帘缝儿，在房内偷窥，见周琰生得甚是美好。但见：

目同秋水，秋水不及他二目澄清；眉若春山，春山不如他双眉松秀。鼻梁骨高低适宜，嘴唇皮厚薄却好。逢人便笑，朵颐间绽两瓣桃花；有问必答，开口时露一行碎玉。头带远游八宝貂巾，越显得庞儿俊俏；身穿百折鹅绒缎氅更觉得体态风流。

耨吏耕经，必竟才学广大；眠宿柳，管情技艺高强。

蕙娘看了又看，心内私说道：“妇人家生身人世，得与这样个男子同睡一夜，死了也甘心！”又见他坐在一边，说的都是世情甜美话儿，又听得问他父亲不在家的原故。吃罢茶，便要请干妹妹拜见。只听得他母亲说道：“过日再见罢，他今日也没妆束着。”又听得周琏说道：“好妈妈！我既与你老做了儿子，就和亲骨肉一般，岂有个不见我妹妹之理？”只听得他母亲笑向他兄弟可久道：“你叫姐姐出来！”

蕙娘听了，连忙将身子退了回去，站在房中间。可久入来笑说道：“周家哥哥要见你，咱妈妈叫你出去！”蕙娘满心里要与周琏覷面一会，自己看了看，穿着一身粗布衣服，怕周琏笑话他，向可久道：“你和妈说，我今日且不见他罢。”那娃子出去回覆，又听得周琏道：“这是以外人待我了！必定要一见。”他母亲又着可久来叫，蕙娘忙忙的换了一双新花鞋儿，走到镜台前，将乌云整了整，拂眉掠鬓，薄施了点脂粉，系了条鱼白新布裙子，换上一件新紫布大袄，着他兄弟掀起帘儿，他才轻移莲步，含羞带愧的走将出来。周琏对面一看，真是衣服不在美恶，只要肉和骨头儿生的俊俏。但见

粉面发奇光，珠玉对之不白；樱唇喷香气，丹砂比之失红。眉弯两道春山，随他铁打金刚，眉蹙时定须肠断；目飘一汪秋水，任尔铜铸罗汉，眼过处也要销魂。皮肉儿宜肥宜瘦，身段儿不短不长。细腰围抱向怀前，君须尚飨；小金莲握在手内，我亦呜呼。真是颠不刺的随时见，可喜娘行盖世无！

两人互相一看，彼此失魂。周琏向蕙娘深深一揖，蕙娘还

了一拂，大家就坐。蕙娘便坐在他母亲背后，时时偷眼与周琰送情。周琰见蕙娘的面孔，比窗内偷窥时更艳丽几分，禁不住神魂飘荡。坐了大半晌，只不肯告别。庞氏回头以目示意，着蕙娘入内房去，蕙娘也不肯动身。庞氏老下面皮，向可大道：“你陪周兄弟到外面书房里坐。”周琰没奈何，舍了出来。庞氏收拾茶食，周琰略用了些，即回隔壁书房内。

倒在床上，自言自语道：“我这命，端的教我这干妹妹断送了！如今面虽见了，同睡还没日子，该怎么消遣这相思日月？”于是合着眼儿，想那蕙娘的态度，并眉眼的深情。又想他半迎半避、半羞半笑、半言不言的那种光景，恨不得身生双翼，飞到齐贡生家，将蕙娘抱到一无人之地，竭生平气力，治他故卖风情、要人性命的罪案。又想着蕙娘上下通是布衣裙，便大不快活道：“岂有那样丽如花、白如玉的人儿，日夜用粗布包裹？可惜将极细极嫩的皮肤，都被粗布磨坏？”便动了做家常穿用的衣服，与他送去。又转念齐贡生是个小人儿，将绸子衣服送去，必不着他寻常穿。思索了半晌，用笔开了个单儿，笑说道：“只用每一件做上四件，如此之我，不怕不与他穿？”“随即将家人叫来，说与他们长短尺寸，用杂色绸子，棉、单、夹三样，每一样各做四件，裙、裤、大小衬衣，俱须如数办理，限两日做完。家人们听了，背间互相议论，也猜着是送齐贡生家，却猜不着是送他儿媳，送他闺女。大家嗟叹为前世奇缘。又知他性儿最急，连夜叫了二十几个裁缝，与他赶做。只一夜通完，拿到周琰面前，周琰甚喜。又配了些戒指、手镯、碎小簪环之类，将可大、可久请来，留酒饭后，就烦他弟兄与蕙娘送去。

再说老贡生昨晚回家，庞氏将周琰认了干儿子，并送的许多衣物都取出来，着贡生看，说了又说，感激周琰的好处。老

贡生大概瞬了一眼，说道：“一介不取，方是我们儒者本色。今平白收人家无限东西，于心何安？总之你们做妇人的，不明‘义利’两字，就与圣贤道理不合了。”庞氏见老贡生见了许多东西，脸上没半点喜色，心上早有些不爽快；今听了这几句斯文话，不由的大怒道：“放屁！什么是个圣，什么是个贤？和你这种不识人抬爱的杀材说话，就是我不识数儿处。人家昨日恭恭敬敬的来，连一顿饭也没留人家吃，再不说明日想几件东西做回礼，打发儿子们到人家父母前磕个头，也算孩子们结拜一场。”老贡生道：“我一个寒士，那有东西送他？”庞氏道：“白收人家的么？”贡生道：“谁教你收下他的？为今之计，只有个都把还他，实为两便。”庞氏大喊道：“放狗屁！”贡生见庞氏不成声气，有些怕怕的说道：“着孩子们走走，也罢了。”庞氏道：“不！我要东西哩！”贡生无奈，只得在内外搜寻。寻出米元章一块墨刻法帖，一块假蕉叶白砚台，两匣笔，一部《书经》体注。庞氏打开箱笼，寻了几件瓶口、茶包、香袋之类，算蕙娘的人情。次日辰刻，着两个儿子穿了新衣鞋袜，到周通家叩拜干爹妈去。

周通不知来头，见他弟兄两个入门便乱叫“干爹”，还要入内里去见冷氏，又不便问他原故。周璉从书房中赶来，说明结拜弟兄话，周通心上大不如意。周璉领他弟兄见了冷氏，冷氏留他弟兄在内房吃茶食。临行，每人在一小荷包，荷包内各装小银锭五六个送他们。

弟兄二人回到家中，诉说周家如何款待，庞氏大喜。将荷包银锭，都替儿子收了。蕙娘自周璉送许多衣服首饰之类，他就明白周璉是不教他穿布的意思。见他母亲不说，他如何敢穿在身上？只是心上深感周璉不过。也知周璉已有妻室，是没别的指望，只有舍上这身子，遇个空隙，酬酬他屡次的厚情。自

此茶里饭里，醒着睡着，无一刻心上不是周琨矣！

过了几天，庞氏嚷闹着教请周琨，老贡生无奈只得备席相请。周琨听得请他，欣喜之至！整齐衣帽，到贡生家。酒饭毕，周琨三四次说道要拜谢庞氏。贡生见阻不住，只得教儿子可大陪了入去。庞氏亲亲热热的周旋，谢了又谢，又着蕙娘出来。蕙娘早准备着相见，就穿带了周琨送的衣服，首饰，打扮的粉妆玉琢，到周琨跟前拂了两拂，说道：“教周哥屡次费心，我谢谢！”慌的周琨还揖不及。妇人家固以人才为主，服饰也是不可少的。今日蕙娘打扮出来，周琨看时，见比前二次大不相同，真是广寒仙子临凡，瑶池琼英降世，禁不住眼花撩乱，魂魄颠倒起来。一同坐下吃茶，周琨正要叙谈几句话儿，被老贡生着雇工老汉立刻请出去。周琨只得出去。蕙娘随着庞氏，送出院外。周琨回身作谢，见蕙娘双眉半蹙，那对俊秋波透露出无限抑郁，无限留恋，欲言不好言，欲别不忍别的情况。周琨此际，心神如醉，走到院门外，还回头观望。然后到书房，与贡生作别。正是：

妇人最好是秋波，况把秋波代话多。
试看临行关会处，怎教周子不情魔？

第八十一回

跳墙头男女欣欢会 角醋口夫妇怒分居

词曰：

墙可逾，炭可梯，男女相逢奇又奇。毛房遂所私。
盼佳期，数佳期，昼见虽多夜见稀。求欢反别离。

右调《长相思》

话说周琰从齐家赴席回来，独自坐在书房内，想蕙娘临别那种神情眉眼，越想越心上受不得。一日，齐可久独自跑到周琰书房内顽耍，周琰取出许多点心让他吃，盘问他家的内事。那娃子到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周琰指着院外东墙问道：“那边想就是妈妈住房了？”娃子道：“不是。这个墙是我那边毛房墙。”周琰道：“你那边毛房有几间？”娃子笑道：“没有房，是个长夹道儿。”周琰道：“这夹道儿有多宽？”那娃子指着一张方桌道：“有这个宽。”周琰道：“毛坑在那边？”娃子道：“我不知道。”周琰道：“就是人出恭时蹲的那一

块地方儿？”娃子用手向北指道：“在这一头儿，地底下有一个缸，缸上头还有木头板子。”周琏指着南头问道：“夹道这一头有毛坑没有？”娃子笑道：“没有，没有。这一头柴也放，木炭也放。”周琏道：“这夹道”：“儿可有门子没有？”娃子道：“怎么没有？我妈入去不关闭门，我姐姐和我嫂嫂入去都关闭门。”周琏忙问道：“你姐姐什么时候出恭？”娃子道：“我姐姐天一明就去出恭。我妈和我嫂嫂吃了饭出恭，我家老婆儿后晌出恭，我只在院里出恭。”周琏听了大喜，心里说道：“这便有点门路了。”又问道：“别人出恭，天一明去不去？”娃子摇头道：“不去，不去。止是我姐姐去。”吃了一会点心，周琏又着他拿了几个回家去吃。这娃子跑两步跳一步的去了。

周琏急急出房，将那东墙一看，估量着还没一丈高。心里想要弄个梯子来，又怕家人们动疑。想了一会，喜欢的手舞足蹈，说道：“我的亲干妹妹，我也有得了你的日子也！不枉我费一番血汗苦心。”随即将一家人叫来，吩咐道：“你快着木匠与我做两个桌子，一个要比房内方桌周围小三寸，高二尺五寸；再做一个小些的，也要高二尺五寸，比方桌周围小六寸。今晚定要做完。也不用油漆，我要在床边，放零碎东西用。”那家人道：“一个绝好的书房，摆上两张白木头桌子，恐不好看。房儿又小，添上他越发没地方了。”周琏道：“你莫管我，你只做去就是了。”家人出去，周琏复行算计道：“房内的方桌有三尺余高，添上两张新做的桌子，叠起来放在上面，便有八尺余高。我要过这墙去，止差着二尺上下。还有什么费力处？”心上甚是得意。猛然又想道：“我这边便可上去，他那边该如何下去？总然跳下去，如何上得来？一丈高下的墙跳断了腿，岂不完哉！”想到此处，把一肚皮快活弄了个干净，急得

挝耳挠腮，想不出个道路，倒在床上睡觉去了。睡了半晌，忽然跳下床来，大笑道：“我的亲干妹妹，不出两天，你就是我的肥肉儿了。”喜欢的也不回家，立刻差人和他父母说：“要在书房同叶先生读夜书。”这晚独自关闭院门，睡了一夜。次早，将家人叫来，吩咐道：“此刻买四十担木炭，与隔壁齐奶奶送去。若少买一担，我将来问出，定要当贼的处置。可先和齐大相公说明，是我们太太送齐奶奶的。”家人如命而去。这是他想起那娃子有南头夹道内堆放柴炭之说，故买这许多相送，打算他家必在夹道内安放，便可堆积成下去的道路了。也是于无中生有费心血想出来的法儿。

早饭后家人们将两张新做的小桌抬来，放在院中。周璉道：“我这房儿小，有一张方桌就够了。可搬出一张去，放在东墙脚下南头，客人来你们放茶酒也有个地方。”一个家人道：“就只怕被风雨坏了。”周璉蹙着眉头道：“你买东西时只少落我几个钱，比在这一张方桌上尽忠强数倍。”将桌子安放停妥，少刻听得墙那边妇人同男人嘻笑说话，又听得倒炭之声，来往不绝。心上得意之至，以为不出所料。又打算着蕙娘明早出恭，我若过去，他不知怎么欢喜。这喊叫不依从的话，是断断没有的。须臾，家人来回话说：“木炭四十担都领炭铺中人向齐家交割，此时还担送未完。齐奶奶着在太太上请安道谢。”

到这夜四更时候，把新做的两张桌儿，做两层都叠放在方桌上。看了看，离墙头不过一尺六七寸。随即扒上去，向墙那边一看，见南头炭已堆的和墙高下不差许多。往北看，不甚分明。忙下来，到房内点了个灯笼，扒上桌子去照看。见炭从南头堆了有一丈多长，竟堆成个大大的炭坡，极可以步走下去。心中大喜不尽。再用灯笼照看北头，离这炭还有三四尺远，中间有个门儿，闭在那里。周璉看明白，回到房中，暖了一壶酒，

独自坐饮，等候天明。

好大半晌，方听得鸡叫。只怕误了好事，扒在桌子上，两只眼向那夹道门儿注视。直到天大明亮，方见墙中间门儿一响，周琏将身子缩下去，止留二目在墙这边偷看。见一妇人走入来，乌云乱挽，穿着一件蓝布大棉袄，下身穿一条红布裤儿，走到毛坑前，面朝南，将裤儿一退，便蹲了下去。周琏看得清清白白，是蕙娘。不由的心上窄了两下。先将身子往墙上一探，咳嗽了一声。蕙娘急抬头一看，见墙上有人，吃一大惊。正要叫喊，看了看，是周琏，心上惊喜相半，急忙提起裤儿站起来，将裤儿拽上。只见周琏已跳在炭上面，一步步走了下来。到蕙娘面前，先是深深一揖，用两手将蕙娘抱住。说道：“我的好亲妹妹，今日才等着你了！”蕙娘满面通红，说道：“这是甚么地方？”话未完，早被周琏扳过粉项来，便亲了两个嘴，把舌头狠命的填入蕙娘口中乱搅。蕙娘用双手一推，道：“还不快放手！着我爹妈看见，还了得！”周琏道：“此时便千刀万剐，我也顾不得。”说着，把蕙娘放倒在地，两手将裤儿乱拉。蕙娘道：“你就要如此，你也将门拴儿扣上着。”周琏如飞的起去，把门拴儿扣上，将蕙娘裤儿从后拉开，把两腿一分。蕙娘含着羞，忍着疼，只得让周琏欺弄，濡研了十数下。蕙娘疼痛的了不得，用两手推着周琏道：“我不做这事了，饶我去罢。”周琏也不言语，先将自己的舌尖送入蕙娘口中，随即缩回。蕙娘也将舌尖送入，让他吮咂。蕙娘初经云雨，觉得里面如火烧着的一般，甚是难忍难受。只因心上极爱周琏，便由他行凶。将两腿夹的死紧，口中乱说“罢了，罢了”！堪堪的日色出来，蕙娘道：“使不得了。”周琏道：“你只将两腿放开些，我立刻完事。”猛听得门儿外有人说话，周琏也顾不得蕙娘痛苦，连连的大肆抽提。少刻，周琏春透心胸，将蕙娘舌根狠命

的吸在口中乱咂，把一只金莲用力握的死紧。自和妇人们有此事至今，总不如此次极美，皆因他心上爱到无以复加。

事完之后，便软瘫在蕙娘肚上。

蕙娘见周琨双眼紧闭，扒在他身上，微风不动，把个脖项也歪在一边。做女儿的从没经见过，只当周琨死了。心上害怕起来，连连的用手推摇了十几下。只见周琨将头抬起，微笑了笑，吃了蕙娘的一个嘴。见蕙娘袄底襟上早弄下两三处新红。忙将蕙娘扶起，还欲说话，蕙娘道：“你不看是甚么时候，有话再说罢。你快快的过去。”周琨又搂住粉项，连连的吃了几个嘴，道：“我今日才完了心愿了。你若是可怜我这一片赤心，明日务必早些来。我五更天就在此等你。”蕙娘点了点头儿，一边系裤子，一边站起来，着周琨扒过墙去，然后才将门拴儿取开。开门一看，见院中无人。回头看来，见周琨在墙那边，还露着半截身子，在上面看视。蕙娘朝着他笑了笑，才走出门儿去。这一笑，又把周琨心上笑的发麻痒起来，恨不得又跟随了过去。随即将桌子收入房内，看日光已照纱窗，也不好睡觉养息，将院门开放，让小厮们入来送茶水。仍照常诵读功课，遮饰众人耳目。直至早饭后，方才闭门睡倒，细细的咀嚼那交媾时的情景。真是一生侥幸、有一无两之事。独自在那里得意到几百万分。

再说蕙娘恭也没顾得出，走将回来，庞氏已经净面，他父亲已出去了。问蕙娘道：“怎么你今日去了好大一会？”蕙娘道：“我也是这般说，白蹲了半天，只是出不下来。”庞氏道：“敢是大肠里火结住，怪不得你的面色通红，吃点蜜水就好了。”蕙娘只怕他父母看出破绽，幸喜毫不相疑。走到自己房内，见他兄弟也不在，连忙用凉水偷着将大襟里儿上血迹洗去。呆呆的坐在床上，思想方才的事，竟是第一苦事，不是甚么好吃

的果子。又想昨日送木炭，这就是他的调度，安心要破坏我。只是他怎知道我家夹道内放柴炭？岂非奇绝？又想了想，身子已被他破去，久后该作何结果？用手在阴门上一摸，还是水渍渍的，两片大开着，不是从前故物。心下又羞愧起来。往常思念周琏，还有住时，念日不知怎么，就和周琏坐在心上、睡在心上一一般。晚间睡在被内，想那临去的话儿，着他早些去，又想起那般疼痛，有些害怕。翻来覆去，到三鼓往过才睡着。

心上悬结着，只睡了一个更次，便醒转来，悄悄的起来，点着个灯，看了看小女厮和他兄弟，睡的和死人一般。随即打开了鞋包，换了双大红鞋儿，走在镜台前，敷了一番脂粉，将头发用梳子笼的光光的，罩了块青手帕，坐在床上算计道：“他昨日说五鼓就在墙头候我，此时他定在那里相等。我若去，父母问起时，我昨日原说没有出下恭来，只说内急的狠，说与他一声，我立刻回来就是了。”想罢，将灯儿吹灭，一步步走到外房门前，款款的将门儿一启，侧身出去。到窗外一听，不见动静，知道他爹妈没有听见。连忙抢行几步，将夹道门推开。

这边门儿一响，墙头上的周琏早已看见，低低问道：“来了么？”蕙娘见周琏已在墙头，也不答应，将门儿急忙拴了。不想周琏早预备下个灯笼点在墙那边。先向炭堆上丢下一个褥子，一个枕头，跳过墙来，和灯笼都安放地下。然后走到蕙娘跟前，用双手抱起，放在褥子上，着了枕头，也顾不得说话，将褥儿拉下，分开蕙娘的两腿，却待将阳物插入。蕙娘道：“你断不可像昨日那样罗唆，我实经当不起。”周琏连连吃嘴道：“我今日只管着你如意。”说着，将阳物徐徐插入，便不是昨日那样艰涩。蕙娘蹙着眉头，任他戏弄。口中柔声嫩语哀告着，只教弄半截。周琏在灯下，看着他的容颜，又听着他这些话儿，越发性不可遏。周琏款款的用柔软功夫，一出一入，抽送起来。

蕙娘此时也觉得可以容受。周琏回头见蕙娘穿着大红半平底鞋儿，上面花花绿绿，甚是可爱，忙用双手紧紧握住。两人事毕，搂抱了片刻，天已大亮。周琏将他扶起，抱在怀中，口对口儿的问道：“今日比昨日何如？”蕙娘斜瞅了一眼，便笑了。旋将周琏脖项搂住，又将粉面枕在周琏面上，只顾挨揼。周琏道：“天已大明，你该去了。”蕙娘始将秋波转盼，抬头看那天色。看罢，向周琏道：“我此时一点气力也没了，你抱起我来罢。”周琏将他抱起，蕙娘系了裤儿，一手托着墙，十手拉着周琏衣袖，问道：“你明日来不来？”周琏道：“我为什么不来？我又不是疯子。”蕙娘又笑了笑，问周琏道：“伤快过去罢。”周琏将褥子卷了枕头，向墙那边一丢，然后提了灯笼，从炭上扒过墙去。又回头看蕙娘，蕙娘又笑了笑，以目送情，周琏摆手儿，蕙娘方才出去。

回到外房，见他父亲正穿衣服，他妈还睡在被内。急急的几步，走入内房，将红鞋脱去，换了一双宝蓝鞋穿了。小女厮与他盛了面汤，梳洗毕，呆呆的坐在床上，思索那交媾的趣味，不想是这样个说不来的受用，怪道妇人家做下不好的事，原也由不得。又想着普天下除了周琏，第二个也没这本领。从此一心一意要嫁周琏。拿定他母亲，是千说万依的。只是他父亲话断无望。

到第三夜五更时，又与周琏欢聚。事完后，蕙娘说起要嫁的话。周琏道：“此事从那日会文在窗下见你时，存此想算，直到如今。只是我家有正妻，不但将你与我做个偏房，就与我房下做个姐妹，你父亲也断断不依。我也思量了千回百转，除非我房下死了，那时名正言顺，遣媒作合。内中又有你母亲作主，这事十分中就有十分成就。如今该怎么向你父亲开口？”蕙娘道：“我已是二十岁了，早晚间我父亲把我许了人，我这

身子已被你破，那堪又着人家再破？我到那时，不过一条绳子自缢死，就是报还了你爱我一场的好心。只是我死了，你心上何忍？”说着，两泪纷纷从脸上滚下。周琏抱住温存道：“你休要忧愁。且像这样偷着做，等候个机缘，即或到水尽山穷，我从这墙上搬你过去，到我家中，禀明父母，费上十万银子打官司，也没个不妥当的事。万一不妥当，再着上十万。若二十万还无成，我陪你同死，也舍不得教你独死，教你再嫁第二个人。”蕙娘听了这几句话，拭去泪痕，说道：“我的终身总要和你说话。你若是误了我，我便做鬼，也不依你！”两个相亲相偎，到天明别去。

自此一连七八天，周琏没回家去，总在书房中歇卧。偶尔白天回家走走，周琏的父母以为儿子下苦功读书，心上到也欢喜。怎奈他妻子何氏与周琏是少年好夫妻，每日晚上定要成双。今一连七八夜不见周琏回来，那里还挨得过去。便生了无限猜疑，打算着周琏不是嫖便是赌，不过藉读书为名，欺瞒父母。又见周琏回家，止到他房内两次，面色上大同不前，看的冷冷淡淡，连多坐一刻也不肯。已看出破绽，只是摸不着根儿。将伺候周琏的大小家人、厨子、火夫都轮班儿叫去细细盘问，众人一口同音，说：“主人实是独自宿歇，用心读书，并无半点外务。”何氏又疑他们受周琏嘱托，因此不肯实说。

想了半天，想出一套话来，到婆婆冷氏面前说道：“女婿连夜不回家，与众家人打通一路，包着个娼妇，在新书房左近，夜去明回，已七八天了。咱家有钱，谁不忌恨？久后被人讹诈事小，设或一出一入被人家伤了性命，我做个寡妇罢了，只怕爹妈的后嗣有些可虑。”冷氏听了别的话，知道他们是少年夫妻，不愿丈夫离开的意思，后听到伤了性命等话，心上有些怕起来。立刻将周通请入内室，照何氏适才的话，告诉周通。周

通笑道：“我一生一世，止有此子。凡他一举动，我无不昼夜留心暗中着人察访。委系在新书房内立志读书，并未胡行一步。除会文日子出门，余俱在书房中。止是和齐贡生家两个儿子稠密些。他们少年人合得来，也罢了。若说讲到邻家，那齐贡生品端行方，言笑不苟，是我们本城头一个正路人，也是我一万分信得过的人。今他另立书房读书，这是最难得的事体。若把他这读书高兴阻了，惹的他恼怒起来，胡嫖乱赌，将我也只合把他白看两眼，谁舍的难为他？”这是媳妇儿贪恋丈夫。我今日就吩咐与他，白日在书房中，晚间回家来罢了。”

随即着人将周璉叫来，说明此话。周璉听了，和当心打个霹雷一样，又不敢在他父亲前执谬，含怒出来。深信家中大小，没人敢掇弄他。随到他母亲冷氏前细问。冷氏道：“这是你父亲怕你少年没守性，设或在外眠花卧柳，教我们担忧。况你媳妇独宿，也不是个常事，因此着你回来。”周璉听了这两句话，便明白是何氏有话了。连忙走到何氏房内，问道：“你今日和母亲说甚么话来？”何氏满面笑容，说道：“我没有说甚么。”周璉道：“你既没说甚么，怎么父亲陡然教我回家宿歇？”何氏笑道：“连我也不知道二位老人家是什么意思。敢是怕你在外嫖赌。”周璉怒说道：“我便嫖赌，你我怎么？”何氏见丈夫恼了，低低的笑说道：“你就嫖赌去，只要你有钱。”周璉道：“有钱，有钱，一百个有钱，只是不嫖你！”何氏道：“我要你嫖我么！”周璉道：“你既不要嫖你，你为什么在老爷子前过舌？”何氏道：“那个烂舌头生疔疮的，才过舌哩！你只回书房里睡去就是了，何必苦苦向我较白。”周璉道：“你能有多大的鬼儿，敢在我跟前施展？”说着，将衣服搂起，指着自己的阳物，向何氏道：“你多嘴多舌，不过为的是他。你从今后，若安分守己，我还着他赏你一二次光；你若暗中作

弄我，我将他倒吊起也轮不到你口里去。”何氏道：“你到不呵咕我罢，谁要他当饭吃不成？你的会吊着，难道我的不会挂着么？”

正嚷闹间，他母亲冷氏人来说道：“教你回家，是你父亲的意思，与你媳妇何干？你两个不必吵闹，我明日自有安排。”周琰道：“我的被褥俱在书房中，我明日再回家罢。”冷氏道：“这使不得。你父亲方才和你说了，你便与他相拗，他岂不怪你！现放着你媳妇被褥，何必定要书房中被褥怎么。况此时已是点灯时候还去做甚？”说罢，冷氏出去。周琰无可如何，只得遵他母亲的言语，深虑没和蕙娘说声，恐他独自苦等。夜饭夜酒都不吃，也不脱衣服，和衣儿倒在床上，一心牵挂着蕙娘。

到三更时分，何氏只当周琰睡熟，忍不住到他怀前替他解纽扣，松腰带，拉去靴袜。正要脱底衣。周琰睁开两眼，向何氏脸上重重的唾了一口，骂道：“没廉耻的货！我原知道你挨不住了！”何氏此时羞愧的无地可入，低了头，走至床脚下，泪流满面，又不敢高声大哭。心上又悔又气，恨不得一头碰死。到五更时，周琰那里还睡的住？坐起来，只觉得一阵阵耳热心跳，不由的嘴里说道：“罢了，这孩子今夜苦了！”何氏只当丈夫说他苦了，越发在床脚头哽哽咽咽，悲伤不已。周琰见何氏甚是悲切，素日原是和好夫妻，想了想，他也是贪恋我的意思，我头前处置过甚了。做妇人的，谁没个羞耻？省得我这般肉跳心惊，到不如且拿他出火。伸手将何氏一搬，见何氏二目红肿，哭的和酒醉一般。随蹲在床上，将何氏用两手抱起，放在床中间。正要对面亲嘴说话，被何氏用力一推，周琰不曾防备，一个翻筋斗倒跌下床去，头上碰下个大疙瘩。扒起来，双睛出火，怒不可遏，却待将何氏揪扭痛打。回想他父母睡熟惊

动起来不便，忍了一口气，将靴袜穿上，叫起女厮们点了灯笼，出外边书房中去了。正是：

绝粮三日随夫饿，一日无他心不减。
妇女由来贪此道，休将醋味辨酸咸。

第八十二回

阻佳期奸奴学骗马 题姻好巧妇鼓簧唇

词曰：

他也投闲抵隙，若个气能平。理合血淋墙壁，此大顺人情。
这事莫教消停，须索妙妇私行。知他舌散天花，能调凤管
鸾笙。

右调《相思令儿》

且说冷氏到次日，将周琰夫妻角口话与周通说知，周通将周琰极力的数说了几句，吩咐他在家住五天，在书房住五天，周琰才略有些欢喜。急急的到书房，在先生前打了个照面，将小院门开放，看见那堵墙和那张方桌，便是一声嗟叹。入房来，往床上一倒，想算道：“这蕙姑娘不知怎么怨恨我！若今晚负气不来，真是将人坑死！谁能过去与我表白冤枉？”猛想起：可久那娃子最好多说，此事除非着他有意无意的道达，使蕙娘知道我不来的原故方好。随即叫入个小小厮，吩咐道：“你去

隔壁请齐二相公来。”少刻，那小厮将可久领来。周琰先与他果子吃，又留他吃早饭，问他家中长长补短。渐次问到蕙娘身上，可久道：“我姐姐还睡觉哩。”周琰道：“我昨晚也是一夜没睡觉。”娃子道：“你为什么睡不着？”周琰道：“我昨晚二更鼓被我父亲叫去说话，因此没有睡觉。我也是才从家中来。”娃子道：“你昨夜没在这里么？”周琰道：“正是。”那娃子吃毕饭，周琰与他两包花炮，五百钱，那娃子喜欢的怪叫回家放炮去了。

少时，蕙娘听得院中炮响，就知是周琰与他兄弟的。急急的扒起将他兄弟叫来问道：“你周哥做什么哩？”娃子道：“我来时他说要睡觉。他又说昨日他爹叫着他去，一夜没睡。”蕙娘听了，才明白是他父亲叫去，并不是周琰变心。把一肚皮怨恨丢在一边。原来蕙娘五更天到夹道内，直等到天明。随向娃子嘱咐道：“你周哥问我的话，不可向爹妈说。若是说了，我教你周哥一点东西不与你。”娃子去了。

到这晚，蕙娘洗脚净牝，等候接续良缘。到四鼓时，在镜台前匀了脸，鬓边戴了一朵大红灯草茶花，穿了红鞋，悄悄的走出房来。到夹道内，先向墙上一看，见墙上有人，就知是周琰等候，回身将门儿拴了。周琰打算今晚蕙娘必早来，从三更时分便等候起，今见蕙娘入来，随将枕头、褥子丢在炭上，提灯笼过来。到蕙娘面前，将灯笼、枕、被放下，向蕙娘深深一揖，两条腿连忙跪下，双手抱住蕙娘。正要表白昨晚不曾来的话，蕙娘笑嘻嘻的扶起道：“我都知道。”周琰起来，将枕、被从新安放好。蕙娘便坐在上面，不想周琰止穿着大衣和鞋袜，不曾穿着裤子。两人再无别说，周琰将蕙娘放倒，挺阳物直刺红门。放出十二分气力，补昨夜的亏缺，直弄了一个更次，已交上五更，方才完事。把个蕙娘弄的言不得，动不得，到像经

了火的糖人儿，提起这边，倒在那边。两人搂抱着，周琰诉说他房下在父母前进了谗言，因此昨晚被叫了去。又言如何角口，才许了书房宿五夜，家中宿五夜。蕙娘道：“可惜一个月，平白里少了十五天，是那里说起！”周琰道：“你莫愁，只要夜夜像这个时候来，做两次事，也补过那十五天。”蕙娘道：“一夜不见面，不知怎么心上不好过，我昨日已领教过了。”周琰亲嘴咂舌，将两只小金莲在灯笼下不住的把玩。少刻，那阳物又跳动起来，两人复行鏖战，弄到天亮方休。

光阴易过，已到五日之期。周琰说明回家，约定过五天，至某夜相会，去了。

周琰有个家人，名唤定儿。为人颇精细，自周琰与齐贡生家来往后，他便事事留心，见周琰和可久、可大拜弟兄，送衣服、首饰、银钱、柴炭等物，他和众人背间有无数的议论。又见做了两张白木头桌子，放在房内，院外东墙下，安放一张方桌，心上已明白了十分。但不知是和齐家那一个？打算着不是他闺女，就是他儿媳妇。这番该他在书房上宿，他于这晚三鼓，在小院门隙内偷窥。到交四鼓时，见周琰将桌子叠起，又待了几句话功夫，见点出灯笼，怀内不知抱着是什么，在墙头上站着。少刻便跳过墙去，直到天大明，方才过来。定儿一连看了五夜，俱是四鼓。他也不肯和同伴人露一字，便存了个“以羊易牛”之心。

这晚，周琰回家，他不肯跟回去，要替别人值宿，人何乐而不为。到天交四鼓时分，从小院门楼上扒过去，到书房内，将那两张桌了掇出来，也叠放在方桌上，却不敢点灯笼，怕同伴人看见。于是上了桌子，在墙上一望，见都是些黑东西，离墙头不过二尺上下。他心里说道：“这必是数日前送的那几十担木炭，做了他的走路。”跳过墙去，一步步走下来，闻的北

头，有些气味，瞧了瞧，是个毛坑，中间有个门儿。站了一会，不见一点动静，他想着：必在前院有个密静房儿，干这勾当。悄悄的拿脚缓步，开了夹道门儿，走到那边院内。见四围俱无灯火，听了听，人声寂寂。将走到正房东窗下，不防有两条狗迎面扑来。急往回走时，被一狗将他左腿咬住，死也不放。定儿挨着疼痛，用拳打开。那一条狗又到，幸亏离夹道门不过四五步，飞忙入去，将门儿关闭。那两条狗在门外没死没活的乱叫，他却急急的扒上炭堆，跨上墙去，登着桌子下来。摸了摸腿上，已去了一块肉。袜子也拉成两片，疼痛的了不得。急急的将桌子搬在房内，翻身出来，仍扒上门楼过去，回到自己房内，收拾他腿伤。

齐贡生家听得狗咬甚急，将下房内老婆子吆喝起，着他查看。那婆子点了烛，走出来，见一条狗在夹道门口叫，一条狗已入夹道内，也在那里叫。走到夹道内看，一无所有。那两条狗见老婆子来，都扬着头，摇着尾，来回在婆子身边乱跳乱跑，都不喊叫了。贡生在房内问道：“狗咬甚么”你须在各处细细照看。”婆子想睡的狠，应道：“是狗在夹道内咬猫儿，适才一个猫儿从夹道炭上跳过墙去了。”庞氏在房内道：“他们出了恭，总记不得将门儿关住。闹了一会，老婆子回房睡去了。蕙娘在房内心惊胆战，疑必周琏没有回家。后听得老婆子说“狗咬猫儿”，方才放了心。

再说周琏回到家中，也不去里边宿歇，在外边书房中睡了一夜。一早就到书房，开了小院门锁。到书房内，见两张桌子放的不是原地方。正在疑惑间，猛见桌腿上有些血迹，白木头上，非油漆过的可比，分外看的清楚。将书房中的家人小厮叫来细问，都说：“门子锁着，谁能够入来？这血迹到只怕是原旧有的。”周琏道：“这都是该打死的话！一个常在我面前

的东西，我怎么看不见？且放的地方一前一后，也不是原处。

“又问道：‘你们昨晚是那几个上宿？’众人道：‘师爷院中是某某，内院是某某。’周琰道：‘都与我叫来！’少刻，众人俱至。周琰看，止是大定儿不在。问众人道：‘怎么定儿不来？’众人道：‘他还未起。’周琰怒道：‘与我叫了来！’须臾，定儿来至，周琰将他上下一看。见他有些神气不宁，便指着桌上血迹，问道：‘这是那里来的血？’定儿道：‘小的不知道。’话虽是这样说，看他的面色，大是更变。周琰虽是个二十一二岁人，他心上颇有点识见，就知是他弄的鬼。对着众人不好究问，普行骂了几句‘不小心门户’的话，随即着众人出去，自己到墙下看了一遍，低头在地下详验。只见有三四点新红淋淋漓漓，到院门前。看门楼上的血迹，到有两三处。用手将门儿关闭，只见中间门缝有一指多宽，内外皆可傍视。周琰道：‘是了！我的行景必定被小厮们从门缝内看破，昨日回家，便假装我的招牌。若将蕙娘骗奸了，我真正就气死。’又想：‘那晚是与他说的明明白白，他断不肯四五更鼓到夹道中等我。且这桌上、地等处血迹，必是受了伤回来。适才看定儿气色较素日大变，这奴才平日是个细心人，这事有一百二十分是他无疑了。常言道：机事不密则害成。又言：先发者制人。我须预为之地方可。这便打死他也无益，将来徒结深仇。’说罢，瞪着两只眼，想了一会，连连摇头道：‘这事比不得别事，大则性命相关，是一刻姑容不得的。’又想了一会，笑道：‘我有道理了。’

到第三天早起，从家中到书房，将众人叫来，吩咐道：‘本府道台、府台皆与老爷相好，刻下三月将尽，一转眼便立夏。我想了会，没个送府、道的东西，惟扬州香料比别处的都好。这得一个细心人去，方能买得好材料物件来。你们出去，大家

公举一人，我再定夺。”众家人商酌一番，想出两个细心人来：一个叫周之发，一个便是大定儿。周璉道：“周之发，老爷时常用他。可说与大定儿，此刻收拾行李完备，着他来，我有话。”众人去了。午间，大定儿来，周璉道：“买香料话你也知道。”说着取过三封银子来，交与定儿，共一百五十两。定儿见上面俱写有大小锭数，包封在内；又着人与他五千钱，做搭船盘费用。又吩咐：“速刻起身，此物急用之至。你若故为迟延，误我的大事，你父母、妻子，休想在宅中存留一日。我也不限你日期，去罢。”定儿领了银子，见他吩咐的紧急，立即带了应用的衣物，起身去了。

连夜赶到扬州，打开银包一看，见里面方的、圆的、长的、匾的、铜的、铅的，都是些秤银子的旧法马。只吓的神魂俱失。再拆一封，也是如此，那一封也不用看了。把桌子一拍，道：“好狠心的狗子！杀的我苦。”又一回想道：“这是那一日晚上的事，破露在他心中，如何容得过我！彼时除非当面验看此银，他又要想别法治我。这都是我做的不是，怨不得他。等过了二年后，他的事也定了，气也平了，到那时回乡，恳求人情，求他收留罢。”从此，定儿就流落在扬州。

定儿去后，周璉将院门更换，心上日怀狐疑，只愁蕙娘被定儿奸骗了。向齐可久也探问不出，惟有日夜盼到第五天，方好问下落。到了这晚三鼓，便扒到墙头等候。不想蕙娘也结计着，只到三更将尽，便悄悄到夹道内，两人相会。蕙娘便埋怨道：“你日前原说下不来，为何又来了？将炭踏下几块，滚在夹道中间，还是我绝早起来，收拾上去。那日只没教狗咬倒你，就是万幸。”周璉忙问道：“你如何知是我来？”蕙娘道：“怎么不是你？那日天交四鼓，我家的狗在这门子前不住声的叫，我妈教老婆子起来点火看视，老婆子说是狗赶猫儿上这夹

道墙上去，我才略放心些。”周琰听了大喜，方才将一块石头落地，知道蕙娘不曾着手，又明白那血迹是狗咬的。蕙娘又道：“你日后切不可如此。”周琰也不分辨，将蕙娘放倒，就云雨起来。到天将明时，已干讫两度，周琰方将定儿前后话告知。蕙娘道：“这真是我的万幸，倘若教他骗了，我拿甚么脸见你？从今后，我入夹道内，你看见时，先丢一块石头在炭上，我便知道是你；若不丢石头，我就跑去了。我若来在你前，我与你院中丢一块炭，你听见就快过来，以此做个暗号。你记着。”周琰点头。

蕙娘又道：“是你我这样偷来偷去，何日是个了局？依我的主见看来，我妈最是爱你。莫若托个能言快语的人，与我爹妈前道达。就说与你夫人，做个姊妹。倘或我爹依了，岂不更妙？”周琰连连摇头道：“你的父亲，你还不知道？金银珠玉绸缎珍宝这六宗，他听见和仇敌一般。这语言还能摇动他么？此事若和他一题，他把以前相好都看的是为你，反生起防闲疑忌来。不但先日送的东西交还，这一堆木炭，他也不要了。那时断了走路，再想像今日之乐，做梦也不能。”蕙娘拂然道：“你的意思，我也明白了。不过为我是小户人家女儿，配不上大家公子。嫌我玷辱你。好歹和我混上几日，大家开交就是。你既如此存心，就不该破坏了我的身体。”说着，用纤纤细指在周琰头上一掇，秋波内便滚下泪来。周琰急忙跪在一傍，发誓道：“我周琰若有半点欺心，不日夜思量娶齐蕙娘做妻，把我天诛地灭，出门被老虎……”蕙娘没等的说完，急急用手把周琰的嘴掩住。说道：“我信你的心了。只是久后该如何？”周琰道：“就依你打算，先差个会说话的女人来，试探你母亲的口气。他若依允，大家好商量着做。”蕙娘听罢，看着周琰笑了笑，将身子向周琰怀中一坐，用手搬住脖项，口对口儿，

低低的叫了“周琏亲汉子”，叫罢，便将一条细舌尖连根儿都送在周琏口内。又将一只金莲抬起，着周琏握在手中。周琏又喜又爱，觉得心眼儿上都痒起来，将舌根极力吮咂，恨不得咽在自己肚内。把蕙娘的脚握的死紧，下面的阳物和铁枪一般硬，将蕙娘放倒，从新拉开裤儿。蕙娘急急说道：“你不看天色么？”周琏道：“我情急的了不得了！”上头说着，底下已狠命的抽送，只二三十下，周琏便精如泉涌，直泻在蕙娘腹中。略停了停，将阳物拔出，蕙娘扒起，拽起裤儿，瞅了周琏一眼，道：“怎么这样个狠弄？你也不怕通触死我了。”说罢，又笑了笑，问周琏道：“你爱我不爱我？”周琏亲了个嘴，道：“我不爱你，还爱谁？”蕙娘道：“你既然爱我，你也忍心不娶我，教我再嫁别人？”说着站起来，向周琏道：“快过去罢。今日比素日迟了。”

周琏扒过墙去，洗了脸，穿上大衣服，到先生前应了应故事，也不吃早饭，回到家中，将家人周之发老婆苏氏叫到无人处，把自己要娶齐贡生女儿做次妻，又细说了贡生情性，并庞氏情性，交与苏氏一百两银子，着他“如此如此”。又道：“我这话都是大概，到其间，或明说，或暗露，看风使船，全在你的作用。家中上下并你男人，一字是说不得。”苏氏是个能言快语、极聪明的妇人，他也有些权诈，周家上下人等都叫他“苏利嘴”。他听了主人托他，恨不得藉此献个殷勤，图终身看顾，便满口承应，道：“这事都交在我身上。管保替大爷成就了姻缘。”周琏甚喜，把贡生住处说与他。苏氏到冷氏前告假，说要去他舅舅家看望，本日即回。然后回到自己房内，与丈夫说明原委。周之发道：“必须与他说成方好。”

苏氏换了极好的衣服，拿上银子，一径到齐贡生门前，说是“周家太太差来看望的。”贡生家人将他领到庞氏房内。这

妇人一见庞氏，就恭恭敬敬，和自己主人一样相待，也不万福，扒倒就叩下头去，慌的庞氏搀扶不迭。起来时，替自己主人都请了安。庞氏让他坐，他辞了三番五次，方才斜着身子坐下。庞氏问了一句话，他站起来回答，满口里称呼太太。庞氏是个小户人家妇女，从未经过这样奉承，喜欢的和驾上云一般。小女厮送上茶来，吃罢，苏氏低低的说道：“我家大爷自与太太做了干儿子，时时心上想个孝敬太太的东西，只是得不了个稀罕物件。说着，从怀内掏出两个布包儿来，放在床上打开，共是四锭纹银，每一锭二十五两。笑说道：“我家大爷恐怕齐太爷知道，老人家又有收不收的话说，专专的教小妇人送与太太，零碎买点物事。”庞氏看见四大锭白银，惊的心上乱跳，满面笑色，说道：“大嫂，我承你大爷的情，真是天高地厚。日前送了我家许多贵重礼物，今又送这许多银子来，我断断不好收。再不了，你还拿回去罢。”苏氏道：“太太说那里话，一个自己娘儿们，才客套起来了。”又低声说道：“实不瞒太太，我家大爷也还算本县头一家有钱的人，这几两银子，能费到他那里？太太若不收，我大爷不但怪我，还要怪太太不像个娘儿们，岂不冷他的一番孝顺心肠？”说着，将银子从新包起，早看见床头有个针线筐儿，他就替庞氏放在里面。喜欢的庞氏心内都是奇痒，说道：“你如此鬼混我，我也没法。过日见你大爷时，我当面谢罢。”

苏氏又问道：“太爷在家么？”庞氏道：“在书房中看书。”苏氏又道：“闻得有位姑娘，我既到此，不知肯教我见不见？”庞氏笑道：“小户人家女儿，只怕你笑话。他身上没的穿，头上没的戴，有什么见不得？”苏氏道：“太太说那里话。这大人家，全在诗书二字上定归，不在银钱多少上定归。”庞氏向小女厮道：“请姑娘来。”又道：“我真正糊涂，说了半日

话，还没问大嫂的姓。”苏氏道：“小妇人姓苏，我男人姓周。蕙娘在房里听了一会，知道必要见他，早在房中换了衣服鞋脚等候。此刻听见教他出去，随即同小女厮掀帘出为。苏氏即忙站起，问庞氏道：“这位是姑娘么？”庞氏道：“正是。”苏氏紧走了一步，望着蕙娘便叩下头去。蕙娘紧拉着，那里拉得起？只得也跪下扶他。庞氏也连忙跑来，跪着搀扶。苏氏见蕙娘跪着扶他，心上大是欢喜，扒起来，将蕙娘上下细看，见头是绝色的头，脚是上好的脚，眉目口鼻是天字第一号的眉目口鼻。模样儿极俊俏，身段儿极风流，心里说道：“这要算个绝色女子了。我活了四十多岁，才见这样个人。”又将庞氏一看，也心里说道：“怎么他这样个头脸，便养出这样个女儿来？岂非大怪事！”

看罢，彼此让坐。苏氏在地下拉了把椅儿，放在下面，等着庞氏母女坐了，方说道：“这位姑娘，将来穿蟒衣，坐八抬，匹配王公宰相，就到朝廷家，也不愁不做个正宫。但不知那一家有大福的娶了去。敢问太太，姑娘有婆家没有？”庞氏道：“他今年二十岁了，还没有个人家，只为高门不来，低门不去，因此就耽搁到如今。”蕙娘见说他婚姻的话，故意儿将头低下，装做害羞的样儿。苏氏道：“我家大爷，空有数十万家财，只没这样一位姑娘去配合。”庞氏道：“闻得你家大爷娶过这几年了，但不知娶的是谁家的小姐？”苏氏道：“究竟娶过和不娶过一样。”庞氏道：“这是怎该说？”苏氏道：“我家大奶奶姓何，是本城何指挥家姑娘。太太和姑娘不是外人，我也不怕走了话。我家大奶奶生的容貌丑陋，实实配不过我家大爷的人才。我家大爷从娶过至今，前后入他的房，不过四五次。我家老爷太太急着要抱孙儿，要与我家大爷娶妾，我大爷又不肯，一定还要娶位正夫人。”庞氏道：“这也是你大爷胡打算。他

既放着正室，如何又娶正室？就是何指挥家，也断断不肯依。

“苏氏道：‘原是不依的，我大爷只送了他五百两，他就依了。将来再娶过，总是姐妹相呼，伸出手来一般大。只是我大爷福薄命小，若能娶府上这位姑娘，做我们一家的主儿，休说我大爷终身和美，享夫妻之乐，就是小媳妇等，也叨底不尽。’”蕙娘见说这话，若再坐着，恐不雅像，即起身到内房去了。庞氏听了，也不好回答。苏氏又道：‘也不怕太太怪我冒昧，我家大爷即是太太的干儿子，小妇人还有什么说不出的话？总然就说错了，太太也不过笑上一面。依我看来，门当户对，两好一合，我家大爷青春，府上姑娘貌美，到不如将干儿子做个亲女婿，将来不但太爷太太有半子之靠，就是太太的两位少爷，也乐得有这门亲。’”说罢，先自己嘻嘻哈哈笑个不了。

庞氏道：‘你家大爷，我真是愿意，只怕我家老当家的话难说。’苏氏见话有说头，又笑嘻嘻的道：‘好太太哩，姑娘是太太三年乳哺、十月怀胎抚养大的，并不是太爷独自生养大的。理该太太主持八分，太爷主持二分。像太太经年家看里照外，谁饥谁寒，太爷那一日不享的是太太的福？一个婚嫁，太太主持不得，还想主持甚么？我主人家也曾做过两淮盐运司，后做到光禄寺卿。目今老主人又是候选郎中，小主人是秀才，也不愁没纱帽戴。至于家中财产，太太也是知道的，还拿出几个钱来。若怕我大爷将来再娶三房五妾，像府上姑娘这般才貌，他便娶一万个，也比不上一半儿。这是放心又放心的事。到只一件，姑娘二十岁了，须太太拿主意，听不得太爷。太爷是读书人，他老择婿，只打听爱念书的就好。至于贫富老少，他不计论。将来错寻了配偶，误了姑娘终身，太太到那时，后悔就迟了。再教姑娘受了饥寒，太太生养一场，管情心上不忍。’”

庞氏听了这一篇话，打动了念头，想算着寻周琰这样人家，断断不能。像周琰那样少年美貌，更是不能。又想到蕙娘见了周琰，眉眉眼眼，是早已愿意的。随说道：“大嫂，你的话都是为我女儿的话。等我和当家的商量后，再与你回信。但是方才这些话，是你的意思，还是你主人的意思？”苏氏道：“老主人、小主人，都是这个意思，只怕太太不依允，丁了脸，就不敢烦人说合了。”庞氏道：“还有一说，假若事体成就，你家大奶奶若以先欺后，不以姐妹相待，小视我家姑娘，该怎么处？”苏氏笑道：“太太什么世情不明白？女人招夫嫁主，公婆怜恤不怜恤，还在其次，第一要丈夫疼爱。况姑娘与我大爷做亲，系明媒正娶，要教通城皆知，不是瞒着隐着做事。那何家大奶奶会把齐家大奶奶怎么？休说姑娘到我家做正室，就是做个偏房，若丈夫处处疼爱，那做正室的只合白气几日、白看几眼罢了。太太是和镜子一般明亮的人，只用到睡下的合眼一想，我家大爷若爱我家大奶奶，又要娶府上的姑娘做什么？”庞氏连连点头，道：“你说的是。”苏氏道：“小妇人别过罢。”庞氏道：“教你大爷屡次费心，今日又空过你。”苏氏道：“太太转眼就是一家人。将来受姑娘的恩，就是受太太的恩了。”庞氏送出二门，苏氏再三谦让，请庞氏回房。庞氏着老婆子同小妇厮送到街门外，苏氏去了。正是：

欲向深闺求绝质，先投红叶探心迹。
请君试看苏婆口，何异天花片片飞。

第八十三回

捉奸情贼母教淫女 论亲事悍妇的迂夫

词曰：

此刻风光堪乐，却被娘行识破。教他夜去和明来，也把墙头过。

夫妇论婚姻，同将牙关挫。老儒无术奈妻何，躲向书房坐。

右调《误佳期》

话说苏氏和庞氏说了做亲的话，回家从头至尾把彼此问答的话详细告知周琰，周琰甚喜，说道：“这件事你到做的有了门路，我深感你。只是何家和老爷太太还不定怎么？”苏氏道：“大爷到疑难处，只管和我说，大家想法儿办，不怕不成。”周琰点头道：“如此甚好。”苏氏又道：“我还见齐姑娘来。”周琰笑问道：“人才何如？”苏氏道：“不像世上的人。”周琰惊讶道：“这是怎么说？”苏氏道：“是天上的头等仙女降落人间。从头上看到脚上。我虽然是个女人。我见了他，也

把魂魄失去，不知大爷见了他是怎么？”周璫听了，直乐的手舞足蹈，狂笑起来。向苏氏道：“这事全要你成全我，你可偷空儿探问太太口气，不可令何家那醋怪知道，他坏我的事。”苏氏去了。

过了两天，苏氏回复道：“太太的话我费了无限唇舌，到也有点允意。昨晚我听得太太和老爷说，老爷怒起来道：‘怎么他这样没王法？家中现放着正妻，又要娶个正妻，胡说到那里去！他要娶妾，三个、两个由他，我也想望得几个孙儿慰老。况齐贡生是最古执不过的人，这话和他说，徒自取辱！’又道：‘怪道他日前认齐贡生老婆做干妈，原来就是这个想头！真是少年人不知好歹。以后到要着他将念头打灭，安分读书为是！’”周璫听了这几句话，便和提入冰盆内一样，呆了好半晌，方向苏氏道：“你还须与我在太太前留神，老爷的话，我再设法。”苏氏道：“这还用大爷吩咐？再无不舍命办理的。况那边庞奶奶已依允了，此事若罢休，我脸上也对不过人家。”周璫道：“你说的甚是。此事若不成，我还要这性命做什么？总之，这事我都交在你身上。”苏氏满口应承去了。

周璫屈指计算，明日该到书房中宿歇。苦挨到那晚四鼓时分，即扒在墙头等候。不想蕙娘自苏氏去后，也急着要问个信息，偷走在夹道内。周璫看见，忙拾一小块炭丢下去，先拿过枕、褥，后提了灯笼，两人到一处，且顾不得说话，先行干事。事完，周璫将蕙娘抱在膝上，便说他母亲和他父亲的话。蕙娘道：“你父亲尚如此，我父亲更不须说，难道就罢了不成？”周璫道：“我便死去，也不肯罢了。我这几天想算，着叶先生并我父素日相好的朋友说这话，再看何如？”蕙娘道：“你是极聪明的人，你估料烦他们说，也有个中用，只用你父亲几句道理话，他们就是个罢休。你依我说，咱两个且欢会这五夜，

过了五夜，你回到家中，便装做起病来，一口饭不要吃，却暗中说与苏大嫂，与你偷的送东西吃。你父母定必着慌。到危迫时，然后着那苏大嫂替你在太太前以实情直告：若娶不了姓齐的女儿，情愿饿死。只用三天，你父母止生你一个，又没孙儿，不怕他老两口不依。到只怕还要替你想妙法儿成就这件事，也定不住。”周璉听罢，抱住连连亲嘴，道：“我的心肝，我此刻才知你是我的老婆了。此计大妙！你我事体，无不成矣。”蕙娘道：“还有一件大疑难处：你丈人丈母未必肯依，又该怎处？日前苏大嫂说‘用五百银子已安顿住了’，未知确否？”周璉笑道：“我丈人是个赌钱的魁首，又不重品行，只用泼出一二千两银子，教他怎么便怎么。到你父亲，真令人没法。”蕙娘道：“有我母亲与他作对，有何不妥？我如今也顾不得羞耻，早晚与我母亲实告，着他救我罢。”两人商量停妥，又大干起来。

不意庞氏出恭素日在午未时分，昨日吃了些烙饼，大肠干燥了，便不出恭。此时鸡叫时候，忽然腹中作痛，穿了衣服，提了一碗灯，将走到夹道门前。只听得有男女交媾之声，大吃一惊，连忙将灯吹灭，侧耳细听，是他女儿与人做事。淫声艳语，百般难述。又听得抽送之声响彻户外，不觉得浑身苏软，气倒在一边。彼时便欲闯将入去，又怕有好有歹，坏了自家声名。没奈何，一屁股坐在台阶上，等候下落。心上猜疑，不知和谁胡干？只等到东方亮时，男女喘息之声，与抽送之声，上下互应，又听得他女儿越叫念的一声大似一声，着实不像些话说。再听那男人口里也是任意乱道，却听不出语音是谁。这婆子越听越气，越气越恼，越恼越恨。后听到着实凶狠田地，两手只在心上乱挝，少刻淫声两罢，艳语双休，又听得唧唧喁喁说起话来。须臾，听得那男人道：“是时候了，我去罢。”

少刻，蕙娘开门出来，乍见他妈坐在门傍台阶上，也不知是什么时候来的，只吓的惊魂千里，浑身打起战来。庞氏看了一眼，将上下牙齿咬的乱响，恨骂道：“不识羞的贼淫妇、臭蹄子！”蕙娘知事已败露，连忙跪下痛哭起来。庞氏道：“你还敢哭！只怕人不知道么？”说着，一蹶劣站起，入夹道内坐在一块大炭上，蕙娘也跟了入来，又跪在面前。庞氏道：“你做的好事呀！恨杀我，气杀我，呵呀呀，把亏也吃尽了，把便宜也着人家占尽了，你快实说，是个谁，是几时有上的？”蕙娘到此地步，也不敢隐藏，低低的说道：“是周大哥。”庞氏忙问道：“可是你干哥么？”蕙娘道：“是他。”庞氏听罢，将一肚皮气恼尽付东流，不知不觉的就笑了。骂道：“真是一对不识羞的臭肉！你还不快起来！在这冷地下冰坏了腿，又是我的烦恼。”蕙娘见庞氏有了笑容，方敢放心站起。先时止是惊怕，此刻到有些害羞，将粉项低下，听庞氏发落。庞氏又道：“臭肉是从几时起首，如何便想到这夹道中来？”蕙娘将前前后后，通首至尾说了一遍。庞氏道：“真无用的臭货！会过这边来，难道你就不会过他那边去？夜夜在这冷地下着尿屎薰蒸，他不要命，你也不要命了么？今夜晚上，你就到他那边去，赶天明过来，教他与你写一张誓状。他将来负了你，着他爹怎么死，着他娘怎么死，他是怎么死，都要血淋淋的大咒，写的明明白白。你父亲是万年县头一个会读书的人，岂有个读书人的女儿，教人家轻轻松松点污了就罢休的理！况男子汉那一个不是水性杨花？你不拿住他个把柄，还了得！你只管和他明说，说我知道了，誓状是我要哩。若写的不好，还要着他另写。他若问我识字不识字，你就说我通的利害，如今许大年纪，还日日看《三字经》。此后与你银子，不必要他的。你一个女儿家，力最小，能拿他几两？你只和他要金子。我再说与你，金

子是黄的。”说罢，从炭上起来，连恭也不出了。正要开门出去，蕙娘将衣襟一拉，庞氏掉转头来问道：“你拉我怎么？”蕙娘低下头，略笑了笑。庞氏道：“臭肉，你要说，只管说罢，还鬼什么哩。”蕙娘道：“日前周家那家人媳妇儿说的话，全要妈做主，不可依我爹的性儿。”庞氏虚唾了一口，笑着，先出去了。蕙娘也随后回房，坐在床上，又有些讨愧，又心上喜欢。

齐贡生家，素常睡的最早，起的也早。这晚蕙娘见他父母和兄弟俱睡了，便将贴身小衣尽换了绸子的，外面仍穿大布袄，以便明早回来。又换了一双新大红缎子花鞋，在妆台前薄施脂粉，轻画娥眉。将头发梳的溜光，挽了个一窝蜂的髻儿。戴了几朵大小灯草花儿，系上裙子，仍从外房偷走出去，却胆子就比素常大了好些。走到夹道内，先将门儿扣上，拾起快炭来，向墙那边一丢。周琏此时尚未睡，正点着一枝烛看书。听得院外有声，吃了一惊。随即又是一块落地，周琏想起蕙娘相约暗号，一边安放桌子，一边心中想算：此时不过一更天，他叫我怎么？连忙扒上墙头，往下一看，见有人站在炭边。蕙娘道：“是我。”周琏听知是蕙娘，惊喜相半，忙忙的下了炭堆，用手搂住，问道：“怎么你此时就来？可有什么变故么？”蕙娘笑道：“有什么变故？我还要过你那边去。”周琏大是猜疑。蕙娘看出形景，笑说道：“你莫怕，我过去和你说。”周琏道：“我取灯笼来。”急忙到墙那边，将灯笼取至，说道：“我扶了你上去。”蕙娘道：“我怕滚下来。”周琏道：“我背了你上去。”于是蹲在地下，蕙娘扒在周琏臂上，两手搂住脖项，将腿儿湾起，周琏一手执灯笼，一手扶着蕙娘腿股，轻那款步的，走上炭堆，到墙头边，将蕙娘放在炭上，他先跨过去，然后将蕙娘抱过来，放在桌上，扶掖到地。

两人到了房中，蕙娘笑嘻嘻的说道：“此时的心，才是我的心了。我只怕你一脚失错，咱两个都滚了下去。”说罢，见周琰的房屋褻糊的和雪洞相似，桌子上摆着许多华美不认识的东西，床上铺设着有一尺多厚，都是些文锦灿烂的被褥。周琰将蕙娘让的坐在椅上，问今晚早来之故。蕙娘将他妈识破奸情并所嘱的话，子午卯酉，细说了一番。周琰大喜道：“从此可放胆相会矣。”急急将床上被褥卷起，放了一张小桌，又从地下捧盒内搬出许多的吃食东西放在桌上，取过一小壶酒来，安了两副杯箸，将蕙娘抱在床上，并肩坐了。先亲嘴咂舌，然后斟了一杯酒，递与蕙娘。蕙娘吃了一口，道：“好辣东西！把舌头都折麻了，闻着到甚香。”周琰道：“这是玫瑰露和佛手露、百花露三样对起来的烧酒，早知你来，该预备下惠泉酒，那还甜些。”蕙娘又呷了一口，摇着头儿道：“这酒利害，只这一口，我就有些醉了。”周琰让蕙娘吃东西，自己又连饮了六七杯，觉得下面阳物火炭般发作起来。猛见蕙娘裙下露出一只鲜红平底缎鞋，上面青枝绿叶，绣着些花儿，甚是可爱，忙用手把握起，细细赏玩，见瘦小之中，却具着无限坚刚在内，不是那种肉多骨少可厌可恶之物，不禁连连夸奖道：“亏你不知怎么下功夫包裹，才能到这追人魂、要人命的地步。”蕙娘道：“不用你虚说，这只还好，那一只到弄上黑了。”周琰又将蕙娘的鞋儿脱下一只，把酒杯放在里面，连吃了三杯。又含着酒送在蕙娘口内，着蕙娘吃。只四五口，蕙娘便脸放桃花，秋波斜视，不由的淫心荡漾，身子向周琰怀内一倒，口中说道：“我不吃了。”周琰见他情性已浓，将鞋儿替他穿上，跳下地去，点了四五支烛，放在左边，一边替蕙娘脱去上下衣服，见了那一身雪肉，倍觉魂销。将舌头连咂了几口，说道：“素常心神恍惚，不能尽兴。今晚夜色甚早，我将你弄个死，方显我

手段。”蕙娘道：“我今夜送上门来，死活随你心软硬罢。”周琰也将浑身衣服脱尽，把一个椅子上铺了棉褥，抱蕙娘在椅上，分开双股，便来往抽提起来。但见：

一个是迎奸宿将，一个是卖俏班头。一个叫达达，若决江河：一个呼妈妈，沛然莫御。一个抱小金莲，眉梢眼底，把玩百回；一个吐细舌尖，唇外齿间，搅扰迁遍。一个玉火剪夹破僧头，一个金箍棒顿成蛇尾。

两人从起更后，直干至二鼓方休。蕙娘早软瘫在椅上，周琰将桌儿掀放在地，打开被褥，抱蕙娘睡在里面，两人口对儿诉说心田。复用手将蕙娘浑身抚摸，真是光同珠玉，绵若无骨，分外情浓。没有两杯茶时，周琰又把蕙娘按翻狠干，这番比前番更凶。蕙娘昏迷了四次，直到鸡声乱叫方休。两人搂抱着，歇了片刻。周琰替蕙娘穿了衣服，自己到书案前胡乱写了几句誓状，从书柜内取出两副时样赤金镯儿，约重六七两，着蕙娘带在胳膊上。说道：“这镯儿切不可着你母亲拿去。”又取出三封银子，用手巾抱住，向蕙娘道：“回去和平妈说，金子此时实不方便，这是几两银子，且与干妈拿去，改日我再补罢。外誓状一张，可一总带去。”蕙娘道：“我只为和你久远做夫妻，因此我母亲说的话我便一字不敢透露，恐拂了他意思，坏你我的大事。像这镯儿，我若有福嫁你，仍是你家的东西。这银子我拿去，脸上讨愧的了不得。”周琰笑道：“这也像你和我说的话？我的就是你的，将来还要在一处过日子哩。只是我还有个和你要的东西，你须与我。”蕙娘道：“我一个穷贡生家女儿，可怜有什么东西送你？你若要，就是我这身子，你又已经得了。”周琰道：“你这双鞋儿我爱的狠，你与了我罢。

我到白天看见他，就和见了你一般。”蕙娘道：“你若不嫌厌他，我就与你留下。”说着，笑嘻嘻将两只鞋儿脱下，双手递与周琨。周琨喜欢的满心奇痒，连忙接住，在鼻子上闻了闻，然后用手绢儿包了，放在小柜内。蕙娘将两只脚用裹脚布紧紧扎缚停当，周琨将蕙娘抱出房来，一层层那移上去。又抱过了墙头，照前背负了一步步送下炭堆。将三封银子并誓状从怀中取出，交付蕙娘，搀扶着出了夹道，看着蕙娘扶墙托壁，慢慢的走入正房去了。周琨回来，将一切收拾如旧，倒在床上歇息。

这边庞氏到日将出时，就忙忙的到里屋内，见他小儿子和小女厮还熟睡，急问蕙娘誓状下落。蕙娘将誓状交与庞氏，看了看，一个字儿认不得，次复将一百五十两银子着庞氏过目，把周琨话详细说。庞氏听一句，笑一句，打开银包细看，一封是三五两大锭，那两封都是五六钱、七八钱雪白的小锭。庞氏挺起一把来，爱的鼻子上都是笑，倒在包内，丁当有声。看了大锭，又看小锭，搬弄了好一会。见小儿子醒来问他，他才收拾起。笑向蕙娘道：“俺孩儿失身一场，也还失的值。不像人家那不争气的一文不就，半文就卖了。”蕙娘道：“那话也该和父亲说说了。”庞氏道：“你那老子，真非人类！另是一种五脏。见了银钱，和见了仇敌一样，全不想久后子孙们如何过度。我细想，若不与他大动干戈，虽一万年也没个定局。等他洗罢脸，我就和他说。”说着，将银子和誓状仍包在手布内，藏在衣襟底下，提到外间房内，暗暗的归入柜中。

少刻，贡生净罢面，穿完衣服，却待要出外边用早功，读殷盘迂都章。庞氏道：“你且莫去，我有话说。”贡生道：“说什么？”庞氏道：“女儿今年二十岁了，你要着他老在家中么？”贡生蹙着眉头道：“我留心择婿久矣，总不见个用心读书的人。”庞氏道：“我到寻下一个了。”贡生道：“是那家

？”庞氏道：“就是我的干儿子周璉。”贡生道：“你故来取笑。”庞氏道：“那个亡八羔子才和你取笑哩。”贡生道：“周璉是何指挥女婿，已娶过多年，怎么说起这般没人样的话儿来？真是昏愤不堪。”庞氏道：“你才是昏愤不堪哩。我那干儿子又好人才，又好家业，又有好爹、好妈、好奴仆、好骡马、好房产，一个人占了十几个好，就是王侯宰相，还恐怕不能这样全美。你不着我的女儿嫁他，还嫁那个？”贡生道：“放屁！周璉现有正室，难道教女儿与他做妾不成么？我齐家的女儿，可是与人家做妾的么！”庞氏道：“人家也是明媒正娶，那个说他做妾？”贡生道：“蠢才！是人家谎你哩。我的女儿岂是受人家谎的么？”庞氏道：“怎么是你的女儿？说这话，岂不牙麻？我三年乳哺、十月怀胎，当日生他时，我疼的左一阵、右一阵，后来血晕起来，几乎把我晕死。这都是你亲眼见的。我开肠破肚打就的天下，你这老怪物坐享太平。我问你：你费了什么力气来？”贡生气的寒战道：“看……看……看他乱谈。”庞氏道：“就算上你费过点力气，也不过是片刻。我肚里生出来的，到不由我作主，居然算你的女儿！”老贡生气的手足俱冷，指着庞氏道：“上帝好生，把你也在覆载之中。”骂罢，又冷笑道：“是他的女儿，要嫁个周璉，岂非缘木求鱼之想！”庞氏道：“你休拿文章骂我，你骂我也要骂哩。”贡生道：“你这样天昏地暗的杀材，理该把你投彼豺虎，豺虎不食，投彼有畀，有畀不受，投彼有吴。”庞氏大怒道：“说着，你还要拿文章骂我么”我把你个不识好歹的老奴才，不识抬举的老奴才，千年万世老亡八奴才

贡生大怒，先从桌上取起一个茶杯摔碎，又将一个汤碗也摔碎在地，一翻身，倒在床上，只将胸脯狠拍道：“安得上方斩马剑，断却泼妇一人头！”庞氏道：“打了家伙就算了，你

便将家伙打尽，我也要着女儿嫁周琏哩。”贡生怒坏，反将双眼紧闭，任凭庞氏叫吵，一言不发。庞氏见贡生不言，跑来用两手抱住贡生头巾乱摇，道：“老怪，你便装了死，我也着女儿嫁周琏哩。”贡生恨极，一翻身向庞氏脸上偷了一掌。疾趋在地下，抱火盆要打。却待将腰一湾，不意庞氏一头触来，正触在贡生腰眼间。贡生“呵呀”了一声，早从火盆这边倒过火盆那边去。贡生忍痛扒起，在火盆内掬一把灰，向庞氏脸上洒去。洒的庞氏脸俱白，被灰掩了二目。贡生见庞氏揉眼，心上得意之至，忙用手捧灰又洒。不防庞氏恨命的扑来，将贡生撞倒在地，用手在贡生面上乱拧。贡生急伸二指触庞氏之口，被庞氏将指头咬住。贡生大声叫道：“疼杀哉！”蕙娘见闹的不成局势，方出来解劝。拉开庞氏，将贡生扶起，坐在床上。贡生气的唇面俱青，指着庞氏向蕙娘道：“此妇七出之条，今已有二。”说罢，喘吁吁将头乱摇道：“吾断不能姑息养奸！”庞氏大吼道：“你还敢拿文章骂我么？”贡生又摇着头道：“斯人也，而有斯凶也。出之必矣，出之必矣！”庞氏道：“你少对着女儿‘戾矣球矣’的胡嚼。”贡生大恨了一声，疾疾的趋出外边去了。正是：

识破奸情不气羞，也教爱女跳墙头。

贡生不解闺中事，拚命犹争道义由。

第八十四回

避吵闹贡生投妹丈 趁空隙周琨娶蕙娘

词曰：

河东吼，又兼鼠牙雀口。可怜无计挫凶锋，思索惟一走。
酿就合欢美酒，欲伊同相厮守。牡丹花下倩蜂媒，偷娶成佳偶。

右调《谒金门》

且说贡生与庞氏打吵了一场，负气到书房，想了好半晌，也没个制服庞氏的法子。想到苦处，取过一本《毛诗》来，蹙着眉头狠读。庞氏不着人与贡生饭吃，直饿至午后。蕙娘过意不去，向庞氏再三说，方拿出饭来。贡生自此日始，只在书房宿歇。庞氏又不与被褥，就是这样和衣困卧。

再说周琨得蕙娘夜夜过墙相会，又送了庞氏十两金子，瞬息间已满了五日，该回家的日期。这晚两人千叮万嘱，方才分首。周琨回到家中，至次日，便装做起病来，整天不曾吃饭。

慌得周通夫妇坐卧不安，请了大夫来，他不但不吃药，连脉也不着看，只是蒙头昏睡。赶空儿，苏氏便偷送干枣、桃仁二物，别的怕显露形迹，周琰便在被中偷吃。又饿了一天，做父母的如何当得起。周通还略略好些，只苦了冷氏，直掇掇守了一日两夜，水米未曾粘牙。问周琰：“身上到的是怎么不好？”周琰总一字不答。到第三日午后，见周琰无一物入肚，冷氏越发大惧，只急的走出走入，周通不住的长吁，在家人身上搜寻不是。苏氏见是光景了，便将冷氏请到一间空房内，说道：“太太可知道大爷患病的原因么？”冷氏忙问道：“是甚么原故？你快快说。”苏氏道：“就是为那齐姑娘的亲事。小的日前亦曾和太太禀过，不意老爷不依，小的只得据实回复大爷。大爷只说了一句话道：‘此事若不成，我还要这命做甚么？’谁想大爷别无主见，拿定个自行饿死。今日已是三天了。若再过今日，只怕大爷饿的有好有歹。”说着，跪在地下痛哭道：“小的家两口子受主人恩养四五十年，眼见得老爷太太都是六十一二年纪，止有大爷一位，关系的了不得。因这样一件小事教大爷抱恨伤生，老爷太太心上管情也过不去。现放着若大家私，再连这样一件事办不了，要那银钱何用？况大爷是少年人，识见还不大老练。总不饿死，万一因此事动了别的短见念头，留下这若大家私，将来寄托那个？小的若不说，老爷太太如何知道大爷不要命的意见？”冷氏只当周琰真个患病，听了此话，到将心放开大半。向苏氏道：“你起来，你该早和我说。这亲事，我许他做了罢。教他好好儿吃饭，不可生这样没长进的念头。”苏氏听罢，如奉恩诏，急忙到书中，向周琰细说他如何跪着哭，如何说惊吓话，如何争着辩论，方才得太太应允，连老爷的话也包满了。周琰大喜，道：“真亏你有才智，将来事体成后，你一家大小，都交在我身上。还有一件，我若吃了饭，太

太又变了卦，这该怎处？”苏氏道：“我看太太断不反口。设或反口，大爷再不吃，就是第一妙法。”周璉连连点头，道：“此事我深感激你。”苏氏道：“一家儿受大爷的恩，但愿喜事成就，就是我们的福。请快起来吃饭，以安老爷太太之心。”

正说着，冷氏已令人大盘大碗端了出来，摆满一桌。周璉穿了衣服，大饮大嚼，比素常吃的多出一倍。到把些家人们糊涂住了，不知他这病是甚么症候。苏氏看着周璉吃完，即入内报与冷氏。冷氏道：“他是饿肚子，不该着他吃这许多。”随即着人将周通请来，把周璉舍命饿死要娶齐家女儿的话细说。又道：“我已许了他，才肯吃饭。你看该作何裁处？”周通听了，一句儿不言语，靠着个枕头，在一边想算。想算了一会，向冷氏道：“何亲家为人，我知之甚详。只用与他几两银子，便着他的女儿做妾，他也愿意。此事易处。今齐贡生女人虽说愿意，但齐贡生为人我也知之最详，与何亲家天地悬绝。此事到极难处。”又道：“这皆是梦想不到的事。”说着，将床拍了两下，道：“也罢了！只恨我若大年纪止生了他一个，由他做罢！只说与他：休要做出大是非来。”说罢，周通出去。

冷氏将周璉叫来，先骂了几句，然后将周通的话告智。周璉大喜道：“只要爹妈许我做，断不着弄出半点是非来。”他也不回避冷氏了，当面将苏氏叫来，对着冷氏说了一遍。又道：“我这边老爷、太太话俱妥当，你可速去齐家，和庞奶奶说知，看他是怎么话说，达我知道。”苏氏领命，随即到齐家门首。

却好齐可大正出来，将苏氏领到庞氏房内。庞氏连忙下地相迎，苏氏满面笑容，说道：“我今日是与太太道喜。”说着，拉不住的叩下头去，慌的庞氏扶搦不迭。苏氏叩头起来，庞氏让他坐。苏氏那里肯坐？只要站着说话。庞氏道：“你若是这

样，只索大家站着罢。”苏氏道：“这里有个小板凳儿，小媳妇地下坐了罢。太太如今和我家太太是一样主人了。若还不依，我此刻就回去。”庞氏笑道：“就依你坐下罢，只是我心上过不去。”苏氏等着庞氏坐下，方才坐在小板凳上，道：“我家太太和大爷请太太安，问候两位相公和姑娘。日前题姑娘喜事，蒙太太允许，我家老爷、太太喜欢的通睡不着。只因何宅话未定归，这几日没回复太太。如今何宅也满口应许，且说的都是情理兼尽的话，真是内外上下无一不妥，小妇人方敢过来。一则与太太道喜，二则问问这边老爷，想也是千依万依了。”庞氏道：“说起来教你笑话，我日前为此事与那老怪物大闹了一场。他如今躲在书房中，通不见我。既承你家主人爱亲做亲，不嫌外我，我感情不尽。早晚少不得和那怪物说这话。事若不成，我也没脸面见你了。”苏氏笑盈盈的说道：“这事总是要太太作主。齐老爷的性子我们也都知道一二。不怕得罪太太说，他老人家过于忠厚些，太太是惊天动地的大才，想算着那可成就，就只管奉行。依小妇人的主见，将齐老爷闹的远去几日，我们那边，便急急下定礼，急急择日完婚。齐老爷到回来时，只好白看两眼，生米已成熟饭，会做什么？即或告别到官前，齐老爷是一家之主，这做亲下定，是何等事，只怕说不出全是太太主裁，以‘不知道’三字对满城绅衿士庶。”庞氏大喜道：“你这主见高我百倍。我就闹他个离门离户。只是你说何指挥家也依允了，可说的两下俱都是正室么？这事不是搭桥儿的。”苏氏大笑道：“太太真是多心。我家主人有多大胆子，敢将诗礼人家姑娘骗去做偏房、侍妾？”庞氏道：“既如此，等我打发怪物走了，通知你家主人，择日下定完姻罢。”苏氏又极口的赞扬了庞氏几句有才智、有担当等话，方才回家。

将庞氏问答的话，细细的回复了周琏。又禀知冷氏，冷氏

告知周通，周通见事在必行，吩咐厨下收拾了几桌酒席，将自己并何指挥素常相好的朋友请了二十余人。席间将要娶齐贡生女儿与儿子做继室委曲道及，烦众亲友去何家一说，吐了一千两口气。众亲友素知何指挥是个重利忘义的人，大料着十有八九心成，谁不乐得与财主家效力？可笑二十余人，内中连一个说半句不可的也没有，各欣然奉命去了。

到了何家，正值何其仁赌败回来。众亲友先从周通夫妇年已六十有余，还未见孙儿，令爱出阁，已二三年，从未生育，说到要娶齐贡生令爱与周琰做继室话。话未说完，何指挥跳的有二三尺高下，大怒发话道：“有周家要做这事的，便有众位来说这事的。众位俱都是养女之家，可有一位做过这样不近情理的事没有？小女前岁才出阁，屈指仅二年，便加以‘从不生育’四字，人家还有二三十年不生育的，这该问个什么罪过？况儿孙迟早有命，莫说周舍亲六十岁未见孙儿，他便一百二十岁不见孙儿，也只合怨自家的命！众亲友今日若说与小婿娶妾，虽是少年妄为，也还少像人话。怎么现放着小女，才说起娶继室的话来！此后不但娶继室，只题娶妾一字，周舍亲虽有钱有势，他父子的命却没十个八个。”说着，又连拍胸脯，大喊道：“我何其仁虽穷，还颇有气骨。凭着一腔热血，对付了他父子罢！我是不受财主欺压的人。他这财主，只可在众位身上使用罢。”众人见何其仁话虽激烈，也有说的极正大处，彼此顾盼，竟没的回答。内中还有深悔来得不是的。

此时何其仁挺着胸脯，将双睛紧闭，斜靠着椅儿，比做了宰相还大。众亲友道：“话没说头，总是我们来的猛浪了，大家回去罢，休再讨没趣。”内中一个道：“我们既来了，话须说完，也好回复人家。”向何其仁道：“我们还有一句不识进退的话儿，尊目又紧闭不开，未知容说不容说？”何其仁将手

向天上一举道：“只管吩咐。”那人道：“令亲于我们临行时说，何亲家年来手素些，此事若蒙俯就，我愿送银八百两，为日用小菜之费。令亲既有这句话，我们理合说到。依不依，统听尊裁。”其仁听见银子二字，早将怒气解了九分，还留着一分，争讲数目。急忙把眼睁开假怒道：“舍亲错会意了。且莫说八百，便是一千六百，看我何其仁收他的不收！”嘴里是这样说，却声音柔弱下来。

那人道：“送银多少，令亲主之；收银不收，系尊驾主之。尊驾若一分不受，此话无庸再题，我们即刻回去。若因数目多寡之间，有用我们调停处，尚求明示。”何其仁将胸脯渐次屈下，说道：“小弟忝入仕宦，尚非以小女搏银钱的人。但舍亲自念年纪衰老，注意早见孙儿，此亦有余之家应有情理。既系骨肉至亲，何妨以衷曲告弟，而必重劳众亲友道及？弟心实是不甘。”众人道：“这是令亲不是，我等来的也不是。今话已道破，不知尊驾还肯曲全我等薄面，体谅令亲苦心否？”其仁道：“舍亲既以利动弟，弟又何必重名？得0藉此事脱去穷皮也好。一则全众位玉成美意，二则免舍亲烦恼。只是八百之数，殊觉轻己轻人。”众亲友说道：“微仪一千，何如？”何其仁伸了三个指头，道：“非此数不敢从命。”众亲友道：“予者是令亲，受者是尊驾。令亲与其出上三千金娶齐家一个，惹尊驾气恼，就不如出三千金买三个美色侍妾，名正言顺了。难道尊驾真好不准令婿娶妾么？就是令婿，他竟终身不敢娶妾么？三千金之说，我等实不敢替令亲慷此大慨，就此告别罢。若令亲愿出此数，统听令亲面谈。”说罢，一齐站起。其仁换成满面笑容，拦住道：“且请少坐片刻，弟还有一言未结。”又吩咐家中人看茶。其仁道：“君子周急不济富，众位何必以舍亲之有余窘小弟之不足？此中高厚，还望众位先生垂怜。”

众亲友彼此相顾了一会，其中一人道：“八百之数，原是我们众人 and 令亲面争出来的。后说一千，便是大家斗胆担承。今尊驾以贫富有无立论，我们若不替周全，尊驾心上未免不驾我们趋炎附势了。今再加二百，共作一千二百两，此外虽一分一厘，亦不敢作主。”其仁故意作难了半晌，道：“罢，罢！就依众位吩咐罢！”众亲友名举手相谢，笑说道：“既承慨允，必须立一执照方，好回复令亲。”何其仁指着自己鼻头道：“小弟不是不知骨窍的人，安有银至一千余两还着众位空回。”于是取过纸笔，亲写道：

立凭据人，原任指挥副使何其仁。因某年月日，将亲生女出嫁与候补郎中周亲家长子璉为妻。今经三载，艰于生育。周亲家欲娶本县齐贡生女与婿璉为继室，洵亲友某等向其仁道达。仁念周亲家年近衰老，婿璉病弱，安可因己女致令周门承祧乏人？已面同诸亲友言明许婿璉与齐氏完姻。齐氏过门后，与仁女即同姐妹，不得以先到后到，分别大小。此系仁情愿乐在，并无丝毫勉强。将来若有反悔，举约到官，恐口无凭，立此存照。

下写同事人某某等。

众亲友看了，见写的凭据甚是切实，各称赞其仁是明白爽快汉子。又要请其仁的娘请其仁的娘子出来，当面一决。其仁贪着银子，连忙入去。好半晌，方见其仁的娘子正氏出来，向众亲友一拂。众人俱各还揖，将适才话并立的凭据，细说一番。王氏也没的说，只说了个：“若娶了新的欺压我的女儿，我只和众位说话。”说罢，那泪和断线珍珠相似，从面上滚了下来。众人道：“贵亲家是最知礼的，就是令婿，也非无良之辈，放

心，放心！”王氏入去了。众亲友将凭据各填写了花押名姓，袖了作别。其仁问：“银子几时过手？”众亲友道：“准于明日早饭后我等俱亲送来。”其仁送出门外，大悦回房。众亲友于路上，也有慨叹的，也有笑骂的，纷纷议论。

到周家门外，周通即忙迎接出来，让到书房中，问了前后话，又看了凭据，笑了笑，随留众亲友晚饭，同着儿子周琰叩谢。复面约众亲友早饭，与何指挥家送银子。

至次日，众亲友将去时，周通因王氏落泪话，到心上甚是过不去，余外又秤了二百两，烦众亲友面交亲家王氏，为些小衣饰之费。众亲友也有立刻誉扬的，也有心里喜他厚道的，这话不表。

再说庞氏自苏氏去后，这日午间，便寻到书房，与贡生大闹一次。次日，一连闹了三次，打了两次，闹的贡生心绪如焚，果不出他们所料，思想着别无躲避处，要到他妹丈家去几天。主意拿定，连饭也不敢吃，怕庞氏再出来作对，急急的步走出城，在城外雇了个牲口，向广信府去了。庞氏知他必去妹子家去，母女皆大喜，便差可大去周家送信。周琰喜极，也顾不得选上好吉期，看见本月十六日还没什么破败，即于此日下定，屈指止是两天。恐怕齐家支应不来，先差四个家人过去，整備了六七桌酒席，留下定人吃饭。又替庞氏备了各项人等赏封，就着苏氏暗中带去，住在齐家帮忙。又着可大将何其仁凭据抄写了，念与庞氏和蕙娘听。母女欢喜不尽。

到下定这日，抬了十二架茶食，四架定礼，俱摆设在齐家庭上。庞氏见黄的是金，白的是珠，五彩灿烂的是绸缎衣服，乐的心花俱开。乱了多半天，方才完事。苏氏回家销差。周琰只怕老贡生回来口舌，择于本月廿一日就娶。先禀知他父母，次后于城里城外叫了五六十个裁缝，与蕙娘赶做四季衣服。此

时蕙娘，将一片深心方落肚，昼夜准备着做新妇人。庞氏将蕙娘素时衣服，并周璉送的衣服和钗环首饰等类，都和蕙娘要下，说是到大财主家去用不着，与小儿子将来娶亲用。又见蕙娘有赤金镯二副，也着留下。蕙娘因周璉叮嘱，不肯与他。这婆子恼一会，喜一会，虚说虚笑一会，蕙娘无奈，与他留了一副。又着可大向周璉要了四个皮箱，将下定的衣服首饰装在里面，算了他的陪妆。真是一根断线也没赔了闺女。普天下像庞氏的，实没第二个。肯将定物算了妆奁，没有全留下，还是周璉之幸也。这婚嫁的信息，早传的通县皆知。到娶亲那日，不但本地绅衿士庶、文武等官，亲来拜贺，还有邻邦文武学官，差人送礼者亦极多。总是两个字，为周通家“有钱”。周通请了沈襄和教官叶体仁，替他酬应文武官。又请了和何其仁原说事的亲友二十余人，替他酬往来贺客。在内院东边另一处院落，收拾了喜房，摆设的花攒锦簇，无异贝阙瑶宫，将蕙娘娶来，送入洞房。

次日，同周璉拜天地祖先，次后拜见公姑。周通和冷氏看见蕙娘，各心里说道：“怪不得儿子连性命不要，安心娶他，果然是十二分人物，妇人中的全才。”冷氏差人叫何氏出来，与新妇会面。差人叫了两三次，总不见来。冷氏向蕙娘道：“何氏媳妇到在你前，你该以姐姐待他。他既不来，你去到他那边走走为是。”蕙娘听了，着众人导引，到何氏房中来。原来何氏从周璉未下定之前，就早已知道，气的要死要活。在冷氏面前痛哭了几次，着冷氏作主。冷氏通以好言安慰。后来听得了定，急的要回娘家去。又听得他父亲吃了好几千两银子，反立了凭据，只气的死而复生。昨日过门时，女客来了无数，他将门儿关闭，一个人也不见，直哭到天明。此刻因婆婆打发人来说话，无奈，只得开门支应。猛听得门外众妇人喧笑，却

待教女厮关门，早见家中大小妇女捧着一个如花似玉的新人入来。

苏氏向蕙娘道：“这床上坐的，便是头前的大奶奶。”蕙娘朝着何氏深深一拂，见何氏坐着，丝毫不动。蕙娘便不拜了。却待要回走，只见何氏放下面孔道：“你就是新娶来的么？将来要知高识低，不可没大没小。你若说你和我一样，你就是不知贵贱的人了。你去罢！”几句话说的蕙娘满面通红，自己又是个新妇，不好回言，抱恨在肚内，急转身出来，仍到冷氏前站立。冷氏问道：“你两个见了礼么？”苏氏便将何氏说的话一一诉说。冷氏听了，登时变了面孔，向众仆妇道：“怎他这样不识人敬重？”又向蕙娘道：“到我打发你去得不是了。以后不必理他！”蕙娘见婆婆作主，心中方略宽爽些。

回到自己房内，一见周琨，落下泪来。慌的周琨急问，蕙娘又不肯说。还是苏氏说了一遍。周琨大怒，一阵风跑到何氏房门前，见门儿关闭，大喝着教“开门”。丫头们谁敢不开？周琨闯入去，指着何氏骂道：“我把你个不识人敬重倒运鬼奴才！你方才和你新奶奶是怎么样的话说？你责备人知高识低、没大没小，口中且要分别贵贱，我问你：你的贵在那里？你但要值半文钱，你老子也不与我写凭据了！我说与你个不识进退的奴才，你今后要在你新大奶奶前虚心下气，我还着他把你当个上边人看待；你若始终不识好歹，我只用再与你那贼老子一千两银子，立一张卖仆女的文约，到那时他坐着，你还没站着的地方哩！”何氏见周琨脸上的气色大是无情，一句儿也不敢言语，低了头死挨。猛听得冷氏在帘外说道：“外面许多男客，里面许多女客，两三班家叫上戏，此刻还不唱，素常没教训出个老婆来，偏要在今日做汉子。还不快出去！”周琨见他母亲说，方气恨恨的去了。何氏放声大哭，便要寻死碰头。亏得众

仆妇劝解方休。到晚间，周琰将骂何氏话细说，蕙娘才喜欢了。
正是：

惧内懦夫逃遁去，贪财要妇结良姻。
今宵难聚鸳鸯被，不做毛房苟且人。

第八十五回

老腐儒论文招众怨 二侍女夺水起争端

词曰：

旨酒佳宾消永昼，腐鼠将人臭。箫管尽停音，乱道斯文，惹得同席咒。

茶房侍女交相诟，为水争先后。两妇不相平，彼此成仇寇。

右调《醉花阴》

话说周琰与蕙娘成就了亲事，男女各遂了心愿，忙乱了四五天，方将喜事完毕。周琰吩咐众家人，将齐家隔壁房儿租与人住，一应物件，俱令搬回。将沈襄仍请回原旧书房住，众家人越发明白这一丸药的作用。庞氏见蕙娘已过门，量老贡生也没什么法子反悔，又急着要请女儿和女婿，非贡生来不可。着大儿子可大拿了何其仁凭据稿儿，又教道了他许多话，向周琰家借了个马和一步下人相随，到广信府城去请贡生。

可大到了城内，先暗中见了他姑丈张充，并他姑娘齐氏，

将周家前后做亲话，从头至尾细说了一遍，今奉母命来请他父亲。齐氏与庞氏意见到是不约而同，听见周通家富足，便满心欢喜，反夸奖庞氏做的极是。随请贡生到里边，将可大来请，并和周家做亲话，替可大说了一番。把一个贡生气的面青唇白，自己将脸打了几下。随即软瘫在一边。慌得张充夫妇百般开解，又将何其仁立的凭据稿儿，张充高声朗诵，念与贡生听。贡生听了凭据上话，心中才略宽了些。问可大做亲举动，可大将周家怎般烦亲友向何指挥家说话，与了一千二百两银子，何指挥夫妇同写了凭据，周家怎般下定，家中怎般支应，到娶的那日，怎般热闹，满城大小文武官员并地方上大家都去拜贺，到我们家拜喜的，也有三四十人，俱是文会中秀才、童生，和叶先生、温先生，别人未来。又言周家叫了三班戏，唱了五天，我送亲那日，也看了戏，如今母亲要请妹子和妹夫，须得父亲回家方好。可大说完，齐氏帮说道：“像这样人家，我侄女儿做个媳妇，也不枉了在哥哥前投托一场。这是一万年寻不出来的好机缘，只恨我没生下有人才的女儿。若有，不但做正室，便与周家做个偏房，我也愿意。哥哥即该速回，方对周亲家好看。我随后还要着妹夫补送礼物，将来有藉仗他处哩。”张充也极口的誉扬，贡生的面孔方回转过些来。问可大道：“媒人是谁？”可大：“没有媒人。”贡生瞑目摇头道：“难乎免于今之世矣。”又问道：“学校中朋友议论如何？”可大道：“也没人学我们，也没人笑我们。”贡生恨道：“蠢才！你和你母亲竟是一个娘肚中养出来的！”自己又想着，事已成就，便在妹子家住到死后，少不得骨殖也要回家。随即辞张充起身。张充夫妇又留住了一天，次早父子各骑脚力回来。贡生恐怕可大语言虚假，将到城门，着可大先去家中，只挨到昏黑时候，方入了城。

他素有个知己朋友，叫做温而厉，也是本城中一个老秀才，经年家以教学度日。其处已接物，和齐贡生一般。只有一件，比贡生灵透些，还知道爱钱，一县人都厌恶他，惟贡生与他至厚。他又有个外号，叫“温大全”，一生将一部《朱子大全》苦读，每逢院试，做出来的文章和讲书也差不多。虽考不上一等、二等，却也放不了他四等、五等。皆因他明白题故也。贡生寻到他书房时，已是点灯时分。一入门，见温而厉正端坐闭目，与一个大些的学生讲正心诚意。学生说道：“齐先生来了。”那温而厉方才睁开眼，一见贡生，笑道：“子来几日矣？”贡生道：“才来。”说罢，两人各端端正正一揖，然后就坐。贡生道：“弟德凉薄，刑于化歉，致令牝鸡司晨，将小女偷嫁于本城富户周通之子周琰，先生知否？”温而厉道：“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贡生道：“我辈斯文中公论若何？”温而厉道：“虽无媒妁之言，既系尊夫人主裁，亦算有父母之命，较逾墙相从者颇优。”贡生道：“此事大关名教，吾力总不能肆周通于市朝，亦必与之偕亡。”温而厉道：“暴虎凭河，死而不悔者，吾不与也。不观齐景公之言乎？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绝物也。兄之家势远不及齐，而欲与强吴相埒，吾见其弃甲曳兵走也必矣。”贡生道：“然则奈何？”温而厉道：“成事不说，遂事不谏。若周通交以道，接以礼，斯受之而已矣。”贡生道：“谨谢教。”于是别了温而厉，回到家中。

庞氏早在书房中等候，换成满面笑容，将贡生推入内房。收拾出极好的饭食，与贡生接风，把蕙娘到周家好处，说的天花乱坠，贡生总是一言不发。庞氏陪了不是，又拜了两拜，贡生方略笑了笑。旋即又将脸放下，庞氏着贡生定归女儿、女婿回门日期，贡生只是低头吃饭。吃罢饭，便到书房中去睡。庞氏复拉了进来，庞氏替他脱衣解带，同入被中，搂抱住说笑。

贡生仍是一言不发。庞氏回女婿情切，没奈何将贡生强奸起来，闹了个上坐，才将贡生奉承欢喜。两人和好罢，庞氏复商议回门话。贡生道：“聘女儿由你，回女儿也由你。至于女婿，我不但回他门，我连面也不与那畜生相见。他恃富欺贫，奸霸了我女儿，我不报仇就够他便宜了。难道还教他跟随女儿上门无礼么？”庞氏笑道：“你又来了！当日我父亲回你门时，你也会跟随着我去。你那无礼，岂止一次？我父亲报复的你是什么？只有更加一番恭敬待你。”贡生想了想，也笑了。

次日，庞氏一早又取过宪书来，着贡生择日子。贡生定在下月初二日。庞氏也不着贡生破钞，自己拿出银子来，裱房屋，雇仆妇，买办各色食物，到二十九日，即下帖到周家。

至初二日，先是蕙娘早来，打扮的珠围翠绕，粉妆玉琢，跟随了四房家人媳妇，两个女厮，拜见爹妈和兄嫂，叙说婆家相待情景。周璉见贡生回来，别无话说，心上甚喜。这日鲜衣肥马，带领多人，到齐家门首，可大、可久接了人去。好半日，贡生方出来与周璉相见。那颜色间，就像先生见了徒弟一般，毫无一点笑容。周璉心上大不自在。随后去见庞氏，庞氏满口里叫“姑爷”不绝，相待极其亲热。午间，内外两桌，外面是贡生和两个儿子相陪。席间，别的话不说，只是来回盘问周璉学问。又与周璉讲了两章《孟子》。从此早午都是贡生陪饭，讲论文章。周璉心恶之至。只住了两天，定要和蕙娘回去。庞氏那里肯依？又勉强住了两天，才放他夫妇同回。临行，老贡生将自己做的文字八十篇，送周璉做密本。在贡生看的是莫大人情，非女婿，外人想要一篇不能。在周璉看的，还不如个响屁。

过了几天，周通设戏酒请贡生会亲，又约了许多宾客相陪。贡生辞了两次方来。刚才坐下，便要会叶先生。周通将沈襄请

来，贡生只看了两折戏，便着罢唱，与沈襄论起文来。腐儒的意思，要在众宾客前，借沈襄卖弄自己也是大学问人，将沈襄赞不绝口。又将周璉叫到面前，说道：“叶先生学问比我还大，你须虚心请教，受益良多。”宾客们俱知他是个书呆子，不过心里笑他，只是不得看戏，未免人人肚中要骂他几句。酒席完后，内外男女打算着看晚戏。周通斟酒后，金鼓才发，贡生又着罢唱，拚命的与沈襄论文。蕙娘在屏后急的要死，恐惹公婆厌恶。差人请了三四次，贡生口里答应，只不动身。皆因他见众人都看他，越发得意起来，论文不已，那里还顾得蕙娘？沈襄知久拂众意，请他到书房中细讲。贡生志在卖弄才学，如何肯去？沈襄又不好避去，恐得罪下少东家妇。只讲论的众宾客皆散，天已二鼓，别了周通父子出来。到大门外，还和沈襄相订改日论文，一路快活之至。将到自己门前，才想起蕙娘请他说话，又复身回到周家叫门。周家听得是贡生，一个个尽推睡熟，贡生还敲打不已。亏得贡生家老汉，他还略知点世情，将贡生开解回去。次日，传说的蕙娘知道，心上又气又愧，告知周璉。周璉将管门人每个打了二十板，还赶去一人。此后，周家没一个不厌恶贡生。

再说蕙娘自到周家月余，于冷氏前百般承顺，献小殷勤，放着许多丫环仆妇，他偏要递茶、送水，不隔三五天，便与公婆送针指，也有自己做的，也有周璉买的，奉承的冷氏喜爱不过，无日不在周通前说新妇贤孝。蕙娘偏又不回避周通，见了就爹长爹短，称呼的烂熟。周通也甚是欢喜。周璉已派了两房家人媳妇，两个女厮，早晚伺候。冷氏除与珠翠衣服等类外，又将自己两个女厮也与了蕙娘。何氏看在眼中，都是暗气恼。又兼周璉自娶蕙娘后，通未到他房内一宿。也有在冷氏房中与蕙娘见面时候，两人都不说话。每见蕙娘窥公婆意旨，便卖弄

聪明，做在人先，形容的自己和块木头一样。素常俱是和周琰同吃饭，如今是独自一个吃，饮食也渐次菲薄。又兼家中这些大小男妇，没一个不趋时附势，将新大奶奶举在天上，片语一出，奔走不迭。自己要用点吃食，或买点物件，不是这个说没有，就是那个推没功夫。即或有人去，买来多是不堪用之物，且还立刻要钱。只这些，都是无穷气愤，父母家要了钱，又不与做主，惟有日夜哭泣而已。也有人劝他，勘破时热，与蕙娘和好，藉蕙娘挽回丈夫。他听了，更是气上下不来，反将劝他的人数说不是，谁还管他？

一日，也是合当有事。周通家内共是两处茶房，这日管内茶房的人告假回家，众妇人止知用水，用尽了，却没人添水。何氏要洗了手做针指，差小丫头玉兰来取水。玉兰见两把大壶放在灶台前，都是空壶，咒骂了茶夫几句，便从缸内盛水在壶内。少刻，水响起来。不意蕙娘因周琰去会文，要趁空儿洗脚，伺候他的一个丫头落红，提了盆儿，也到茶房中取水。何氏家玉兰将水顿的大响起来，落红走至，提起壶便向盆内倾去。急的玉兰抱住壶梁儿大嚷道：“我家奶奶等的要洗手，我好不容易顿了这半日，才得滚了，你到会图现成么！”落红道：“我家奶奶也急的要洗脚，你让我倾了，你再顿罢。”玉兰道：“我为什么让你？等我倾了，你再顿也不迟。”落红道：“我与你分用了罢？”玉兰道：“我为什么和你分用？”落红道：“这水着你霸住不成？”说着，提壶便倾。玉兰抱住壶梁儿，死也不放，口里乱骂起来。骂的落红恼了，将壶向玉兰怀内一推，道：“就让你！”不意玉兰同壶俱倒，那水便烫在玉兰头脸上，烧的大哭大叫。落红连忙搦扶他。谁想何氏的大女厮舜华也来催水，见玉兰烧坏头脸，却待要问，落红道：“他急着要倾水，不知怎么将壶搬倒，连他也压在地下，我在这里扶他。”玉兰

两手抱着面孔，大哭道：“你将我推倒，夺我的水，烧我的脸，还说是我搬倒的。”舜华听了，一句不言语，将玉兰斜拖入何氏房中去了。

何氏见衣服浸湿，头脸上有些白泡，忙问道：“是怎么来的？”舜华将落红夺水推倒玉兰，烧了头脸话，怒恨恨的说了一遍。何氏听罢，不由的新火旧恨一齐发作，急急的走到茶房，指着落红骂道：“你个不睁眼的奴才！你伺候了个淫妇，便狂的没样儿了。你仗着谁的势头，敢欺负我？”落红道：“看么，大奶奶家玉兰自己将壶搬倒，烧了脸，与我什么相干？便这样骂我？骂我罢了，怎么连我家奶奶也骂起来？”何氏大怒道：“我便骂那淫妇，你敢怎么？我且打打你，教你知道个上下！”扑来便将落红揪住，用手在头脸上乱拍。落红用手一推，险将何氏推倒。口中唧唧啾啾几句，说道：“尊重些儿，到不惹人笑话罢。”何氏气的乱抖，扑向前又要打。早来了许多仆妇，将何氏劝解开。落红趁空儿跑去，一五一十哭诉蕙娘，又添了骂蕙娘的几句话。蕙娘也动起大气恼来，一直到茶房院内。

何氏将要回去，见蕙娘跟着五六个妇女在后面走来，不由的冷笑道：“狐子去了，叫着老虎来了。我正要寻你哩。”蕙娘道：“你的丫头搬倒壶，烧了脸，与我的丫头何干？你打了我的丫头也罢了，你平白骂我怎的？”何氏道：“你家主儿奴才也休将势利使尽了，我当日也曾打有势利时走过，怎么着女厮拿滚水烧人？你着他拿刀杀人，不更快些！”蕙娘道：“大嫂，你从今后要安分些儿。汉子和你无缘，你何必苦苦寻趁我。难道把我变成个汉子，从新爱你不成？”何氏大怒道：“你叫我大嫂，我便叫你小妇。”蕙娘道：“你便说我是个小妇，我却是鸣锣打鼓、阖城文武官送礼拜贺娶来的。你先时到也是个大妇，被你老子写文约、立凭据，只一千二百两银子，就卖成

了个真小妇了。你若少有人气，就该自尽，敢和我较论大小！

“何氏又羞又气，骂道：‘贼淫妇，你不是被人先奸后娶的么？你问问这一家上下，那个不知道？’”蕙娘道：“先奸后娶，我也不回避。但我还是教自己汉子奸的，不像你个贼淫妇。”

何氏道：“不像我什么？我今日就和你要人！”蕙娘道：“你有你那娘老子卖了你，就够你一生消受了，还问我要人。”

何氏道：“你也有人爱你，我今日断送了你罢，与你个众人爱不成！”说着，便向蕙娘扑来。早被众妇人一二十只手拦住。何氏大喊道：“你们众人打我么！把你们这一群傍虎吃食、没良心的奴才！”

正嚷乱着，冷氏从后院跑来，骂道：“你两个也有一个有妇道的，通将谦耻不顾，也不怕家人们笑话。我周门清白传家，肯教你两个坏我门风，我只用一纸休书，打发的你两个离门离户。还不快回房中去么！”两人见婆婆变了面色，方各含怒回房。少刻，蕙娘便到冷氏房中叩头陪罪，诉说何氏先打先骂，自己不得不和他辩论。冷氏道：“辩论什么？你若不出来，也没这番吵闹了。对着那大小家人，成个甚么样子？将来传播出去，连我也教人家说笑坏了。”蕙娘道：“我们原和禽兽一样，万般都出在年轻，妈宽过这一次，下次他骂死我也再不敢较论了。”说着又跪了下去。冷氏不由的就笑了。一边拉起，说道：“我儿，你凭公道说，我待你比何氏媳妇何如？”蕙娘道：“承妈妈恩典，待我比他实强数倍。”冷氏道：“却又来。我既待你好，你女婿又待你好，那何氏媳妇如今还有谁理论他？我一个做父母的，不该管你们宿歇事，但自你过门后四十余天，你女婿从未入他的房门。人非木石，你教他心上如何过得去？论起来，你该调停这事，才是明白‘忠恕’两个字的人。”蕙娘道：“妈教训的极是。我也劝过女婿几次，他总不肯听。”

冷氏道：“你女婿今日会文去了，他回来若知道，又必与何氏媳妇作对。我总交在你身上。你女婿若有片言，你就见不得我了。”蕙娘道：“只怕外边有人告诉他，却不管我事。”冷氏道：“这是开后门的话了。你们少年人不识轻重，我只怕激出意外事来。”蕙娘满口应承。晚间，周琏回来，等他安歇了，方说及与何氏嚷闹，又述冷氏叮嘱的话，方将这事大家丢开。正是：

腐儒腹内无余务，只重斯文讲典故。
二妇两心同一路，借名争水实争醋。

第八十六回

赵瞎子骗钱愚何氏 齐蕙娘杯酒杀同人

词曰：

春光不复到寒枝，落花欲何依。安排杯酒倩盲儿，此妇好痴迷。

金风起，桐叶坠，鸣蝉先知。片言入耳杀前妻，伤哉悔后迟。

右调《醉桃园》

且说何氏与蕙娘嚷闹后；过了两天，不见周琰动静，方才把心落在肚内。这日午后，独自正在房中纳闷，只听得窗外步履有声。大丫头舜华道：“赵师傅来了。”但见：

满面黑疤，玻璃眼滚上滚下；一唇黄齿，蓬蒿须倏短倏长。足将进而且停，寄观察于两耳；言未发而先笑，传谲诈于双眉。忧喜无常，每见词色屡易；歌吟不已，旋闻吁嗟随来。算命也

论五行，任他生克失度；起课亦数单拆，何嫌正变不分。弦子抱怀中，定要摸索长短方下指；琵琶存手内，必须敲打厚薄始成弹。张姓女，好人才，能使李姓郎君添妄想；赵家夫，多过犯，管教王家奴婢作奇谈。富户俗儿，欣藉若辈书词开识见；财门少女，乐听伊等曲子害相思。既明损多益少，宜知今是昨非。如肯断绝往来，速舍有余之钞。若必容留出入，须防无妄之龟。

何氏见赵瞎入来，笑说道：“我们这没时运的房屋，今日是什么风儿刮你来光降？”赵瞎将玻璃眼一瞪，笑说道：“这位大奶奶忒多心，就是那边新奶奶房中，我也不常去。”舜华与他放了椅儿，赵瞎摸索着坐下。何氏道：“怎么连日不见你？”赵瞎蹙着眉头道：“上月初六日，把我第二个女儿嫁出去，就嫁了我个家产尽绝。本月又是大女儿公公六十整寿，偏这些时没钱，偏又有这些礼往。咳！活愁杀人。”说罢，又把嘴一裂笑了。何氏道：“你知道么？我日前和那边贼淫妇大闹了一场。把我一个小丫头被淫妇的落红万死奴才，一壶滚水，几乎烧杀。被我把他主仆骂了个狗血喷头。我只说九尾狐教汉子杀了我，不想也就罢了。”舜华道：“那日若不是我抢他回来，那半壶滚水，不消说，也全浇在他脸上了。”舜华儿是最狠不过的人，何氏道：“你领他着赵暹摸摸看，烧的还像个人样？”舜华便将玉兰拉在赵暹怀前，赵瞎摸了摸道：“可惜我前日没来，教这娃子多疼了两天。”说着，便蹙眉瞪眼，口中嚼念起来。在小丫头头脸上吹唾了几口，又用手一拍道：“好了。”何氏道：“你们也不与赵暹茶吃。”赵暹道：“茶到不吃。”却待说，又笑了笑，何氏道：“你要吃什么？”赵瞎道：“有酒，给点吃吃才好。”何氏笑道：“你不为吃酒，还不肯来

哩。”向舜华道：“你把那木瓜酒与他灌上一壶。”赵瞎道：“大奶奶赏酒吃，到是白烧酒最好。那木瓜酒，少吃不济事，多吃误功夫。”何氏道：“我这边没烧酒。”舜华道：“我出去着买办打半斤来罢。”赵瞎道：“还是这位舜姑娘体贴人情。”何氏道：“好话儿，他是体贴人情的，我自然是不体贴人情的了。”赵瞎忙分辨道：“好大奶奶，不得大奶奶吐了话，这舜姑娘一万年也不肯发慈悲。”何氏道：“你今日到太太房中去来没有？”赵瞎道：“去来。”何氏道：“可向你说我和那淫妇的话没有？”赵瞎道：“我去时，见太太忙的狠，与宅中众位大嫂姑娘们分散秋季布疋，我就到奶奶这边来。”正言间，舜华已到，笑说道：“赵师傅的好口福，我已经与你顿暖在此。”赵瞎满面笑容道：“好，好。我日前看你的八字不错，管情将来要做个财主娘子哩。”

何氏道：“又说起看八字，你看我八字内到几时才交好运？”赵瞎道：“今年正月间，我与大奶奶曾看过。自昨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仇星入度，住一百九十六天方退。”何氏道：“如今这淫妇就是我的仇星，你这话，是说在正月未娶他以前，果然应验了。”赵瞎低笑道：“那一次算命不应验来？”舜华与他地下放了一张小桌，又放下一个小板凳，领他坐了。把酒壶、酒杯都交在他手内，说道：“还有两碟菜。一碟是咸鸭蛋，一碟是火腿肉，你受享罢。”赵瞎道：“好，好。”连忙将酒先吸了两杯入肚，寻取菜吃。何氏道：“你们看他吃上酒，就顾不得了。”赵瞎道：“大奶奶是甲午年己巳月壬子日癸卯时六岁行运，初运戊辰，交过戊辰，就入卯运。上五年入丁字，丁与壬合，颇交通顺。今年入卯字运，子卯相刑，主六亲不睦。又冲动日干，不但有些琐碎，且恐于大奶奶身上有些不利。”何氏道：“是怎么个不利？”赵瞎道：“不过比肩不和、小人

作崇罢了。又兼白虎入度。”何氏道：“不怕死么？”赵瞎道：“你老人家只打过今年七八月间，将来福寿大着哩。到七十六岁上，我就不敢许了。”

何氏道：“你看我运气还得几年才好？”赵瞎抡着指头掐算道：“要好，须得交了丙寅。丙寅属火，大奶奶本命又是火。这两重火透出，正是水火既济。只用等候四五年，便是吐气扬眉的时候了。”何氏道：“看目下这光景，便是四五个月，也令人挨不过。”又道：“你看我几时生儿子？”赵瞎又将指头抡了一会，笑说道：“大奶奶恭喜！生子年头，却在交运这年。这年是丙寅运，流年又是甲辰。女取干生为子，这年必定见喜。”何氏道：“你看在那一月？”赵瞎道：“定在这年八月。八月系金水相旺之时，土能生金，金又能生水，水能生木。从这年大奶奶生起，至少生一手相公。”何氏道：“怎么个一手？”赵瞎道：“一手是五个。”何氏道：“我也不敢妄想五个，只两个，也就有倚靠了。”赵瞎道：“从今年二十一岁至二十六岁，这几年大奶奶要事事存心忍耐，诸处让人一步为妥。”何氏道：“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女人一生，不过倚仗着个汉子。你也是多年门下，不怕你笑话，我把个汉子已经全让与那淫妇，你教我怎让人？”

赵瞎一边吃的酒，一边又笑说道：“我不怕得罪大奶奶，我却是一片为大奶奶的心肠。自古道：墙有风，壁有耳。像大奶奶这样张口淫妇长短，这便是得罪人处。”何氏道：“我得罪了那淫妇便怎么？”少刻，又笑道：“你也劝的我是，我今后也不了。我还有句话问你：我常听得人说‘夫妻反目’，何谓‘夫妻反目’？”赵瞎道：“夫妻不和，就是个反目。”何氏道：“可有法儿治过这反目来不能？”赵瞎道：“怎么不能？只用大奶奶多破费几个钱。”何氏道：“多费钱就可以治得

么？”赵瞎道：“这钱不是我要，里面要买办许多法物。钱少了，如何办得？”何氏道：“你怎么个办法？”赵瞎道：“自有妙用，管保夫妻和美。大奶奶若信这话，到临期，便知我姓赵的果有回天手段；若不信，我也不相强。”何氏道：“你要多少？”赵瞎道：“如今不和大奶奶多要，且与我十两白银，等应验了，我只要五十两。你老是旧主人家，又且待我好。若是别家这个功劳，最大三个五十两，我还未肯依他。”何氏道：“若果然能治得夫妻从新和美，我与你两个元宝；假如不灵验，该怎么？”赵瞎道：“我先拿十两去，若不灵验，一倍罚我十倍。舜姑娘就做证见，做保人，量这十两银子，也富不了我一世。我若没这本领，也不敢在主顾家说这般大话。大奶奶再细访，我赵瞎子也不是说大话的人。”何氏道：“既如此，我的事就全藉重你了。”赵瞎也顾不得吃酒，侧着耳朵听动静。何氏道：“你只顾说话，到只怕酒也冷了。”赵瞎道：“不冷，不冷。”又道：“大奶奶既托我做事，这两位大小姑娘还得吩咐他们谨言。我瞎小厮当不起走露了风声。”何氏道：“你休多心，他两个和我的闺女一样。”又道：“银子几时用？”赵瞎道：“要做，此刻就拿来。”

何氏忙教舜华开了银箱，高高的秤了十两白银，着舜华包了，递在赵瞎手内。赵瞎接着银子，顷刻神色变异，喜欢的两只玻璃眼上下乱动，嘴边的胡子都直窄起来。向何氏道：“我就去，三日后我绝早来，大奶奶到那日起早些。”说毕，提了明杖，出了何氏门，便大一步、小一步不顾深浅的去了。

到第三日，内外门户才开，这赵瞎便到何氏窗外问道：“大奶奶起来了没有？”何氏也悬计着此日，却不意他来的甚早，连忙叫起舜华开门，将赵瞎放入来。赵瞎问道：“都是谁在屋内？”何氏道：“没外人，止我的两个丫头。事体可办了

么？”赵瞎道：“办了。”于是神头鬼脸的从怀中掏出个小木人儿来，约有七八寸长，着舜华递与何氏。舜华道：“这是小娃子顽耍的东西，你拿来何用？”赵瞎冷笑道：“你那里晓得？”何氏接在手内，细看见那木人儿，五官四体俱备，背上写一行红字，眼上罩着一块青纱，胸前贴着一张膏药。何氏急忙将木人儿放在被内，问道：“这是怎么个作用？”赵瞎悄语低声道：“这木人儿，便是大爷。身上红字，是用朱笔写大爷的生年月日，眼上罩青纱一块，着大爷目光不明，看不出谁丑谁俊。胸前贴膏药一张，着大爷心内糊涂，便可弃新想旧。大奶奶于没人的时候，将木人儿塞入枕头内，用针线缝了，每晚枕在自己头下，到临睡时，叫大爷名讳三声，说：周璉，你还不来么？如此，只用十天，定有应验。若还不应”，说着，又从袖内取出膏药二张，递与舜华，道：“可将枕头再行拆开，将木人儿心上又加一张膏药。看来也不用贴第三张，管保大爷早晚不离这间房了。此事关系的了不得，那枕头要好生紧手，宁可白天锁在柜内，到睡时取出为妥。一月后，我还要和大奶奶要那一百银子哩。从今后，不但夫妻和美，连不好的运气都治过来了。此刻天色甚早，我也不敢久停，我去罢。”说罢，提了竹杖和鬼一般的去了。何氏依他指教如法作用，这话不表。

再说苏氏自与周璉作成了蕙娘亲事，周璉赏了他一百银子，五十千钱。又将他丈夫周之发派管庄田二处，并讨各乡镇房钱，一年不下七百两落头。夫妻两个也无可报答主人，只有一心一意奉承蕙娘，讨周璉欢喜。别的仆妇止知锦上添花，在蕙娘跟前下功夫。惟苏氏他却热闹处、冷淡处都有打照。闲常到何氏前送点吃食东西，或些小应用物件，不疼不痒的话，也偷说蕙娘几句。何氏本是妇人，有何高见？况在否运时候，只有人打照他，便心上感激。起初也防备苏氏，知他是蕙娘媒人。

到后来，只一两个月，被他甜言暖语，便认他做好人。苏氏又将大丫头舜华认做干女儿，不时与些物事，又常叫去吃点东西，连小丫头玉兰也沾点油水。因此何氏放个屁，苏氏俱知：苏氏知道，蕙娘就知道了。然每日传递，不过是妇人舌头，蕙娘听了，或骂何氏几句，或付之不言，所以无事体出来。

这日赵瞎绝早走来，众家人仆妇多未起，即有看见问他的，都被他支吾过去。却不防苏氏的男人周之发因蕙娘与何氏不睦，他夫妻也便与何氏做仇敌，藉此取宠。这日，周之发在本县城隍庙献戏还愿。正是第二天上供吉期，领了他十来岁两个儿子，各穿戴了新衣去参神。也是冤家路窄，便与赵瞎在二门前相遇。他是周家家人内第一个细心人，比大定儿还胜几倍。一见时，他便大动疑心，悄悄的跟他到内院，着两个儿子在二门前等候。早见赵瞎入何氏房中去了，他便急急回房，告知苏氏，然后领上儿子出门。苏氏穿衣到内院，见赵瞎走来，便迎着问道：“赵师傅，早来做什么？”赵瞎道：“我的一块手布子昨日丢在太太屋内，不想上边还未开门，转刻我再来罢。”说着，出去了。苏氏从这日费了半天水磨功夫，从大丫头舜华口内套弄出来，心中大喜，看的这件功劳比天还大。止隔了两天，于无人处子午卯酉，告知蕙娘。蕙娘听了，咬着牙关冷笑道：“这泼妇天天骂人，不想也有头朝下的日子。”又恐怕不真，再三盘问苏氏。苏氏道：“这是关天关地的勾当，我敢戏弄奶奶？将来若不真实，只和我说话。”

蕙娘便不再问了。周琨和沈襄讲论文章，至起更时，到蕙娘房内，两人说笑顽耍。蕙娘道：“你吃酒不吃？”周琨笑道：“我陪你罢了。”随吩咐丫头收拾酒。少刻，南北珍品摆满一桌。丫头们回避在外房，两人并肩叠股而饮。蕙娘见周琨吃了数杯后，方说道：“你这几天身上心上不觉怎么？”周琨道：

“我不觉怎么，你为何问这样话？”蕙娘道：“我有一节事，若不和你说，终身倚靠着是谁？况又关系着你的性命。说了，又怕惊吓着你，因此才和你吃几杯酒，壮壮你的胆气。”周琰大惊道：“此非戏言，必有原故，你快说！”蕙娘将某日赵瞎天将明即来内院，被周之发看见，入何家房内，好大半晌方出来。周琰道：“快说是几时有奸的？”蕙娘笑：“周之发不过看见赵瞎入去，有奸无奸，他那里知道？你听我说，还有吓杀人的典故哩。罢了，这也是上天可怜你，今日有我知道，周门不至断绝后人。”又将苏氏如何套弄舜华，才得了恶妇贼瞎谋害你的首尾，将木头人儿定了你的八字，罩眼纱，贴膏药，镇压着，教你双目俱瞎，心气不通，一月内身死，他们还有一番作用，可惜苏氏没打听出来。周琰一边听，一边寒战起来，只吓的面青唇白。

蕙娘见周琰害怕，眼中即扑漱漱落下泪来，拉住周琰的手儿道：“这都是因我这坏货，教人家暗害你的性命。到不如害了我，留着你的，还可再娶再养，接续两位老人家的香火。”周琰呆睁着两眼，一句话也说不出。蕙娘又道：“我听得说，他已将木人儿缝在枕头内，每晚到睡时，还要题着你的名讳，叫你的魂魄。”说罢，两泪纷纷。着周琰速想逃生道路。周琰总不回答，反用大杯，狠命的吃酒。一连吃了七八大杯，即喝叫女厮们点灯笼，从床上跳下地就走。蕙娘忙将周琰拉住，问道：“你此时要怎么？你和我说。”周琰道：“我此刻到贼妇房内看个真假。”蕙娘道：“你可是个做事体的人？他每晚到睡是才将枕头取出，此时不过一更多天，他还未睡。设或你搜检不出，岂不被他耻笑，且遣恨于我。”周琰道：“你真是把我当木头人子相待。这是何等事？我还怕他耻笑？不但枕头，便是他的水月布子，我还要看到哩。”蕙娘道：“迟早总是要去，

何争这一刻？我劝你到三鼓时去罢。”周琰被蕙娘阻留，只得忍耐，也没心情说话，惟放量的吃酒。蕙娘又怕他醉了，查不出真伪，立主着教女厮们将酒收去。周琰便倒在枕头上假睡，等候时刻。众丫头也听不明白是为何事，只得支应着。

到二更以后，周琰着两个丫头打灯笼到何氏这边来。走到门前，见门儿紧闭，灯尚未息。两个丫头道：“大爷来了。”何氏听得说大爷来了，心上又惊又喜。惊的是心有短弊，喜的是赵瞎作用灵验。一边自起，一边忙教舜华开门。舜华穿了衣服，将门儿开放。周琰带醉入来，变做满面笑容，向何氏道：“你好自在，此刻就睡了？”何氏许久不见丈夫今晚笑面入来，越发信服赵瞎之至。也急忙陪着笑脸，道：“谁料你此时肯来？”如飞的要下床相迎。周琰用手推住道：“我也就睡，你起来怎么？”又吩咐送来的两个丫头道：“你们回去罢。”两个丫头去了。舜华替周琰拉去鞋袜，闭了门，和小女厮去套房安歇。周琰脱去衣服，睡在何氏被内，将枕头往中间一拉，枕了便睡。何氏连忙将衣服脱尽同宿。

见周琰面朝上睡着，好一会不动作，也不说话，忍不住自己招揽道：“你好狠心！我不过容貌不如新人，你便怎么待我凉薄？我心上实没一刻放得下你。你就不念今日，也该念念昔日。我有过犯，你不妨打我、骂我，使我个知道。怎么两三月不来？来了又是这样。”说着，便纷纷泪落。周琰道：“我今日有了酒，你让我略睡一睡，迟早饶你不过。”何氏见如此说，也就不敢再说了。

周琰睡了片刻，一蹶劣扒起，在枕头上用手乱捻。何氏大惊，也忙忙坐起，问道：“你……你捻甚甚？”周琰道：“好怪异呀，我适才睡着，梦见个小人儿在枕头内，和我说道：我就是你，你就是我，你还不快救我出去！”何氏听了，心胆

惧碎，犹强行解说道：“一个梦里的话，也值得如此惊惧？”说着，反笑了笑。周琰道：“此梦与别梦大不相同，我到要看看这枕头。”随将枕头提起，放在膝上，刚手来回细揣。何氏吓的浑身寒战，面若死灰。周琰揣摸了一会，不见有东西在内，心中疑想，口内作念道：“难道是假的么？”何氏见周琰沉吟，心胆又少放开些，复强笑道：“一个好端端的枕头，平白里有甚么？”周琰猛想起衣服上带有佩刀，随手拔出，将枕头一刀刺入，用力一划，何氏此时魂飞千里。只觉得耳内响了一声，遍体皆苏，就迷迷糊糊起来：周琰将手入在里面，先拉出些碎棉絮来，次后又拉出一卷棉絮。将棉絮打开，早见一木人儿在内。疾向灯前一看，果有眼纱、膏药，再看背面，朱笔写着，“县学生员周琰年二十一岁四月初四日寅时生”，周琰扭回头来，用手拍着木人子向何氏冷笑道：“使得使不得？”挝了裤子，登入两腿，也顾不得穿衣服，赤着脚，拿上木人开了房门，便吆喝到后院去了。

周通夫妇安歇已久，听得是周琰叫喊，心下大惊。又听得早到窗外，喘吁吁道：“爹妈快开门！”周通夫吓的没作理会，口中只说了个“是怎么？”丫头们将门开放，周琰赤着身子入来。周通夫妇一边穿衣，一边又问道：“你是怎么？”周琰将木人儿递与周通，说道：“看看，这是贼妇何氏做的事！”周通在灯下看罢，神色俱失，冷氏急问道：“这木人儿是那里来的？”周琰将前前后后诉说了一遍。周通摇头道：“这个媳妇儿真了不得了！”后边嚷闹，早惊动了阖家男妇，都来探听。须臾，灯火满院，蕙娘自周琰去何氏房内，即着丫头们暗中窃听动静，早已知道何氏事破。此刻也来公婆房内。丫头们将周琰衣服鞋袜又从蕙娘那边取了来，穿了。

周琰拿着木人子走到院中，着众人同看。大嚷道：“你们

也见过老婆镇压汉子用这般物件么？”又向众人道：“着几个去将何氏那两个贼女厮拿来，我审问他。”众家人那一个不是炎凉的？今日又见何氏做出这般事来，早跑去五六个，闯入何氏房内，将两个丫头横拖倒拽，拿到后院去了。何氏这半晌坐在床上，和木雕泥塑的一般，心神散乱之至。今见将两个丫头拿去，不知怎样凌逼。想了想，此后还有什么脸面见家中大小男女？素常最好哭，此时却一点眼泪不落，将那刀割破的枕头拉过来，用力往地下一掷，口里说道：“赵瞎子，你害杀我了！”急急的穿了随身小衣，将一条腿带儿挽在窗榻上，面朝着门外，点了两下头儿，便自缢身死。

众家人将两个丫头丢在后院，此时周通夫妇同蕙娘俱在院中。周琏向大丫头舜华道：“你快实说，赵瞎子和你贼主是怎么相商的镇压我？”两个丫头早吓的软瘫在一边，那里还说得出半句话？周琏见不说，跑去把舜华踢了两脚，踢的越发说不出。冷氏道：“你不必踢他，他是害怕了，可慢慢的着他说。”苏氏将舜华扶起，说道：“我的儿，你不必害怕，这是主人做的事，与你何干？你只要句句从头至尾实说，就完了你的事。你若是怕他将来打你，你想他如今做出这样事来，难道还着你伺候他么？”舜华听了，忍着腿疼，从赵瞎吃酒算命，并何氏来回问答的话，一直说到将木人儿装在枕头内，今日被大爷识破，一边哭，一边说，到也说的甚是明白详细。冷氏听罢，说道：“这就是了。我说何氏媳妇素常不是这样个毒短人，这是受了赵瞎子的愚弄了。总之少年妇人，没有什么远见，恨不得丈夫一刻回心转意，便听信这万刚的奴才。”又向周琏道：“你做事忒得猛浪。像这些话传到你耳内，你也该和我说声，怎么天翻地覆到这步田地。他一个做妇女的，如何当得起？我还得安顿他去。这孩子心上苦了。”又向周琏道：“像你何氏媳

妇，总是一片深心为你，你该诸处体谅他，可怜他才是。你若恼他，便是普天下第一没人心的猪狗了。”周琏道：“到的不是正气女人，那有个把丈夫名讳八字着赵瞎子弄的？”周通大怒：“你还敢不受教！你若涉身处地，是个何氏媳妇，着他也如此待你，你心上何如。”

冷氏率领众仆妇到何氏房中来，一入门，早看见何氏高挂在窗榻上。只吓的心惊胆裂，众妇女叫吵不已。周通、周琏俱跑来看视。周通连连顿足，向周琏道：“狗子，你真是造孽无穷！”家人们解救下来，通身冰冷，不知什么时候就停当了。冷氏大哭。周琏见何氏惨死，也是二年多恩爱夫妻，止不住扑到跟前，抚尸大痛。何氏两个女厮见主人吊死，悲切更甚。众妇女俱帮哭。蕙娘见何氏已死，深悔和周琏说的语言太重，也只得随众一哭。少刻，周通着人将周琏叫去，父子商酌去了。正是：

休将瞽者等闲窥，贼盗奸淫无不为。
试看今宵何氏死，教人拍案恨盲儿。

第八十七回

何其仁丧心卖死女 齐蕙娘避鬼失周琰

词曰：

愧愤不了，痴魂懊恼，绣户生寒，人归荒草。死骨能换金银，何其仁！

大风甫过郎何处，天又暮，急访休迟误。此际此恨此情，假托行云，问君平。

话说周通见何氏已死，将周琰叫至外面书房，说道：“棺木我已吩咐人备办，可着人将西厅收拾出来停灵。何亲家夫妇，明日一早达他知道。可先将亲友们请几位，防他啰唆。此事若到官，现有木人儿和赵瞎子可证。是他羞愤自缢。只是当官拣验，你我脸上都下不来。没得说，还得几百银子完事。只是这赵瞎子我恨他不过，务必将他送到本县捕厅处，严加重处，追出原银，方出我气。”又道：“何亲家做人没什么定凭，须防他藉端抄抢。可说与你齐家媳妇，将他房内要紧物件连夜收存。”说着，又叹气道：“好端端一家人家，被你守本分弄坏了。

那木人儿不可遗失，明早有用他处。”言讫，双眉紧蹙，回后院去。

周璉吩咐家人分头办理，又到内边和蕙娘说了，着他率领仆妇收拾何氏东西。蕙娘满口应承。先打开何氏衣箱，捡了两套上色衣服，着妇女们替何氏穿套上。又寻了两床新被褥。本夜将何氏停放西厅，次早，众亲友来了，周通将夜来事告知，并将木人儿着众亲友公看：“烦俟何亲家来，大家作合，送他几两银子完事。免得报官相验，两家出丑。”众亲友道：“这事不守遇着尊府盛德人家，才肯下这气。若是我们，现放着赵瞎子是活口，这‘蛊毒压昧’四字，只用一夹棍，便可成招。若说为夫妻不和，才有此举动，世间那有这样个和法？那时不但银子，只准亡过的令儿妇入尊府茆地，就是大情分了。”周通道：“我只愿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好。等何亲家来时，再做理会。”

正说着，家人报道：“亲家何老爷和太太都来了。”周通着人通知冷氏，一面迎接入来。何其仁娘子入内院去，其仁同众亲友坐在庭上。他到也毫无戚容。问周通道：“小女是昨夜什么时候去得？”周通将何氏听赵瞎教唆，用木人镇压周璉话，详细说了一遍。其仁道：“既是镇压，事关暗昧，令郎怎么知道？”周通又将大丫头舜华如何泄言，告知家人周之发女人苏氏，苏氏告知小儿，随着家人将木人拿来，着其仁看。其仁有意无意的扫了一眼，笑了笑，此后即闭目不言。家人们拿上茶来，其仁也不吃，只是将双睛紧闭。

好半晌，王氏哭的肩膀眼肿，出来寻其仁说话。众亲友俱各站起。其仁问王氏道：“你看了么？”王氏道：“看过了，却不在女儿房内，已停放在西厅。”其仁冷笑道：“怎么又早移动了？可有伤没有？”王氏道：“我将衣服内外开看，到没

伤。”其仁道：“是缢死的么？”王氏道：“是。”其仁道：“八字交了没有？”王氏道：“两耳顺行，八字未交。”其仁道：“你先回去罢。”周通道：“亲家还未用过饭？”其仁道：“讨扰尊府的日子还有哩。”王氏定要回去。周通也不好强留。王民坐轿子哭回去了。其仁道：“我还要到子女灵前走走。”周通陪了入去，哭了几声，随即出来，向周通道：“小弟一生止有此女，不意惨亡，言之痛心。但是我与亲家是何等契好，诸事任凭家主裁。教我怎么样，我便怎么样。亲家是何等明决人，也不用我绕舌，我去了罢。”周通定要留吃早饭，其仁道：“小弟心绪如焚，改日领情罢。”周通留不住，送出大门，也坐轿去了。

周通回来陪众亲友吃早饭，众亲友道：“我们预备下许多话和他争辨，谁想一句也用不着。”内中一个道：“这何亲翁真是难夫难妇。适才他夫人一个做堂客的，他怎么晓得‘两耳顺行、八字未交’的话说？我不怕得罪周老爷，《洗冤录》他也未必读过，到只怕和作有点交涉。”众人俱大笑起来。又一个道：“今日这事就如此了局不成？我看何大哥临行都是露八分话。”周通道：“弟于他未来时就早已打算，俟诸位用毕饭，还劳动一行。他是大伤怀抱的人，就与他三四百也罢了。只是此番更比不得前番。话说结后，须着他立一切实凭据。说他女年幼，因夫妻角口，不合听信赵瞎，用木人书写小儿年月日時八字，并罩眼纱、贴膏药，被小儿识破，羞愤白缢身死。又言小弟不准入坟埋葬，何某恳烦亲友再四讨情，方肯依允。嗣后若敢藉端过诈，奉此凭据到官。如此方妥。”一个道：“只怕他未必肯这样写。”又一个道：“老何为人通国皆知。只说与他几两银子，着他写不合于某年月日谋反，他也敢写。”众人又皆大笑起来。

须臾，吃罢饭，周通叮嘱相别。到将午时候，众亲友回来，向周通道：“幸不辱命，银子多出了些，言明六百两。令亲说的话也甚是可怜，言他令爱已死，此后也没什么脸面再使亲家的钱。多出几两，权当与他夫妇做买棺材钱罢。凭据已照尊谕写了。银子说在明早过手。至于丧葬厚薄，他一点闲事不管，爱几时打发出去，随便。只求临期差人吩咐一声。”周通将凭据细看，写得切实之至，竟将他女儿描画的无人味了。周通看罢，又笑了笑。谢了众亲友，又留吃午饭。众亲友又道：“还有令亲家母亲自出来，他说如今没闺女了，意欲将齐宅这位令儿媳认个续闺女。妇人家心肠，不肯和尊府断了亲，日后多少要沾点光哩。”周通又笑了笑。到午间酒席上，总都是说笑何其仁。先卖了活闺女，如今又卖死闺女，连周通也不回避。

次早，又烦众亲友送银子，晌午回来。周通父子叩谢，又留酒席款待。周通将王氏要认蕙娘做续闺女话告知冷氏，至第三日，将何氏棺敛，请僧道念忘经，到首七，何其仁娘子上纸，与蕙娘带来一套织金缎子衣裙，四样针线，八色果食。嘴里虽不好说认续闺女，却明明是这意思。冷氏便着蕙娘拜认在王氏膝下，做了女儿。王氏喜欢的了不得，到蕙娘房中，亲热了好半日。少刻，庞氏上纸来，又和庞氏认了亲家，只坐到起更后方回，庞氏见何氏死了，和除了心头大钉一样快活不过，同蕙娘住了三天别去，与老贡生细说何氏死的原由，得意之至；贡生听了，大怒道：“怎么我就生出这样个女儿来？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女儿如此存心，恐怕将来不寿。”又道：“此皆你熏陶渐染而成，所谓青出于蓝者，信有然耳。”庞氏也不晓得贡生说道什么，见贡生面貌甚是不喜，也便大恼道：“你经年家拿文章骂我，怎么今日又拿文章骂起闺女来？人家的狗都是向外咬，你

却是向内咬。”贡生听了，越发大怒，满心里要打庞氏，只是自觉敌不过，忍耐着到书房去了。

周家忙乱的过了三七，然后择日安葬了何氏。赵瞎子于何氏吊死第二早间，闻风逃去。捕厅将他儿子拿去，与周通追了一千五百钱，自己得了三千，衙役书办得了四千多钱，如此完事。赵瞎骗去十两银子，所剩也无多，徒害了何氏一命。捕厅将他儿子打了二十板，回复了周能。周通家耳目众多，查知捕厅受贿，又不缉拿赵瞎，将节礼、寿礼一分不与，一年到丢去了一百六七十两，捕厅后悔的欲死，于周通家百般挽回不来。过一年后，赵瞎回家，被捕厅拿去，打了四十个嘴巴，又拶了一拶子，重责了三十板。周通闻知，方照旧送起礼来。何氏两个丫头，冷氏收去使用。

自埋葬三日后，这晚周璉和蕙娘正收拾要睡，只听得外房内响了一声。不知怎么，把个茶碗滚在地下，打了个粉碎，吓的两个女厮跑入内房里来。周璉也有些心疑，以为碗在桌上未曾放好所致。只是蕙娘怕极，于外房内又叫来两个丫头作伴。次日二鼓时分，周璉正和蕙娘行房，猛听得顶棚上与裂帛相似一声响亮，吓的蕙娘喊了一声，急急看视。顶棚如故，毫无破绽。忙将四个丫头都叫入内房，问他们，也俱皆听见。此时周璉也怕起来，直坐到天明。

次日，想出个地方，同蕙娘搬到庭院傍东书房内。此院上房三间，西厦房两间。周璉着四个丫头在西房，自己和蕙娘在东房。厦房内，周璉又安了两个老妇人值宿。一更以后，周璉和蕙娘吃酒，丫头们提壶侍立。只听得窗外一把土撒来，打的窗纸乱响，四个丫头，到扒上床三个，与蕙娘、周璉挤在一堆。那一个失手，将酒壶落地，也要奔床上来。不意脚尖入在面盆架内，一跑，人和盆架齐倒，越发吓的怪叫起来，往床前

直奔。两个老妇人听得上房喊叫，急忙出来问讯。周琰见院中有人，令丫头们拿了烛亲到院中，一看一无所有，再看窗台上果然有些土在上面。止觉得微风飘拂，不由的发根倒竖。心上却像何氏在侧，忙忙走入房来。看蕙娘时，和两个丫头搂抱在一处，见周琰走入，方彼此丢开。周琰坐下道：“真是作怪之至！明早定叫个好阴阳靖邪方妥。”蕙娘道：“这是死了的大奶奶作闹你我，不如再请些好和尚放大施食，超渡他老人家，早生好地为是。”周琰道：“未出引时，怎么到毫没有一点动静，家中诸人都不寻，只寻住你和我，岂不是个糊涂？”蕙娘道：“想是大奶奶割舍不得你，又回家来。”周琰道：“胡说，胡说！我到不劳他光顾。”两人同几个丫头又坐了一夜。周通夫妇闻知，也没法措处，惟有叹惜何氏少年屈死，故他不肯安静。

次日，蕙娘禀明冷氏，自己拿出银钱来，请僧人上大供献，设坛在西厅院中，念了三昼夜经。每晚还是照常响动，毫无应验。周琰道：“是这样夜夜不着人睡觉，如何当得！”和父母说明，要同蕙娘到城外园中暂住几日。周通也无可如何，只得着他夫妻暂避些时。于是分拨厨子火夫、家人妇女三十余人，同去住下。周琰白天或回一次、两次不等，也有周通夫妇同去的时候。住了数天，甚是安贴。询问家中，自周琰去后，内外无分毫响动。

一日申牌时分，周琰同蕙娘和几个妇女坐在平台上，看那高山停云、落日斜辉景像。陡然间，起一阵怪风，真是私害之至。但见：

依稀地震，仿佛雷鸣。巽二施威，盛怒于土囊之口；封姨肆虐，含吹于太山之阿。沧海起万仞洪涛，蛟龙涌跃；大江翻百尺雪浪，鱼鳖浮沉。淅沥萧飒，杞梓梗楠，柯条于斯倾倒；

奔腾澎湃，楼阁台榭，砖瓦为之齐飞。既能走石于平陆，自可扬尘于太虚。模模糊糊，顿令星辰俱见；铮铮纵横，旋闻神鬼同号。百鸟惊啼，飘荡于无极之野；群兽曳尾，潜藏于大谷之麓。须臾如天轮胶泪而激转，霎时若地轴挺拔而争回。

大风过后，众妇人各睁眼看视，诸人俱在，惟不见周琨和蕙娘。大家齐下平台，见蕙娘同两妇人俱睡倒在平台之下。众妇女急来扶掖，不意蕙娘将左边头跌破。鲜血直流，左臂亦被跌折。两妇女腰腿重伤，不能行动。皆因蕙娘同周琨并两妇人俱站在平台紧北边，大风过处，一齐刮倒，吊下台去。各分行抬入房内，早哄动了大小男妇。见树木细小者多倒折，房上瓦块亦多落地，真历来未有之大风！又知不见了周琨，众人在园子内外四下寻找，那里有个影儿？蕙娘疼痛的死而复苏。

四五个家人去城中报知用通夫妇，听知不见了儿子，又跌伤蕙娘，各心神慌乱，急急坐轿到园中查问。见蕙娘也不成形像。少刻，沈襄亦来探视。周通着人于城里、城外八面寻访，直闹到次日天明。又差人于各乡村方镇写报单，有人能访着周琨下落报信者，与银五百两，送来者三千两。只因悬此重赏，弄的远近士庶若狂。又一边延医，与蕙娘调治接骨。

这日绝早，老贡生和庞氏也到园中看问，把个庞氏坑的学鬼叫。惟贡生举动若常，心中以女儿害死何氏，应有此报。又想到周琨无踪，必是被那阵大风吓糊涂了，跑出园外，不知被谁家妇女留恋住，过几天自然回来。从盘古氏至今世，安有人教风刮去无下落之理。不住的和沈襄讲论文章。周通痛恨、厌恶之至，恨不得扎老贡生几刀。躲在外层园房内，独自嗟吁。冷氏如醉如痴，大有不能生全之势。贡生直厌恶到日落，吃了晚饭，方与沈襄、周通作别。庞氏见一家上下状如疯狂，也不

便守住蕙娘，只得愁恨回家。沈襄亦私自叹悼命薄，方才得此好安身地方，又闹出这般意外事来。阖城文武官以及绅衿亲友，无一不来看望，弄的周通送了这个迎接那个，嘴不闲、腿不闲，心上越发不闲。蕙娘身带重伤，又听知丈夫无下落，与冷氏日夜啼哭，饮食少进。众家人也和去了头的瞎螞一般，被周通骂的四下里乱碰。周通也无心回城，向沈襄道：“我年逾六十，止有此子。若终无下落，周氏绝矣！今岁家中叠遭变故，就是不祥之兆。总是上天杀我。”说罢大哭，沈襄再四安慰，日夜陪伴着他。

再说周琨见大风陡起，瞬目间天地昏暗，心悬着蕙娘。猛然间，觉得有人将他抱起，飘荡在半空。初间还听得风若雷鸣，身体寒战。次后便昏昏沉沉，神魂两失，只到五祖山潜龙洞外落下。早有许多侍女将他扶入洞中椅儿上坐下。定醒了好半晌，方睁眼一看，身在一石堂中。有许多妇女围绕，内中有一妇人，衣服鲜艳，容貌绝伦，真有万种风流，千般袅娜，心上大是惊疑。只见那妇人吐娇滴滴音声，笑向周琨道：“郎君不必疑虑，我上元夫人之次女，小字月娟，在此洞带领众侍女修持已久。今早氤氲大使和月下老人到我洞中，着我看鸳鸯簿籍，内注郎君与我冥数该合，永为夫妇，同登仙道。”说罢，与周琨轻轻一拂，周琨心神恍惚，也不知他是仙是神，是妖是鬼。止见他面庞儿俊俏，盖世无双，身段儿风流，高低恰好。香裙下金莲瘦小，鸳袖内玉笋尖长。不由的魂销魄散，意乱心迷起来。妇人又喜恰恰让周琨坐在对面椅上，那些侍女们皆眉欢眼笑，夸奖周琨人才不已。

随即献上百花露，着周琨润喉。周琨接在手中，觉得清香馥馥，直冲肺腑。吃了几口，极其甜美。又细问妇人根底，妇人照前应答。周琨道：“仙姑既说冥数该与我相合，何不在人

间配偶，而必将我弄在这洞中，使我父母含愁，上下悬望？”妇人道：“郎君但请放心，相会不愁五日。今天缘凑合，且成就喜事。过日再商。”吩咐侍女们备酒。少刻，点入一对红烛，安放在桌上。摆列了许多不认识的果品，却无片肉在内。妇人起立，笑说道：“仙家所食，不过是此等物件。若必喜吃荤腥，明午即可色色立办，安肯着郎君受屈。”说着，伸纤纤玉手，斟一杯送与周琨。周琨亦起立接酒，又复斟酒回送，方一齐坐下。妇人问周琨家世，周琨皆据实相告。数杯后，妇人放出无限妖媚，引得周琨欲火如焚。众侍女看见两人情态，请归后洞安歇。周琨同妇人到后洞，见床帐被褥、桌椅等物，陈设与人间一般，止觉太阴冷些。侍女们扣门避去，两人鸾颠凤倒，直到天明。这一夜便有四五次，彼此恩爱甚笃。周琨深幸际遇非常，只是悬结父母和蕙娘不知如何慌乱，如何找寻。虽和妇人欢娱笑谈，而愁容时刻现露。妇人知周琨想念家乡，惟恐他受了郁结，着侍女们百般献丑，博其欢心。

至第四日已牌时分，周琨与妇人相商，要和妇人一同回家，安慰父母。妇人通用好语支吾，总不肯应许。周琨情急，不由的眼中落泪，跪在地下恳求。妇人心爱周琨，只怕伤他怀抱，连忙扶起，笑说道：“夫君请起。我与你从长计议。”周琨起来，拂拭泪痕，妇人扶周琨并坐床上，说道：“神仙不是轻入尘凡的，今你想念父母至此，万一想念出病来，我心何忍？也罢！我明日就与你去走遭。但话要讲说在先，你父母见我云来雾去，疑我为妖魔鬼怪，或请法师，或延僧道，当邪物的制服我，那时惹得我恼起来，大家失了和气，你心上也不安。若肯把我当个仙人看待，你的父母就是我的父母，我自尽我做儿妇的道理。如此便可长久同居。还有一节，也要讲得牙清口白，不许反悔。我一入门，你妻子便须远行回避。你若和他偷会一

次，我便将你仍行摄回洞中，那时休要怨我恨我。必须过一年后，方许你夫妻相合。你可依得么？”周琏听了许他回家话，心中大喜，道：“这有什么不依，便与他终身不见面，何妨？至于我父母话，我一力担承。家中上下，有一个敢藐视你，你只和我说。”妇人笑了笑。两个叮嘱停妥，至次日早，周琏即恳求动身。

妇人吩咐了众侍女谨守洞府，一同走出洞外。着周琏将两眼紧闭，用手相持，须臾，身子飘荡起来，耳中但闻雷鸣风吼之声，直奔万年县来。正是：

死骨犹能卖大钱，理合骨肉不相怜。
周琏避鬼逢仙女，也算人生意外缘。

第八十八回

读圣经贡生逐邪气 斗幻术法官避妖媛

词曰：

要见伊人面，见时胡嚼念。腐儒殊可怜，应和驴同圈。
法官挥宝剑，拘神人共羨。竟夜不成眠，除妖尔许难。

右调《醉公子》

话说妇人和周琏架云雾升在半空，不过顿饭时候，已落平地。妇人着周琏睁眼看视，依旧还归在平台上、周琏大喜。妇人道：“我在此等你，你先去见你父母，把我的话要说的明明白白，一句不可含糊。依得、依不得，速来回覆我。”周琏满口答应，下了平台。早有许多男妇看见，欢声若雷，各分头去传报。

周通夫妇和蕙娘皆欣喜如狂，没命的跑来看视。周琏早到面前，父母妻子重见，犹如死去复生，各喜出意外。周琏见蕙娘包着头，络着左臂，忙问原故。方知是被风刮下平台所致，

心上甚是疼怜。一同到蕙娘房中，大小男妇，于门内窗外听说原由。周琰将如何去、如何来，并妇人相订的话，详详细细说了一遍。众男妇都听呆了，大家心内都胡猜乱疑。周通向冷氏道：“但得儿子回来你我便有生路。此妇神通广大，是仙是妖，均未敢定。他说的话，须句句依他，将来再做裁处。”又向蕙娘道：“你须权变一时，若不回避他，不但于我全家不利，只怕你的性命也难保。若再将我儿子拿去，便终身无见面之期了。你可于此时收拾一切，将伺候你的妇人女厮，俱同到你娘家住，听候动静。千万嘱咐你父母，断断不必来。至于一应食用并请医调治，我自差人天天照料办理。”又吩咐家人速备轿子莫误。蕙娘听了，满肚中不快活、不服气。因公公苦口叮咛，无奈何，只得依允。周琰再四嘱咐保重，心上也甚是作难。周通又吩咐众妇女道：“此妇下平台时，你们个个都要和待你大奶奶一样，惹下他关系不小。”又向周琰道：“功夫大了，他在平台久候，你快去回覆，可请他到内花亭暂坐。等你妻去后，再请他到这屋中来。快去，快去！”周琰去了。蕙娘大哭着坐轿回娘家去讫。

少顷，众男妇见周琰和一天仙般美人走来。看人才又比蕙娘在上些。只见他轻移莲步，袅袅婷婷，同周琰入花亭中坐下。众妇女虽不叩拜，却也遵老主人教戒，各恭恭敬敬，侍立两傍。又见他起朱唇、露皓齿，笑盈盈向众妇女道：“你们可替我在老爷太太上禀知，说我要拜见请安。”众妇女连声答应，早去了三四个传说。须臾，来了两个妇女说道：“老爷太太请仙姑到内东院屋中相见。”妇人听了，随即站起，同周琰走入东屋。

周通夫妇连忙迎接。妇人便端端正正叩拜下去，冷氏双手相扶，说道：“我老夫妇皆尘世凡人，怎敢当仙姑重礼！”妇人道：“媳妇与女婿系天数该合，始到此了此情债。望二位大

人以儿女看成，莫疑为妖灵狐媚，便是万幸。媳妇今后若少有不合理处，还求二位大人当面叱责，毋从世套。至于仙姑称呼，不但母亲不可，即家中男妇亦不可。今既做女婿妻房，便是一家骨肉。若还以路人相待，媳妇何以存身？”周通道：“我儿子说你是上元夫人之女，我老夫妻实不敢以尊长自居。今既说明，我们便以儿妇相待了。”妇人又深深一拂道：“多谢二位大人垂怜。”周通向众妇女道：“快与你新大奶奶烹茶备饭！”随即出去。众男妇见他人才绝世，说话儿句句可人，没有一个不以他为真仙下界，私叹周璉有大命大福，羡慕不已。早传的通国皆知，以为今古未有的奇事。

次日早，齐贡生来。周通同沈襄迎接，贡生举手道：“昨小女回家，说令郎同一妇人驾云而回。此天皇氏未有之奇闻。《学庸》云：‘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老亲家急宜修省。”周通也不回答他，让到书房坐下。贡生道：“此妇还在么？”沈襄道：“现在内园东屋。”贡生道：“先生可知其根底否？”沈襄道：“他来去不测，兼通幻术，我焉能知其根底？”贡生道：“至诚之道，可以前知。我辈俱未能造此，言之可愧！”又向周通道：“此妇可许一见否？”周通怕他语言迂腐，得罪下了，连忙止他道：“此妇不肯见客，就见他也无益。到是叫小儿出来一见，以慰亲家悬计。”贡生道：“弟欲见之心确乎其不可拔，必须一见，以决弟疑。”周通却他不过，着人说与冷氏，先向新妇道达，并言贡生说话冒昧。少刻家人出来，向周通低语道：“太太道达过了，新妇说这有何妨，着请入去拜见。”周通请沈襄一同相陪，到妇人房内。

冷氏先向贡生一拂。贡生还揖，沈襄忙与冷氏下拜，被周通拉住。妇人与贡生、沈襄万福，大家坐下。贡生伸二指，指着妇人问周通道：“昨日驾云来的，就是他么？”周通点头。

贡生听了，便将两眼紧闭，口中默默念诵起来。周通低低向沈襄道：“舍亲是无书不读的人，或者念诵什么咒语，亦未敢定。”沈襄道：“不必惊动他，少刻自知。”不意他念诵的功夫颇大，众妇女交头接耳，互相窃笑。好半晌，只见贡生将两眼睁开，大喊道：“你还不快去么？”两只眼硬看妇人，看了一会，向周通、沈襄道：“吾无能为矣。”周通道：“老亲家适才念诵甚么？”贡生道：“我闻圣经最能逼邪，方才从‘大学之道直念到读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沈襄忍不住鼻子内呼出了一声，勾引的大小妇女都笑起来。周通也由不得笑了笑。连忙让贡生外边坐，和沈襄陪了出来。贡生向沈襄道：“此妇明眸善睐，娇艳异常，奸淫必矣！吾甚为小婿忧之。假如死于此妇之手，于小女大不利焉。”一边走，一边说道：“我去了。”周通留他吃早饭，贡生道：“虽有旨酒佳肴，其如五脏神不愿随鞭箠何？”言讫，坐轿子去了。

周通回到书房，问沈襄道：“先生看此妇何如？”沈襄道：“容貌实系绝色，仙妖均未敢定。然举止文雅大方，似与小户人家妇女天渊。”周通道：“先生博通经史，淹贯百家，仙女下嫁凡夫，亦有此书否？”沈襄道：“野史外传，纪载宁仅千百？要皆不可为训。以晚生愚见看来，日前那阵大风，怪异非常。藉此风将令郎摄去，今又同回，此又系为令郎情欲所迷。神仙决不如此。愚意揣夺，十有八九系狐之通天者。可将令郎叫来，问他床被间事，果有异于人否？”周通连连点头，差人将周琰叫来，同沈襄细问。周琰道：“事事与人无异。惟下步内过寒。”沈襄沉吟道：“如此说，必非狐狸，乃阴妖也。”周通道：“我家人中有一扎拉布，是西域人，颇有胆力。今晚着他刺死此妇，未知可否？”沈襄大笑道：“此妇有通天彻地手段，岂一刺客所能了决！倘刺而不死，下文可胜道耶！愚意

邪不胜正，晚生此刻做呈词两张，差人求本县用印，代为申详关帝并牒本县城隍，向庙中焚烧，或者邀冥诛，即是老先生福德感应。”周通道：“甚好。然须慎密之，被他知道，惹祸不浅。”不意焚烧后，寂然无应。

又过了数天，见周琨面色黄瘦，神情也有些痴呆，周通夫妇大是愁苦，又与沈襄相商，欲访求术士降妖。沈襄道：“此妇与令郎有言在先，若把他当妖魔鬼怪看待，有那时休要怨他之语。我们知道谁是高人？胡乱请些僧道来，除妖降不成，再将令郎被他摄去，终身求一面而不可得，悔之晚矣！”周通道：“信如先生言，则小儿可静听其死乎？”沈襄道：“晚生到想出一策。若得此人来，可立辨真伪。本省龙虎山上清宫，现有张天师，何不差人备重礼诚恳，晚生再写一张呈词，到彼投递，倘邀降临，则万无一失矣。”周通大喜道：“非先生言，我那里想得起？”于是秘差能干家人四个，连夜赍厚礼去了。岂期周琨为色欲所困，日甚一日，形容与前大不相同。周通暗中劝他以保养身体为重，他如何肯听？止知和妇人取乐。周通夫妇愁惧欲死。

过了几天，请天师人回来，言天师于数日前奉诏入都祈雨去了，今请来极有道力法官二人，少刻即到。周通听得天师虽未至，有法官来，觉得怀抱少开。忙吩咐在园子第二层西院，迎辉轩做客舍，又令整备酒席。须臾，法官到来。周通、沈襄迎入。一老年人姓裘，一少年人姓魏，席间叙说妇人原由。酒席完后，裘法官道：“我两人入去看看此妇，何如？”周通又将妇人和周琨说的话细述了一遍，裘法官道：“哪些说，是教他知道不得。也罢了，请令郎来一见。”周通着人将周琨叫至，两法官看了一会，周琨去了。魏法官道：“令郎满脸都是阴气，又非鬼物缠绕，我且画一道符，拿去试试他。”裘法官连连摆

手道：“此妇云来雾去，手握风雷，岂一符所能遣除？还得大费周章。”向周通道：“可着尊纪们于此院中设一坛，用七张方桌、香烛黄纸、朱笔宝剑、神降甲马等物，交二鼓时分，俱要完备。”再吩咐大小男女：“不可在门隙中偷窥，不可在背间议论长短，到不妨在妇人房屋左近观望。若见异样神物到彼处，切不可大惊小怪，不可谈论形像凶恶，不可用手指点。”周通一一答应，着人内外暗中说知。又问裘法官道：“今晚法师遣将拘神，逐除妖妇，奈小儿与妖妇同宿，又不敢教他回避。万一小儿亦被伤在内，该怎处？”裘法官大笑道：“若伤了令郎，是我们特来除人矣，那里还是除妖！放心，放心！”

到二更以后，两个法官将迎晖轩院门关闭，众男妇俱在妇人院外远远观望。等至三更将近，只见西北上烟云缭绕，约料从二法官院中升起。少刻，那云气如飞而至，隐隐绰绰。看的里面有一神将，披金甲，执长矛，将到妇人房前。只见妇人屋顶上出白气一股，将那云气和神将冲起数丈高下，化为乌有。到四鼓时，又见西北上火光忽明忽灭。少刻，那火光一闪，于火光中进出一物。月色之中，看的甚是真切。只见那物赤发蓝面，海口锯牙，身约五尺长短，手中拿一大杵。疾同鹰隼，光若掣电，直奔妇人房前。只见屋内喷出一珠，大如酒杯，红似火炭，在那物头上碰了一下。只见那物若天星四散，化红光一缕，冲空而去。众男妇等候至天明，再无所见。周通令人窥探妇人动静，安然无恙。周通走入书房，向沈襄道：“裘、魏两法师要算极有本领的人！”遂将夜间所见细细说了一遍，沈襄只是咬指摇头。周通道：“此妇是妖无疑矣，只是除不了他，该怎么？”沈襄道：“此刻天色初明，俟日出时，同老先生见二位法师，他或者还有妙术奇法。”

至日高时分，同到迎晖轩来。两个法官各面带惭色，说道：

“我辈此时即告别矣。”周通道：“妖妇尚在，如何去得？”裘法官道：“昨夜举动，想皆众目共见，我辈法力止此，若再不识进退，必讨大没趣味。”周通再四苦留，沈襄亦相帮劝阻，两个法官那里肯听。周通跪在地下哀恳，两个法官也一齐跪下，只是绝意要行。周通又留吃早饭，亦不肯吃。周通没法，厚备劳金相赠，两个法官辞了四五次，方肯收受。向周通道：“老先生宜速访高人，此妖神通不小。若天师在，或请龙虎印、或五雷印，庶可降服：奈天师人都，归期未定。今有负委任，反叨厚赐，讨愧之至！”周通道：“难道贵同事中，岂再没个有大法力的？祈荐一二人，救小弟一家性命。”魏法官道：“我辈法力实无有出这位裘敝友之右者。就是天师，亦常刮目相待，每以法师相称。今他且不能，余之又何右者。就是天师，亦常刮目相待，每以法师相称。今他且不能，余人又何足算？”周通道：“小儿夜夜与这妖妇同宿，未知伤的了性命否？”裘法官笑道：“夫妻房欲不节，尚可促寿，况与妖妇作对垒耶？我看令郎神气还未到阻丧地步，多则二十天，少则半月，精力竭矣。到那时，便真是无救！快快的于四方求访高人。”说着，又将双眉紧蹙，摇着头儿道：“我不怕与老先生添愁烦，此妖妇非真正神仙，第二个也拿他不了。再和老先生实说罢，便请得龙虎、五雷二印俱到，也不过逼他回避一时，他定另想别法，将令郎拿去，直至死而后已。”从人将行李搬去，周通、沈襄送出园门，两人回到外花亭坐下。周通复求沈襄出谋，沈襄到此际也没法，惟以等候天师回来，再做设处开解。

再说妇人早间梳洗毕，向周琏道：“你可同我回五祖山去罢。”周琏虽为情欲所迷，到的还心上恋家。听了此话，大是惊惶，神色惧怕之至。妇人笑道：“你待我恩情，尚有何说。只是你父母的心大变了。”周琏道：“有何心变处？”妇人道：

“昨晚三更以后，你便睡熟，你父母延请术士拘遣神将来害我，我本岛洞真仙，岂惧妖法邪术！”周琏问神将来由，妇人笑而不言。又道：“我若必定逼你走，一则怕伤你怀抱，二则又见你惊惧之至，我心何安？若和你住在此处，有何颜面？且恐你父母把你隐藏起，远避他乡，亦不可不预为防备。”周琏道：“就我父母有此心，其如我不肯去何？况你是神仙，凡我所到之地，焉能欺得过你！”妇人摇着头儿道：“那时我又须费力访你。”说着，凝眸想了一会，于身边取出一小锦囊。锦囊内倾出许多大小丸药，颜色也不一，于内拣出桐子大一紫黑丸，将余丸复归囊内，笑向周琏道：“你若着我和你永远在你家中，不去洞府，你可将这丸药吃在腹中。”周琏道：“你断不忍心用毒药害我，我就吃了。”说着，用手接来，着在口中。此药亦不用嚼咽，即滚入腹内。岂期吃此药后，爱恋妇人，更十倍于前。除两便之外，老不出门，日与妇人欢笑纵淫。于家中男妇，有时认识，有时便忘之矣。周通夫妇叫他，有去的时候，还有十次、八次，叫杀不去的时候。老夫妻两个惟有相对嗟叹，流泪而已。正是：

读罢圣经无感应，贡生学问于斯尽。
犹之逃去二法官，卸责空谈龙虎印。

第八十九回

骂妖妇庞氏遭毒打 盗仙衣不邪运神雷

词曰：

打的好，泼妇锋铓今罢了。吃尽亏多少。寿仙一衣君知晓，偷须巧，符篆运神雷、犹恐惊栖鸟。

右调《望江怨》

话说周通送法官去后，倍添愁思。再说蕙娘，打听得从李清官请来两个法官，心下甚喜。次日绝早，催他母亲庞氏到公婆家，一则看望周琏成何光景，二则打探妖怪下落。庞氏雇了轿子，城门一开，便到周家花园外。

家人们报与冷氏，迎接到房内坐下。也没用庞氏问，冷氏便将周琏连日被妖怪迷住，寸步不离，我们做父母的都叫他不来，止知和妖妇亲密，看得面貌也大瘦了，请来两个法官，都是会拘神遣将的人，昨晚闻了一夜，也没法降他。听得说此刻要走，不知去了没有了将来小儿必死于他手，我老夫妇性命还

不知怎么！说罢，涕哭起来。庞氏听了，大不快活。冷氏又问蕙娘：“头和臂上伤可好了么？”庞氏道：“头上破处已收口，左臂自接住后，伸舒不得自如，还时时觉疼。”又道：“妖妇还在东房么？我去看看他，还要看看女婿。”冷氏道：“亲家看也是白看，只索听天由命罢。”庞氏一定要去，冷氏只得相陪。

妖妇见冷氏和庞氏入来，即忙下床，还拜了庞氏。庞氏放的脸有一尺厚，也不回礼。随到东边椅上坐了。素常周琨见了庞氏，必先作揖，说几句热闹话儿。今日看见庞氏，和平人一样，坐着动也不动。庞氏又添上个不快活。大家也没个说的，冷氏让庞氏到西边房内用早饭，庞氏正要起身，冷眼见妖妇与周琨眉目传情，又见周琨含笑送意，庞氏眼中看见，心中便忍受不得。思想着自己女儿为他回避在家中，平白跌下平台，现带重伤，女婿又被他硬霸住。今见周琨反和他交好，素日和老贡生吵闹惯了的性儿，不由的眼睛内出起火来，脸和耳朵都红了。冷氏见庞氏面色更变，说道：“亲家，我们去罢，在此坐着无益。”庞氏听了“无益”二字，越发触起火来，道：“我管他有益、无益，我今日既来，到要问问他。”

于是指着妇人说道：“妖精！你什么人儿钩挂不的，你必定将我的女婿钩挂住？若人认不得你也罢了，如今家中男男女女，谁不知你是个妖精？你好没廉耻呀！”妇人听了，将脸掉转。冷氏道：“亲家不必说顽话了，请到那边用早饭去罢。”庞氏道：“我还要问问这妖精，他把我女婿霸住，要霸到几时是个了手？我见了些妖精，也没见你这无耻的妖精！呵呀呀，将霸占人家的汉子当平常事做！”骂的众妇女都忍笑不住。冷氏恐怕惹起大风波来，连忙站起劝说道：“亲家罢说了，快同我到那边去罢。”庞氏骂了好一会，见妇人一声儿不言语，只

当他有些惧怕，越发收拦不住，向冷氏道：“亲家你不知道，我今日定要问他个明白。他苦苦害着我娘儿们为什么？”说着，只两步，走到妇人床前，用手一搬道：“妖精，你不掉过脸，”话未完，那妇人将身躯一扭，随手一个嘴巴，打在庞氏左脸上。打的庞氏一脚摔倒，有三四步远。半截身子在门内，半截身子在门外，将门帘也触了下来。若是别的妇人，那里当得这一跌？只见庞氏登时扒起，大吼了一声，奋力向妇人扑来，又被妇人迎面一个嘴巴，打的鼻口流血，冠簪坠落，仰面着又摔倒地下。众妇人你拉我泄，把庞氏抢出房门。

大家扶架他到西边房内床上坐下。他此时也顾不得骂了，反呢呢喃喃哭起来。冷氏又替他担惊，又忍不住肚中发笑。猛听得众仆妇丫头们大哄了一声，各手舞足蹈，欢笑不止。冷氏大骂道：“怎么这样没规矩！你们到乐了么！”众人见冷氏发怒，还喧笑不已，指着庞氏的右脚道：“太太看，亲家太太的鞋没了一只。”原来众妇女只顾拉扯庞氏往西房内走，不知被那个妇人将他的鞋踏吊，彼时无人理论，此刻坐下，见庞氏伸下腿来，才看见他精光着一只脚。冷氏低头一看，也忍不住笑了。众妇女见冷氏笑，又复大笑起来。冷氏极力喝断方止。庞氏听得众人大笑，只当笑他挨了打，越发哭起来。

周通在花亭上，猛听得众妇人喧笑不止，心疑妖妇有什么败露。又听得大笑之中夹着哭声，以为是儿子哭妖妇无疑也。不暇差人打听，连忙亲自跑来。刚到门前，早被冷氏看见，急说道：“你且不必入来。”周通止住脚步，冷氏拉周通在院中，说了原故。周通咳了一声，也笑了，忙忙的回外边去。众妇女将鞋寻来，与庞氏穿，庞氏方知为此喧笑，心上愧悔欲死。越发放声大笑。冷氏同众妇女劝解了好一会，才不哭了。那里还坐得住，用手挽起了头发，便大一步、小一步往园外飞奔。冷

氏赶到园外，他已坐轿去了。众家人彼此互传，做了奇闻笑话。庞氏回到家中，告知蕙娘，母女各添了一肚子气愤，也不敢教贡生知道。周璉至十四五天，越发消瘦的了不得。周通也知无望，惟有与冷氏日夜悲泣而已。

再说猿不邪在玉屋洞领了冷于冰法旨，驾遁到万年县城外落下，先将柬帖拆看，上写道：

吾昔年在江西用戳目针斩除妖鱼鄱阳圣母，其时有一九江夫人、白龙夫人皆被吾雷火诛杀。内有一广信夫人，系年久鳌鱼，交接上元夫人侍女琼琼，盗窃寿仙衣护体，彼时雷火未曾打入，致令免脱。年来在江湖中吹风鼓浪，作恶百端，兼又到处寻访清俊少年，为快目适情之资。精枯髓竭而死者，不可胜数。近因路经江西万年县，见吾表弟周璉美好，随播弄妖风。摄至五祖山潜龙洞内，旋复回吾姑丈周讳通家寄居。汝歼除此妖后，可将吾书字付吾姑丈寓目。若问吾行止，不妨据实相对，此系吾己亲，无庸饰说也。

又将与周通书字一看，上写道：

自嘉靖某年感蒙关爱，遣人至广平相迓，始得瞻依慈范，兼与家姑母快聚八越月余。回里时，复叨惠多金，屈指已三十余年矣。每怀隆情，直同高厚。几欲趋候姑丈母二大人动定，缘侄于嘉靖某年入山学道，此后云飘羽笠，到处为家。今暂栖于衡山玉屋洞内。逆知鱼妖作祟，致表弟璉大受淫污。法官裘姓等奸除罔效，重劳二大人萦心。今特遣侄弟子不邪收降此怪，藉伸葵向愚诚。已故弟妇何氏与新弟妇齐氏，两人前世有命债冤愆。齐氏今始得报复，无足异也。但何氏尚有四十余日阳寿

未终，而齐氏藉木人促之速死，破额折臂，有由来耳。再西宾叶向仁，原名沈襄，系已故都察院经历沈青霞先生讳鍊之难裔。因奸相严嵩缉捕甚力，投本县儒学叶体仁，以故假从叶姓。伊向曾捐躯运河，得侄友金不挽救免，侄理合终始玉成，仰冀推分，代为安置室家，谅与田产，庶忠烈子孙，栖身大厦，获免风雨之嗟。仁德如姑丈，想定有同心也，肃此，虔请福安，并候表弟返祉。未尽不邪面悉。愚内侄冷于冰顿稟。

不邪看完，复将书字封好，一步步走入城来。问候补郎中周通宅舍，街上人见是一白发长须、金冠紫袍道人寻问，俱笑说道：“这必是来降妖的人了，若除了此妖，不愁没几千两银子用。只是那妖怪可恶，他不肯着人发这宗大财。”又一人问不邪道：“你问周家，想是会除妖么？”不邪道：“正是。”那人道：“周郎中人还好，不在乡党间闹财主头脸。也罢了，我领你去去罢。但他许久在城西花园内住，我也正要打听妖精的下落。”不邪道：“多有劳顿。”

那人领不邪出城，到周通花园外，向管门人说知。门上人见不邪鹤发童颜，两只眼睛滴溜溜滚上滚下，和闪电一般，形容甚是古怪，不敢轻忽，笑说道：“道爷少停，待我传报。”须臾，周通迎接出来，将不邪一看，但见：

白发束金冠，额下垂银丝万缕；绛袍披仙体，腰间拖青带一条。插春山于鬓旁，双眉并竖；镶寒星于额畔，二目同明。剑吐霜华，寸铁飞来妖魔遁；符焚丹篆，片纸到处鬼神钦。若非东海骑竹云中子，定是西蜀卖卜严君平。

周通见不邪须发皓然，满面道气，两个眼睛光辉四射，顾

盼非常，看之令人生畏，与世间俗道士天地悬绝。急忙作揖下去。不邪相还，让到迎辉轩，沈襄亦来见礼陪坐。周通道：“敢问仙师法号？”不邪道：“贫道衡山炼气士猿不邪是也。适奉师命至此。知尊府妖妇为害，特来拿他，救令郎性命。”周通道：“令师为谁？何以预知小儿受害？”不邪道：“俟除妖后再说。”又指着沈襄问道：“此位可是亲戚么？”周通道：“此是叶先生，在舍下教读小儿。”不邪向沈襄道：“尊讳可是改名向仁么？”沈襄大惊道：“老师何以预知改名？”不邪道：“贫道也是适才知道。”又问周通道：“妖妇现在尊府么？”周通蹙着眉头道：“在寒舍，这几天将小儿迷乱的神魂颠倒，骨瘦形销。先时还认的人，近日连人也认不出，止知和妖妇说笑。”不邪道：“可能叫令郎来贫道一看么？”周通摇头道：“数日前便叫他不动，如今连人都不认识了，如何叫得来？到是妖妇始末须与仙师细说，以便擒拿。”不邪道：“贫道已知根底，无庸再说。”左右献上茶来，不邪道：“贫道不食烟火物有年矣。”又道：“尊府若有灵变使女或妇人，叫一个来，我有用处。”周通想了想，向众家人道：“叫周之发女人来。”

少刻，苏氏来至。不邪道：“不拘红黑笔取一支来使用。”“须臾，取到黑笔砚，放在桌上。不邪拿在手内，向苏氏道：“男女之嫌，理该回避。但为贵府上人事，只索从权。可伸手来，我写一字。”苏氏笑着将手伸与不邪，不邪在苏氏手上内写一“来”字。周通和沈襄看了，不知何意。不邪将笔付与家人，向苏氏道：“我看你到还像个灵变人，可持吾此字到妖妇房内，于有意、无意之间将此字向你小主人面上一照。照后，即速刻到我这边来。只是一件，你要明白，不可着妖妇看破举动。”苏氏笑着应道：“这事我做得来，管保妖精看不出。”

说罢，手内握着那个字到妖妇房中。

正值周琏在地下走来走去，和妖妇说话。苏氏推取茶碗，瞅妖妇不看，向周琏面上一照，随即收回。周琏打了个寒噤。苏氏回身就走，见周琏跟在后面，苏氏甚是惊奇。将周琏引到迎辉轩内，周琏便痴呆呆站在地下。周通、沈襄皆大喜。苏氏将适才如何照周琏出来说罢，不邪道：“你可将手伸开我看。”苏氏将手伸出，不邪用手一指，其字即无。周通等无不惊羨，向不邪道：“适承仙师用一字将小儿招来，足征法力。但此子神痴至此，还望仙师垂怜。”说着，跪了下去。不邪急忙扶起，道：“容易之至。此必系令郎吃了妖妇的迷药，我正要教他明白了，有话问他。吩咐尊纪盛一碗水来。”众家人顷刻取至。

不邪在水内画符一道，着人与周琏灌下。周琏觉得从顶门一股热气，直贯至脚底。须臾，神清气爽。看见他父亲同叶先生陪一老道人坐着，忙问道：“妖妇可拿住了么？我此刻心上甚是清朗。”周通大喜之至，问他连日光景，和做梦一般。周通将他连日情形并面貌消瘦说了一遍，周琏甚是惊怕。周通道：“你此刻心地明白，皆这位仙师之力，还不跪求解救之法！”周琏即忙跪倒，叩头有声。不邪扶起道：“有我在此，保你无虞。”周琏起身，也坐在一旁。早有人将此话报与冷氏，冷氏快活的心花俱开，恨不得也同坐在一处，听个下落。随吩咐家人们，有关系话，即来通知。又暗中知会大小男女，不可谈论，防妖妇知道坏事。

再说猿不邪问周琏道：“官人这几天心地糊涂，可还记得每晚与妖妇同睡时，他脱衣服不脱？”周琏道：“家中事一点记不得，惟有和他，事事皆记得。他每晚睡时，大小衣服俱皆脱尽。”不邪问到此句，向周通道：“可吩咐大小尊管们都回避了。”众家人连忙避去。周通将院门拴了，然后就坐。不邪

向周璉道：“官人今晚与妖妇同宿，可将他衣服不论大小，趁空儿尽数偷来，贫道自有妙用。若被他知觉，便大费事矣。”周璉听着仍着他和妖妇同宿，心上甚是害怕。说道：“我宁死在此地，也再不敢去了。”不邪道：“你若不去，他的衣服断不能来。贫道恐不能了结此怪。”周通道：“仙师必要他的衣服，有何用处？”

不邪道：“贫道不肯说明，诚恐令郎害怕。今令郎不肯与妖妇同宿，我只得要明说了。此妖系一千五六百年一鱼精，也颇能呼风唤雨，走石飞砂。鱼有邪宝，又会变化，非等闲妖怪可比。所差者，尚不知过去未来事，故易治耳。以本领论，贫道：“可以强似他六七倍。只是偷窃了上元夫人寿仙衣，自必时时刻刻穿在身上。此衣刀剑、水火、各种法宝俱不能入。不便贫道，即岛洞上品金仙，亦无如他何。惟吾师戳目针可立杀此怪，贫道又未曾带来。当年吾师在半空中与此妖相遇，曾用飞剑和雷火珠诛他，不能损他分毫，反被他逃去。二位想；雷火尚不能打入，那刀枪剑戟还济得甚事！若不将此衣偷来，我又得去衡山领吾师戳目针来，岂不多一番往返？”周通和沈襄听了，相对吐舌。周璉自服法水后，心上明白，着实惧怕。今听明是个鱼精，他到胆子大起来了。他只怕的是蛇蝎蜈蚣、虎狼蛟龙等类，想算着鱼儿形像，也还看得过。总有毒气，也还不重。便笑道：“先生可说与我，是什么颜色，我好留心下手。”不邪道：“贫道从未见过，如何知他的颜色？你只尽数拿来为妙，断断不可令他知觉。同宿时，更要比素常情浓些方好。”周通道：“你的身子，我一家性命，在此一举。你须要随机应变方妥。我们今晚就在此处等你。”周璉连声答应。不邪道：“官人和我们坐久，此去他必生疑。若问你，你还照素常痴呆光景回答他。就请去罢。”

周琏走至妖妇房中，妖妇果然心疑，问道：“你往那里去来？这半日方回。”周琏照前痴呆的样子，上床去与他相偎相抱的说道：“我适才去出大恭，被许多人将我围住，我就回来了。”妖妇道：“是什么人围住你？”周琏摇了摇头儿，妖妇见他还认识不得人，便将心放下。此晚周琏将门儿半掩半闭，预备下出路，和妖妇竭力斡旋了两度，便假睡在一边。挨至四鼓，听妖妇微有鼻息，灯儿半明半昧。素日妖妇将衣服脱下，俱放在迎头一张桌上，今晚周琏更是留心。悄悄的扒起，也顾不得穿衣服，光着两脚下床来。把妖妇大小衣服轻轻抱起，将门儿款款搬开，偷了出去，飞步至迎辉轩外。

此时不邪闭目打坐，周通和沈襄守着一大壶酒，等候消息。猛听得家人大喝道：“是什么人？”周琏道：“是我。”周通、沈襄急接了出来。月光之下，见周琏赤着身体，抱着一堆衣服。周通忙问道：“得了么？”周琏应道：“得了。”不邪听得，跳下床来，四人在灯下同看。猛见不邪提起一件衣服，大喜道：“此衣到手，妖怪休矣！”周通等齐看，见此衣红如炭火，薄若秋霜。展开时颇长大，团来止盈一握。不邪也不暇讲论，急将此衣穿在道袍内，向众家人道：“快取朱红笔砚来！”须臾取至。不邪就在房内桌上，左手叠印，右手书符，口中秘诵灵文，向正东吸气一口，吹在符上，递与家人道：“此时妖妇未醒，可悄悄去贴在他住房门头上，自有奇应。”家人捧符去了。不邪又向周通道：“可速差人将内院大小男妇叫起，远远回避，断不可着一人在妖妇院内。那时受了惊惧，或有疏失，与贫道无涉。”众人分头去了。周琏即将妖妇大小衣服穿了，站立在一边。少刻，前后差去人俱来回覆，言符已贴好在妖妇门头上，内院男妇俱各避去。不邪道：“我此刻即到妖妇院中等候，防他逃脱。”说罢，众人跟出院来。

只见不邪将身上纵，离地有五六丈高，飞入内院去了。吓的周通家人神色俱失。也有说是神仙的，也有说是剑仙的，各互相惊异，听候动作。不邪去了有顿饭时候，猛听得天崩地裂，响了个霹雳，震的屋瓦俱动。众男妇惊魂丧魄。此时月光正午，遥望妖妇院中云蒸雾涌，乍见一块乌云从正而上，比箭还疾，直奔东南。随后又见一块白云如飞的追赶那块乌云，也向东南去了。正是：

也把妖精当老贡，遗簪脱履拚穷命。
若非乃婿做偷儿，此气终身出不尽。

第九十回

诛鳌鱼姑丈回书字 遵仙柬盟弟拜新师

词曰：

书剑诀，倩雷翁，霹雳起园中。半空争斗火相攻，顷刻即成功。

人须重，恩须重，仙柬远颁仙洞。诚心跪拜仰高风，盟弟师盟兄。

右调《鹤冲天》

话说众男妇听得雷声大震，见黑白两块云气俱飞奔东南，沈襄向周通道：“适才霹雳，即系老仙师那道符篆作用。只可惜这样一个大雷，竟让妖妇逃去。”周通忙问道：“先生何以知妖妇逃去？”沈襄道：“前走乌云，必是妖妇；后随白云，即老仙师也。大家同去一看便知。”周通听了，且信且疑，和众家人一步一停的到内院。

原来妖妇和周珽盘旋了两度，也觉得有点疲倦。又见周珽

睡熟，他也闭目将息，做梦也想不起周琰暗算。到天交五更时，猛睁眼不见周琰，还当是出外小便。等了一会，不见入来，心上疑惑，一抬头，见自己衣服没一件在桌上，大是惊慌。再看周琰衣服尚在，又道：“想是他错穿去了。”又想到：“既是夜间小便，披一件大衣服则有之，何必将我裤子也穿去？此必是异人指引我有寿仙衣，着他偷去。今日白天，他在外好半天方入来，必是商议此话。若果如此，是他无情无义，我将他吞入腹中，方出我心恨气！我必须寻他，索取此衣要紧。”说着，将周琰衣服披了一件，也顾不得穿裤儿，跳下床来，将门一开，往外就走。

陡见火光一瞬，急将头向旁边一侧，雷火早打中右肋，跌倒在地。亏他修炼已久，还支持得住。又怕第二雷再来，忙忙扒起，将双足一顿，驾妖云飞去。不邪在对面屋上看得明白，擎剑驾云赶来。妖妇回头，见一老道人在后面追赶，将云一停，从口内吐酒杯大一红珠，向不邪面上打来。不邪见珠来甚疾，急用袍袖遮护。只听得响一声，打在袍袖上，只打的金光灿烂，其珠自回。不邪笑道：“今日若非穿此衣，一时回避不及，怎处？”随仗剑复行赶来。妖妇见宝珠无功，又从口内喷白气一股，直冲不邪。不邪用剑一指，其气化为乌有。不邪道：“似他这样口中乱吐，到教我防备他。我何不也吐一吐，着他尝尝滋味。”于是向巽地上张口一吸，从口内吹出一股火来。此火非同凡火，系冷于冰传授，从丹田内炼就三昧真火。又于离地上吸取太阳真火，两火合一，费无限锻炼之功，始成腹中一宝。出口时，便烈焰飞空，烧得妖妇皮肉焦黑，大喊道：“真人与我同是修道之人，恳快些收火，饶我性命，今后再不敢胡为。”一边说，一边驾云飞驰。

妖妇意见，还想要跑离火外，那里知道，此火是不邪肚中

的东西，随心所使，卷住妖妇，寸步不离，如何跑得脱！妖妇自知必死，现出原形，从火光中拚命来吞不邪。不邪见妖妇化为鳌鱼，龙头朱角，约长数丈，张着大口扑来，不由的大笑道：“此妖无能为矣。”用手将剑向妖鱼口中一丢。此剑虽出自凡铁铸就，却有符咒在上面，可随心指使。只见从妖鱼口中入去，即从尾后穿出。妖鱼大吼如雷，早一翻一覆，从半空中坠下。不邪将剑火齐收，按云头，随落在—深山大涧之傍。急看妖鱼，被火烧的通身破烂，鳞甲披迷，已死在地下。惟二目尚未损坏。不邪用剑刺了一只眼睛，带在身边，以决周通父子之疑。仍驾云到周家花园左近落下，款步走来。

再说周通等率领众人到内院窥探，寂无一人。又着人潜去妖妇房中偷窥，不但妖妇不见，连老道人也不知所之。周通向沈襄道：“先生真高明士也，果不出所料，老仙师定是追赶妖精去了。只是此番若不斩草除根，惹下他，我一家断无生理。”又冷氏也率众妇女走来。猛听得一妇人大叫道：“你们快看来，我脚下踏着一物，甚是光亮。”众人打着灯笼各去争看，只见一片鳞甲有斗盆大小，丢在西台阶下。众男妇看了，无不吐舌。周通道：“老仙师原说是鱼精，这便是他鳞甲被雷霆下来。但他一甲，就其大如此，身子真不知多长！”周琏看了，心胆俱寒，向众男妇道：“怎么我就相交下这样个大怪物，岂非奇绝！”周通又着众家人在各院细细搜寻。再无别物。将鳞甲收放在桌上，大家说白道黄，议论到天明。

忽见管门人跑来报道：“那位老神仙爷回来了，现在园外。”周通父子和沈襄没命的跑出去迎接，将不邪让至迎辉轩，叩头谢劳。冷氏也顾不得内外，率领众妇女都站在院中，听说妖怪下落。只听得周通道：“仙师真好法力！一雷将妖怪霹下斗大一片鳞甲，落在院中。但不知追赶下去，可将妖怪斩除了没

有？”不邪笑道：“若非令郎将寿仙衣偷来，贫道穿在身上，定必挨他一珠。虽不至于大伤，只索让他逃去，又须四下找寻。”随将妖鱼如何施展本领，自己如何降他，细说了一遍。众男妇听罢，个个心惊。冷氏大悦，周通父子谢了又谢。不邪将剝来鱼目取出，着众人看视，约有一尺大小。虽成死物，还闪烁有光。周通父子复行叩拜。

不邪道：“贫道原欲除妖后即回衡山，因吾师有书字，曾吩咐面交，所以复来。”周通道：“令师尊是何人？书字与男个？”不邪道：“台驾一看，自然明白。”遂将于冰与的柬帖书字取出，一同递与。周通先看了柬帖，点头不已，说道：“真是神仙，事事前知。”次看到“在吾姑丈周通家作崇，吾表弟周璉”等句，大是惊诧，却想不到冷于冰身上。急急将书字细看，一边看，一边喜的眉欢眼笑，心花俱开。后看到沈襄话，便将沈襄连连的看了几眼。看完，将书字揣在怀中，只乐的拍手拍膝，大笑不已。冷氏听得大笑，还只当是为除妖快乐。周通笑着跳起，拉住不邪道：“不意贵老师是我的内侄。我内侄原籍是直隶广平府成安县人，名唤冷于冰，字不华，可就是他么？”不邪道：“正是。”周通又拍手打掌的大笑起来。周璉也心喜不尽。

冷氏在院中听得明白，高声问道：“适才说冷于冰可是我侄儿不是？”周通笑着应道：“正是，正是！你不必回避，快入来。”冷氏连忙走入。看见不邪，先行跪拜，叩谢除妖、救子活命之恩。不邪知是于冰姑母，不敢怠慢，也急忙叩首相还，口中连说“不敢，不敢！”冷氏起来，问周通道：“我侄儿在那里？也来了没有？”周通笑道：“他如今已成了神仙，那里还肯来看望你我？有与我们的书字在此。”冷氏道：“你快念与我听。”周通道：“改日与你念，此刻说说罢。”遂将书字

中话详细告知。沈襄话没敢题出。冷氏听罢，和明珠落掌中一般，喜欢到极处，反落下泪来，向不邪深深一拂，说道：“恳求老仙师将我侄儿自出家到如今，从头至尾，和老拙说说。我侄儿自与老拙别后，我曾差人去广平三四次，到知我侄孙儿逢春如今做封翁，两个小孙孙都是好孩子，少年科甲，大的中了第八名举人，娶的是都察院掌院王大人的女儿；第二个做了翰林院庶吉士，娶的是户部侍郎张大人的女儿。我侄孙总不教他们做官，怕的是奸臣严嵩谋害，现告假在家。他们常差人探听老拙，可惜我侄妇卜氏前年病故了。到我侄儿的音信，不但老拙不知下落，连我侄孙逢春也不知道。”说罢，又深深一拂。不邪道：“请太师姑坐了，待门下细说。”周通道：“到教仙师站了好半晌，快大家就坐，洗耳静听。”沈襄见冷氏住了忙乱，方过来作揖，一齐坐下。

不邪因柬帖内有“系吾己亲，若问及，不妨实话”，只得将于冰出家学道，得火龙真人指教起，随地擒妖降怪、济困扶危，前后渡脱了六个徒弟，直说到入定分身，赈济江浙，并天下穷苦民人，以及此番奉命来拿鱼怪，到说了好牛日方完。众人听了，无不惊羨为真正神仙。但妇人家问长问短，咕哝不已，不邪清修已久，那里受得？恨不得摆脱速去。只因冷氏话再说不断，不邪看于冰分上，只得随问随答。家人们拿出许多新鲜果品，摆满一桌。不邪一个也不吃，只急的要辞去，怕冷氏絮烦。冷氏那里肯放？说道：“老师长，既是我侄儿徒弟，就和我我是己亲一般。我定留住十天。我还有些东西，烦与我侄儿带去。且我小儿中了妖气，也说与他治治。只急的要走！”不邪道：“前日符水。胜似千服补药，只要独宿百日，便可回元。”说着，又站起来告别。周通将不邪拉出院外，道：“弟深知寒舍非仙人久停之所，亦不敢强留。只是弟与贱内回书未写，

况沈襄话还未与他说破，祈少停片刻，即舍亲知道，也断不以迟回为过。”不邪听得有回书，这是不敢不带去得，只得复入房坐下。

周通将沈襄领至一僻静房内，取出于冰书字柬帖，着沈襄看。沈襄看了，又惊又感，连忙与周通跪下，恳求忽泄。周通也跪着扶起，大笑道：“先生此话，非以小人待弟，竟是以禽兽待弟了！不但舍亲有字相托，即无字，弟亦久已存心，要安顿先生。但猿仙师去意甚速，先生可到西院书房内，代弟夫妇写一回书。”又将回书意见告知，方到迎辉轩。见冷氏还盘问于冰的话。

家人报道：“大奶奶回来了，请老爷太太安。”冷氏道：“他来的甚好。”遂将被风刮下平台，跌折左臂，至今未愈话，告知不邪，求即医治。周琰向家人们道：“请你大奶奶就来此处，不必回避。”不邪连连摆手，着家人盛来水一碗，书符一道，令拿入去，一洗患处，即立愈矣。家人捧水去了。又待了半晌，沈襄拿来三封书字，俱着周通看过。问不邪道：“有金讳不换的，此公可在令师尊洞内没有？”不邪道：“他此时正在。”沈襄道：“书字一封，是晚生与金先生的；禀帖一扣，是与令师尊冷老爷的。烦代为传说，叶向仁今生无可报答厚恩，惟有日祝二公寿与天齐而已。今就在此地与冷、金二公磕几个头罢。”说着，朝上端端正正磕了四个头。不邪也不好拉他。次后又叩谢不邪，付与书字。周通也将回信交讫。不邪道：“贫道去了。”冷氏道：“祈少候片刻，我还有物事，捎寄我侄儿。”周通道：“令侄千百万两黄金吹口立致，你我安可以人间俗物褻渎？只愿他早做天上金仙罢了。你我可向袁仙师拜谢救阖家性命之恩！”于是老夫妻同周琰俱叩拜在地。不邪急忙相还。众家人仆妇体贴主人意思，也都来叩头。不邪各作揖相

还。然后作别。周通父亲和沈襄定要步送十里，不邪止他们不住。约走有百余步，不邪向天上一指道：“妖妇又来了！”周通父子并大小家人等一齐仰面向天上看视，猛见寒光一闪，再看时，已不知不邪去向。大众方知妖精来话，是个引子，各欣羨嗟叹。

回园后，周通在本县与沈襄娶了家小，陆续送田产、银物，约三千金。沈襄感恩不过，拜周通夫妇为义父母。不时苦劝周琰读书，尽心指引，只一年，便中了本省乡试第十六名举人。出了那口铜气。他也不下会试场，指了个候补员外郎职衔，在家过充裕岁月。蕙娘深悔何氏死于己手，虽冷于冰字内有偿还命债之说，他心上总放不过去，回家设立灵牌，岁时必亲自供献，家道平安如就。又时劝周琰，将一年所入除用度外，凡有余利，即着施衣食棺木。不但亲友，即本县远近有贫不能葬、壮无力娶者，查访的确，无不帮助。每一岁之中，做许多善果。从这年起，蕙娘连生三子二女。后辈贵显，岂非积德之报！周通夫妇皆寿至八十余，周琰夫妇亦享遐年。可见富户人家行点好事，上天无不加倍报之。世间看财奴、刻薄鬼，以若大家私，他只怕子孙不彀过，凡一饮一食、一钱一物，还要处处打算占穷人点便宜方快，不出两世，即生出败家子孙。任凭他有百万之富，总要洗刷他个干净。可见与子孙积银钱，总不如与子孙积点德最长久也。

再说猿不邪回玉屋洞缴于冰法旨，将周通夫妇回书并沈襄稟帖呈览，又将寿仙衣取出，着于冰看。于冰道：“此系上元夫人至宝。只因他用不着，至今未加拣点，你且存在身边，将来他自有人来取，与他可也。”不邪回完于冰话，复取沈襄书字递与不换。不换看了，亦深喜寄托得所。

忽见于冰慌忙站起，吩咐快备香案：“吾师的法旨到了。

“不邪不换刚才收拾停妥，早见一仙吏入来。于冰让至石堂中，同城壁等将法帖供放在桌上，一同叩拜。然后大家公看，上写道：

冷于冰自修道以来，积善果大小十一万二千余件。天仙丹籍，久已注名。惜内功不足，飞升尚需年日。可率同弟子袁不邪赴福建九功山朱雀洞静修，以免城壁等日夕问答纷扰。再连城壁、金不换皆浊骨凡夫，俱邀于冰济渡，遂得云行，并出纳口诀，真数劫难逢之福遇也。诚能励志精进，将来何患无成！是诸子皆沐于冰再造之恩，犹敢以雁行并列，何无心肺至于乃尔！可于我法帖到日，即行拜于冰为师。并传谕温如玉知之。袁不邪出身异类，能沉潜入道，静一不杂，甚属可取，今即赏姓为袁。嗣后于冰凡有示谕，毋加犬傍，为将来大成时膺上帝诏命之地。嘱令益加奋勉，吾于伊亦有厚望焉。遵此！

城壁、不换看毕道：“此弟子等所祷祝而求者也。今蒙祖师责饬，倍深羞愧。”随请于冰正坐，于冰亦不谦辞，止向仙吏举了举手，便正坐了。城壁和不换大拜了四拜。于冰道：“此系吾师念汝等出身所自始，实系公论，非我好为尊大忘却前盟也。”又着城壁、不换与不邪对拜，俱以师兄呼袁不邪。于冰向仙吏道：“山洞荒野，苦无佳品留宾。有昔年峨眉山木仙送吾桂实数个，味颇芬芳。”随取枣大者两个相送。仙吏在火龙真人洞中，凡三界诸仙珍物，目所见者最多，从未见如许大桂实。又见黄光四射，香气迎堂，受之大喜过望，再三叩谢而别。后火龙真人询知差仙吏走取。于冰将茶杯大者一、枣大者四敬之，此系后事。

于冰送仙吏出洞回来，正坐石床。不邪、城壁等两傍侍立，

不复前时举动矣。于冰道：“我此刻即去九功山，着袁不邪跟随，完吾道果。城壁、不换可分前后洞修持，除采办饮食外，不得片刻坐谈，误静中旨趣。我去后，着城壁赴琼岩洞示知温如玉，再传与他出纳口诀，亦不得与二鬼游谈误事。并饬谕二鬼加意修炼，以图上进。”城壁唯唯受命。说罢，出洞。城壁、不换只得学袁不邪样子，跪送洞傍。只看得驾云后，方才起来回洞。正是：

斩妖万年县内，回洞细陈前情。
颁到火龙法旨，盟弟尽做门生。

第九十一回

避春雨巧逢袁太监 走内线参倒严世蕃

词曰：

郊原外，雨涓涓，杯酒与他同醉，论权奸。
一疏已有内线，欣逢术士周旋，严饬刑曹究此案，万人欢。

右调《春光好》

前回言袁不邪回玉屋洞，火龙颁法旨，于冰赴九功山，这话不表。且说邹应龙自林润出巡江南后，日夜留心严嵩父子款件，虽皆件件的确，只是不敢下手。此年他胞叔邹雯来下会试场，因不中，急欲回家。应龙凑了些盘费，亲自送出彰义门外。见绿柳已舒新眉，残桃犹有余笑。蒙茸细草，步步衬着马蹄，鸟语禽声，与绿水潺湲之声相应。遥望西山一带，流青积翠，如在眼前。因贪看春色，直送了二十余里。忽然落下雨来，起初点点滴滴，时停时止，次后竟大下起来。又没有带着雨具，衣襟已有湿痕。猛见前面，坐北朝南，有一处园林，内中隐隐

露出楼阁。随吩咐家人，策马急趋。

到了门前，守门的问道：“做什么？”家人们道：“我家老爷姓邹，现任御史。因送亲遇雨，欲到里面暂避一刻。”守门人道：“请老爷暂在门内略等等，我去问声主人，再来回覆。”少刻，守门人跑出道：“我家老爷相请，已迎接出来了。”应龙下马，随那人走入第一层园门。只见一个太监，后跟着五六个家丁，七八个小内官，都站在第二层门内等候。见应龙到了面前，方下台阶来。举手笑说道：“老先是贵客，难得到我们这儿来。”应龙也举手道：“因一时遇雨，无可回避处，故敢造次趋谒。”那太监又笑道：“你若不是下雨，做梦儿也不来。”说罢，拉着应龙的手儿，并行入去。到一敞厅内，叙礼坐下。

太监道：“方才守门的小厮说老先姓邹，现做御史，不晓得尊讳叫什么？”应龙道：“小弟叫邹应龙。”那太监道：“这到和上科状元是一个样儿的名字，难得。”应龙笑道：“上科微幸，就是小弟。”那太监道：“呵呀！你是个状元御史，要算普天下第一个文章头儿，与别的官儿不同，我要分外的敬你了。快请到里面去坐。这个地方儿平常，不是教状元坐的去处。我还要请教你的文墨和你的学问。”应龙笑道：“若是这样，小弟只在此处坐罢，被老公公考较倒了，那时反难藏拙。”那太监大笑道：“好约薄话儿，笑话我们内官不识字，你自试试瞧。”于是又拉了应龙的手儿，过了敞厅，循着花墙北走。又入了一层门儿，放眼一看，见前后高下，有无数的楼阁台榭，中间郁郁苍苍，树木参差，假山鱼池，分列左右，到也修盖的富丽。又领应龙到一亭子内，见四面垂着竹帘，亭子周围，都是牡丹。也有正开的，也有开败的，一朵朵含芳吐卉，若花茵锦帐一般，无愧国色天香之誉。再看那雨，已下的小了，

两人就坐，左右献上茶来。

应龙道：“小弟还没有请教老公公高姓大讳，并在内庭所执何事？”那太监道：“我姓袁，名字叫天喜。”应龙道：“可是元亨利贞的元字么？”太监道：“不是了，我这姓，和那表兄、表弟的表字差不多。”应龙笑道：“小弟明白了，尊姓果然像个表字。”袁太监拍手大笑道：“何如？连你也说像了。我如今现穿上衣监事，这几日才将夏季衣服交入去，又要于办秋季的衣服。昨日趁闲空儿出来走走。”应龙将他出入禁掖、日伴君王的事，着实誉扬了几句。又将他的花园也极口道好。袁太监大乐，向众小内官道：“这邹老爷是大黑儿疤的状元出身，不是顽儿的。”他嘴里从不夸奖人，人若是教他夸奖了，这个人一万年也不错。众小内官和家丁们齐声答应道：“是，是！”袁太监又向众人道：“我们坐了这半天，也不弄点吃的东西，都挤在这里听说话儿。”应龙道：“此刻雨小了，小弟别过罢。”袁太监恼了，道：“这都是把人当亡八羔子待哩！难道我们做内官的，就陪状元吃不得一杯酒么！就立刻要告辞。你不来不怎么！”应龙见袁太监恼了，忙笑说道：“小弟为初次相会，实不好讨扰。今既承厚爱，小弟吃个烂醉去，何如？”袁太监又笑了，说道：“归根儿这一句，才像个状元的话。”

须臾，盘盛异品，酒泛金波，山珍海错，摆满春台。食物亦多外面买不出来的东西。应龙见袁太监人爽直，也不作客，杯到即干。吃到半酣时分，应龙道：“小弟躬逢盛景，兼对名花，此时诗兴发作，意欲在这外面粉墙上写诗一首，只恐俚句粗俗，有污清目。”袁太监道：“你是中过状元的人，做诗还论什么里外？里做也是好的，外做也是好的，但是诗与我不合脾胃，到是好曲儿写几个，我闲了出来，看的唱唱，也是一乐。

若说做诗，我们管奏疏的乔老哥，他还是个名公。”应龙道：“可是乔讳承泽的么？”袁太监道：“这又奇了，你怎么知道他的名字？”应龙道：“去岁秋间，圣上将他做的诗三十余首发到翰林院，着众词臣公看。也还难为他，竟做的明白。”袁太监笑道：“他才止是个明白，不该我说，翰林院里除了你，还没有第二个人做的过他哩。”应龙笑道：“我也做不过他。”袁太监道：“你到不必谦着说，他实利害的多着哩。我们见他拿起笔来，写小字儿还略费点功夫，写大字，只用几抹子，就停当了。去年八月里，他到我这儿来，也要在我墙上写诗，我紧拉着，我就写了半墙。他去了，我叫丁个泥匠把他的字刮吊，又从新粉了个雪白。后来他知道了，他到说我是个俗品。你公道说罢，这墙还是白白儿的好，还是涂黑了好哩？”应龙道：“自然是白的好。”袁太监道：“既然知道白的好，你还为什么要写？”应龙笑道：“我当你不爱白的。”自此将做诗的话，再不题了。两人只是吃酒。袁太监又叫过几个小内监来，唱《寄生草》、《粉红莲》、《凤阳歌》，唱了一会，向应龙道：“这个地方儿吃酒低，我们到高处去罢。”应龙道：“高处吃酒，自然又好是低处了。”袁太监大乐，吩咐家人移酒到披云楼上。

两人行到楼上坐下，将四面窗隔打开。只见青山叠翠，绿柳垂金，远近花枝，红白相映，大是豁目赏心。两人复行畅饮，又听了会曲儿。应龙见袁太监有酒了，便低低说道：“小弟有心腹话要请教，祈将尊纪们暂时退去。”袁太监问众人道：“邹老爷有体己话儿告诉我，你们把酒留两壶在桌上，我们自己斟着吃。打发邹老爷的人吃饭。不醉了，我不依。”众人答应，一齐下楼去了。应龙道：“老公公日在圣上左右，定知圣心。年来诸大臣内，圣上心中，到的宠爱那个？”袁太监道：“宠

爱的内外大臣，也有十来个，总不如吏部尚书徐阶第一。你听着罢，就要做宰相哩。”应龙道：“比严中堂还在上么？”袁太监道：“你说的是严嵩么？”应龙道：“正是。”袁太监道：“那老小妇的，走了背运了。”应龙忙问道：“我见圣上始终如一，笼眷与前无异，怎么说他走了背运？”袁太监道：“你们外边的官儿，那里知道内里的事？二年以前，这老头子还是站着的皇帝。不知怎么，从去年至今，青词也做的不好了。批发的本章拟奏上去，都不如圣意。启奏的事，万岁爷未尝不准他的，只是心上不舒服。”应龙道：“老公公何以知道这般详细？”袁太监道：“我在上衣监见万岁爷的时候少，一月不过两三次。司理监赵老哥和奏疏上的乔老哥，他们两个是日夜不离的。万岁爷脸上略有点喜怒，他们就可以猜个八九分儿。是为什么事体，一个爱严嵩不爱，有什么难测度处。”

应龙以手加额道：“此社稷之福也！”袁太监道：“你说的是谁的福？社稷是个什么人？”应龙道：“我没有什么福不福。”袁太监拂然道：“你这人就难相与了。你今几个和我一会，咱们从今日就是好哥儿，好弟兄，好朋友。我的爹妈，就是你的父母，我的侄儿们，就是你的儿女。有了话，你也不要瞒我，我也不要瞒你。你方才来来回回盘问爱谁不爱谁，必定有个意思。又把严老头子紧着问，你到的是心上疼他？还是恼他哩？你只管告诉我，我替你拿主意。你要怕我走了话，我到来生来世，还做个老公，教人家割了去。这个誓儿，对不过你么？”应龙道：“老公公出入内庭，品端行方，断断不是走话的人。弟因严嵩父子屠毒万姓，杀害忠良，贪赃卖官，权倾中外。久欲参他一本，诚恐学了前人，徒死无益国家。适听公公说他圣眷渐衰，谅非虚语。小弟志愿已决，今晚回去，定连夜草成奏疏，上达宸听。事之成败，我与老贼各听天命罢了。

“袁太监把桌子一拍，道：‘好，好！你听我告诉你：你前几年参他，不但参不倒，且有祸患。若再迟几年参他，他将万岁爷又奉承喜欢了，可惜就失了机会。如今不迟不早，正是分儿。你做这件事，不但成就了你的声名，还替我报了仇恨，正是一举两得。’”应龙道：“老公公与他毫无交涉，怎么说‘仇恨’二字？”

袁太监道：“说起来，我就恼死。我们祖籍是河间府人。我自入宫后这二十多年，也弄下几个钱儿。我的父母也死了，只有个同胞的老哥哥，和几个侄儿子，在珠宝市儿，买了两处大铺房，费了四千二百来两的银子。只讨了半年房钱，不意他家有个总管，叫什么阎七，他硬出来做原业主，只给了我哥哥二千两银子，就把两处铺房都赎了去。我哥哥不敢惹他，我又怕弄出是非来，教万岁爷说我们有钱。赔了二千二百多两本儿，教他克了去。你说气也不气？分明他还知道是我们内官的房子，若是平常人，休说找二千，连一千还未必找给。你今日要参他，我心上先就乐起。还有个诀窍，我说给你：你的参本，别要在通政司挂号，那老奴才耳目众多，一露风声，你的本章白搁在那儿，他就着人先参了你。当日那赵文华，不知和他做了这们多少次。我们内里都知道，谁肯在万岁爷前翻这个舌头？今日四月初二日，也功夫忒促急，你定到四月初四日，早饭后，亲到内阁，我教管奏疏的乔老哥在内阁等你。你暗暗的递与他，就是了。我们哥儿两，相交的最厚，年年总要送他几套衣服穿。”

应龙道：“这乔公公，虽素日闻名，只是认识不得他。万一交错了，关系非浅。”袁太监道：“他有什么难认？一脸麻子，长条身材，穿着蟒衣玉带。且他常到内阁，和中堂们说话儿。别的内官，没有旨意，谁敢到内阁里去？”应龙道：“假

若圣上追究不由通政司挂号，该怎么处？”袁太监道：“你好罗嗦呀！这样个胆儿，就想参人！你不由通政司挂号，是你的不是，他私自收你的本章，替你传送，难道他不担干系么？只因他有那个武艺儿，他才敢收你的本章哩。我想了一会，你且不要参严老头子。他受恩多年，此时他就要算国之元老。你一个上科新进的小臣，虽说是言官，你参的他轻了，白拉倒，惹的他害你。参的语言过重，万岁爷看见许多款件，无数的要迹。他闹了好些年，竟毫无觉查，脸上也对不过诸王大臣和普天下的百姓，只怕你也讨不了公道。依我的主见，你莫妙于只参他的儿子严世蕃，和他家人阎七等。搬倒小的儿，大的不怕他不随着倒。这就替万岁爷留下处分他父子的地步了。比如一窝燕儿，你把小燕儿都弄死，那大燕儿，还想安然住着么？”

应龙连忙站起，叩谢道：“老公公明见，匪夷所思，真令人佩服感激之至！小弟就如此行。此时雨已不下多时了，小弟告辞罢。”袁太监还礼后，说道：“好容易知己哥儿们遇着，你不如在这儿住一宿，明日我和你一同进城。”应龙向袁太监耳边说道：“我回去要做参本，等我参倒严嵩父子，你有功夫，我就来陪你，只用你着人叫我一声。”袁太监大乐，道：“咱们的敢只好。还有句话，我说给你：若见了乔老哥，叫不得他老公公。这老公公是老婆婆的对面儿，不是什么高贵称呼。”应龙连连作揖，道：“小弟山野，整叫了你一天老公公，该死，该死！”袁太监亦急忙还揖道：“你好多心呀！你当我恼你么？我要恼你，我就不说了。你叫我老公公，我知道你是心上敬我。我只怕你得罪了乔老哥。”应龙又作揖道：“你还不快指教，到的该称呼什么才好？”袁太监笑道：“你的礼忒多，到底还和我是两个人。你听我教给你：比如他要叫你邹先儿，这和你们叫老公公一样，你称呼他老司长。他叫你邹老先生，

这是去了儿字加敬了，你称呼他乔老爷。他若叫你邹老爷，你称呼他乔大人。他是衣蟒腰玉的老公，比我们不同。不但你，严老头子到是个宰相，还叫他大人不绝口。这是本朝开国元勋，我们刚丙老爷，给我们挣下的这们点脸面儿。你既要打老虎的事，必须处处让他占个上分儿，就得了窍了。我说的是不是？”应龙道：“小弟心上，终身感激不尽。”袁太监道：“你放心做去罢，我内里替你托几个人，也是一臂之力。”应龙道：“更感厚情不尽。”

两人携手出园，叮咛后会。应龙骑在马上，袁太监道：“邹老爷，戏里头有两句：‘眼观捷旌旗，耳听好消息。’”应龙在马上伏首道：“仰赖福庇，定必成功！”袁太监只等的看不见应龙，方回园内，向众小内官道：“这邹状元到还没有那种纱帽气，心上待人也真。他就在这几天要做人不敢做的事，竟是个好汉子。我明日定恳司理监赵老爷和乔老爷暗中帮帮他。”说着，人里面去了。

再说邹应龙回到家中，越想那袁太监的话越有道理。想了半夜，然后起稿。上写道：

福建道监察御史臣邹应龙，一本为参奏事。窃以工部侍郎严世蕃，凭藉父权，专利无厌，私擅封赏，广致赂遗。使选法败坏，市道公行，群小竞趋，要价转巨。刑部主事项治元，以万三千金转吏部，举人潘鸿业，以二千三百金得知州。夫司属郡吏，赂以千万，则大而公卿方岳，又安知纪极！平时交通贿赂，为之居间者，不下百十余人。而其子锦衣严鹄、中书严鸿，家人阎年，幕客中书罗龙文为甚。年尤桀黠，仕宦人无耻者，至呼为萼山先生。遇嵩生日年节，辄献万金为寿。臧获富侈若此，是主人当何如！

嵩父子故籍袁州，乃广置良田美宅于南京、扬州，无虑数所。以豪仆严冬主之，恃势鲸吞，民怨入骨。外地牟利若是，乡里可知。嵩妻病疫，圣上殊恩，念嵩年老，特留世蕃侍养，令鹄扶柩南还。世蕃乃聚狎客，拥艳姬，恒舞酣歌，人纪灭绝。至鹄之无知，则以祖母丧为奇货，所至驿站，要索百端。诸司承命，郡邑为空。今天下水旱频仍，南北多惊。而世蕃父子方日事掊克，内外百司，莫不竭民脂膏塞彼豁壑，民安得不贫！国安得不病！天人灾变，安得不迭至也！

臣请斩世蕃首，悬之于市，以为人臣不忠之戒。苟臣一言失实，甘伏显戮。嵩溺爱恶子，召赂市权，宜疾放归田，用清政本。天下车甚！臣应龙无任惶恐待命之至。谨奏。

写完，看了几遍，至次日，用楷书写清。到初四日，一早入朝。直候到饭时。在内阁，见一蟒衣太监，面麻身长，倚着门儿站立。又见有许多大员在那里强着和他说话。应龙心里说道：“这必是乔太监无疑。”急走至面前，先与他深深一揖。那太监还了半揖，道：“老先少会的狠，贵姓哩？”应龙道：“姓邹。”那太监道：“可是上科状元，如今做御史的吗？”应龙道：“正是。”太监笑道：“前日和袁敝友吃酒好乐，他是个俗物，把你的诗兴都阻了。我姓乔，正要寻你问句话儿，你跟我来。”

将应龙引到西边一板屋墙下，说道：“你的奏疏有了么？”应龙连忙从袖中取出，递与乔太监道：“统望大人照拂。”太监接来，也向袖内一塞，道：“你这事，系袁敝友再三相托。有点缝儿，我就替你用力。”应龙连连作揖。乔太监拉住道：“你不要多礼，事成之后，我有几首诗要发刻，一则求你改削。二则还要藉重你的大名做篇序文。你却不可过河拆桥。”应龙

道：“正要捧读大人珠玉。至于叙文，欲用贱名，越发叨光不尽了。小弟妹丈林润，系新科榜眼。他虽出巡江南，弟亦可代做序文，并书舍妹丈名讳，可使得么？”乔太监乐的拍手大笑道：“我的诗原无佳句，得二位鼎甲一誉扬，定必长安纸贵，价重南京矣。但不知令亲林润可就是参赵文华的那个少年翰林么？”应龙道：“正是他。”乔太监乐的手舞足蹈道：“得他一篇序文，我这品行学问，高到那儿去了。你要知道，他昔日参赵文华，就是参严中堂。你今日又参他，怎么你郎舅们都是铁汉子。我再说给你，万岁爷和严中堂是前生前世百世奇缘，想要弄倒他，难而又难。也罢了，我再替你内里托两个人罢。”应龙又谢。乔太监道：“我们别了罢，改日还要在袁敝友园中领教。你这本，或今日午后，至迟明早，定有旨意。”应龙别了出来，也无心上衙门，回家坐候吉凶。

乔太监将应龙奏疏带到宫内，同六部本章放在一处，却放在第二个本章下面。等的明帝到批发本章时，乔太监放在桌上。明帝看到应龙参严世蕃并阎年等，心下大为诧异。问乔太监道：“怎么参本和六部现行事件放在一处？”乔太监跪奏道：“此系御史邹应龙亲到宫门，未经通政司挂号，因此放在六部现行事件内。”明帝也就不追问了。又往下细看，心里说道：“严世蕃等倚仗严嵩，竟敢如此作恶，严嵩慢无约束，是何道理？”又想到：“世蕃系大学士之子，言官参他，不得不放重些。大要虚多实少。”

正欲想算批发，猛见方士蓝道行站在下面。明帝此时深宠信他，因他善会扶鸾。说道：“朕有一事不决，藉乩明示。”随即驾到鸾房。蓝道行问道：“陛下所问何事？”明帝道：“朕心默祝，你只管照鸾词书写出来就是。”乔太监便使了个眼色。蓝道行前受袁太监嘱托，午间又受乔太监和赵太监嘱托，

适间问应龙参本话，他又是听见的。此刻乔太监又递眼色，心里早已透亮。少刻，乩笔在沙盘中乱动，他却不看写的是什么。随用自己的意见写出几句话来道：“严嵩主持国柄，屡行杀害忠良。子世蕃等贪赂无已，宜速加显戮，快天下臣民之心。”明帝看了，心上大是钦服。随即回原看本处，将应龙本章批道：“览邹应龙参奏，朕心深为骇异。严世蕃等俱着革职，拿送刑部。其种种不法，着三法司将本内有名人犯，一并严审，定拟具奏。邹应龙即着升授通政司政卿。钦此！”

这道旨意一下，京师震动，将应龙此本家传户诵。都乱讲先时有许多不怕死的官儿，不但未将严嵩父子动着分毫，并连他的党羽也没弄倒半个。谁想教个新进书生，到成了大功。真是出人意外。只十数日，便遍传天下皆知。正是：

避雨无心逢内宦，片言杯酒杀奸雄，
忠臣义士徒拚命，一纸功成属应龙，

第九十二回

草弹章林润参逆党 改口供徐阶诛群凶

词曰：

风雨倾欹欲倒墙，旧弹章引新章。覆巢之下无完卵，宰相今成乞丐郎。

改口供，奏君王，安排利刃诛豺狼。霎时富贵归泉壤，空教磷火对寒霜。

右调《思佳客》

话说明帝降了锁拿严世蕃旨意，这日刑部即将本内有名人犯一一传去。也不敢将他下监，俱安顿在大堂傍边空闲屋内。各官俱送酒席。次日早，明帝御偏殿，严嵩免冠顿首，痛哭流涕，诉说平日治家严肃，从不敢纵子孙并家奴等为非。明帝笑道：“国家事自有公议，俟三法司审拟后，朕自有道理。”严嵩含泪退下。过了十二三天，法司还未申明回奏。只缘严嵩势倾中外，又兼三法司内，到有一牛是他父子的党羽。不但不敢

将世蕃等加刑，就是家人阎年，连重话儿也不敢问他一句。严世蕃到口若悬河，力辨事事皆虚。只求参奏，也将邹应龙革职对审。三法司见旨意严切，诚恐明帝喜怒不测，又不敢将应龙参奏。因此日日挨磨，只等严嵩于中斡旋了事。

一日，吏部尚书徐阶有本部要紧事件，面奏请旨，在宫门等候。太监乔承泽传他入去，到一小屋内，明帝独坐，徐阶跪伏面前。明帝笑着教他起来，赐坐。徐阶谢恩坐了。明帝问了回吏部事务完毕，正欲退出，明帝道：“御史邹应龙参奏严世蕃等，朕着拿交刑部会同三法司审讯，怎么半个多月，不见回覆。想是人犯未齐么？”徐阶跪奏道：“此事有无虚实，只用问严世蕃、阎年便可定案。余犯即有未到的，皆可过日再问。”明帝道：“卿所言极是。怎么许久不见回覆？”徐阶故作无可分辨之状，伏首不言。明帝大怒道：“朕知道了。想是三法司惧怕严嵩比朕还加倍么？”徐阶连忙叩头，又不回奏一语。明帝道：“卿可照朕适才话，示知三法司。再传旨，着锦衣卫陆炳同三法司严刑审讯，定拟速奏。若少有瞻徇，与世蕃等同罪。”徐阶唯唯退出。到内阁，将明帝大怒所下旨意，写了片纸，差内阁官示知三法司并锦衣卫这几处衙门。

严嵩见了这道谕旨，大是惊惧。又见传旨的是徐阶，就知道是徐阶有密奏了。连忙回家，备名帖，请徐阶午间便饭。徐阶也怕严嵩心疑，只得拨冗一到。严嵩亲自接到大门院中，让徐阶到自己住的内房坐下。徐阶问：“有别客没有？”严嵩道：“止是大人一位。”少刻，酒肴齐备。见执壶捧杯，都是些朱颜绿鬓少年有姿色妇人。内中他儿子世蕃的侍妾，到自多一半。这是严嵩恐徐阶与他作对，又深知他是明帝信爱之人，这许多妇女内，若徐阶看中那几个，便是他儿子的小女人，他就于本日相送，总以长保富贵为主。这也是他到万无奈何处才想出这

条主见，要打动徐阶。严嵩捧一杯酒，亲自放在徐阶面前，随即跪了下去。慌的徐阶也陪跪在一边，说道：“老太师太忘分了，徐阶如何当得起！”严嵩哭着说道：“老夫父子蒙圣恩隆施过厚，久干众恶，朝中文武大臣，惟大人与嵩最厚。今小儿世蕃同孙鹄、鸿，也平白下在狱中。诸望大人垂怜，倘邀福庇瓦全。我父子尚非草木，我还是可以报答大人的人。”徐阶心里骂道：“这老奸巨滑的奴才，又想出这样个法儿牢笼我。”口中连连说道：“老太师请起，徐阶有可用力处，无不尽命。长公大人，不过暂时浮沉，指顾便可立白。太师只管放心，晚生今早是因本部事件，候旨宫门，并未见圣上。系太监乔承泽传旨于晚生，晚生传旨于内阁。老太师毋生别疑。”严嵩佯问道：“今日大人还到宫门前么？老夫那里晓得，并连大人传旨的话也不晓了。老夫今日请大人，是为小儿下狱，共商解救之法。大人如此表白，到是大人多疑了。”说罢，又连连顿首，然后一同起来。

徐阶陪跪了这大半晌，心上越发不快活。肚里骂了许多无耻的老奴才。于是两人对坐，酒菜齐行。烹调的色色精美，有许多认不出的食物。席间，又请教救世蕃之法。徐阶初时说些不疼不痒的话，怎当得严嵩苦苦相逼，只得应承在明帝前挽回。严嵩方才心喜，出席顿首叩谢。在严嵩的意见，也不望徐阶帮助，只求他不掇弄就罢了。今见许了挽回，便叫过众妇女，尽跪在徐阶面前，以家口相托，说了多少年老无倚、凄凉可怜的话。又请徐阶于众妇人中，拣选五六个服侍之人，倘邀垂爱，今晚即用轿送去。徐阶辞之至再，严嵩又让之至再。鬼弄到定更时，见徐阶决意一个不要，方放徐阶回家。又亲自送到轿前，看的坐了轿才歇。

次日，陆炳同三法司会审，止将阎年、罗龙文各夹了一夹

棍，拣了几件贪赂的事，问在他两个身上，拟发边地充军。严世蕃止失查家人犯赃，罗龙文系与阎年做过付，与世蕃无干涉。也不敢拟他罪名。请旨定夺。凡应龙所参项治元并严鹄骚扰驿地等事，皆付于虚。疏入，明帝也有些心疑，将世蕃并其子严鹄发遣雷州，余俱着发烟瘴地方充军。还是体念严嵩，开恩的意见。过了两日，又下特旨：严鹄免其发遣，着留养严嵩左右。这两道旨意传出，大失天下人心。都说严世蕃等罪大恶极，怎么止问个发遣？还将严鹄放回都中？将三法司并锦衣卫这几个审官，骂的臭烂不堪。为他们徇情定拟，以实为虚。

此时惟副都御史黄光升、锦衣卫陆炳，愧悔欲死。因此朝中又出了几个抱不平的官儿，连名题参严嵩。明帝将严嵩革职，徐阶补了大学士缺。众人越发高兴起来，又出来几十个打死狗的人，你参一本。我参一本。还有素日在严嵩父子门下做走狗的人，也各具名题参，又将以前参过严嵩父子的诸官，或被害，或革职，或抄没，或遣发，俱开列名姓，如童汉臣、陈珪、陈绍诗、谢瑜、叶经、王宗茂、赵锦、沈良才、喻时、王萼、何维伯、励汝近、杨继盛、张翀、董传策、周铁、赵经、丁汝夔、王忬、沈练、吴时来、夏言等。俱请旨开恩，已革者复职简用，已故者追封原官，抄没者赏还财产，现任者交部议叙。又将严嵩父子门下党恶，大小官员，开列八十余人。已故者请革除，追夺封典，现任者请立行斥革。或连名，或独奏，闹了二十余天。通是这些本章。闹的明帝厌恶之至。到反念严嵩在阁最久，没一天不和他说话儿，一旦逐去，心上甚不快活，不由的迁怒在邹应龙身上。

一日，问徐阶道：“应龙近日做什么？”徐阶道：“应龙在通政司办事。”明帝怒道：“是你着他做通政司么？”徐阶顿首道：“臣何许人，敢私授应龙官爵？陛下下旨，二部朱批，

现存内阁。”明帝听了，原是自己放的官职，也没法逐应龙。复向徐阶道：“近来朝中诸官五日不参奏严嵩父子，严嵩朕已斥革，世蕃业经发遣，他们还喋喋不已，意欲将严嵩怎么？嗣后再有人参严嵩父子者，定和邹应龙一同斩首。”诸官听了这道严旨，方大家罢休。应龙因明帝有徐阶私授通政司之说，仍旧回都察院去。都察院因已出缺，补授有人，不敢留应龙在衙门内，应龙才弄的两下不着。徐阶闻知，将应龙请去，说道：“你的话，我前已奏明，你若回避，到是违旨了。”应龙听了这话，又复到通政司任中，京师传为笑谈。俱言已倒了的严嵩，其余宠尚如此利害。一则见参他之难，二则见明帝和严嵩也是古今人解说不来的缘法。

再说林润自巡按江南后，到处里与民除害，豪强敛迹，大得清正之誉。那日办完公事，阅邸抄，见应龙参世蕃本章，已奉旨将严世蕃等拿送法司审讯。应龙又升了通政司正卿，不竟狂喜道：“有志者，事竟成也！”过些时，知将世蕃等遣发边郡，又过些时，知将严嵩革职。虽然快活，到的心上以为未足。

一日，在松江地方，风闻严世蕃、阎年等，或在扬州，或在南京，日夜叫梨园子弟唱戏，复率领许多美姬游览山水，兼交接仕宦，藉地方官威势，凌虐商民，并不赴配所。林润得了这个信儿，即从松江连夜赶回扬州，便接了三百余张呈词，告严世蕃并他家人严冬，率皆霸占田产，抢夺妇女等事。林润大怒道：“世蕃等不赴配所，已是违旨。复敢在我巡历地方生事不法，真是我不寻他，他反来寻我！”于是连夜做了参本，上写道：

巡按江南等处地方监察御史臣林润，一本为贼臣违旨横行，据实参奏事。窃严嵩同子世蕃，紊乱国政。数年来颐指公

卿，奴视将帅，筐篚苞苴，辐辏山积。忠直之士被其陷害者，约五十余人。种种恶迹，俱邀圣鉴。严嵩罢归田里，世蕃等各遣发极边。詎意世蕃等不赴配所，率党羽阎年、严冬、罗龙文、牛信等，在南京、扬州二地，广治府第，日役众至四千余人。且复乘轩衣蟒，携姬妾并梨园子弟，行歌通衢。每逢夜出，灯火之光，照耀二十余里。更复招纳四方亡命，以故江洋大盗，多栖身字下，致令各府县案情难结。仍敢同罗龙文诽谤时政，不臣已极。其霸民田产、夺民妻女，尚其罪之小者也。臣巡历所至，收土庶控伊等呈词，已三百余纸。率皆藐法串奸，干犯忌讳等事。似此违旨横行之徒，断难一刻姑容。请旨即行正法，并抄没其家私。天下幸甚！谨奏。

这本到了通政司，邹应龙看后大喜。知林润系徐阶门生，随即袖了，到徐阶家来。直等至灯后方回，应龙见后，将林润参本取出，着徐阶看视。徐阶看完，问应龙道：“老长兄以为何如？”应龙道：“此本情节参的颇重，严嵩父子恐无生理。”徐阶摇着头儿笑道：“复行拿问必矣，死犹未也。俟世蕃等到日，我自有道理。”应龙别了回来，将此本连夜挂号，次早送入。

午间有旨：着林润知会本地文武，将严世蕃等即行严拿，毋得走脱一人。星速解交刑部，并将江南所有财产，籍没入官。家属无论老幼，俱行监禁。再行文江西袁州并各府州县，查其有无寄顿，不得私毫徇隐，致干同罪。

此旨一下，中外称快。只二十来天，即将世蕃等并从恶不法之徒二百余人，陆续解交刑部。又于扬州、南京并严嵩祖籍三处，抄得黄金三万余两，白银二千万余两，珠玉珍玩，又值数百万两。抄得阎年、罗龙文亦各二十余万、十数万不等。田

产尚不在算内。闻者无不吐舌。明帝看了严嵩家私清册，并三处总数，大为惊异。立即传旨于江西抚巨，将严鹄在本地正法。到审时，将世蕃等提出监内。三法司还是旧人，审却不是旧日的审法了。将严世蕃等五刑并用，照林润所奏，事事皆问实。惟诽谤时政并窝藏江洋大盗，世蕃同罗龙文叠夹三四次，死不肯承认。副都御史黄光升，将世蕃等口供先送徐阶看阅。

徐阶道：“诸公欲严公子死乎？生乎？”光升道：“欲此子死久矣。”徐阶道：“口供内止治第役众，乘轩衣蟒，并霸产奸淫等事，连诽谤时政一款，还没有问在里面。焉能死严公子也？依我意见，将口供内加两条，言世蕃听其党羽鼓孔诏以南昌仓地有王气，世蕃霸盖府第居住。又言罗龙文曾差牛信暗传私书于倭寇，约他直捣浙江平湖为内应。加此二条，不但严公子立死，即严嵩亦难逃法网。”光升道：“林巡按原参内没有这些话，世蕃等亦断不肯承认，奈何？”徐阶笑道：“我也知道原参内没有这话。难道当审官的就不会说是余外究出来么？不管他承认不承认，竟硬替他添到口供内。圣上见此二条，必大怒恨，无暇问其有无也。”光升听了，得意之至，拿回原供与三法司，共商后奏不题。

再说世蕃连日受刑，见三法司将他们诸人口供议定，背间笑向阎年、罗龙文道：“我们又可以款段出都门矣。家私虽抄去，我还有未尽余财，尚可温饱几世，不愁做一大富翁。”罗龙文道：“我们口供内只诽谤时政和容隐大盗未招成，余事俱皆承认。按律问拟，决无生理，怎便说到款段出都门话？”世蕃又笑道：“你们那里晓得？圣上念我父主事最久，得罪人处必多，三木之下，何求不得！既已抄没家私，便要怜我父子栖身糊口无地，早晚定有恩旨，连充发也要免的。你们只管放心，断不出我所料。”

要知严世蕃相貌，极其不堪。按《明史》传文所载，是个短项肥体、眇一目的人，他却包藏着一肚子才情。凡普天下大小各缺，某地出产何物，某衙门一年有多少进益，虽典史、巡检、闸坝微员缺之美恶，皆明如指掌。明帝常写出隐语，人皆不解，他一看便了然，即知明帝欲行何事。诏书青词，皆他替严嵩所拟。严嵩事事迎合上意，皆此子所教。后来世蕃做到工部侍郎，又兼上宝司事。位既尊了，便日事淫乐，无暇替严嵩谋画。因此年来严嵩屡失帝宠，正是成全乃父是他，败坏乃父也是他。他今日说款段出都门话。实是有八九分拿手，并不是安顿阎年等之心。后来有人替他打听，说将口供内加了前两条，世蕃放声大哭。龙文等再三问他，他也不说所哭原故。只言“死矣”两字而已。是世蕃最能揣夺明帝之心。偏遇着徐阶揣夺也不在他下，他两人做了对头，世蕃从何处活起？

三法司将世蕃、罗龙文、牛信定了为首谋逆，凌迟处死；彭孔诏、阎年、严鸿、严冬为从，立斩；余党或问拟斩绞监候，或军徒遣发，轻重不等。明帝果然大怒，传旨将世蕃、严鸿、罗龙文、阎年、牛信、彭孔诏、严冬七人，无分首从，皆立即斩决。又敕下江西文武大员，不许放严嵩出境。天下人闻之，无不大悦。

这时严嵩无可栖止，日在祖茔房内居住。起先还有几个家人侍妾相伴，到后来没的吃用，侍妾便跟上家人逃散去了。止留下严嵩一个，老无倚赖，每饿到极处，即入城在各铺户、各士庶家，要些吃食，还自称为太师爷。大要与他的，也不过十分之二三。更有可怜处，人若问他：“何以到这步田地？”他只是摇头，却说不出“冤枉”二字，并被人陷害话来。还有那些口头刻薄人，拿点酒食东西，满嘴里叫他“太师、老爷”，和他谈心，偏说他子孙长短话，说的他苦痛起来，到落泪时，

便劝他自尽。严嵩未尝不以自尽为是，只是他心里还想着明帝一时可怜他，赏他养老的富贵，因此自己就多受些时罪了。

次后朝中追索严党，内外坏了许多官。本地文武听得风声利害，于大街小巷，各贴告示。有人和严嵩私语，周济一衣一食者，定照违旨拿究。谁还敢惹这是非？可怜严嵩，位至太师，享人间极富极贵四十余年，虽保全了个首领，却教五脏神大受屈抑，就是这样硬饿死了。死后，连个棺材没有。地方和保甲用席一领，卷埋入土，落了这样个回首。可见贪贿作恶害人何益？这都是外而邹应龙、徐阶、林润，内而袁太监、蓝道行、乔承泽，才成就了他父子、祖孙一家男妇结果。后来应龙仕至尚书，林润稟明林岱，上本归宗，也仕至尚书。林岱念桂芳年老，亦且相待恩厚，止上本移封本生父母。将长子、第三子俱归继本生父母，以承宗桃。留第二子接续桂芳一脉。朱文炜夫妇，俱富贵白头到老。这几家互结婚姻，而冷逢春更是富贵绵远。正是：

一人参倒众人参，参得严嵩家业干。

目睹子孙皆正法，衰年饿死祖茔前。

第九十三回

守仙炉六友烧丹药 入幻境四子走傍门

词曰：

烟浓宝鼎宇宙晴，一扇助丹成。无端镜里发光明，此境最怡情。

且疑且信且游行，幸此日道岸同登。声声呼唤莫消停，携手入蓬瀛。

右调《月中行》

且说冷于冰在福建九功山朱崖洞运用内功，修养了整三十个年头。时届万历二十八年六月十五日，早间将袁不邪叫来，吩咐道：“你此刻可到泰山琼岩洞，说与温如玉，将洞门封锁，带超尘、逐电二鬼，限明日午时到我洞中。再以次到虎牙山骊珠洞，传知锦屏、翠黛姊妹二人，并玉屋洞连城璧、金不换，通限明日午时至洞，不得有误。”不邪领命去了。到本夜四鼓时分，不邪回来覆命。

至次日辰牌时候，温如玉带二鬼早到，不敢擅入。于冰已知，令不邪领他进见。不邪将如玉和二鬼唤入，见于冰端坐在凝霞殿石床上。如玉拜了四大拜，叩首请候毕，同不邪分立两傍。次后二鬼叩头，于冰俱慰劳了几句，着二鬼在洞外，等候众弟子到时通报。二鬼去讫。于冰将如玉上下一看，笑说道：“你面目上也竟有三四分道气，固藉口诀之力，到底有仙骨者，迥异凡夫。将来可望有成。”又问了些内功话。如玉自叙三十年来造就。于冰点头道好。

少刻，超尘禀道：“骊珠洞二女弟子到。”于冰道：“着他们入来。”须臾，锦屏、翠黛二女士叩拜床下。如玉从未见过，竟不知是何人。只见一中年妇人，年约三十许，生得修眉凤目，丰韵多姿。又见一少年妇人，年纪不过二十上下，面庞儿更是俏丽绝伦，视之足令人动惊鸿游龙之慕。如玉心里说道：“此广寒、瑶池之绝色也。”又想起当日的金钟儿，梦中配合的兰芽公主，与此女比较，真同粪土矣。再看二妇人衣服，俱是道姑装束，丝绦宝剑，玉佩霞裳，云髻上飘拂珠冠，香裙下款蹙风履。又见二妇人后朱唇，露皓齿，嘤嘤莺声，说道：“锦屏、翠黛叩谒，愿吾师万寿无疆。”于冰将二女士上下一看，道：“好了，你们将原形脱尽，已成不磨人体，我可以对汝父雪山矣。”二女士起来，于冰也问了些内功话，指着如玉道：“此温如玉也。与你们系同门师弟兄，可各以礼见。”二女士向如玉一拂，如玉作揖相还。二女士见如玉儒冠布服，看年纪不过二十多岁，骨格儿甚是秀雅，眉目间大有风情。锦屏不过一目而已，那翠黛便心里说道：“这人不知几时到吾师教下，我若不是改邪归正，他到算个可儿。”只见于冰道：“修仙之人，与圣贤功夫相表里，‘正心诚意’四字，是第一要务。你二人此刻念头，与凡夫俗子何异！”如玉、翠黛听了，各内愧

之至。一个个止色低头，不敢仰视。于冰瞑目危坐，一句话也不说。

至交午时，逐电禀报：“玉屋洞连城璧、金不换到。”于冰吩咐入来。二人叩拜床下。拜毕，城璧道：“别吾师三十载，道德一无进益，惟此心想念吾师。”于冰道：“你想念我，便是你道念不坚处。”着二人起来，与同门见礼。大家各侍立两傍。二女士又心里鬼念道：“这长须大汉是连城璧，曾到过我们洞中。那瘦小道人，却未见过，想就是金不换了。”于冰先将城璧一看，见面上大有道气，心下大悦，笑问道：“你龙虎降了么？”城璧道：“龙虎何敢言降？觉得三十年来，气行正路，较前调顺些。”于冰又道：“姹女可嫁过黄公么？”城璧道：“也觉得配合矣。但近年来丹田中忽起忽伏，似隐似现，若常有一物在内。无如冷热不一，虚实莫定，弟子甚为惶惑。正要请问师尊，指示得失。”于冰笑道：“好，足徵你修炼真诚。汝言冷热虚实莫定、起伏隐现不一，此正结胎时也。胎不成，则四体百骸，气随欲所至，如珠滚荷盘，如烟含柳缕，无不可到之处也。”语讫，又将不换细看。见他造就和如玉不相上下，也问了几句内功话。

复将男女弟子普行一看，惟袁不邪面若寒玉，体若疏松，二目光耀如电，炼就自然人形，早将皮毛脱尽。知他内丹已成八九，不但城璧等远不能及，即骊珠洞二女，亦不及也。一畜类修炼至此，可见仙道原不限人，均系人有限耳。这个猴子将来欲做天仙，还须年岁，而此时已入神仙列矣。看罢，不禁点头再三。

城璧道：“师尊点头何意？”于冰道：“吾细看众弟子修为身分，无一如袁不邪者。使人人皆能似他，也不枉我渡脱你们一番。”城璧道：“骊珠洞姊妹。与不邪何如？”于冰道：

“他三人修炼年岁，各不差上下。内丹锻炼，尚欠不邪十分之三。至于心地纯一，锦屏欠其二，翠黛欠其四。你用心纯一，到不在袁不邪下，而年岁甚浅。若温如玉、金不换，则不足与之较论矣。”

又道：“你们今日同门相会，我与你们排定次序。列吾门者，不得目无长幼。”众弟子各鞠躬道：“愿闻吾师法旨。”于冰道：“万物之中人为贵。连城璧理合为大弟子，奈功行甚浅，今着袁不邪为大弟子，城璧为二，锦屏第三，翠黛第四。因你二人修炼已久，故如此分派。但你姊妹在洞中有公主之称，岂修道人所宜？况汝父非帝非王，这‘公主’二字从何处叫起？这还是外教妖魔名号，有志天仙神仙者如此耶？从今后，或自称女道士，或女羽师，或称某山某洞锦屏、翠黛氏皆可也。”二妇满面羞愧道：“今叨明喻，始知前非。”于冰又道：“金不换在第五，温如玉第六。以后照此次序，师弟兄妹相呼。”众弟子俱齐声应道：“谨遵法旨。”

于冰向不邪道：“温如玉已修道三十年，仍穿儒服，非玄门气象。中层洞内，有莫月鼎真人留下道衣道冠、丝绦草履数件，你可领他去穿戴见我。”须臾，如玉穿戴停妥，到前殿叩谢。于冰道：“看你这仪表，到也像个仙人。只是世情尚深，道心未定，须坚守志气，勇往向前，方不负我提携。”如玉顿首道：“弟子承师尊教训，敢不革面革心！”于冰：“如此方好。”又将超尘、逐电叫来，吩咐道：“你两个封闭洞门，在洞内轮流看守，不得怠忽。”二鬼领命。

说罢，下床向众弟子道：“你们都随我来。”众弟子跟随到后洞，见万山环绕，中间有一大峰，高可参天，直同斧削，和一支笔管相似。于冰道：“此名文笔峰，高出众山之上。”说着，将双足一顿，早飞上山顶。袁不邪也是如此。众男女或

驾云借遁，次序俱到峰顶。见此峰在下面看着，与一支笔管相似，即到上面，甚是宽平，竟有二三亩大小。俯视众山，流青积翠，无异儿孙。

又见南面立着一座丹炉，高二丈四尺，按二十四气，色若淡金。四面有八十一个孔窍，按九九归一之数。炉顶上列二十八宿分野，炉座下排惊、伤、景、杜八卦诸门。门内又按金木水火土五行生克，火道循环通气，四面接风。丹炉前，立一绝大木架，架上悬大镜一圆。估计周围有一丈五六大小，光如满月，色若秋霜，泳泳溶溶，夺睛耀日。视之若身临沧海，有汪洋千顷之势。

北面并列着六座丹炉，形式与南面丹炉一般，只是大小不等。六座丹炉，各相去一丈远近，也不知是几时摆列在上面的。于冰向众弟子道：“吾于数十年前，即着不邪于四海、五岳、八极九州采取药料，贮玉屋洞中。月前始从丹房内取来，城壁等不知也。其药草木配合，金石并用，内有极难得物，皆大弟子奔走勤劳，始获凑足七炉使用。

随用手指着南面大丹炉道：“此绝阴丹炉也。天有三十六丈罡气，仙家若有一线阴气未尽，逢此罡气，即行羽化。汝辈虽云来雾去，离此罡气，尚有几千百万丈远。我今内丹虽成，亦不过游行气下，相去丈数可耳，未敢犯其锋也。若汝辈于十丈内外，早化之矣。此丹一成，可使阴气尽净，统归纯阳。虽有万丈罡气，吾复何惧！此丹炉吾自守之。”

又指北面第一座丹炉道：“此返魂丹炉也。昔太上老君出函关，点二十年已死枯骨复归生路，真可夺天地造化生物之功。大弟子不邪可以守之。”不邪听了，即立在第一座丹炉下。

于冰又指着第二座丹炉道：“此易骨丹炉也。人有一出母胎即具仙骨者，外传记载，汉之钟离权，唐之李林甫是也。此

亦前世修为，非关造物私厚其人。其有成无成，在乎本人自勉，不过较凡夫修炼省三四分功耳。汝六人中，惟温如玉有之，他又不肯纯一精进。昔吾师在西湖初遇，因我无仙骨，恐修炼费力，令吾食死虾蟆一个，即此炉内物也。此丹一成，汝等皆可走捷径矣，足抵三十余年呼吸功夫，非同等闲。二弟子城璧道力尚浅，锦屏坚持道念守之。”锦屏即立在第二座丹炉下。

又指着第三座丹炉道：“此固形丹炉也。汝辈带皮毛者三人，今借吾口诀，虽将皮毛脱尽，炼就人形。然欺人则可，难会三界诸仙神圣，朝拜上帝。此丹一成，则始终如一，永成大罗林仙体。任他普天列宿，山海群真，谁能辨出你们根底？翠黛可坚持道心守之。不但与你姊妹大有益，即于袁不邪，亦大有益也。慎之，勉之！毋负吾言。”翠黛即站在第三座丹炉下。

又指第四座丹炉道：“此隐身易形丹炉也。此丹一成，可隐身使仙凡不见，兼可易己形作人形。此修道人游戏三昧之物也。二弟子城璧守之。”城璧立在第四座丹炉下。

又指第五座丹炉道：“此靖魔丹炉了。此丹若成，可分千粒，则丁甲并日夜游神，皆可立降。驱逐群邪，可代书符诵咒之劳。亦汝辈积功累行，救济众生之一助。金不换守之。”不换即立在第五座丹炉下。

又指第六座丹炉道：“此辟谷丹炉也。此丹一成，服之可千日不饥，免二便走泄元气，实深山修道人不可少之物。温如玉守之。切记坚持初志，毋为情欲所夺。七座丹炉，前曾说过，聚山海之至宝，合万国之珍奇，非一朝一夕容易得来。今令汝等各守一炉，一则验汝等操守，二则补诸弟子所不足。其丹之成败，总在汝等一心。一心正，则百邪远去，一心不正，则百感丛生。丹之成就，都无定日。有日期已足，而丹未成；亦有日期不足，而丹即成者。我这丹炉，即岛洞诸仙得此术者，十

五一二。此系《天罡总枢》内密方。汝等果能心诚功到，何难立办？至于邪魔外道、妖神野仙，见汝等丹成，或力夺，或盗取，吾自有法制之，无关汝等道力深浅。”

说罢，从怀内取出一水晶小碟，周围约三尺大小，向空一掷，比蜂头高起有七丈余。须臾，化为数亩大小，光辉皎洁，恍若身在冰壶境界。于冰道：“有此物一罩，则日不能透，雨不能漏矣。”众弟子亦不敢问，究不知为何宝，由三寸便至于数亩大也。又从袖中取出茶杯大小扇子七把，形式极圆，分授六人，自己留了一把。说道：“此扇虽小，煽之可使烈焰冲天。”言讫，回身坐在南面大丹炉下。众弟子见于冰坐了，一个个各守自己丹炉，在北面一带坐下。

看那丹炉，并无半点火星在内，大家狐疑道：“这扇子要他何用？”锦屏和不邪最近，低声问道：“大师兄，我们就煽罢。”不邪道：“少刻师尊发火，火起时再煽，”话未毕，只见于冰用右手向地下一指，就地下响一个霹雳，将城壁等吓的惊心动魄，骊珠洞姊妹更是害怕。惟袁不邪神色自如。迅雷过处，各炉内烟火齐发。众弟子煽之，烈焰飞腾，直透晶碟，冲入霄汉之内。于冰高声说道：“汝等用力不可太猛，须昼夜留心火色强弱，用文武扇煽之方妥。”众弟子听了，又各缓缓加功。

至第三日日色将出时，先是温如玉看见那一圆大镜子陡发奇光，光内渐次现出五色云霞，青红蓝绿，照映的山谷变色，连冷于冰也不见了。忙低声叫不换道：“五师兄，你可看见么？”不换道：“我早看见了。”两人正说着，又听得翠黛和城壁也议论镜子的话。又听得城壁道：“我们只守丹炉煽火，任凭他奇形万状。”话未完，猛见那五色云霞立即散尽，现出许多的楼台山水、花木禽兽来，与人世繁艳大不相同。但见：

地上有山，山则茆郁盘纡，峯嶺崇隆。初崕嶙而联纒。忽豁尔而中分。山上有树，树则桧松栌栢，梗柏椶柞。布绿叶之茸茸，敷华蕊之蓑蓑。树傍有水，水则堤塍相輶，沟浍派连。潜龙伏螭宿其险穴，巨鳞驳虾游其狂澜。水中有楼阁，楼阁则屋不呈材，墙不露形。裁金壁以饰瑯，雕玉礪以居楹。楼阁中有珍玩，珍玩则商彝夏鼎，和璧隋珠。此含英而流耀，彼积翠而华燭。楼阁外有花木，花木则櫻检梅橘，兰蕙薇茝。既缤纷而组绮，复含芬以吐芳。其花木边有石桥，石桥则雕龙鏤虎，白柱朱栏。美人泛舟于碧波之曲，仙侶垂钓于清泠之渊。其石桥畔有原野，原野则菽麦黍稷，桑漆麻苧。士食旧德之名士，衣服先畴之畎亩。原野中有禽兽，其禽兽则青鸾白虎，威凤祥麟。美奔腾之如电，睹飞翮之凌云。此境也，虽蓬萊其难伦，岂瀛岛之能拟！见者自应心惊，憩者定嗟观止。宜秉烛以夜游，毕岁月为一日。

众人看了半晌，起先见那山水楼台、花木等物还在镜中，此刻连镜子也没了，都一一摆列在目前。再细看于冰，竟不知归于何地。如玉忍不住高叫道：“袁大师兄，你可看见么？”叫了四五声，袁不邪挥扇如故，和没听见的一般。如玉见不理他，又叫连城璧道：“二师兄，你可看见么？”城璧道：“我看见了，真是怪异之至。”如玉道：“你可看见师尊入这地方去没有？”城璧道：“我没见入去。”如玉道：“我看见入去了。此是前代已成仙师怜念我们修道心诚，现此仙境渡脱我们。我们苦修三四十年，今日该超凡入圣，何不去那楼阁山水中瞻仰瞻仰？这样好机会，是失不得的。那一位同我去走走？”金不换道：“我和你去。若有好意思，再邀众位道友。”

说着，两人俱各站起，离了丹炉，一步步走入去。站在一

大牌楼台阶上，指手画脚，像个快乐至极的光景。翠黛看的明白，向锦屏道：“我们修道一千五六百年，安可将此仙境到让他两个后学先得？我与你可同去一游。”锦屏道：“此即我等道中之魔，躲他尚恐不及，怎么还要寻了去？”翠黛笑道：“姐姐好腐板，只管同我去来，包有好处。”锦屏道：“你听我说，可静守丹炉，莫负师尊所托。”翠黛道：“你决意不去？”锦屏不答。翠黛又叫道：“大师兄、二师兄，去不去？你们若不去，我就有偏了。”城璧问不邪道：“大师兄肯同去么？”不邪两只眼睛半睁半闭，一言不发。城璧又问了两声，也不好再问了。又听得翠黛道：“你们不看么？他两个还在牌楼前等着哩，我去了。”说着，又走。城璧忍耐不住，说道：“我同你走遭。”城璧离了丹炉，和翠黛同行。只听得锦屏高声说道：“师尊何等相嘱？我们所司何事？是断断去不得！”城璧听了，又要回来。翠黛道：“二师兄好没主见，也不像个丈夫做事。我奶奶素性有些迂腐，袁师兄又是个古板人，你不看他连话都懒说。要去就去，何必看他两个？这好半晌不见师尊，十有八九是先去了。”城璧又见不换在那里点手儿，遂同翠黛走了入去。正是：

山山水水镜中看，海市蜃楼境一般。
撇却丹炉随喜去，从兹同上钓鱼竿。

第九十四回

冷于冰逃生死杖下 温如玉失散遇张华

词曰：

仙境游来心疑惧，猛可里见伊师傅。登时一杖归阴路，众弟子同守护。大风陡起分离去，温如玉回故土。泰安又固苗秃遇，且到张华处。

右调《望江东》

话说城璧和翠黛两人走入里面，才知那楼台山水尚远，只有一座大牌坊甚近，又见如玉、不换在那里笑面相呼，两人走至牌坊下，见牌楼上有五个蓝字，每字有三尺大小，上写着：“你们来了么”。城璧道：“怎么这样一座堆金砌粉的牌坊，写这样一句俗恶不堪的话在上面？”翠黛笑道：“我不怕得罪二师兄，真是个颖悟短浅的人，连这五个字也体会不来。”城璧道：“你说我听。”翠黛道：“此地即是蓬莱仙境肉，肉骨凡夫，焉能到此？说个你们来了么，是深喜深爱之词，也是望

后学同登道岸之意。”城璧点头道：“也还讲的是。”说着，二人上了台阶，也不换等到一处。如玉道：“你们好迟漫呀！若不是等这半晌，我两个早到楼台中游玩多时了。”不换道：“他两个不来么？”翠黛道：“不肯来。”于是四人下了台阶，向那楼阁中行去。

约行了三里多地面，方到那楼阁处。只见贝阙琼宫，参差错落，处处皆雕楹绣户，玉砌金装，里面层层叠叠，也不知有多少门户。他四人说说笑笑，游洞房，绕回栏，渡小桥，行曲径。或对花嗅蕊，或临池观鱼。又有那禽声鸟语，娇啼在绿树枝头，大是怡情悦耳，快目适观。四人看赏了好半晌，不换道：“怎么这样一所大境界，连个人影儿不见？”如玉道：“此地如何是凡夫轻易到的？”不换道：“凡夫原不能到，神仙也该有个把出来，难道修盖下都着白放在这里？”城璧听了，大叫道：“不好了！我们走的不是地方了。此地非海市蜃楼，即妖怪窟宅。适才五师弟所言，甚是有理。我们快寻原路回去罢。”翠黛道：“果然一人不见，我也有些心疑。”如玉道：“我们十分中连二三分还未走完，便是这样动疑心，说破话。世上那有妖魔住这样天宫般屋宇？我们好容易遇此，到底要看个心满意足为是。”城璧道：“我越看越非佳境，要听我回去为是。”翠黛道：“二师兄话极是，大家快回去罢。”如玉道：“你们这样情性无常，岂是修行人举动？”不换笑道：“你不必嫌怨，我们三人回去，你任意游走罢了，着急怎的？”城璧折转身回走，无奈千门万户，连东西南北都辨不出，那里寻原来的道路？此时如玉才有些着急。四个人和去了头的瞎螭一样，乱闯乱碰，绕来绕去，总无出路。

城璧道：“像这样走，一万年也不中用。不如驾云走罢。”四人同站在一处，城璧念念有词，少刻，烟雾缠身，喝声：

“起”，四人起在空中，约走了数里，拨云下视，那楼台亭榭已无踪影，早在千山万壑之上。城璧道：“九功山系我第初到，下面这山，到有几分相似。”翠黛道：“我也辨不出，想来还是九功山。到只怕离洞远了，且落下云头，辨别方向，好找寻朱崖洞道路。”城璧将云头一挫，落在山顶上。各举目在周围审视，止见山环峰绕，树木青郁，瀑布流泉，盈眸震耳，那里有个九功山的影像？城璧顿足道：“一时少了主见，致令如此。到只怕丹炉内火也冷了。”翠黛笑道：“怕丹炉内火冷，到还说得是。至于九功山，你我四个人再寻找不着。这普天下万国九州的山，也一处去不得了。”

正言间，猛见冷于冰从一山贫内披发跑来，手中倒提宝剑，于山脚下经过。城璧等各大惊道：“这不是师尊么？如何狼狈至此？”四人一边高叫，一边往山下急走。于冰回头，看见四人，说道：“你们原来在此，我不好了！只因与你们烧炼七炉丹药，火气冲天，被元始天尊查知，说我未行禀明，擅敢私立丹炉，盗窃天地造化之权。老君也知道了，查出雪山道人偷他《天罡总枢》送我。二罪俱发，遣赢岛三仙率领雷部诸神诛我。我急欲到老君元始前请罪，又被三仙阻隔，不容我走。我情急畏死，只得与伊等大战。被一仙偷用宝物将吾道冠打落，幸未伤生。我今欲奔赤霞山寻吾师，转恳师祖东华帝君设法解救。”不候道：“既如此，还不驾云速行，步行跑到几时？”于冰道：“我适才是驾土遁逃脱，且寻个地方暂避。被他们看见，吾命休矣。”说罢，向正西飞跑。城璧大叫道：“师尊慢行，等我四人同去，要死死在一处！”说着，四人一齐往山下直跑。

只见西北山谷内，来一骑白豸（豸宰）道人，蓝面紫须，身高丈许，带束发金冠，穿大红八卦袍，手提铜杖，大叱道：“冷于冰那里走！”语未毕，又见东北山谷内，来了两个道人，

一骑花斑豹，面若猪肝，虬须倒立，带烈烟冠，穿白锦袍，手使铜鞭二条。一骑五色狻猊，面同噍血，二目大如棋子，赤发海口，身穿百花皂袍，手挽飞刀二口。从后赶来，将于冰围住厮杀。又见正东上乌云四起，迅雷大电，渐次到来。

四人跑到山底，翠黛向城壁道：“他两个不中用，我和师兄救师尊去！”急向腰间将双股剑拔出，递与城壁一把，自己提了一把，二人如飞的赶去。城壁跑的快，早到战场。见于冰架隔不住三仙兵器，正在危急，大吼一声，提剑向骑白豸（豸宰）的砍去。那道人用杖将剑隔过，随手一指，城壁便头重脚轻，倒在地下。耳中听得一人说道：“他为救师尊情切，尚系义举，不可伤他的性命。”翠黛鞋弓袜小，一时跑不到，远见城壁倒地，惟恐有失，先从囊中取一物，名混元石，向骑白豸（豸宰）道人面上打去。早被那骑狻猊道人看见，大笑道：“米粒之珠，也现光华！”把袍袖一扬，那石钻入袖内去了。翠黛见道人收去宝物，甚是气恼。又想着自己是个妇人，难与他们步战。急向囊中又取宝物，不防那骑狻猊道人一飞锤打来，正中肩上，倒于地下。

再说不换见城壁、翠黛俱跑去，向如玉道：“你我受师尊四十余年教益，武艺虽没有，命却有一个，可同去救应。”如玉道：“师兄或能御敌，我真是无用。”不换道：“此死生相关之际，各从所愿罢了。”连忙扳下树枝一条，也飞行跑去。如玉见不换去了，心里说道：“我若不去，对不过众师弟兄，也须索到跟前才是。”也折了条小树枝，刚跑了数步，见城壁、翠黛两人先后俱倒，也看不出是甚么原故，便不敢前进。

再说金不换提了树条跑去，见城壁、翠黛俱倒，他飞忙到战场上接救。猛见于冰被那骑白豸（豸宰）的道人一铜杖打中顶门，只打的脑浆迸出，血溅襟袍。不换大叫了一声，几乎气

死。跑至道人面前，举树条狠命打去。道人将树条接在手内，随手一拉，不换便扒倒在地下。那三个道人见于冰已死，各架风云去了。城壁被那道人一指，昏迷了一会。睁眼看时，见三道人已去。又见于冰死在山溪，跑向前抱住尸骸，放声大号。不换扒起，也跑来痛哭。少刻，如玉扶着翠黛，也到于冰尸前，各痛哭不已。忽见城壁跳起，大声说道：“相随四十余年，谁想如此结局，要这性命何用！”急急将剑拾起，向项下一抹。早被不换从背后死命的扳住右臂，如玉抱住剑柄，一齐劝道：“这是怎么？”翠黛挨着疼痛，把剑夺去，插在鞘内。城壁又复大跳大哭起来。哭了好半晌，大家方拂拭泪痕，各坐在于冰尸前。翠黛从身边取出一丸药来，用口嚼碎，在肩臂上擦抹。须臾，伤消痛止。

不换道：“此地非停放师尊之所，如何是好？”如玉用手指向西北道：“那边山崖下有小石堂一间，可以移去暂停，再做理会。”不换道：“待我来。”他便将于冰尸骸背起，众人扶掖着，同到石堂内，将于冰放在石堂正面，又各痛哭起来。猛见翠黛说道：“众道兄且莫哭。我想师尊有通天彻地的手段，岂一铜杖便能打死？总有三仙围住，他岂无那移变化之法？一味家拼命死战，必无是理。且今日有此危难，袁大师兄和姐姐都不随来，我越想越不像。到只怕是师尊因我们不守丹炉，用幻术顽闹我们，亦未敢定。这个尸骸，还不知是什么物件点化的。”城壁听了，止住啼哭，道：“师妹之言，大有见解。当年如玉师弟做甘棠一梦，鬼昆了三十余年，醒后止是半日功夫。”说罢，看于冰尸骸，点头道：“你老人家，宁可是顽闹我们罢？”如玉道：“以我看来，师尊总是死了。”城壁道：“老弟有何确见？”如玉道：“适才三仙皆相貌凶恶，骑乘怪异，况又是元始老君所差，必系本领高过师尊数倍者。他那铜杖，

和山岳一般，师尊的头，虽说是修炼出来的，亦难与山岳为敌。着一下，岂有不损破之理？方才师尊交战，我们那一个没到阵前？袁大师兄和锦屏师姐，也断不是袖手旁观之人。众位想，师尊尚且死在三仙手内，他两个还想活么！”不换道：“这话不像。若他两个死了，适才师尊在山脚下怎没说起？”如玉道：“凡听话，要看时候。彼时师尊披发逃命，三仙在前，雷部在后，他那有功夫顾得说？依我愚见，二师兄可用搬运法，弄口棺木来，将师尊盛敛。我们或聚或散，再行定归。”翠黛道：“这聚散的话，你休出口！依我看来，可用法篆将石堂封了，大家同去找寻朱崖洞。只到那边，真假便可立辨。”城璧道：“师妹所言，极是有理。可一同去来。”

翠黛拔剑，用符咒封了石堂，四人又同站在一处，驾云起在空中。将云停住，四下观望。城璧用手指道：“东南上隐隐有座山峰，极其高耸，或者是我们烧丹的地方，亦未敢定。且先到那边去来。”四人摧云急赴。陡然半空中起一阵怪风，真好利害，将四人刮的和轻尘柳絮一般，早你东我西，飘零四散。

且说温如玉被那阵大风刮的站不住云头，飘荡了一会，渐次落将下去。睁眼看时，风也不刮了，面前到有一座城池。相离不过二三里，看那规模形势，和泰安州差不多。心中想道：“世上只有个罪人递解原籍，那有个被风就刮回原籍的理？”又想道：“是与不是，且入城一看，便知端的。”一步步走向前去。听来往人口音，也都是泰安乡语。即至走到西关看时，正是泰安州。心中惊疑之际，猛听得背后有人跑来，高声叫道：“大爷从何处来？小的无日不记挂在心。”如玉回头一看，不是别人，却是张华。只见他悲喜交集，磕下头去。如玉用手扶起道：“此可是泰安州么？”张华道：“这是泰安西关，大爷怎么认不得了？如玉道：“我与你别后几十年了，你到也不显老。

“张华微笑道：“自大爷从朱老爷家去后，到如今是整三个年头。”如玉道：“胡说！”

正言间，只见苗秃子迎面走来，举手高叫道：“温大爷，久违了！为何又道妆打扮起来，大奇！大奇！”如玉也举手相还，心里说道：“我出家已三十年，这秃小子还在，且面貌一点不老，还是昔日的眉眼？止是衣服破旧之至。”再看张华，总都和昔日一样，心上大是疑惑。只见苗秃子到面前深深一揖，说道：“前在朱父母案下，承情不记旧恨，得保全免革，我再谢谢。”如玉道：“我今日想是做梦，与你和张华相会么？”苗秃将舌头一伸，笑说道：“奇话来了！青天白昼，怎便想到梦上？”如玉道：“我们相别几年了？”苗秃道：“三年。自你我打完官司后，听得你和张华入都，两月后，张总管回来，我还问他，他说你和个姓冷的出家去了。你又不年老，怎二三年不见，便没记心到这步田地？”

如玉心里又作念道：“怎他两个都说是三年？”苗秃道：“可想起来了么？”如玉道：“我在泰山琼岩洞与超尘、逐电二鬼修炼了整三十年，受尽无限苦处。你两个都说是三年，难道洞中的三十年比人间的三十年不同么？”苗秃道：“你方才说和什么超鬼在洞中修炼？”如玉道：“我是和超尘、逐电二鬼在洞中一同修炼的。”苗秃将舌头向张华一伸，笑说道：“听你家大爷的话，鬼还有名有姓，还会和人在一处修炼。呵呀呀，怪道来来回回盘问去了几年，不想被鬼迷了真性，将三年就算做三十年了。我再问你：我和你打官司那年，我才三十三岁，我今年三十六岁了。再加上三十年，我便是六十三岁。你看我像个六十三岁人不像？世上六十三岁的人，有我这样雪白粉嫩面孔没有？我看你面色上有些阴气，本城王阴阳遣的好邪，讨他一道符水吃了，包你好。”

如玉大笑道：“我一个云来雾去的人，还肯讨王阴阳符水吃？”苗秃将两手掩耳，把嘴向张华一丢道：“你只听听罢，云也来了，雾也来了，说个来了，就越发来了。”如玉道：“我当我没这本领么？”苗秃道：“你此刻驾个云我看看。”如玉道：“此刻人来人去，如何驾得？”张华道：“本州朱老爷法令森严，大爷是知道的，像这样话，大爷再不可说。”苗秃道：“你如今试试朱一套，越发比前三年利害了。”张华道：“大爷且请到小的家中，有许多要紧话面禀。”如玉道：“我到你家中做什么？我适才是被风刮到此处，我还要回福建九功山去。”苗秃笑说道：“又不驾云了，又要使风哩。福建离泰安也没多的道路，不过六七里儿，看来还不用你刮大风，只用刮个小旋风儿，你就到九功山了。我看你竟有些痰气在肚中，陈皮、半夏，虽常服也不中用，须天天些蜈蚣、全蝎、钩藤、钩胆、南星之类，或者还点功效。”

张华道：“苗三爷，改日再和我大爷坐谈罢。”又向如玉道：“此刻请到小的家中住些时，再商酌去福建话。”如玉道：“你住在那里？”张华道：“小的如今住在城隍庙后。”如玉道：“我一个清修炼气的人，岂肯再入城市繁华地界？我此刻就去了，你回去罢。”说着，向苗秃举手道：“请了。”撇转头就走。张华拉住衣襟，跪在地下，哭说道：“小的原不足动大爷牵挂，但大爷既回故乡，也该到小的家中，收拾一桌供菜，去老爷太太坟上，拜扫一次，也算二位老主人抚养大爷一场，岂不强似小的替大爷拜扫万遍么？”如玉听了这几句话，无异心上着针，不由的想起他母黎氏，痴呆起来。苗秃大笑道：“你走，我看你走！朋友有劝善规过之道，你若走了，不但人中没你，就是小猪宰儿，也没你了。”说罢，又连连举手道：“得罪，得罪！”如玉向张华道：“你起来，我同你去。”于是

三人一同入城。正是：

师死师生事未明，一风送至泰安城。
无端巧遇张华面，引得痴儿旧态萌。

第九十五回

做媒人苗秃贪私贿 娶孀妇如玉受官刑

词曰：

何苦求仙道，人生事业崇朝。娘行一见魂魄香，媒妁且相劳。

玉女方欣娶到，公差口已嗷嗷。为他血肉尽刮削，忍痛弗号咷。

右调《圣无忧》

话说如玉同张华、苗秃入了城门，苗秃道：“我且别过罢，明日去看你。”苗秃去了。张华领如玉到家，见一处院落，正面有瓦房三间，东西下各有瓦房三间。妇女们到有七八个，老少不等，都在院中。如玉目光一瞬，早看见个妇人，年约二十上下，穿着一件鱼白布大衫，青绸裙子，真是国色无双，天仙降世。心里说道：“这个妇人便可与翠黛并驱中原矣。我一生一世，止见此两人。”但见：

头攀云髻，鬓插鲜花。面如带露娇莲，腰似迎风细柳。娥眉凤目，顾盼传秋水之神；玉齿朱唇，语言吐幽兰之气。双钩袅袅，远胜缓步潘妃；素手纤纤，迥异投珠越妇。诸佛魂销于天竺宝刹，众仙魄散于海岛蓬壶。

只见那妇人微笑含羞，将两只俊俏眼睛斜拂如玉，半迎半送，甚是有情。张华将如玉请入东厦房坐下，随即他女人同他儿子俱来叩见。如玉各问劳了几句，去了。张华道：“大爷被盜银两，本州朱老爷早访拿住转创之人。小的于二年前，即具领状，讨来四百五十两，止少了十来两。又将所当金姐的衣服首饰托人变卖，还找出八十余两。又有大爷在都中与的几百银子，和小的丈人开了个杂货铺，到甚是得利。于贩卖米粟上，又赚了二百余两，一共有一千余两。今大爷回来，藉此可安家立业，娶一位主母，生育后嗣，接续老恩主一脉。平白做那道士怎么？”如玉笑道：“任你有万两黄金，我皆视如粪土。我到要问你：这房子不是你一家住着么？我入来时，见有许多妇女在院内。”

张华道：“止这东厦房三间，是小的租住。正房和西厦房，是一姓王的住着。”如玉道：“我才在院中，见一个二十岁上下妇人，穿着鱼白布衫，青绸裙子，是谁家眷属。”张华道：“他就是住正房姓王的表妹。他父叫吴丕承，与人家开香蜡铺，也甚是没钱。这是他第二个女儿，昨年死了丈夫，近日在娘家居住。今日是他表兄请来吃饭，才到这里。”如玉道：“他还嫁人不嫁。”张华道：“他今年才十九岁，又无儿女，如何不嫁人？只是婆婆也是个寡妇，做人刻毒，因他儿妇人才好，想望着三四百两财礼，他才准嫁。吴丕承也嚷闹了几次，至今弄的没法。”又道：“大爷问他，想是看的中意。我们是什么人

家，还怕他父女两个不依不嫁么？至于他婆婆杨寡，不过多要几两银子。烦人和他作合，少要几两，也未敢定。”如玉笑道：“我已经出家，岂可做此等事？你再休题起。此时已晌午，今日赶不及，你可速买办供菜，我明日绝早上坟。”就去了。

张华答应出去，如玉随即也到门外。见那妇人独自一个在正房门楣前站立，看见如玉，便以目送情。如玉再行仔细看，从头上至脚下，无一处儿不风流俊俏，雅韵宜人。又他有时拂眉掠鬓，有时咬指侧肩，有时金莲斜立，有时含笑低头。那一双妙目，来回转盼，总都在如玉面上用情。把一个如玉看的出神入化，意乱心迷。此时不但忘却冷于冰和众道友，连自己也不知是个道士了。猛见张华同他两个儿子拿着些鸡鸭鱼肉、果菜等物从门外入来，如玉只得回东房坐下。心中胡思乱想道：“此妇在我身上甚是多情，若早遇他几年，我还嫖那金钟儿怎么？与他成全在一处，生男育女，继续先人宗祧，岂不还是一完美人家？”

正鬼念着，猛见那妇人和花枝儿一般到门前一觑，见如玉独自坐着，向如玉微笑了一笑，连忙退去。这一笑，把个如玉和吃了十来斤花椒一般，浑身上下没一处儿不麻到。如玉急急站起，却待出门看望，只见那妇人人张华房内去了。又听得他和张华女人说笑，语音儿清清晰晰，娇嫩异常。又心里说：“这张华家两口子真是蠢才，谁家七八月便挂布门帘了岂不可笑！”又听得那妇人道：“你家中有客，又要做酒席，我过一日再来坐罢。”说罢，只见门帘起处，笑嘻嘻从屋内出来。头一眼，又送在如玉眼内。说道：“不送罢，我到大后日午后再来，你务必等我，不可出门，着我空走一番。”话虽是和张华家说，那眉目神情，却都是和如玉说。说着，出堂屋门，又回过头来，看了如玉一眼，笑着回正房中去了。

如玉心神如醉，坐在东房炕上，打算道：“冷师尊也死了，众道友势必分散，超尘、逐电没了主人，他两个焉肯长久和我在一处？亦必另寻道路。冷师尊尚且惨死，我焉能修得成个神仙？若回九功山去，万一将这妇人耽误，早晚嫁了人，我便到来生来世，也遇不着这样个美人。我看张华甚是有良心，决不在这几百银子上着意。况他的银钱，那一宗不是我的？这妇人他又情愿与我作成。”说着，将桌子一拍，道：“冷先生，你就活着，我也顾不得你了！”

正鬼嚼着，张华提了一壶酒，他儿子捧着一大盘肉菜，约有五六碗入来。如玉道：“我少说了一句话，又着你收拾下这许多，快拿回去，我于七八年前即会服气，十日半月一点东西不吃，也不饥。”张华道：“没什么可用的东西，大爷，有个不吃饭的么？”如玉道：“我和你还有什么世套？快拿去。”张华向他儿子道：“你且拿去，转刻再用罢。”

如玉又道：“你头前说那姓吴的妇人，我细想，你也说的是，足见你是有忠义、为顾我的人。只是你如何办法，说来我听。”张华大喜道：“这才是两位老恩主在天之灵感化过大爷来了。小的前曾说过，连杂货铺并家中所有，足有千两。办理此事，足而又足。但此妇父亲小的与他不相熟，就是正房住的王大哥，亦非能事之人。昨见苗三遇见大爷时，那神情光景，不但不恼，也还甚是念旧。他这几年也极没钱，此事烦他办理，许他二十两银子，他还是能说几句话的人。此事十有八九可成。”如玉道：“我怕他记恨前仇，坏我的事。”张华道：“许着他二十两银子，便杀过他父母，他也顾不得。”如玉道：“你此刻就去，看他是怎么说，速来回覆我。”张华连忙去了。

到起更时，还不见来，也曾院中站立过十数次，又不见那妇人，心下叹恨道：“此必是我和张华说话时，他去了。”

于是坐一回，在地下走一回。又想念那妇人，又怕事体无望，弄的心绪如焚。只等到二更以后，听得张华叫门，不由的心上乱跳起来。须臾，张华入来，说道：“事成了。亏得苗三爷办理，此时现在门外。”如玉听了，心花大开，道：“原该就请入来，何必问我？”连忙接了出去。只见苗秃打着个小灯笼，满面笑容，向如玉连连举手，道：“大喜，大喜！”两人一同入房，彼此叩拜坐下。

苗秃道：“尊驾好眼界呀！一回泰安，就将王母娘娘头一个闺女看中了。说他的脸，是天上玉女；说他的脚，是地下金莲；说他的眉，是春山含翠；说他的眼，是秋水流波；说他的嘴，是樱桃一点；说他的手，是玉笋十条；说他的腰，是弱柳迎风；说他的头，是乌云笼罩；说他的声，是凤管锵锵；说他的齿，是银牙个个；说他的鼻子，是悬胆倒垂；说他的屁股。‘用手等了个圆圈儿道：‘诺，滴溜溜又光、又团、又白、又嫩，和初蒸出的馒首一般。’说罢，又将舌头一伸，瞪着眼，连连摇头道：‘我自出娘胎包，才见了这样个追魂夺命、万世难逢的小观音菩萨儿。金钟儿若到他面前，与他洗脚根、舐屁孔，也不要他。’于是笑的站起来，跳了两跳。又拉住如玉的衣袖道：‘此事若非我成人之美的苗三先生花言巧语，打动那姓吴的，第二个人去，不能之而又不能之。适才张总管他到念我穷苦，许我二十两。难道大爷反没侧隐之心，目睹青松色落么？’说着，将脖项一缩，哇的笑了。

如玉道：“俟过门后，无不竭力相帮。只是听得他婆家索求过多，未定要银多少。”苗秃道：“我费了四个时辰的功夫，张总管他也在眼前同说，此事必须偷着做。若教他婆家杨寡知道，你是总督公子，娶他的儿妇，一千两也打发不下来。我们大家计议，成了亲后，还得我和这老怪物下说辞。那时生米已

成熟饭，他也没什么大想头。满与上他二百两，再无不妥之理。到是这吴丕承老人家甚是穷苦，意欲着你帮他五百两。”如玉将腿一拍，道：“我昔年在琼岩洞，连道兄到要教我搬运法，可惜我未曾学。假如学会，便送他三千两何难？”苗秃向张华道：“听么，说的好端端的话儿，又闹起痰来了。”如玉道：“他要这许多，我将来如何过度？”

苗秃道：“你听我把话说完，你再说。我们正在房中讲说此话，不想他女儿，即令夫人在窗外窃听。随将吴老人叫出去，少刻便听得父女两个争论起来。又听得他女儿哭哭啼啼，着他父亲一个钱不许和你要，只要嫁你这俊俏郎君。我和张总管相商，恐怕债事，出一百五十两银子与他父亲，也算他生养一场。随将吴老人叫过来一说，满口应允，准在后日成亲，迟了怕走透机关。说明喜轿和乐都不必用，只用一辆车儿，神鬼不知的娶来。”说罢，在自己秃头上一拍，道：“你看我们办的何如？”

如玉大喜道：“多承盛情，我只怕他婆家闹是非。”苗秃道：“要我做什么？”又道：“后日就是佳期，你这道士打扮，我实看不过。”如玉道：“到临期换罢。”张华道：“迟早总是要换的，明日还要与老爷太太坟前上供，着两位老恩主阴灵看见，到只怕不欢喜。刻下做也赶不及，小的明早去当铺中查几件大小内外衣服，与他讲明价钱，不拘几时与他。小的还有这个脸。”如玉道：“果然到坟前不像事，就明日换了罢。”苗秃道：“喜房该在何处？”张华道：“就在这东厦房罢。待喜事完后，再寻房。”苗秃道：“极好！此时夜深了，我且去，明日再来商办一切。”如玉送他出去。

到次日早，张华弄来衣服，如玉内外更换了，又是个秀才。去他父母坟前拜扫了回来，苗秃两下道达，择于二日辰时过门。

如玉这日对镜梳发，净面孔，刷牙齿，方巾儒服，脚踏缎靴，打扮的奇奇整整，从绝早即等候新人。苗秃也来陪伴，将“琴瑟静好”、“宜室宜家”此类话，不知念诵了多少。将交辰时，张华同他儿子去吴丕承家娶亲。少刻，新人到来。在天地前叩拜，和如玉同入东厦房。如玉再行细看，见他穿着大红缎氅儿，宝蓝裙子，头上也戴着些珠翠，脚上穿着花鞋，真是朱唇皓齿，玉面娥眉。一双俊眼，荡漾生波，比日前所见更风流几倍。不由的神魂飘荡，欲火如焚。瞧了瞧堂屋内无人，便走上去，相偎相抱。妇人亦笑面相迎，两个亲嘴咂舌。

正在情浓处，猛听得院中吵闹起来。乱说本州朱老爷话。如玉连忙出来一看，见有四个差人拿着一火签，和苗秃、张华七言八语的说话。心上大是惊慌。苗秃向如玉道：“你来罢，不知是哪个烂了舌头的，将今早娶新人的话和杨寡妇说知。杨寡立即喊冤，差人来捉拿你我。你只看看签，就明白了。”如玉接来一看，上写着：“据揭张氏，喊禀贼道串奸行贿，霸娶孀妇等情。为此仰役将道士温如玉、媒人苗秃子、氏父吴丕承立即锁拿，听候审讯。如敢少延，定将去役等立毙杖下。火速，火速！”下写差头名姓。如玉看完，心上和刀刺剑刺一般，向苗秃道：“我原旧恐怕闹是非，你一力担承，今该怎么处？”苗秃挠着头道：“这件事或迟或速，全在四位公差方便。”差头道：“杨寡此刻还在大堂口吵闹不休，只怕他儿妇失了节。本官性子，又急同烈火。长话短说罢，情是不敢通的，与几两银子，就不上绳了。”苗秃拉如玉密商道：“你我俱系斯文中人，若被他们上了绳锁，穿街过巷，人品扫地。看来每人须得一两方可。”如玉着张华付与，一同出门。

早见吴丕承在大堂阶下等候。那杨寡口中不知乱道些什么，如玉满心要驾云逃去，偏又没一空隙。少刻，州官坐了大

堂，先将杨寡叫上去，问道：“你喊叫道士温如玉霸娶你儿妇吴氏，你儿妇今年多少岁了？”杨寡道：“十九岁。”州官道：“他生有儿子没有？”杨寡道：“儿女俱无。”州官道：“你这奴才，就不是了。你儿妇甚年少，又无儿女，你不着他嫁人，弄得做下丑事，你脸上何如？况‘节操’二字，岂可着人勉强做么？”如玉在下面听了这几句话甚喜，打算着必不断离异。又听得杨寡道：“不是小妇人不着他嫁人，就嫁人，也该达我知道。我儿子虽然死了，他到底要算我杨家的人，怎平白他父亲受贿，媒人吃钱，诸人不嫁，单嫁个道士？”

州官道：“叫吴丕承来！”丕承跪在案下，州官道：“你吃了温道士多少钱，便将你女儿偷嫁，也不达他婆家知道？”丕承道：“因杨氏将小的女儿看为奇货，凡有人娶小的女儿，他便一千八百的要银子。小的也曾与他较白过几次，邻里通知。温如玉系前任总督之子。小的念他是旧家子弟，才和他做亲，那里收过他半文钱？现有温如玉可问。”州官道：“你也该和杨氏说知。”丕承道：“和他说知，小的女儿永无出头之日了。”州官道：“看来，你受贿也还未必，要沾已故总督的光是实。只是偷行嫁娶，于理不合。”说着，丢下两条签来，将丕承打了十板。如玉听了“偷行嫁娶”四字，才有些着慌。又听得叫苗秃，苗秃跪在一边，州官道：“这不是三年前我打四十板的那苗三么？”左右道：“是。”州官道：“我看的光眉溜眼，像这狗彘，你们看他，不是勾引人乱嫖，就是勾引人胡娶。我也不管你得了温如玉多少钱，我只是打！”说着，丢下六条签来，将苗秃打了三十板。

如玉心上着实害怕，又听得叫自己名字，只得上去跪下。只见杨寡妇大嚷道：“老爷看么，他前日穿戴着道衣、道冠入城，今日听得告下他，他就改换为秀才。这岂不是欺官么？”

州官向如玉道：“本州推念你先人，自审断后，到时常计念你。又风闻你随一姓冷的道人出家去了，我还不受用了两天。你实说端的，是几时回家？做过道士没有？”如玉道：“一字也不敢欺太老爷。因被盗后，家计贫寒，无可为生，原做了道士，止一年余。后闻人传说，被盗银两已有下落，因此于前日才来。”州官大笑道：“你前日才来，今日就还了俗，就娶寡妇，世上安有这样个便宜速快的事？我再问你：你两个同宿了没有？”如玉道：“是此刻才娶入门，此刻就被传拿，没有同宿。”州官道：“这也罢了。只是你既是秀才，便穷死也不该做道士，既做了道士便终身不该还俗。怎么见了个好寡妇，你就什么也顾不得了？像你这下愚东西，贪淫好色，实是儒释道三教皆不可要的臭货。我也没这些笔墨详革你，我只是打之而已。”吩咐左右拉下去，用头号大板，重打四十。如玉还欲哀恳，被众役揪翻在地，只打的皮开肉绽，疼痛切骨。他是自幼儿娇生娇养，从未挨过个手板的人，这一次，几乎打死。

打完，州官向杨寡道：“你儿妇理该着你领回，但你既有多要身价名声，你该回避嫌疑才是。”又向吴丕承道：“今将你女儿断归你，任凭你择婿另嫁。只不许与温如玉做亲。将来出嫁时，总要与杨氏二十两。若杨氏不依，你只管来告他，我便打他一套。”又吩咐原差，速同吴丕承将他女儿押回，片刻不许在温如玉家停留。说罢，退堂。

张华雇人将如玉抬回到东厦房内，新人已早被原差押回娘家去矣。如玉倒在炕上，两腿疼的和刀割一般。苦挨到申牌时分，忽然想起运气来，试试何如？于是凝神瞑目，将气向下部运送，只一个时辰，便觉忍受得住。又过了两时，真是仙家传授不同，两腿系筋血多而气最难到之处，至四更后，便伤消痛止，破坏处皆有了干痂。下地行走，亦不甚艰苦，心中颇喜，

又复上炕运用。到天将明，连忙更换上道冠、道衣，在桌子上写了八个字，“从此别去，永不再来。”悄悄的开了房门，到院中驾云，复寻九功山去了。正是：

吴门孀妇姿容俏，苗秃作媒杨寡告。
重把温郎杖四十，州官解得其中窍。

第九十六回

救家属城壁偷财物 落大海不换失明珠

词曰：

一阵奇风迷旧路，得与儿孙巧遇。此恨平分取，夜深回里偷银去。

不换相逢云会聚，夸耀明珠几度。落海非无故，两人同到妖王处。

右调《惜分飞》

且说连城璧同众道友在半空中观望，被一阵大风将城璧飘荡在一洞岸边落下。只见雪浪连天，涛声如吼。城璧道：“这光景到像黄河，却辨不出是什么地方？”猛见河岸上流头来了几个男女，内中一五十多岁人，同一十八九岁少年，各带着手肘铁炼，穿着囚衣步走。又见一少年妇人骑着驴儿，怀中抱着个两三岁的娃子，同一十二三岁的娃子，也骑着驴儿，相随行走。前后四个解役押着，渐次到了面前。那年老犯人一见城璧，

便将脚步停住，眼上眼下的细看，一个差役着：“你不走做什么？”那囚犯也不回答，只将城壁看。看罢问城壁道：“台驾可姓连么？”城壁道：“你怎么想到我姓连？”那犯人又道：“可讳城壁么？”城壁深为骇异，随应道：“我果是连城壁。你在何处见过我？”那囚犯听了，连忙跪倒，挝住城壁的衣襟大哭。城壁道：“这是怎么？”

此时众男妇同解役俱各站住，只见那囚犯道：“爹爹认不得我了？我就是儿子连椿。”又指着那十八九岁囚犯道：“那是大孙儿。”指着骑驴的十二三岁娃子道：“那是第二个孙儿。那妇人，便是大孙媳妇。怀中抱的娃子，是重孙儿。与爹爹四十来年不曾一面，不意今日方得遇着。”说罢，又大哭。几个解役合笼来细听。城壁见名姓俱投，复将犯人详视：见年已近老，囚首垢面，竟认不出。心里说道：“我那年出门时，此子才十八岁，今经三四十年，他自然该老了。”再细看眉目骨格，到的还是，也不由的心上一阵凄感，只是没吊出泪来。急问道：“你们住在那里？”连椿道：“住在山西范村。”这话越发是了。城壁道：“因何事押解到此？”连椿道：“由范村中，从代州递解来的。”城壁道：“你起来。”

连椿扒起，拂拭泪痕。正欲叫儿子们来见，一个解役喝住，一个解役问城壁道：“你可认真他是你的儿子么？”城壁道：“果然是我的儿子。”又一个解役道：“我看这道人高高大大，雄雄壮壮，年纪不过三十三四岁人，怎便有这样个老儿子？不像，不像！”又一个解役道：“你再晓得修养里头的元妙，你越发像个人了。现见他道衣、道冠，自然是会运气的人。”说罢，又问道：“你就是那连城壁？”城壁道：“我是，你要怎么？”四个解役互相顾盼，一个道：“你儿子连椿事体破露，还是因前案发觉。此地是河南地方，离陕州不过十数里。我们

意思，要请你同去走遭，你去不去？”城璧道：“我不去。”解役道：“只怕由不得你。”又一个道：“和他商量什么？他是有名大盗，我们递解牌上还有他的事由，锁了就是。”众解役便欲动手。城璧道：“不必。我有要紧话说。”众解役听了，便都不动作，忙问道：“你快说，事关重大。事了你，就是大人的银子，那私不及公的小使费免出口。”城璧道：“他们实系我的子孙，我意思和你们讨个情分，将他们都放了罢。”四个解役都大笑道：“好爱人冠冕话儿，说的比屁还脆。”只见一个少年解役大声道：“这还和他说什么？”伸着两只手，虎一般拿城璧。城璧右脚起处，那解役便飞了六七步远，落在地下发昏。三个解役都吓呆了，城璧问连椿道：“此地非说话之所，你看前边有个土冈，那土冈后面，想必僻静。可赶了驴儿，都跟我来。”说罢，大踏步先走。连椿等男女后随，同到土冈后面。

城璧坐在一小土堆上，将连椿和他大孙儿各用手一指，铁炼手肘，尽行脱落。连椿向城璧道：“爹爹修道多年，竟有此大法力！”城璧道：“这也算不得大法，不过解脱了，好说话。”只见他大孙儿将妇人和小娃子各扶下驴来。到城璧面前跪倒叩头。连椿俱用手指着，说道：“这是大孙儿开祥。”城璧看了看，囚衣囚面，不过比连椿少壮些。又指着十二三岁娃子道：“这是二孙儿开道。”城璧见他眉目甚是清秀，心上又怜又爱，觉得有些说不来的难过。又见他身上止穿着一件破单布袄。裤子只有半截在腿上，不知不觉的便吊下几点泪来。将开道叫至膝前，拉住他的手儿，问了会年岁多少，着他坐在身傍。向连椿道：“怎么你们就穷到这步田地？”正言间，那少年妇人将怀中娃子付与开祥，也来叩拜。城璧道：“罢了，起去罢。你们大家坐了，我好问话。”连椿等俱各坐下。

城璧道：“你们犯了何罪？怎孙妇也来？你母亲哩？”连椿道：“母亲病故已十七年了，儿妇是前岁病故。昔日爹爹去后只三个来月，便有人于四鼓时分送家信到范村。字内言因救大伯父，在泰安州劫牢反狱，得大伯父冷于冰相救，安身在表叔金不换家，着我们另寻地方迁移。彼时我和堂兄连柏公写了回信，交付送字人。五鼓时去讣，不知此字爹爹见过没有？”城璧道：“见过了。”连椿道：“后来见范村没一点风声，心想着迁移最难。况我与堂兄连柏俱在那边结了婚姻，喜得数年无事。后我母亲病故，堂兄听堂嫂离间之言，遂分家居住。又喜得数年无事。后来堂兄病故，留下深堂侄开基，日夜嫖赌，将财产荡尽，屡次向我索取银钱，堂嫂亦时常来吵闹。如此又养育了他母子好些年头。今年二月，开基陡来家中，要和我从新分家。说财产都是我大伯父一刀一枪舍命挣来的。我因他出言无状，原打了他顿。谁想他存心恶毒，写了张呈词，说大伯父和爹爹曾在泰安劫牢反狱，拒敌官军，出首在本州案下。本州老爷将我同大孙儿拿去，重刑拷问，我受刑不过，只得成招。上下衙门往返审了几次，还追究爹爹下落。后来按察司定了罪案，要将我们发配远恶州郡。亏得巡抚改配在河南睢州，同孙妇等一家发遣，一路递解至此。”说罢，同开祥俱大哭起来。

城璧道：“莫哭。我问你，家私抄了没有？”连椿道：“本州系新到任官，深喜开基出首报上司文书，止言有薄田数亩，将我所有财产，尽赏了开基。听得说，为我们这事，将前任做过代州的都问了失查处分，目今还行文天下，要拿访爹爹。”城璧道：“当年分家时，可是两分均分么？”连椿道：“我母亲死后，便是堂兄管理家务。分家时，各分田地二顷余，银子四千余两，金珠宝玩，堂兄拿去十分之七，我只分得十分之三。”城璧道：“近年所存银两，你还有多少？”连椿道：“我遭

官司时，还现存三千六百两，金珠宝玩，一物未动。这几个月，想也被他耗散了许多。”城璧听完，口中虽不说开基一字不是，却心中大动气愤。那小孙儿开道一边听说话儿，一边爷爷长短的叫念。城璧甚是怜爱他，又着小重孙儿抱来，自己接在手中细看。见生的肥头大脸，有几分像自己，心下也是怜爱。看后，付与开祥。向连椿道：“你们今日幸遇我，我岂肯着你们受了饥寒？御史林润，我在他身上有勤劳。但他巡查江南，驻车无定。朱文炜现做浙江巡抚，且送你们到他那边，烦他转致林润，安置你们罢了。”

正说着，见土冈背后有人窥探。忙站起一看，原来是那几个解役看见城璧站在冈上，没命的飞跑。城璧道：“这必着他们回走二百里方好。”于是口中念念有词，用手一挥，那几个解役比得了将军令还疾，各向原路飞走去了。

再说城璧下土冈，向连椿等道：“你们身穿囚服，如何在路行走？适才解役说此地离陕州最近，且搬运他几件来方好。”随将道袍脱下，铺在地上，口诵灵文，心注在陕州各当铺内，喝声“到”！须臾，道袍高起二尺有余。将道袍一提，大小衣帽鞋袜十数件，又有大小女衣四五件，裙裤等项俱全。连椿父子儿妇一同更换，有不便更换者，还剩有五六件开祥捆起。城璧又在他父子三人腿上各画了符篆，又在两个驴尾骨上也画了，向连椿等道：“昔日冷师尊携带我们常用此法，可日行七八百里。此番连夜行走，遇便买些饮食，喂喂驴儿。我估计有三天，可到杭州。”令开祥搀扶着妇人和孙儿上了驴，一齐行走起来。耳边但觉风响，只两昼夜，便到了杭州，寻旅店住下。

问店主人，知巡抚朱文炜在官署，心下大喜。是晚起更后，向连椿等道：“你们莫睡，五鼓即回。”随驾云到范村自己家中，用法将开基大小男妇禁住，点了火烛。将各房箱柜打开，

凡一应金银宝玩，收拾在一大包袱内。又深恼知州听信开基发觉此案，又到代州衙门，也用摄法，搜取了二千余两。见州官房内有现成笔砚，于墙上写大字一行道：“盗银者，系范村连开基所差也。”复驾云，于天微明时回店。此时连椿父子秉烛相候，城壁将包袱放在床上，告诉于两处劫取的原由。至日出时，领了开祥去街上买了大皮箱四个，一同提来。把包袱打开，见白的是银，黄的是金，光辉灿烂的是珠宝，锦绣成文的是绸缎。祖孙父子装满了四大皮箱，还余许多在外。城壁道：“这还须买两个大箱，方能放得下。”连椿父子问城壁道：“一个包袱便能包这许多财物。”城壁笑道：“此摄法也。虽十万全银，亦可于此一袱装来。吾师同你金表叔用此法搬取过米四五十石，只用一纸包耳。我估计银子有四千余两，还有金珠杂往物，你们可以饱暖终身矣。”又着开祥买了两个大箱，收存余物。

向店主讨了纸笔，写了一封详细书字，付一连椿道：“我去后，可将此书去朱巡抚衙门投递，若号房并巡捕等问你，你就说是冷于冰差人面投书字，不可轻付于人。”连椿道：“爹爹不亲去么？”城壁道：“我有天大紧急事在心，只因遇着你们，须索耽延这几日，那有功夫再去见他？”又将朱文炜和林润始末大概说了一番：“想他二人俱是盛德君子。见我书字，无不用情。此后可改名换姓，就在南方过度日月。小孙、重孙，皆我所爱，宜用心抚养。嗣后再无见面之期，你们不必计念我，我去了。”连椿等一个个跪在地下痛哭，小孙儿开道拉住城壁一手，爷爷长短叫念起来。挨至交午时候，以出恭为辞，出了店门拣人烟凑集处飞走，耳中还听得两个孙儿喊叫不绝，直走至无人地方。正欲驾云，又想起小孙儿开道，万一于人烟多处迷失，心上委决不下。复用隐身法术回店，见一家大人还在那

里哭泣，方放心驾云，赴九功山来。

约行了二三刻功夫，猛听得背后有人叫道：“二道兄等一等，我来了。”城璧头一看，是金不换。两人将云头一会，城璧忙问道：“你从何来？师尊可有了下落么？”不换道：“好大风，好大风。那日被风将我卷住，直卷到我山西怀仁县地界。离城三二里远，才得落下。师尊到没下落，偏与我当年后娶的许联升老婆相遇，到知道他的下落了。”城璧道：“可是你挨扳子的怀仁县么？”不换道：“正是。我那日被风刮的头昏眼黑，落在怀仁县城外，辨不出是何地方。正要寻人问讯，那许联升老婆迎面走来，穿着一身白衣服，我那里认得他，他却认得我。将我衣服拉住，哭哭啼啼，说了许多旧情话。又说许联升已死，婆婆痛念他儿子，只一月光景，也死了，留下他孤身，无依无靠。今日是出城上坟，得与我相见。没死没活的拉住我，着我和他再做夫妻。他手中还有五六百两财物，同过日月。我摆脱不开，用了个呆对法，将他呆住，急忙驾云，要回九功山，与师弟兄相会。行到江南无锡县，到耽延了两天功夫。”

城璧道：“你在无锡做什么？”不换道：“我到无锡时，天已昏黑。忽然出大恭，云落在河傍。猛见隔河起一股白光，直冲斗牛。我便去隔河寻看，一无所有。想了想，白天还找不着九功山，何况昏夜？我便坐在一大树下，运用内功。至三鼓后，白光又起。看着只在左近，却寻不着那起白光的源头，我就打算着，必是宝贝。到五鼓时，其光渐没。我想着师尊已死，二哥和翠黛、如玉也不知被风刮于何处，我便在那里等候了一天。至次晚，其光照旧举发，我在河岸边，来回寻的好苦，又教我等候了一天。到昨日四鼓时分，才看明白，那光气是从河内起的。我将衣服脱尽，掐了逼水诀，下河底寻找，直到日光出时，那水中也放光华。急跑至跟前一看，才得了此物。”

说着，笑嘻嘻从怀中取出一匣，将匣打开，着城璧看。城璧瞧了瞧，是颗极大的明珠。圆径一寸大小，闪闪烁烁，与十五前后月色一般。城璧道：“此珠我实所未见，但你我出家人，要他何用？况师尊惨死，道侣分离，亏你有心情用这两三天功夫寻他。依我说，你丢去他为是。有他，不由的要看玩，分了道心。”不换道：“二哥说那里话？我为此珠，昼夜被水冰了好几个时辰，好不容易到手，才说丢去的话。我存着他，有两件用处，到昏夜之际，此珠有两丈阔光华，可以代数支蜡烛。再不然，弄一顶好道冠镶嵌在上面，戴在头上，岂不更冠冕几分！”城璧大笑道：“真世人俗鄙之见也。”不换道：“二哥这几天做些什么？适才从何处来？今往何处去？”城璧道：“我和你一样，也是去九功山访问下落。”遂将被风刮到河南陕州遇着子孙，如何长短，说了一遍。不换道：“安顿的极妙。只是处置连开基还太轻些。”城璧道：“同本一支，你教我该怎么？我在州官墙上写那两句，我此时越想越后悔。”不换道：“这样谋杀骨肉、争夺财产的匹夫，便教代州知州打死，也不为过，后悔什么！”

又走了一会，城璧忽然大叫道：“不好了，我们中了师尊的圈套了。”不换急问道：“何以见之？”城璧道：“此事易明：偏我就遇儿孙，偏你就遇着此妇，世上那有这样巧遇合？连我寄书字与朱文炜并转托林润，都是一时乱来。毫不想算：世安有三四十年长在一处地方做巡抚巡按的道理？我再问你：你在怀仁县遇的许联升妇人，可是六七十岁面貌，还是你娶他时二十多岁面貌？”不换道：“若是六七十岁的面貌，我越发认不得了。面貌和我娶他时一样。”城璧连连摇头道：“了不得，千真万真，是中了师尊圈套。你再想：你娶他时，他已二十四五岁，你在琼岩洞修炼三十年，这妇人至少也该有五十七

八年纪。若再加上你我随师尊行走的年头算上，他稳在七十二三岁上下。他又不会学你我吞津咽气，有火龙祖师口诀，怎么他就能始终不老，长保二十多岁姿容？”不换听了，如醉方醒。将双足一跳，也大叫道：“不好了，中了……”谁想跳的太猛，才跳出云外，头朝下吊将下去。

原来云路行走，通是气雾缠身，不换吊下去，城壁那里理论？只因他大叫着说了一句，再不听得说话。回头一看，不见了不换，急急将云停住，用手一指，分开气雾，低头下视。见大海汪洋，波翻浪涌，已过福建厦门海口。再向西北一看，才看见不换，相离相离有二百步远近，从半空中一翻一覆的坠下。城壁甚是着急，将云极力一挫，真比羽箭还疾，飞去将不换揪住。此时离海面，不过五六尺高下。正欲把云头再起，只觉得有许多水点子从海内喷出，溅在身上。云雾一开，两人同时落海，早被数十神头鬼脸之人把两人拿住，分开水路，推拥到一处地方来。但见：

门户参差，内中有前殿后殿；台阶高下，两傍列大房小房。龟壳军师，穿戴着青衣、青靴、青帽；鳖甲元帅，披挂着白盔、白带、白袍。鲜车骑手执铜锤，善能长水；鳁指挥腰悬宝剑，最会覆船。内总管，一名出奇大怪，一名大怪出奇；外传宣，一叫不绿非红，一叫非红不绿。虾须小卒，看守大旆高幡；螃蟹旗牌，率领蛭兵蚪将。闻风儿打探军机，一溜儿传送书柬。摔脚力士，以吹煞浪为元魁；卖解壮丁，让锅盖鱼是鼎甲。

两人入了水府，其屋宇庭台，也和人世一般，并无半点水痕。不换道：“因为救我，着二哥也被擒。”城壁道：“你我可各施法力，走为上着。”于是口诵灵文，向妖怪等喷去，毫

无应验。城璧着忙向不換道：“你怎么不动作？”不換道：“我已动作过了，无如一法不应，真是解说不来。”城璧将不換一看，又低头将自己一看，大声说道：“罢了，罢了！怪道适才云雾开散，此刻法术不灵，你看我和你身上，青红蓝绿，俱皆腥臭触鼻，此系秽污不洁之物，打在身上，今番性命休矣！”

两人说着，到一大殿内。见正中坐着一个似神非神似鬼非鬼的妖王，相貌极其凶恶。但见：

双眉似剑，二目如灯。麻面纯青，镶嵌着肉丁数个；虬须尽紫，披拂着钱串千条。虎口狼牙，谈笑露吞牛之气；蜂腰熊腿，步履藏扛鼎之威。拟作八金刚门徒，为何在海而不在寺；认为四天王后代，却又姓腾而不姓魔。真是鱼龙丛中异物，龟鳖队里奇人。

城璧和不換俱各站着不跪，只见那妖王圆睁怪眼，大骂道：“你们是何处妖道？擅敢盗窃我哥哥飞龙大王宝珠。还敢驾云雾从我府前经过，见了我腾蛟大王，大模大样，也不屈膝求生？”不換道：“你们在水中居住，我们在空中行走，怎么就盗窃了你的宝珠？”那妖王大喝道：“你还敢强嘴！此珠落在平地，必现光华，经过水上，必生异彩。你焉能欺我？左右搜起来！”众妖却待动手，不換道：“莫动，听我说。珠子我有一个，是从江南无锡县河内得的，怎么就是你家飞龙大王的宝贝？”妖王道：“取来我看。”不換从怀内掏出，众妖放在桌上。妖王将匣儿打开，低头看视，哈哈大笑。又将众妖叫去同看，一个个手舞足蹈，齐跪在案下道：“大大王自失此珠，日夜愁闷，今日大王得了，送还大大王，不知作何快乐哩！”那妖王笑说道：“此珠是你大大王的性命，须臾不离，怎么就被这道

士偷去！”众妖道：“他云尚会驾，何难做贼！大王只动起刑来，不怕他不招。”妖王道：“你这两个贼道是何处人？今驾云往何处去？这宝珠端的是怎样偷去？可从实招来，免得皮肉受苦。”

不换道：“我姓金，名不换，自幼云游四海。这颗珠子实系从无锡河中拾得，‘偷盗’两字，从何处说起？”妖王问城壁道：“你这道人，到好个汉仗，且又有一部好胡须。为何这样个人物，和一贼道相随？你可将名姓说来，因甚事出家，我意思要收你做个先锋。”城壁大笑道：“名姓是有一个，和你说也无益。你本是鱼鳖虾蟹一类的东西，才学会说几句人话，也要用个先锋？你晓得先锋是个甚么？”那妖王气的怪叫，将桌子拍了几下道：“打，打！”众妖将城壁揪倒，打了三十大棍，又着将不换也打了二十，打的两人肉绽皮开。那妖王道：“这个小贼道和那不识抬举的大贼道，我也没闲气和他较论。你们速押解他到齐云岛，交与你大大王发落去罢。”又传令：“着大将游游不定和随波逐流两人先带宝珠进献，就说我过日还要吃喜酒哩。”众妖齐声答应，将城壁、不换绑缚出府。推开波浪，约两个时辰，已到齐云岛下。众妖将二人拥上山来，那游游不定和随波逐流先行送珠去了。正是：

一为儿孙学窃盗，一缘珠宝守河滨。
两人干犯贪嗔病，落海逢魔各有因。

第九十七回

淫羽士翠黛遭鞭笞 战魔王四友失丹炉

词曰：

郎才女貌两相遭，拆花心，摆柳腰。奈他看破不相饶，嫩皮肤，被鞭敲。

折磨三日始奔逃，救同道，战群妖。大震轰雷丹炉倒，猛惊醒，心摇摇。
右调《醉红妆》

再说翠黛那日同城壁等在半空中找寻九功山，陡遇大风，把持不住，飘泊了许久，方才落地。睁眼看时，见层岚叠障，瀑布悬崖，怪石搜云，高柯负日。远水遥岑，与岩壑中草色相映，上下一碧。那些奇葩异卉，红红白白，遍满山谷。四周一望，无异百幅锦屏，真好一片山景。翠黛赏玩移时，心里说道：“此地山环水绕，有无限隐秀，必真仙居停境也。似我们虎牙山，不足论矣。”绕着山径行去，只转了两个山峰，早看见一座洞府，门儿大开着，寂无一人。翠黛道：“我何不入这洞中观玩观玩？”于是轻移莲步，走入洞内。放眼看去，都是些琼

宫贝阙，与别处洞府大不相同。

正在观望间，只见东角门内走出个道人来。但见：

金冠嵌明珠三粒，红袍绣白鹤八团。灼灼华颜，俨似芙蓉出水；亭亭玉骨，宛若弱蕙迎风。一笑欲生春，目送桃花之浪；片言传幽意，齿喷月桂之芬。逢裴航于蓝桥，云英出杵；遇子建于洛浦，神女停车。漫夸傅粉何郎，羞杀偷香韩寿。

翠黛看罢，不由的心荡神移道：“此丈夫中之绝色也。”再看年纪，不过二十上下。只见他款步走来，唇丹唇，露皓齿，笑盈盈打一躬道：“仙姐从何处来？”只这一句，问的翠黛筋骨皆苏，将修道心肠顿归乌有。禁不住眉迎目送，也放出无限风情，连忙还了一拂，吐出啾啾莺声道：“奴，冷法师弟子翠黛是也。适被大风刮奴至此，误入瑶宫。自觉猛浪之至，万望真人莫见怪为幸。敢问真人法号？”那道人道：“我紫阳真人弟子，别号色空羽士是也。适仙姐言系冷师兄弟子，则你我不但同道，又兼有世谊矣。”翠黛道：“真人可会过吾师否？”羽士道：“吾师紫阳真人与火龙真人是结盟弟兄，又同是东华帝君门下。今仙姐是冷师兄弟子，你我岂非有世谊之人么？”翠黛道：“如此说，是世叔了，长奴一辈。”说罢，又深深一拂。那羽士即忙还礼，笑说道：“仙姐过谦，贫道何敢居长！可知令师去世么？”翠黛道：“吾师系昨日惨亡，世叔何以知道？”羽士道：“令师因偷看八景宫《天罡总枢》一书，致令元始查知，差三仙收服，死于杖下。火龙真人悲愤怜惜之至，恐惹元始再怒，自己不敢出头，烦吾师紫阳真人将令师魂魄收去，送赴广西桂姓人家投胎。长大后，火龙真人再行渡脱他出世。”翠黛道：“可怜吾师修炼一场，落这般个结局。”说着，

玉面香腮，纷纷泪下。

羽士道：“仙姐不必悲感，既到此地，且行游览。”翠黛道：“这就是紫阳真人府第么？”羽士道：“此是后土夫人宫阙。今日是东王公诞辰，九州八极、山海岛洞诸仙，以及普天列圣群星，无分男女，俱去拜贺。因此他前洞无人，众仙姬俱在后洞。我方才从正门入去，由东角门游走出来，里面甚是好看。仙姐既来，我陪仙姐从西角门入去，由正门游玩出来，何如？”翠黛道：“感蒙携带最好，就请先行。”羽士同翠黛说着话儿，从西角门入去。

见迎面一石桥，桥边俱有栏干。栏干上雕龙镌虎，极尽人工之巧。桥下有大地，池内锦鳞数百，或潜或跃，在绿萍碧荇之中往来。过了桥，都是些回廊曲舍，门户参差，处处珠帘掩映。屋内俱有陈设。翠黛心注在那羽士身上，那里将这些楼台阁榭看在眼里？不住的语言打趣，眉目传情。那羽士起先甚是忠厚，今见翠黛步步撩拨他，他也就不忠厚起来。时而并肩含笑，时而顾盼传心，每遇高下台阶，便手扶翠黛行走。翠黛亦不推辞，只以微笑表意。

游览了几层院落，见一间小屋儿，翠黛将珠帘掀起，侧身入去。那羽士也跟了入来。见东面有一床，床上铺设着锦褥，极其温厚。西边有大椅四把，椅上也有锦垫。北面一张条桌，桌上摆着几件古玩。翠黛也不让羽士，便坐在床上。羽士对面椅上坐了，笑说道：“仙姐想是困倦了，我们少歇再去游玩。”翠黛道：“我此时无心游玩了。这褥儿甚是温厚，我到想睡一觉。”羽士满面笑容道：“仙姐请便，贫道在此等候如何？”翠黛斜觑了一眼，笑着将身子半侧半倚，倒在床上，朦胧着俊眼，偷看羽士举动。

只见那羽士两只眼和钉子一般，锭在自己脸上细看，也是

个极其爱慕的意思。只是不见他来俯就。假睡了片刻，禁不住淫心荡漾，随即扒起，向羽士道：“我此刻热的狠，我要解衣纳凉，多得罪了。”羽士笑道：“纳凉最好，请便。”翠黛将香裙脱去，露出条血牙色裤儿，和宝蓝凤头弓鞋。又将上身衣服坦开，现出光润滑泽半身雪肉。复朦胧二目，假睡在床，偷看羽士，也将上盖脱去，放在椅上。又复坐下，还不见来俯就。此刻翠黛欲火如焚，又将身子翻过，面朝上假睡。

少刻，觉得有人到身上来，一睁眼，羽士舌尖已入自己口内。闻得香气芬馥，直入肺腑。翠黛爱极，故意儿用手相推，大声说道：“我本清修妇女，松柏节操，好意同你游览，怎便无礼起来！快快退去罢了。少要迟延，我定施法力，只怕你性命难保！”羽士连连亲嘴，将翠黛裤儿拉下。翠黛也不阻隔他，止口内说道：“你了不得了！世上那有这样个世叔，以大欺小。”羽士通不回答，将翠黛两腿分开。翠黛又大嚷道：“我清白弱质，安肯教你点污！”嘴里是这样说，身子却动也不动，反将两腿高举。羽士温着翠黛的口儿，要尝舌尖滋味。说了几次，翠黛不敢伸出，恐他情急狠弄。羽士道：“你不肯么？我就要大抽送了。”翠黛怕极，只得将舌尖微吐。羽士道：“这点点舌尖，不是我的意思。你须全吐在我口中，我才领情。”翠黛紧蹙双眉，哀告道：“你不可没深没浅的苦我，我就给你全吃。”说罢，将舌根全吐。那羽士用力吸咂，两眼端相着翠黛娇容，细细咀嚼滋味。羽士款款抽送，约百十余下。羽士道：“好了，我今日好容易遇你，真是千载难逢。是你这玉面香唇，我虽略领教一二，你那一双瘦小金莲，我还要用心品题。”于是轻轻的将翠黛抱起，放在西边椅子上。将一对金莲捧在手中，把握不已。又着将舌根全吐，翠黛无奈，只得教他吮咂，只盼他早早完事。那羽士将一对金莲分握两手，不住的要亲嘴咂舌，下

面狠抽不已。此刻翠黛求生不生，求死不死，直觉得五内皆裂，忍不住啼哭咒骂起来。只见那羽士恨命的将双足一握，大叫一声道：“我今日死矣！”硬着舌尖向翠黛口内乱塞，须臾，羽士双睛紧闭，软瘫在翠黛胸前。翠黛悔恨不过，两手用力一推，羽士随手倒去，再低头下视，羽士才挣扎着欲起。翠黛忙忙的系了裙裤，羽士又来温存，被翠黛重唾了一口。

正要走去，猛听得门外人声喧闹，慌的羽士披衣不及。只见几个侍女掀帘入来，便一齐大声喊中。羽士夺门要跑，外面又来了十数个侍女，将门儿堵住。先用绳索把羽士捆了，然后将翠黛拿下，押解到正殿院中。少刻，后土夫人出来，坐在九龙香檀椅上。众侍女将两人揪扭至案下跪倒，夫人骂道：“好万刚的杀材！我何仇于你二人，秽污我的仙境？”两人也没得分说，只是连连叩头。夫人指着羽士向众侍女道：“此紫阳真人门下色空是也。今在我宫内做此卑污下贱之事，足见真人教戒不严、乱收匪人之过。我看在真人分上，不好加刑，可吩咐外面力士押他去交送真人，就着他发落罢。”

须臾，走来七八个力士，将羽士倒拖横拽，拿出去了。夫人问翠黛道：“你这贼妇，可是冷法师门下么？法师已名注天仙册籍，不久即升授上界真人。他是个品端行洁、一丝不苟的君子，怎么就收下你这样不要廉耻的淫货，玷辱元门。大奇，大奇！本该照紫阳真人弟子色空之例，押送九功山，但教你师发落，他就永不要你在门下了。我念你修炼千余年，好容易得真仙口诀，脱去皮毛，新换人身。也罢了！我如今开步天地之恩罢，一则成就你父天狐期望苦心，二则免你遭雷火之厄，三则冷法师因我处置过，他看我分上，就肯收留了你。”翠黛羞愧，无地自容，连连叩头道：“只求夫人代小畜师傅处死。”夫人道：“可拉下去，将上下衣服剥净，吊在廊下，轮班更换。

打三百皮鞭，不得卖法同罪。”众侍女便将翠黛吊起，打的百般苦叫，浑身皮肉开裂。打了好半晌，方才停刑。夫人已退入内寝，侍女传话道：“夫人吩咐，着将此淫妇在廊下吊三日三夜，然后禀报。”又拿了符篆一张，塞入翠黛发内，防他逃走。翠黛日夜哀呼，通没人采他。

直至第三日辰牌时候，侍女传话道：“夫人吩咐，将淫妇放下。他所有衣服物件，都交还他，饶他去罢。”众侍女将翠黛放下，解去绳索，穿好衣服，将裙子和宝剑并锦囊中诸物，一总夹在腋下，哭哭啼啼，甚是悲切。朝着大殿，磕了四个头，一步步苦挨在洞外，坐在一块石头上。通身疼痛，再看两手腕，被绳子吊破，皮肉筋骨俱见，血水沾积。心下又气又恨，又羞又悔，想起后土夫人话，说冷法师名注天仙册籍，指日就要升授上界真人。想后土夫人断无虚语，可知师尊还在，他事事未动先知，这事如何欺得了他？我还有什么脸面相见？若偷回骊珠洞去，又怕惹下，被雷火追了性命。去九功山，知他如何发落，设或对众道友明处，脸面难堪；或谕令自尽，仍遗丑名。想来想去，想出了一条道路，恸哭了一顿，随将丝绦在一株松树上，挽了个套儿。

却待将脖项伸入套内，只听得背后一人说道：“不必如此。回头看视，见是后土夫人侍女。那侍女笑说道：“夫人吩咐，说你一念回头，即是道岸。今羞愤自尽，情亦可怜。再着和你说，日前之事，只你师傅知道，众道友从何处知起？你师傅是盛德人，断断不对众耻辱你，只管放心去见他。师傅和父母一般，儿女有了过犯，没个对不过父母的，夫人又念你身带重伤，难以行走，今赏你丹药一九，服下立愈。此刻连城璧、金不换二人在福建齐云岛有难，你速去救他们。”说罢，将药付与，翠黛此时不惟不恼恨后土夫人，且到甚是感激，含着眼泪，朝

洞门磕了几个头。侍女去了。

翠黛走一步，疼一步，挨至山下洞边，将药嚼碎，两手掬涧水至口，将药咽下。顷刻一阵昏迷，延醒过来，觉得精神百倍。再看浑身皮肉如旧，记得衣服上有好几处血迹，细看半点亦无，心中喜愧交集。翠黛自受这番折磨，始将凡心尽净。二十年后，冷于冰又化一绝色道侣，假名上界金仙，号为福寿真人，领氤氲使者和月下老人，口称奉上帝敕旨，该有姻缘之分。照张果真人与韦夫人之列，永配夫妇。翠黛违旨，百说不从。四十年后，火龙真人试他和锦屏各一次，两人俱志坚冰霜。后他姊妹二人，一百七十八年后，皆名列仙籍，晋职夫人。此是后话。

翠黛服药全愈，将头发挽起，再整容环，复回旧路。解下丝绦，带了宝剑，收拾起锦囊，驾云向福建行来。正行间，见温如玉也驾着云光，如飞而至。两人把云头一会，翠黛道：“你从何处来？”如玉道：“自那日被风刮散，我便胡混了这几天。”翠黛道：“你胡混了些什么？”如玉摇手道：“吃亏之至，说不得，说不得！”又道：“我看师姐髻发蓬松，神色也不像我初见时候，端的也吃了亏么？”只这句话，问的翠黛粉面通红，羞愧的回覆不出。勉强应道：“我是为找寻你们，三昼夜不曾梳洗，因此与初见不同。你方才说吃亏之至，是吃了什么亏？”如玉又摇手道：“一句也说不得。”翠黛笑了笑，又道：“你今往何处去？”如玉道：“我往九功山见见袁大师兄。师尊已死，我们该作何结局？”翠黛道：“再休胡说，师尊好端端在朱崖洞内。”如玉道：“你见么？”翠黛道：“我虽未见，我心里明白。刻下连、金二道友在齐云岛有难，你我须速去救他。”如玉道：“你怎知道他有难？”翠黛笑道：“你追究甚么？我也不知齐云岛在何处。只要留神下看，每逢海

中有山，便将云头停住，细细观望方好。”如玉道：“这话就糊涂死我了。”

翠黛也不回答他，云行到了海面。也看过三四处山岛，俱无动静。又走了百余里，猛见一峰直冲霄汉，青翠异常。如玉道：“好一座山峰呀！你我不可不落云游览。”翠黛道：“我从今再不游览了。”如玉却待又问，云头已到峰上。两人停云下视，见半山中有许多奇形异状之人，推拥着两个道人，走上山来。翠黛道：“这云雾中也看不真切，我瞧着，像两个道人被众推拥着行走。等我下去走遭，看是他二人不是。”说罢，把云头一按，落在了半山。

城壁、不换见是翠黛，两人大喜。众妖看着半空中落下个美人来，一个个惊惊喜喜，揎拳拽袖的乱嚷道：“好齐整美人，好爱人美人，好俊俏美人！何不拿他去进与大王，讨大赏赐。”众妖哄声如雷，来抢翠黛。翠黛拔出双剑，与众妖动手。城壁大吼了一声，将绳索迸断，打倒一小妖，夺了两口刀，也来帮战。翠黛诚恐众寡不敌，一边用剑招架众妖，一边向巽地一指，顷刻间狂风四起，满山中大小石块飞起半空，向众妖乱打下来。打的众妖筋断骨折，各四散奔逃去了。如玉看得明白，方将云头落下，替不换解去绳索，四人复会在一处，各大欢悦。

翠黛道：“怎么二位受此窘辱？为何不施展法力？”城壁指着不换和自己衣服道：“你看我两人身上，都是不洁之物，焉能走脱？且被妖王各打了二十棍，押解至此，得师妹相救。

“又问如玉道：“你两个如何会在一处？想是未被风刮开么？”

正言间，猛听得满山里锣声乱响，喊杀之声不绝。四人四下观望，见各山峰缺口跑出数百妖兵。又见两杆大红旗分列左右，中间走来个妖王，龙头鳌背，巨口血舌，白睛蓝面，绿发红须。使一口三环两刃刀，穿一领锁子黄金甲。锦袍玉带，紫

裤乌靴，大踏步走来。看见翠黛，哈哈大笑道：“果然好个俊俏丫头！拿住他，便是大王爷半生快乐。”用手中刀一指，喊叫道：“那里来的三个妖道，擅敢用邪术伤我士卒？”城璧手挽双刀，大喝道：“你想是那飞龙妖王么？我正要斩你，报二十棍之仇。”妖王道：“我便是飞龙大王，你们都叫什么名字？那俊俏丫头是谁？”城璧道：“水中鳞介和陆地猪狗一般，那有名姓向你说！”妖王大叫如雷道：“气杀我也！”提刀对刀，杀在一处。大战约五十回合，不分胜负。那妖王反喜欢起来，喊叫着向众妖道：“这长须道士武艺甚是去得，非杀个几百合，见不了胜败。你们何必闲看，可速去将那三个男女捉拿。”

众妖喊一声，各执兵器，向三人围裹了来。不换大惊道：“这该怎处？倘被他们捞掇了去，还了得！”如玉道：“快驾云！你看刀也来了，枪也来了。”翠黛道：“不妨。”忙将丝绦解下，随手一掷，那丝绦化为千尺余长一条黄龙，张邪舞爪，把三人都圈在里面。吓的众妖纷纷倒退。不换喜欢的乱跳道：“妙哉，妙哉！再教这龙张开大口，将众妖精吸他几百个方好。”翠黛又从囊中取出一物，名开天珠，偷向妖王打去，正中在脸上，打的妖王大吼，几乎摔倒。城璧刀头过处，将妖王左臂扫了一下，已入肉四五分。妖王两处带伤，提刀往回飞跑。众妖各乱奔起来，城璧大步赶去，翠黛忙收了宝珠和丝绦，也急蹙莲步追来。如玉和不换又不敢和翠黛离开，只得紧跟在后面，一第一声的高叫道：“二师兄，罢赶了。”

那妖王回头，见四人赶来，从怀中取出一瓶，向地下一倒，顷刻波涛叠涌，从半山直盖下来。如玉道：“快驾云，水来了！”翠黛左手掐诀，右手用剑一指，那水便波开浪裂，分为两股，飞奔海中去了。不换道：“妙绝，妙绝”！只听妖王又

大叫道：“气杀我也！”急向怀中取出四个小塔，托在掌上，口中念念有词，喝声“起”！那四个小塔飞上半天，顷刻便有一丈大小，向四人当头罩下。四人躲避不及，都被那塔罩住。又听得妖王道：“我也顾不得那俊俏丫头了，不如用宝扇发火，都烧死罢。”少刻，觉得塔内生风，风中吹出火来，将四人通身俱皆烧着。

正在极危迫之际，猛听得天崩地塌，大震了一声。四人一齐睁眼看视，身子依就各坐在九功山文笔峰顶上。所守丹炉，尽皆崩倒。那火从四人面前飞起，直上太虚。吓的四人惊魂千里，忙站起，倒退了几步。再看于冰和袁不邪、锦屏三人，各坐守丹炉，挥扇如故。那一圆大镜子依就的清光四射，楼台山水形影全无。四人面面相窥，各没得说。城壁呆想了一会，向不焕道：“丹药已去，我们可各寻死路，有何面目再见师尊！”不焕道：“总死去，也是有罪之人，深负师尊委任。依我愚见，师尊丹尚未成，我们何敢惊动。不如各跪在已坏丹炉前，等候师尊丹成时发落。总死，也要将这大镜子作弄我们的原故明白明白。”翠黛道：“此言甚是有理，我们便一齐跪起来。”此刻四人无一不心怀惭愧，惟城壁更甚。到这时也无可如何，只得随众各跪在丹炉下。

四人偷看于冰，神色自若若不知者。又见不邪和锦屏小心敬谨，在那里煽火，也不正眼看他们一看，越发都愧悔无及。再看那大镜子，迎面摆列，照的四人跪像甚不好看。回想幻境中事业，真觉可恨可笑，浑如做梦一般。只是比梦清白之至，非同恍惚有无境况。又想：此刻正与妖王争战着，怎便被四个塔一罩，就弄回文笔峰来。各解说不出于冰是何法力作弄他。四人俱是修炼出来的身躯，与凡夫大不相同，不意跪至五天以后，各神衰骨散，也竟和凡夫差不许多。又不敢起来，惟有日

夜盼望于冰丹药早成而已。正是：

大物填来心倍慌，受刑才罢战魔王。
火炎水尽丹炉倒，四友依稀梦一场。

第九十八回

审幻情男女皆责饬 分丹药诸子问前程

词曰：

驰情幻境道心夺：男妇俱责奇，相看赧颜多。系一镜迷人，奈何！

金丹惠赐，前程秘谕，矢死志靡他。须防再逢魔，各毋将岁月蹉跎。

话说城璧等跪在已坏丹炉前面，至第九日三更时分，锦屏炉内放出光华。于冰看见道：“此丹成矣。”急走到锦屏炉前，吩咐道：“你速去替我守炉煏火。”锦屏去后，于冰将丹药取出，复归原坐，向锦屏道：“你去前洞等候。”锦屏跪禀道：“连城璧等走失丹炉，今已跪候六昼夜，望师尊鸿慈。”于冰笑了笑，道：“你既讨情，可着他们俱回前洞，听候发落。”锦屏传知四人，城璧等起来，各立脚不住，互相扶持。惟翠黛起而复蹈者几次。四人定醒了好半晌，方随了锦屏，到于冰面前，磕了四个头，于冰一言不发。

四人起来，同归前洞。锦屏问四人入镜原委，城璧、不换二人皆实说，大家葫芦一笑。惟翠黛、如玉支吾了无数闲话。城璧道：“我们原是初尝滋味，温师弟经那样一番大梦，怎么还复蹈前辙？我未免以五十步笑百步了。”如玉道：“师尊像这样作弄我，虽一百遍，我也没个醒日。”众皆大笑。城璧向锦屏道：“师妹丹成九日，于师尊前大是有光，我辈真生不如死。”不换道：“我不怕得罪温师弟，此番罪魁，实是他勾引起头。”城璧道：“你就是第二个，总由你我没有把持，自己讨愧罢了，还敢怨人。”又向锦屏道：“我正要问师妹：那日镜子中现出楼台殿阁、山水花木，你可看见么？”锦屏道：“我看见的。”城璧道：“我四人入去，你看见么？”锦屏道：“我也看见的。我还再三阻我妹子，不着他去。”城璧道：“这真奇了。怎么丹炉倒坏时，我四人依旧坐在山峰上面？”锦屏道：“不但二师兄说奇，我也深以为奇。那日你四人入去后，随即起了些烟云，我们连自己丹炉都看不见。少刻又起一阵极大的风，立刻将烟云吹散，楼台山水等项，统归乌有。只有那圆大镜清光如故。再看你四人，俱在原旧地方端坐，也不知你们是怎么回来的。我彼时还替你们庆幸，只是不见你们煽火，各将两眼紧闭，和睡熟了一般。”城璧道：“如此说，我们竟是做梦了，却所行所言，各有出在下落，记得千真万真，并非做梦。”不换道：“我不知别人，只我都是清清白白，身历其事，亲见其人。就如与魔王交战，我四个人都是做梦不成？怎么丹炉倒时，就会坐在原处？糊涂，糊涂！”

锦屏大笑道：“你们真是糊涂！师尊本领，不难颠颠倒造化。此刻着你四人去见十殿阎君，问了话，并讨回信，只用他心上一思存，便教你四个顷刻是鬼，须臾是人，实弹指之易也。还分辨甚么？”城璧道：“彼时既见我们熟睡，你也该叫我们

一声。”锦屏道：“我怎么没叫？叫了你们五六次。通不理我。我又不敢擅离丹炉，怕师尊嗔怪。”金不换急的乱跳道：“你就担点嗔怪，便怎么？相隔几步地儿，只用推打醒一个，大家以次推打，就都醒了。那里还有倒了炉走了丹的事体？教你这没担当，便把人害杀，害杀！”城璧道：“我们可睡了三昼夜么？”锦屏道：“三昼夜没有，一夜是有的。”不换道：“这又是我害了二哥了。二哥要自刎，我将二哥抱住。彼时若让二哥自刎，到先醒了。”

城璧笑道：“那二十大棍不是你害我的？还有奇处，驾云通是烟雾虚捧着行走，脚下原无物可凭，我不解他怎么会跳出云外。”众人大笑起来。不换道：“这个我心上最明白。我那一跳，是个影子。究竟还是师尊搗我下去，要每人打二十大棍哩。”众人又复大笑。不换道：“我想那罩我们的四个塔，就是这四座丹炉。我们通身火着，就是他该倒的时候。再则那收服师尊的三仙，和我们交战的魔王，我想不是木头，就是石头点化的。还有那些妖兵妖将，大要都是黑豆儿、绿豆儿，被师尊掷洒出来，混闹我们。”众人皆大笑不已。不换又问锦屏道：“师姐叫了我们四五次，袁大师兄可叫过我们没有？”锦屏道：“没听得他叫你们。”不换道：“可见猴儿们的心肠到底比人毒，同门弟兄，毫没有一点关切，害的我挨了二十大棍。这几天虽不疼了，腿上还觉得辣辣的。”众人又复大笑。

不言五人谈论，再说于冰同不邪守候丹炉，至二十七天，不邪炉内光华灿烂，吐出奇辉。于冰也将丹药收存，命不邪前洞等候，至三十六天，时在子尽丑初之际。只见一片红霞照彻数丈，红霞内金光闪烁，五色纷披，众弟子在前洞仰视。不邪道：“师尊丹成矣，我们修谨以待。”城璧等心上各怀惭惧，先在正殿上点起两对明烛，虔诚等候。

约两刻功夫，于冰从彼洞走来，众弟子跪迎阶下。于冰正中坐了，不邪、锦屏侍立左右，城璧等四人跪于殿外。于冰向不邪、锦屏道：“我自修道以来，外面功德足而又足，只是内功尚有缺欠。今在这九功山调神御气三十载，内功虽足，而阴气尚未能尽净。非绝阴一丹欲膺上帝敕诏，又须下三十载，内功虽足，而阴气尚未能尽净。非绝阴一丹欲膺上帝敕诏，又须下三十年功夫方可。因与汝等共立丹炉，走捷径耳。诸仙炼此丹，须八十一天，方合九转数目。我只三十六天，四九之数已成，真好福命也。”随将丹药取出，着不邪、锦屏看视。其大仅如黍粒，红光照映一堂，两弟子称羨至再。于冰大悦道：“明日丙寅日服此，可肉身全真矣。但此丹止能一粒，不能两成也。汝等有福命者，到内外功成时，皆可自行烧炼。”

于冰将丹药收起，不邪、锦屏跪伏于地。于冰道：“你两人是欲与城璧等说分上耶？”二人连连顿首，不敢直言。于冰道：“城璧入来。”城璧跪在面前，顿首大哭。于冰道：“你心游幻境，却无甚大过恶。只是修道人最忌‘贪、嗔、爱、欲’四字，你因子孙充配河南，途次相遇，即安顿于朱文炜处，想算亦可。只是你於连开基便火动气恼，这念即是嗔。夜半至范村盗金珠财物，这念即是贪。至于你钟情两个孙儿，心虽流入爱欲，也还是天性应有一事。这都罢了。那代州知州详查旧案？充配你子孙，这正是他做地方官职分应做的事，你为何迁怒于他？偷他银子二千余两，且将你侄孙连开基名姓写在州官墙上，必欲置之死地方快。他固不仁，你也该向你哥哥身上一想。像这样存心行事，全是强盗旧习未改，亏你还修炼了三四十年。你休说幻境事有假无真，我正于假处考验你们存心行事，烧丹设一大镜。那大镜，即幻境勾头耳。送你到海中，责二十棍，使你皮肉痛苦，还是轻于教诲你。但你在幻境有一节好处，

你知道么？”城璧道：“师尊千叮万嘱，着弟子静守丹炉，偶因一镜相眩，便致心入魔域，丹炉崩坏，失去无限奇珍，深负师尊委托，万死何辞！尚有何好处？”于冰道：“你于我交战后，即拚命自刎，此系义烈激发，深明师弟大义，非为你以死徇我，我便喜也。丹药走失，异日内外功成时再炼，起去罢。

“城璧顿首扒起，侍立在锦屏肩上。

此时如玉、不换在外听得明明白白，也还罢了。只有翠黛见于冰事事皆如目睹，回想和那道人百般丑态，自觉无地自容。又怕于冰对众宣扬，心中七上八下，不安宁之至！只听得于冰道：“叫金不换入来！”不换跪在下面，于冰道：“你知罪么？”不换道：“弟子身守丹炉，心入幻境，走失师尊许多珍品药物，罪何容辞！只求师尊严处。”于冰道：“心入幻境，也不止你一人，此系公罪，何况你毫末道行，焉能着你静守？只是你在无锡县河中见一大珠子，你便神魂如醉，这种贪念，十倍城璧偷窃。城璧着你弃去，你还要镶嵌道冠。更可恨者，师傅惨死，道友分离，少有人心者，应哀痛惶惑之不暇，亏你毫无想念，在无锡坐守三昼夜，丧良忘本，莫此为甚！若不看你有搬折树枝拚命到战场上相救，竟该逐出门墙之外。”吩咐袁不邪重责六十戒尺，不换连连叩头道：“弟子真该死！即师尊不打，弟子还要讨打。”于冰微笑了笑，不邪将不换打了三十戒尺。于冰吩咐起来，不换顿首叩谢，也侍立在一边。

于冰从怀中取出一纸，众弟子见上面有字，却不知写的是甚么。只见怒容满面道：“传超尘、逐电来！”二鬼跪于殿外，于冰道：“你两个持吾法牒，押温如玉到冥司交割，着打入九幽地狱，万世不必见我。”说罢，将法牒从案头丢下。二鬼拾起来，擒拿如玉。案前早跪倒不邪、城璧等四人，一个个叩头有声，一齐哀恳。于冰将双睛紧闭，置若无闻。约有两刻功夫，

方将眼睁开，令四弟子起去，唤如玉入来。

如玉膝行至殿内，于冰向众弟子道：“世间至愚之人，亦各有梦，然无不梦醒者。如玉三十年前，我着他梦入甘棠，享荣华富贵三十余年，然后死于铁里模糊刀下。虽下愚不移，亦可因此一刀，万念冰释。今镜中现一幻境，理合他比众人先有知觉才是。不意到是他先要游览，兼复引诱同人。交战时，众弟子皆奋不顾身，翠黛一妇人，尚舍身相救，左胁带伤。惟他怕死，瞻顾不前。我死之后，诸弟子疑信相半，他又直断我必死。蛊惑人心，将我抬入石堂。他便讲论或聚或散话，被翠黛评驳始休。种种禽心兽语，令人痛恨切骨。娼妇金钟儿他昔年交好，皆汝等所知。此番幻境，又着他与一姓吴的寡妇相会，不意他旧态复萌。其贪银钱，商嫁娶，苟且调笑，和当日做嫖客时一般无二。且更有可恨者，拍着桌子，叫我是冷先生，‘你就活着，我也顾不得你了。’兼复还俗，更换道衣，其未走失元阳，实是不与他留点空隙。假如他娶了吴寡妇，他自一心一意过温柔场中日月，便将十座丹炉崩倒，也未必惊的醒他情魔，原是玄门中再不可要之人。是我一时瞎眼盲心，因他有点仙骨，冒昧渡脱门下。似此无情无义、好色丧品之流，与猪狗有何分别？不但坏我声名，即汝等亦难与为伍。今既替他恳求，可将如何发落稟我。”

不邪道：“未知他在幻境受过刑罚没有？”于冰道：“幻境中止着代州知州打了四十板。”不邪道：“可罚他再烧丹药，如丹不成，弟子等亦不敢再恳。”于冰大笑道：“这话，就该打你四十大板才是。我的丹药，皆四海八极珍品，焉肯复令浪子轻耗？”如玉在下面泣说道：“弟子屡坏清规，实实不堪作养。总粉身碎骨，亦自甘心。叩恳师尊开天地鸿慈，姑宽既往，策效将来，将弟子重责大杖一百。嗣后若有丝毫过犯，不但师

尊定行逐斥，即弟子亦何面目再立门墙！”说罢，顿首出血。于冰道：“也罢，既你自定刑罚，诸弟子恐你污手。”着超尘、逐电拉下去重打一百杖，不得一下徇情。如玉自己在殿外阶下扒倒受责。于冰向锦屏道：“速领你妹子到后层殿中秉烛伺候。”锦屏领翠黛去讫。

二鬼将如玉轮流重打，至五十余杖。起先如玉还痛苦哀告，次后声息不闻。城璧、不邪、不换三人复行跪恳，于冰吩咐停刑，入后洞去了。好半晌，二鬼方将如玉扶起，抬到丹房内。金不换道：“二位师兄知道么？师尊此刻入后洞，必是发落翠道友。我想明不发落，背人发落，必定他做的事和温师弟一般，犯了个‘淫’字。”袁不邪虽是猴属，却无猴性，比极有涵养的人还沉潜几分，听了这话，和没听见一般。连城璧是个义烈汉子，最恼揭发人隐私，不由的面红耳赤，怒说道：“你这话实伤口德。说温师弟尚且不可，何况妇人！我问你：你有何凭据敢以‘淫’字加人。”不换自觉失言，溜出殿外去了。不邪在殿内听得如玉在丹房低声惨呼，甚是悲苦，向城璧道：“我和你担点干系，通个私情，救救他罢。”城璧道：“使得。”于是两人一同下来，将如玉底衣拉下。不邪口诵灵文，用袍袖拂了几拂，随即伤痛止，皮肉如初。如玉深感拜谢。

再说于冰到后洞坐下，翠黛跪伏堂前，痛哭流涕，叩头不已。于冰道：“修道人首戒一个‘淫’字，你所行所为，皆我羞愧不忍言。我何难着你丧失元精，但元精一失，可惜你领我口诀将三十年出纳功夫，败于俄顷，终归禽兽，有负你父雪山之托。止吊你三昼夜，痛责三百皮鞭，不押赴九幽地狱，仍是存你父之情。今日不对众责处，又是与你姐留脸，非为你也。本应立行斥逐，姑念你于我交战时以一妇人拚命相救，城璧倒地，你又以飞石助阵。这两事，颇有师徒手足之情。若不为此，

我门下焉肯容留丧品之人，致令三山五岳诸仙笑谈于我。”翠黛听了，心若芒刺，含泪叩头道：“弟子虽是禽兽，亦具人心。至今以后，再不敢了。”于冰大笑道：“好一个再不敢了，幻境之苦，你虽受过，此刻法亦难容。”吩咐锦屏重打一百戒尺。锦屏打到二十，翠黛哭哭啼啼，锦屏也不觉泪下。于冰便着停刑，随即出离后洞。翠黛揩抹尽泪痕，同锦屏至前殿。金不换不住的偷看翠黛，翠黛羞赧的了不得。

于冰从袖内取出丹方一卷，付与不邪道：“此《天罡总枢》内烧炼法也。此系八景宫不传之秘文，将来只可你们五六人看视。待汝等功行完满，烧炼可也。若有敢私泄于人，吾必以雷火诛之！”不邪同众弟子叩头领受。于冰又取出九粒丹药，指向锦屏道：“此汝所炼易骨丹也。汝与不邪于壬子日服之。汝二人修炼年久，可尽易丹骨，皆仙骨也。”众弟子趋视，大如梧桐子，五色相间，精彩夺目，光耀逼人。于冰分赐二人各一位，二弟子大喜叩谢。于冰一抬头，瞥见翠黛神销气阻，面孔乍红乍白，于羞涩中带出垂涎之态。于冰大笑，向翠黛道：“今看你父雪山之面，也与你一粒罢。”翠黛如飞的叩谢，于冰又大笑，众弟子亦有偷笑者。翠黛领了丹药，喜愧交集。

于冰又向城璧、不换道：“你二人坏吾丹炉，理合俟三十年后再行分赐。缘我与汝等相聚，屈指止有半月。且你二人幻境过恶尚小，城璧内丹正在结胎之时，须索助他一臂，表数十年相随之情。”向不换道：“你赋质最拙，修道诚虔又不及城璧。你二人虽同时翠吾指示，你的内丹，于结胎时甚远。且你未受人世折磨，便得仙诀，真是过分之至。这也是你前世积累，使你遇我，非偶然也。今也分赐你一粒，服乏可抵三十年吐纳功夫。你须着实奋勉，勿负我格外提携。”两人领丹，顿首叩谢。

又将一粒付与不邪道：“温如玉特具仙骨，修为颇易，奈他是不敢定的人。今将此丹付汝，俟三十年后，果能洗心涤虑，日夜加功，方可付与，助其胎成。若仍因循岁月，你可谨藏身边，等候有缘人消受。如敢私徇情面，再像此刻治他杖伤，只用你念头一发，我即早知，于汝不轻恕也。”不邪连声答应，将丹收讫。如玉亦行叩谢。

于冰又取出丹药五粒，向不邪道：“此汝所炼返魂丹也。“众弟子同视，见颜色红白各半。白处白如秋霜，红处红若烈火，较桐子略小些。放在掌中，来回旋转不已。于冰道：“此丹起死回生，枯骨皆可使活。俟汝等大成后，赐一粒为仙家备而不用之物。只可惜我那四炉丹药走失耳。”

不邪、城璧齐问道：“适才师尊说相聚止半月余，尚望明示。”于冰道：“我定在下月十五日，于午未二时中，必膺上帝敕诏。我去之后，与汝等见面极难。袁不邪即在此洞修持。锦屏断不可居骊珠洞，可带一二侍女去山西五台山录光洞修持。此洞系许宣评真人炼丹之所，极其幽深。汝不见可欲，心自不乱也。”城璧去山东琼岩洞修持，翠黛仍回骊珠洞修持。翠黛道：“弟子洞中家属众多，回去后带一二侍女分居西洞，庶少免纷扰。”于冰点头道：“如此甚好。”又向不邪道：“你仍回玉屋洞修持，洞内有紫阳真人《宝篆天章》一书，须用心看守，代袁不邪之职。温如玉去四川武当山九石岩华洞修持，此洞系白玉蟾大仙飞升之所。洞内奇葩异果，四时不绝，不免出洞采办食物之劳。你止驾云一能，别无道术。今再与你一符，贴在洞门内，等闲不得出入。再像前遇蟒头妇人惹起风波，那时没人救你。”

又普向众弟子道：“我今分你六人为六处，诚恐你们群居终日，尚无益清谈。”不邪等又跪禀道：“弟子等承恩岁久，

满望永奉驱策。今师尊飞升指顾，犬马之心，不无依恋。愿师尊授职后，于鸾骖凤驭游览之暇，使弟子等时瞻慈颜，钦聆训诲，不致为外道所魔。此固弟子等所深欲，想亦师尊所乐于裁成也。”言讫，各泪下。于冰亦为怆然道：“此想非止汝等，我亦有之。然我自修道至今，前后仅见吾师三面，我此后便可随意与吾师相见矣。你们若修道成时，何患不朝夕相聚。”不邪道：“弟子等修道深浅，皆在师尊洞见之中。祈就弟子等目今造就，示知终身结果，并迟早年头，弟子等可好益加奋勉。”于冰道：“你们起来。”众弟子分立左右。

于冰道：“你们问终身结果，能正心诚意，不为外务摇惑，便是终身好结果。就如日前镜内楼台，影中山水，皆幻境也，不邪、锦屏见之，视若无物。城壁等则目眩心动矣。此非幻境迷汝等，实汝等遇幻成幻，自迷也。至于汝等成就年头，我亦不妨预言：大要袁不邪还得一百二十年，锦屏一百六十年，城壁二百年，翠黛一百八十年，皆可成上仙，只要始终如一好。金不换资性最钝，眼前局面，地仙可望，成就年头，未敢预定。温如玉若清心寡欲，一意修元，可成在城壁之前。”说罢，又连连摇头道：“他的归结难以预定，只看他自爱不自爱耳。”

至二十年后，泰山狐狸飞红仙子，其修持年头，亦一千四百年之妖。且温如玉与翠黛、袁不邪、锦屏、金不换到琼岩洞连城壁处，各来往过几次。因此他假变翠黛，到九石岩华洞，与如玉笑谈一日。如玉天性好淫，遂忘于冰教戒，与这狐狸成奸。相交两月余，被安仁县已故狐狸赛飞琼之女梅大姑娘告知翠黛。翠黛恼他两个坏自己清名，亲至鸣鹤洞见于冰控诉。于冰大怒，立遣力士八人，持飞符二道，将飞红仙子同如玉擒拿，俱乱杖打死在岩华洞内。各夺舍投胎，仍转生为一男一女。然如玉仍具仙骨，飞红仙子又修炼岁久，得袁不邪和翠黛各分渡

一人为弟子，更名换姓。如玉修持二百余年，膺上帝敕诏，晋职为玉节真人。飞红仙子亦修持二百余年，晋封明霞仙姑。此系一人一妖后话结果。总缘如玉天性好淫，非教戒捶处所能改移。再世始成仙道，犹之铜锡物件，一经重铸，则旧形全泯。且仍在于冰门下，不过晚一辈耳。

于冰又道：“我明日午刻，即服绝阴丹，汝等可于后日午未未初见我可也。”又将二鬼叫来，吩咐道：“我自收汝等至今，屡奉差委，无不诚敬办理，从无过犯。因此我滴指血施恩汝等，复授修炼口诀。近又四十载，尔等刻不道力，俱可出幽入明，不生不死。眼见已成鬼仙，若再加精进，虽游身天府，亦无不可，与神仙何殊。我定在下月中旬出世。我去后，尔等可赴茅山华阳洞内修持。此洞系陶弘景大仙炼丹之所，只要毋蹈邪淫，毋生贪妄，便可永保天和，与日月同寿。”

二鬼叩头有声，泣说道：“小鬼等承祖师雨露，备极栽培，数十年来，未尝片刻相离。今只愿随祖师千年万世，实不愿去茅山。”说罢，叩头大哭。于冰道：“道力如袁不邪，其次锦屏姊妹，尚不能随我同去，何况尔等。”二鬼又复哀求，情甚恳挚。于冰想了一会，提笔写牒文一张，递与袁不邪道：“我去后，可持吾法牒领二鬼交送轮转轮司，烦他送与一母胎内，必须多子之家。将来我去渡他们时，可少免他父母悲悼。”又书符二道付与二鬼道：“到转生那日，将此符吃下，便尔等一出母胎，便记得今生做鬼跟随我事业，庶不为酒色财气所迷。十五年后，渡尔等到我洞中，做两个童子伺候可也。”二鬼方大喜叩谢。

于冰又道：“明朝气运将终，治世圣人已受天命，数十年后，流贼李白成、张献忠等作乱，涂毒生民。袁不邪、锦屏、翠黛、连城璧，你四人可随意变化尘世道士、道姑，分行天下，

救人灾难，广积阴功。立天仙神仙基业，正在此时。连城璧法力无多，今得吾易骨丹，不过十年，胎可结成。俟他结胎后，紫阳真人《宝篆天章》已命金不换收管，可取至此洞，大家同来此洞练习。我意不邪、锦屏、翠黛你三人素知法篆系窍，一月之内，即可全成。连城璧才算入门，大要非半年或三月功夫不可。你三人共相指授可也。金不换俟他结胎后，到城璧洞中学习，庶不误他静中旨趣。统俟三十年后，汝等造就，又与此不同。至期，我自有法旨相召。于《天罡总枢》内择十分之二三，加惠汝等，使列吾门下者，与岛洞诸仙本领不同，也算你们投托我一番。道行完满，我自按期接引，共入仙班，汝等可勉之、慎之，毋辜负我期望至意。”不邪等各大喜，顿首拜谢。至次日辰时，于冰令众弟子回避，入后洞服药去了。正是：

九转丹成次第收，赏功罚罪个中由。
幻情道破重虚境，指示前程各慎修。

第九十九回

冷于冰骑鸾朝帝阙 袁不邪舞剑醉山峰

词曰：

丹成一粒卿云透，敕命膺组绶。受职仙班，修文玉府，与碧天同寿。

满身剑术光华，明月复相凑。试问同人，此艺谁能彀？

右调《城头月》

且说于冰至次日辰刻时候，在后洞沐浴了身体，先出外叩谢了天地，次向八景宫老君、西昆仑元始叩拜，再次向碧云宫师祖东华帝君、赤霞山火龙真人各叩拜毕，然后将正面石堂门关闭，端坐在石床上，将丹药服下。此丹入腹，遍行三百六十骨节，于眼耳鼻舌口鼻、五脏六腑、幽门精窍以及有血无气之地，无不走到。约有一个时辰，泥丸大开，从泥丸中，追出线细一缕黑气，由石堂透出，飞入云霄。打坐至夜子时，丹田内雷鸣一声，顷刻三化聚顶，五气朝元。众弟子巡视，见石堂上

现一股紫气，离堂数丈离下。气上托卿云一片，大经丈余，光华灿烂，照的洞院皆红。不邪大喜，向众道侣道：“吾师大道今日始行完足，深可欣羨。”众男妇同二鬼各翘首观玩，称赞不已。自此夜为始，夜夜到子时，总有卿云一片升起，至天微曙时始无。于冰白昼与众弟子讲究元理，一交亥时中刻，便各运用坐功。众弟子知于冰聚首无多，亦皆谆谆询问，恐将来指授无人。

瞬息到八月十五早间，于冰又复沐浴身体，坐在前殿。众弟子同二鬼皆分班侍立，俱带惜别之容。于冰向锦屏道：“翠黛与你同胞，理合令你照拂，但你与他道力亦差不多。”随向袁不邪道：“你一岁中不拘何时，定到他五人洞内各巡行两次。坐中功夫，简易之中却至精至细，恐伊等铅汞少为失调，便将功夫枉用也。”不邪唯唯。至巳时未刻，即着于殿外排设香案，众弟子同二鬼皆拭目相待。于冰忽然又想起一事，向不邪、锦屏、翠黛道：“固形一丹，是你三人所急需者。过十年后，不邪于丹方内查出此条，你三人采取药物，先烧炼此丹。烧丹时，一人掌扇，两人看守，昼夜轮流。至丹将成时，尤须加谨防备。大界有道行似你三人一类者甚多，他从何处得此奇方？我若在，无一敢来。你三人炼此丹，则不敢定其多寡矣。诚恐有本领浩大、高似你三人者，被他夺去，徒费心勤。”说着，从身边取出戳目针两个，付与不邪道：“此系八景宫至宝，可敬谨收存，于万不得已时用之，当念他们和你三人一样，好容易修炼一二千年，此针一出手，戳目戳心，随己所欲，无一生全者。若实在法力不能敌，用一针损其一目，使之逃去。此于战斗时，亦存一点阴德也。丹成时，不邪速寻吾洞缴还，不得片刻存留。”说留，付与。三人叩谢后，于十年内三人同炼此丹，杀一极毒蟒王，号红锦夫人。又杀一恶蛟，名为西洋太岁。他修炼的

铜铁骨，诸宝不能损伤，固形丹成时，几为夺去，皆针之力也。此是后话。

于未时中刻，从西北方起一阵香风，与冰麝兰桂之味大小相同。久之，香气倍浓。至酉时初刻，猛听得半空中云璈齐奏，笙箫和鸣。又见霞光片片，彩云成行。遥见童男童女十数对，各手执朱幡翠盖，玉节金符。中有一仙官，戴八宝碧莲冠，穿紫鹤氅，丝绦皂靴，双手捧着纶音，由远而近，冉冉下降。离地有一丈高下，停住云头。于冰跪伏香案前，众弟子同二鬼亦各跪在于冰背后。那仙官将敕书开展，口中宣读道：

太上洞宣灵宝深远玉皇大天尊玄穹高上帝诏曰：蓬岛刀圭，首重长生之药；琼楼翰墨，欣添不老之仙。兹尔冷于冰，金和玉粹，月郎星高。易水衡文，素擅清华美誉；金台奋袂，爰推智勇奇才。敷粟米于九州，灾黎再造；收猿狐于二岳；异类同升。针破鱼睛，寒丧鲸鲵之胆；雷轰蛇首，雄飞草木之名。道接宣都，蓼荼苦几七十载；心存冰府，松柏操犹万千年。宜列紫极之班，用广红云之座。今特授尔为三界靖魔大使普惠真人。呜呼！颁绛册于瑶宫，光传太乙；降赤符于贝阙，数合天元。已赐蕊珠绮宴，速策雏凤双翎。

读毕，于冰三跪三起，九顿首谢。又见二仙吏捧着冠裳和朝衣皂靴，落在院中，导引于冰到后洞更换。须臾，于冰出来，头戴二龙捧日珠冠，内衬云锦百花无缝仙衣，外套金缕八团圆蟒朝服，足踏朝靴，腰悬赤壁，手执青珪，珊珊玉佩，锵锵和鸣，白面乌须，与月色相映，倍觉光彩十分。于冰复走至香案前，只见西北上飞来一只青鸾，约长一丈，花冠翠羽，朱爪金睛，在半空中左翔右舞，舒翼长鸣。然后落在于冰面前，整翼

待乘。于冰跨上鸾背，那鸾展开双翼，飘飘飞起。二仙吏亦跟随同升，众童男女，分两行行走。于冰在中，仙官和仙吏等后面相随。吹吹打打，拥入九霄之内。众弟子同二鬼仰视，直待仪从不见，音乐无声，方才议论起来。

袁不邪道：“修道人不当如是耶？”锦屏道：“只我们立志坚真，终须有此一日。师尊已授职普惠真人，安见我辈不能授职真人夫人耶！”不邪道：“将来神仙，你我或可有分；天仙极难。”城璧道：“我到不管他天仙、神仙、地仙，此刻师尊飞升去了，固是大喜。只是我心上觉得凄凉之至，不知何年再得一见。”说着，泪下。众弟子亦各怆然。二鬼跟随于冰最久，从未一日相离。今见于冰去了，竟放声大哭起来。不邪忙止住道：“此系师尊大喜事，莫哭，莫哭。我们此刻谁不心怀悲感？我明日即到冥司送你两个托生人间。屈指不过数年，便在师尊左右。到是我们，须一二百年后，方能聚首，反不如你两个了。”又向城璧道：“此洞师尊吩咐着我住持，我今夜就是主人。一则师尊飞升，不可不贺；二则就与诸位道友送别；三则赏玩中秋佳景，此山奇果最多，超尘、逐电可速去采办。洞内有莫月鼎大仙飞升时留下有数百年未用佳酿，不可不一领滋味。我们亦不必在洞内盘桓，可同上后洞峰顶畅饮今宵，为明辰惜别之计。”城璧道：“大师兄在此佳央，可一同共醉峰头。”

少刻，二鬼采办停妥。不邪等同一行男妇共八人，齐上峰顶。只见万壑同明，千峰映月，落花枫叶，飘送金风，真好一片秋景也。八人席地而坐，开怀畅饮，叙谈已往未来。金不换指着已坏丹炉道：“这就是我四人对头。”锦屏道：“半空中那水晶盖和那圆大镜子那里去了？”不邪道：“水晶盖系出自师尊怀中，大众共见。那圆镜子，来亦不知从何处，去亦不知

从何处去，今二物我也不知归于何处。师尊止吩咐我，着将丹炉收好在后洞内，将来我们有用他处。这好些日子，因师尊飞升，我还没顾得收拾他。”城璧道：“我等俱是一师，情同骨肉，此番一别，安可不再订后会，为联属手足之谊？我想一岁中，止中秋一夜。自今夜为始，每岁到中秋，要早到大师兄洞中快聚，通以日将落为期。若日落不至者，来时每人各罚酒十巨觥。若能采有异果随意带来，以助酒兴更好。大师兄以为何如？”不邪连连点头道：“甚是。”逐电道：“此后中秋之会，我们两个无福奉陪。想着到明年这夜，正在人家妇人怀中，咀嚼奶水而已，”安能再饮此数百年醇酒也？”众皆大笑。于是欢呼畅饮，皆有醉意。

不邪道：“怀酒清谈，乃文人韵事。我此时武兴颇豪，有师尊传授青龙双剑法一十二路，系因我采药于九州四海，作对敌妖仙野怪之意。今趁此月郎星辉，与师妹一舞，以助酒兴何如？”众皆大喜道：“愿观神技。”不邪向锦屏要双剑在手，挽起袍袖，束紧丝绦，腾身破步，将门路次第分演出来。初时若两条白练一起一落，次后犹如百道银蛇攀折远近，再次镶一轮明月，与天上月色争圆。至后，止觉得寒辉冷气逼人眉宇，令人生悚惕之心。看到眼花撩乱处，通无人影，又像一片雪山来回摇动，真仙传也。城璧欣羡的神魂欲醉，恨不得即刻学会。翠黛向锦屏道：“我与姐姐亦有剑法，看大师兄剑法，你我只堪割鸡耳。”正言间，只见那两口剑从地跃起，有三丈高下，飞向对山，大响了一声，一瞬息间，二剑复在眼下，比鹰隼还疾。再看对山，一大柏树已两段矣。少时双剑一合，大家方看见不邪已坐在原处，若不曾出坐者。个个齐声喝彩，称颂不绝。

城璧大叫道：“大师兄这剑法不可独得，应该传授几个徒弟。”不邪笑道：“师弟内功正在结胎之进，俟结胎后传你，

庶不为剑学分心。”锦屏道：“要传须普行传授，安可私惠一人？”翠黛问不邪道：“单剑和双剑可是一样用法么？”不邪道：“大不相同。师尊于三年前也曾传授，单剑名天遁剑法，专以击刺耸跃为事，使敌者莫测其去来。共一十六路，较青龙剑法倍难学习。师尊常言天来子真人最精于此，惜我未能一见，岂世俗用单剑者所能梦及一步也。”金不换道：“我这身材瘦小，该学天遁剑法，庶几跳跃起来还可探着敌人脑袋。”锦屏大笑道：“我们修道的人原不可不学剑法，以备不虞。你适才所言，竟是意在杀人，大师兄恐未敢教你。”不换也笑了。如玉道：“只我可怜，止会个驾云，还是二师兄教的。我在师尊门下投托一场，别无偏众位处，止挨起打来，比众位偏些。”众皆大笑。如玉又道：“我与众师兄师姐忝列同门，没得说，你五人总须各教我些法术武艺才好。”不邪道：“三十年后你果肯励志上进，结胎有成，法术武艺，我当效劳。”六人同二鬼说笑欢饮，直吃到残月西沉，轩车渐拥时候，男妇俱大醉方休。锦屏道：“本欲同回前洞与大师兄拜别，但师尊已去，见之倍增凄恻。我还要同舍妹到骊珠洞取我应用物事，到五台山另立人家。”如玉道：“武当山九石岩华洞，我也不知在四川何处？尚须早为寻访，我等就此各散罢。”说罢，大家叩拜，城璧等五人又从新与袁不邪叩拜，着他遵于冰命令，指示得失，一岁中按四季到各洞考证得失。不邪谦让了几句，然后应允。超尘、逐电亦各与五人拜别，大家洒泪分首，互相珍重而散。袁不邪持于冰法牒，率领二鬼游身冥府，到转转轮王处，将超尘、逐电交割，仍回朱崖洞潜修。

再说于冰骑了青鸾，同仙官仙吏、众童男女升起在九霄之上。只见光烛三界，五色玄黄。又见千乘万骑羽盖龙车，往来在碧空之内。至西天门外，下了青鸾，早有金公木母引到天衢。

但见：

红霞现彩，紫气笼烟。贝阙琼宫，瑶衢分三条广路；银楼玉宇，朱扇开十二通门。桂殿兰台，凝眸皆琳琅之器；丹楹绣柱，翘首瞻琬琰之城。皓魄临窗，玉轴共牙签一色；和风拂槛，珠帘与袞篆齐飘。西兔东乌，转旋两仪之毂；左龙右虎，调和一气之元。芝草杨枝，同苍螭而度厄；火珠焦叶，偕赤虺以垂光。矢矫红桥，高接千层宝塔；辉煌晶镜，照彻万顷冰壶。烂熳卿云，缭绕露盘之座；缤纷异卉，芬馥阆苑之葩。太液昆明，九霄宁无巨水；金屿翠岛，上界亦有崇山。风伯清尘，雪花肇万邦之瑞；雨师逐疫，雷霆鼓八节之和。四大帅锦袍绣甲，八天王玉带蟒衣。羽衣佳人，手散一天花雨；霓裳童子，炉焚五色龙涎。九曜星官，肃班联于殿陛；二十八宿，环威仪于崇墀。造化元君，献天道、地道、人道、鬼道道道无穷之册；幽冥教主，奏胎生、卵生、湿生、化生生生不已之源。东阁金公，率蓬壶羽士嵩呼阙下；西方木母，携广寒仙侣欣舞阶除。九江四海诸神，捧持鳞介总簿；三山五岳列圣，爰呈禽兽通籍。屋漏中雷，详一门之善恶；神荼郁垒，报万姓之欣戚。麟负朱紱，玄鹤衔千年硕果；豸悬赤壁，青鸾啄百岁名花。丹桂飘馨，八极净尘氛之气；白莲流液，九野沾湛露之波。耿耿银河，簪履云霞并灿；锵锵凤管，埙篪金石和鸣。喜见绮罗在御，欣逢锦绣为丛。正是：九天阊阖开紫极，一朵红云捧玉皇。

于冰至金阙下，又有张、许、裘、葛四天师导引，至玉案前。叩首毕，奏陈籍贯并修真得道始末。上帝见于冰心结紫络，面有神光，帝心甚喜。下许多温旨。命五老四极授玉册金文。以靖魔大使兼修文院玉楼副使，赏仙官二人，仙吏四人，童男

女四人，力士八人，仙乐一部，永远服役。于冰顿首，谢恩退出。火龙真人早已等候在紫禁之外，看见于冰，大笑道：“你得有今日，我脸上大有光辉。”于冰即忙跪伏，火龙扶起道：“你可同我参见教祖老君去来。”正是：

朱幡翠盖膺丹诏，鹤驭鸾骖上九天。
面壁勤修时尚浅，已成福寿大金仙。

第一百回

八景宫师徒参教主 鸣鹤洞歌舞宴群仙

词曰：

参教祖，谒三清。入瑶池排绮宴。饮琼卮，过羸海。游凤阙，听歌吹。

仙侣至，献佳珍。贺升祺，陈雪藕。进焦梨，奏箫韶。舞干戚，醉于斯。

右调《三字令》

话说火龙真人领了于冰并上帝所赐官吏男女诸人，先到八景宫报名挂号，知会了宣都大法师，稟知老君，立行传见。老君大加奖励，赐《太清丹经》一部，都功神印一颗。又道：《天罡总枢》一书，东华帝君业已代缴。亏你天资聪慧，竟能领略得来。戳目针乃吾至宝，至今未曾送还就赏了你罢。”于冰顿首叩谢，又向火龙真人道：“你门下出一好弟子，也算你眼界去得。”吩咐左右，赏郑东阳风火剑一口，以旌其功。火龙亦

顿首叩谢。师徒二人辞出，至昆仑圃叩谒东王公，东王公赐太乙刀圭、火符内丹等物。又领至瑶池拜见王母，王母赐宴元台，令火龙、于冰列坐两傍，自己居中独坐一席，下面华林、媚兰、青娥、瑶姬、玉卮五女相陪。又诏董双成吹云和之笛，王子登弹八琅之璈，许飞琼鼓太虚之簧，安法兴歌玄灵之曲。宴罢，火龙同于冰叩谢。王母道：“冷于冰风度端凝，造就不可限量。郑东阳得此弟子，大长赤霞门面矣。我亦无以为赠，知于冰尚未有府第，可于罗浮山鸣鹤洞居住。此洞系吾次女媚兰修道之所，洞内外颇有奇景，堪寓饮岚卧石之仙。”于冰顿首拜谢。王母命董双成道：“你可代我送二真人出瑶池。”火龙同于冰谢别了董双成。又到紫芝崖朝拜元始，元始亦深喜于冰品格秀雅，道念纯一，赐《符篆丹灶》七卷。

后领于冰至碧云宫拜见师祖东华帝君，帝君慰劳至再，设宴款留。赐雌雄剑一、元珪二、宝珠四、百花无缝大红云影仙衣一袭。宴罢，帝君命火龙领于冰到蓬瀛海岛众仙聚会之所。但见：

彩云叶瑞，丽日呈祥。瀛洲三山，遍长九节之草；蓬壶十岛，时开千叶之莲。高峙银楼，遥映一天皓月；横开翠阁，远接五色晴霞。风雨无虞，架海梁以挂柱；芝兰有味，绕复道而流香。壁挂晶球，目眩光明之藏；室悬宝鉴，身居不夜之天。文梓百寻，喜见枝枝相对；长松千尺，欣看两两同根。紫萸峰头，青鸾与元鹤并舞；丹枫树下，白鹿共赤豸偕游。麟伏牡丹亭畔，凤绕曲水池边。翠盖乍飘，皆课花评鸟之侣；朱幡相引，尽采芝种玉之人。裳履增华，联火藻山龙以焕彩；云璈迭奏，合金镛玉箫以成声。月夕添海屋之筹，卿云烂熳；花朝验天孙之锦，异卉菲芳。玳瑁筵前，共荐焦梨火枣；蕊珠宫里，大陈

雪藕冰桃。白雪调高，编入长生曲谱；碧荷凝翠，裁成延寿舞衣。聆咳唾之德音，珠玑满座；睹冲和之雅范，凤月一帘。菖蒲炼出新苗，盘中丹转；云海蒸成香芋，铛内烟浮。玉烛兰膏，醉倚楠榴之枕；琼浆贝液，争啖鹦鹉之杯，正是：羽客冰厨瓜作枣，神仙拳胜斗为觞。

于冰看罢，见众仙男女老少不一，约五六百人，各佩服金冠云履，锦衣绣裳，见于冰师徒落下云头，皆一齐拍手大笑道：“新普惠真人至矣！”火龙命于冰先拜南极子，南极答以半礼，次拜众仙，众仙各跪拜相还。于是相揖相让，同到凤山香城之内。早已预备下筵宴，都让于冰首坐，一则为是敕封有职事金仙，与受封散仙不同；二则又系初到。于冰那里敢坐，仍是南极坐了首席。火龙吩咐坐于南极之侧，却是独坐一桌，从众仙相敬之意。众仙各次序就坐，火龙反在于冰之下。须臾，酒泛芝浆，盘盛异果，众仙童仙女歌舞齐行，真是花攒锦簇，快目怡情。

宴罢，谢别众仙，于冰随火龙到赤霞山流朱洞内，叩谢教授超拔之恩。火龙道：“汝本浊骨凡夫，不过百余年，即正大罗金仙果位。虽上古有食一草一木飞升者，今非其时也。汝成就亦可谓甚速，敕授靖魔大使普惠真人，已出望外，今又兼玉楼修撰副使，不但为岛洞诸仙未有殊荣，我从战国时修道至今，亦不能有此际遇。此非上帝私惠于汝，缘汝腹内有《天罡总枢》一书，上帝知汝颇有道术，故破格任用耳。上中下三界诸仙，品分九等，统计八万四千余人。读过他这书的，能有几个？老君和你这缘法，我亦解说不来。想你高曾祖父必有天大阴鹭，始能乃尔也。上帝首重济渡仙才，我只在数日内必膺宠命，督察水部矣。此缺极繁，凡江湖河海诸神圣职司水事者，有舛错，

即行参奏。文移往返，日无宁息。参奏不到，大则为苟庇，小则为失查。安能如你做玉楼副使清闲？至言靖魔大使，不无失查之责。然雷部三百六十诸神巡行三界，无烦汝劳心也。”

火龙话毕，于冰然后与同门见礼。火龙道：“以道术论，普惠应居诸弟子之首。然吾门下，统以先后为次序，列在第五可也。”原来火龙已先有弟子四人，为首道通真人，第二化行真人，此已受敕命者。未受敕命的，是晶莹子、桃仙客。火龙亦设宴，自己居中，独坐一席，令于冰独坐一席在左，四弟子共坐一席在右，于冰说起：“未见修文院雪山道人，早晚走遭方好。”火龙大笑道：“各仙圣紧要去处，才到十分之一，量一异类小吏，见他不见他，何兄挂怀。若为他有赠书之情，书是老君假手于他，只不治他盗窃之罪足矣。他还敢居功么？若伊女锦屏、翠黛有成，已炼就人体，身分高出乃父数十倍，非仅三界诸仙青目，即我做师祖公的，亦不敢以异类薄待他们。”

“又指桃仙客道：“你四师兄随我数百年，神通道术也算有些，只是不能膺受敕命，终于地仙而已。”仙客道：“弟子也是出身异类，不过比天狐身分高些。总加力修持，亦必为上帝所鄙，安敢望到五师弟地步？”火龙道：“你自不勉励，还要如此委说。福海真人张果，非天地初开时一蝙蝠耶？三界诸仙神圣，那个不敬服他？就是上帝，亦加优礼。再过百余年后，袁不邪必膺敕诏。到那时，你又有何说？仙道路阔，上帝何尝鄙薄汝等。”

道通真人道：“袁不邪造就，必大有可观。百余年，只瞬息可待耳。”于冰道：“此子入道沉潜之至，将来可望有成。”

“道通道：“锦屏、翠黛何如？”于冰道：“他两个俱有根基，异日天仙，俱未敢量。”又问：“连城璧、金不换、温如玉三人何如？”于冰道：“连城璧为人光明磊落，向道纯一，亦可

望有成。‘酒’、‘色’、‘财’三字，还不能动摇他。只干一‘气’字，尚未调匀。他原是侠客出身，才修持三四十年，焉能将毛病化尽？”火龙道：“四字之中，惟‘色’字量难把持。今城璧于三字竟能固守，便是大可入道之器。止余一‘气’字，只用再修持三五十年，自平和矣。三十年后，我亲去试验他一番。若果有定力，不妨助其速成。”于冰又道：“金不换赋质最庸，又不肯精进。喜得他心无渣滓，嗣后地仙可望。温如玉特具仙骨，只是他于‘色’之一字殊欠把持，未便定他的造就。”化行真人笑道：“有何难定？‘色’字与那三个字大不相同，有把持者，尚恐动摇，况无把持耶？”道通真人道：“像这些人，五师弟原不该渡他，只用化一绝色女子一试，即立见肺肝矣。他总有满身仙骨，何益也！”火龙道：“普惠修持无多年，门下便有许多弟子，怎道通、化行门下竟无一人？”道通真人道：“数百年来，也曾陆续看中十数个，于‘酒’、‘气’二字尚能把持，只到‘财’、‘色’二字，不用两试三试，只一试，便是再不可要之人，从何处渡起？”火龙大笑，众弟子亦皆笑。

化行真人道：“看来五师弟不过好渡门徒耳，若弟子等肯渡脱异类，何愁不得三五十人？”火龙连连摇头道：“谈何容易！不但三五十，你若于异类中能渡得一个成就正果，于我面上亦有光辉。缘此辈原是邪种，少通变化，他便要播弄风云，作祟人世，千百中，无一安分者。再经仙传，其胆大妄为，较人中之最不安分者还更甚数倍。前通元真人马钰阳、文逸真人梅福因渡异类在教下，后来大肆宣淫，秽污山岛，致上帝震怒，俱降职为先生。若非四天师保奏，已打入轮回矣。你等焉可因教下无人，便留心此辈么？大要异类之中，惟猴性一刻无定，求安坐五六句话功夫亦不能。袁不邪以一猴而能沉潜入道，此

谓反常。反常者必贵，乃造化独钟其灵，一经仙传，必身列金仙，岂神仙、地仙所能限量！至于锦屏、翠黛，我早已密行推算，亦皆大成之器。此乃天缘遇合，该造就于普惠门下也。”于冰道：“弟子冒昧无知，妄收三异类。今听马、梅二真人话，反大生悔惧矣。此后虽身居天府，却心在人间，总信得过他们，一月之中，也得推算稽查两次方妥。”火龙大笑，众弟子亦各笑。宴罢，于冰叩谢，火龙命本洞仙乐执朱幡翠盖，送于冰至罗浮山鸣鹤洞中。

于冰次日复去叩谢火龙真人。真人赐五色金缕团鹤无缝仙衣一袭、八宝紫金冠一顶、丝绦皂靴各一。于冰叩谢，随到玉峰洞拜谒紫阳真人。次到雁荡、终南二山，会道通、化行二同门。

回洞后，力士传禀：修文院书吏雪山禀贺禀见。于冰大喜道：“授书人至矣。”连忙迎接出去，让入丹房。于冰先谢授书厚情，雪山顿首还礼，谦让再三，始敢就坐。于冰言：“连日谒三清、朝教祖，未暇看望。”雪山道：“修文院玉楼副堂文始真人，日前奉敕稽查山岛群仙邪正，听其举动，正望真人补授此缺。今果荣膺宠命，书吏得栖身宇下，受庇无涯。”于冰道：“师兄如此谦呼，是居我于炉火上也。嗣后幸垂真爱。”雪山又谢教育二女之恩。于冰道：“我临行时各付易骨丹一粒，服之造就定有不同。雪山道：“属下屡屡为群仙列圣轻薄，今承真人慈惠，将来二女之中有一得就神仙果位，属下得告归故里，以终天年，实至愿也。”于冰又将火龙真人昨日议论渡脱异类话详细告知，嘱雪山教戒二女安分修持。

又问及修文院事，雪山道：“玉楼正堂二缺，副堂四缺，为六大宪统辖学士三十六员，皆上帝敕封为先生者。又博士二百二十员，皆九州散仙。书吏一千五百名，撰拟四海八极幽明

敕诏，兼批发诸仙神圣水陆奏章。六大宪总其大成，三十六学士先行定稿，回堂博士以及某等按上中下三界分管办理。六大宪撰拟批发停妥，又复赍送四天师看阅，奏可施行。上界论时不论日，大要真人一月之内，得在上界一百二十时辰。虽固轮流当值，事无大小，六大宪俱要公同列衔，方能陈奏。除当值之外，余皆闲日。或在本洞静息，或游戏诸天，无不可也。若遇重大事件，必须知会公议，未便以不当值卸责。”于冰道：“锦屏我已命往山西五台山修持，翠黛自言分修西洞，然家口繁多，不无纷扰。”雪山道：“属下今日回家，于侍女中择二三谨慎者，予以管辖逐责之权。再吩咐翠黛，经年不许干涉一事，亦不许到正洞一游。”于冰道：“如此方好。”随吩咐仙吏等备宴。

杯酌甫设，力士趋报：“海岛并各山岳诸真人、诸大仙到。”雪山困难与会面告辞，于冰从后洞送去。迎接众仙至大殿，普行拜谢，各揖让就坐。见金仙内来的是广成子、寒山子、玉虚子、了真子、莹蟾子、赤金子、龙眉子、云中子、定观子、鬼谷子、归元子、文靖真人、明道真人、文逸真人、松龄真人、无心真人、金华真人、无上真人，并玉楼正副使、慈德真人、智勇真人、广法真人、黄龙真人、福海真人，又有海外云房真人、龙虎真人、天星真人、统一真人。诸大仙内，铁拐先生、白云先生、抱元先生、丹阳先生、筠阳先生、紫金先生、无为先生、希夷先生，并玉楼三十六先生，难以尽写。散仙内，李靖安、陈虎、抱一子、天来子、丘长春、施肩吾、谭景升、李道统、刘纲、轩辕集、陈翠虚、郝太古、玉栖云、玉际华、马丹阳、王质司、马承贞、魏伯阳、孙思邈、丁令威、白石生、青乌公、费长房、孙登、裴杭、张紫阳、谭峭、安期生、黄石公、莫月鼎、东方朔、白玉蟾、陶弘景、郑君平、蓝采和、雷

隐翁。女金仙内，是麻姑、鲍姑、孙仙姑、曹仙姑、翠玄夫人、紫霞夫人、樊夫人、韦夫人、云翘夫人、花蕊夫人、淮泗夫人、赤城夫人、三元夫人、静一夫人、彩云夫人、太乙夫人。女散仙内，是云英、月花、弄玉、湘君、聂隐娘、范飞娘、红线、袅烟等。男女约二百余人，各携珠玉、金石、珍玩、古器相赠。至平常者，也是灵芝瑶草等类。于冰拜受，令仙官吏等备宴。少刻，仙乐齐鸣，众仙互相揖让。广成子、玉虚子二仙居正面首坐，东边麻姑、紫霞夫人为首，西边青乌公、文逸真人为首。于冰大陈珍品，众仙畅饮，谈笑风生。

正在欢洽间，猛听得箫韶盈耳，香气芬馥。众仙齐出殿外，早见龙车羽盖，玉杖朱幡，至天而下，乃东华帝君和南极子降临。众仙拜谒请候，于冰跪伏一傍。南极急忙扶起，二大仙入殿，正面首坐，众仙列坐两旁。于冰跪进霞觞，为二大仙寿。方才归坐，见火龙同紫阳率领道通、化行、晶莹子、桃仙客四人到来。先参谒东华、南极，后与众仙相揖。正欲就坐，东华道：“我以师祖因众仙光顾冷于冰尚且早至，火龙理该与普惠代东才是，怎么你反到在诸仙之后？”火龙等立饮揖谢。东华道：“我适在半空见此洞台榭参差，山亦金碧掩映，洞外禽兽珍奇，草木殊异，不愧为瑶池玉女所居之地，冷于冰宜永志王母隆施。若对面山上再得琼楼玉宇，相为照映更佳。”说着，从袖内取出杂色玉大小数十块，包在一锦袱内，向对面山上掷去。金光过处，化作三间五色玉楼，安设在层崖峭壁之上。辉煌炫耀，日光一夺，众仙皆极口誉扬，于冰叩谢。南极笑向东华道：“你这老儿，明知我一点物事未曾带来，故意在普惠前作弄我。你既送他玉楼三座，我怎好白吃他的饮食？我想玉楼中必须有鸾鹤出入方好。”说罢，用手向空中连招几下，顷刻飞来青鸾彩凤三只，玄鹤一对，盘桓飞舞在玉楼上下。于冰亦

叩谢。

东华道：“我们移席到玉楼一饮何如？”众仙道：“正欲游览瞻仰圣作。”铁拐先生道：“我无一物赠普惠真人，这搬移桌椅之劳，我代了罢。”随将腰间葫芦儿解下，拔去塞儿，里面出一股青烟。青烟内跳出二三百个小铁拐先生，将桌椅连杯盘抬起，飞上玉楼，照就摆设停妥。众仙大笑。铁拐先生将葫芦儿一摇，二三百小铁拐仍化青烟，入葫芦内。众仙又笑。南极将手中拂尘一丢，化为金桥一座，由下而上，直接玉楼阶下，众仙步履，次序而上。各力士童男女等，即从桥上往来，进送酒食。众仙同入玉楼，见雕窗绮户，恍置身在晶玉界中，欣羨不已。

麻姑道：“此地山色极秀丽，只是青翠之中，还有黄白二色相间处，我当补之，为异日再来游览之资。”于是从怀中取出一小瓶，瓶内倒出五色石砂一把，向四面山上洒去。石砂到处，尽变为大青大绿，五色灿然。众仙称妙。施肩吾道：“麻夫人少卖弄幻术，普惠真人胸藏太上奇书，此等技艺，何异击土鼓于雷门？”麻姑笑道：“先生以我为幻术也，若能将吾幻术指破，我即心服。”施肩吾道：“指破何难，只恐麻夫人脸上不好看耳。”麻姑道：“请试为之。”施肩吾于怀中取出玉杓一个，如茶杯大小。光如满月，随手掷去。疾同掣电，在四面山上一转，响一声，仍归肩吾手内。众仙急看，山色依然如旧，各拍手欢笑道：“施先生，今见屈于麻夫人矣。”肩吾看杓内满盛大小石块，皆五色辉映，青绿判然。肩吾亦笑道：“怪道全收他不了，原来是麻夫人炼就丹砂披拂在四面石上，已长成一家。幸亏是吾宝，若系别宝，一块亦不能收。也罢，我即将杓内石子与普惠真人做个贺礼罢。”说着，将石杓向空中一丢。那杓儿起在半天，旋转不已。肩吾将手一覆，榴亦翻

转。只见大小五色石块，方圆长匾不一，从杓内流出，落将下来。有一二丈大者，有七八尺大者，还有三四尺、一二尺大者不等。率皆大石在下，小石在上，一块块堆叠起来，顷刻堆成一座五色山峰，高可参天，直同笔立。众仙又各鼓掌大笑道：“妙哉，妙哉！鸣鹤洞又添一奇景矣。”肩吾将杓收入怀中，众仙欢呼痛饮，直吃至三更以后，各醉方休。

东华、南极俱起，收去拂尘。众仙送东华、南极去后，各向于冰师徒相谢，一个个骑鸾跨凤，架遁登云，分东西南北，回岛洞去了。火龙向于冰道：“众仙惠送诸物，一时难以遍谢，师祖同南极二处，明日定须走遭。”言罢，趁着月色，率众弟子在前洞后洞看玩许久，然后起身。力士趋禀道：“修文院官吏在外等候已久。”于冰示以到任谢恩日期，各退去。

次早，于冰见桌椅等物尚在玉楼，随将丝绦解下，也化作金桥一座，令力士童男女次序搬取下来，然后将丝绦收系腰间。

至十五年后，将超尘、逐电渡在洞中服役，另行更名。又十五年后，连城璧胎已结成，止欠孕育，袁不邪、锦屏、翠黛炼就固形丹服之，已属不磨人体。他三个内丹已成，止是外面功德一件未立。于冰将他四人传至鸣鹤洞验其造就，皆可大成，赐宴玉楼。早从《天罡总枢》内选择四十余条授之，四人法力，于此更大。又囑令他们分行天下，广积阴功，俟外功足时，然后炼绝阴丹，以备诏命。后不邪晋职灵一真人，于冷于冰升授玉楼正使、兼察火部时，袁不邪即顶补靖魔大使之任。连城璧晋职英武真人，督察五岳。锦屏晋职通源夫人。翠黛晋职妙道夫人。金不换自于冰飞升后，即服易骨丹，炼气三十年，尚未结胎。于冰鄙其资质驽钝，向道不纯，因此玉楼之宴，不曾传唤。不换闻知，愧愤欲死，昼夜勤修，三百年后，亦膺诏命，晋职守朴先生。雪山得二女传示口诀，只百余年，亦得身入仙

班，晋职为松筠先生。这都是后话。正是：

谒罢三清易锦衣，海山仙侣醉琼卮。
三更月底笙箫寂，驭凤骖鸾八面飞。

词曰：

人生争为利名忙，事业百年梦一场。
不信四时同逝电，请看两鬓即成霜。
既无金石延遐算，应有心情惜寸光。
一卷书成君莫笑，由来野史少文章。